

第38年

13

$20.00

編者話

今期選刊蕭玉寒先生撰著的赤松子故事「烽火妖姬」。周朝傳至周穆王姬滿，他所葬之墓地乃「臥虎龍穴」，龍脈旺發達三百多年，不料却被「犬戎國」之「巨羊奇煞」而侵擾，導致淫羊戲龍，使周厲王、周幽王祖孫二人殘暴無道……蕭玉寒先生運用他豐富的歷史學識，以風水龍脈角度來撰編「羊吞虎中犬逐馬」的精彩故事，欲知赤松子如何堪輿「猛虎叼羊」來佈局制煞，使周宣王得以重振朝綱，復被妖姬褒姒惑幽王失天下等精彩片段，請細閱本文，包你拍案叫絕。

* * *

本期短篇故事「劍光簫影心心印」乃石磊先生所著，故事短小精幹，值得一讀。

古隆中先生所著的四騎士故事「小辣椒」生動活潑，四騎士均是愛國義士，分別有：十全公子、假和尚、小辣椒、大法師，且看南宋時期的英雄豪傑如何反金肅奸。

* * *

下期將刊登東方宙先生撰著的「衆裏尋她千百度」巨型小說。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85. 7. 18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13期

（總號192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大師赤松子傳奇／蕭玉寒・文　可飛・圖

烽火妖姬



飛橋天半結羅浮，鐵柱雙標在兩頭；鎮住蓬萊東一股，浮山不逐海潮流。

說的是廣東羅浮山的來歷淵源。原來古時當地祇有一座孤伶伶的羅山，一天，一座大山浮於海際，巍然漂來，泊於羅山東面。漂浮之山正欲再走，羅山忽地飛出一座鐵橋，橫架於漂浮之山上，將它牢牢的鎮住了。於是羅山便有了一個雄峻的伴兒，因是漂浮而來，因而名為浮山，兩山合稱為羅浮山。

而浮山據說是遠古時代仙人聚居的蓬萊仙山其中一脈，自萬里漂浮而來，與羅山結合為一體，其濃郁的「仙氣」從此便凝聚於羅浮山了。

此事說來有點玄妙，但由「大空變大富」，又由「大富變大空」，再由「大空變大貴」，一躍而成為「

龍氣消退　羊煞侵腹

青牛老祖」老子的嫡傳弟子，再經艱苦磨練，終於成為名震天下的「中華乾坤大師」——黃金富、道號赤松子的奇人，却的而且確是由羅浮山的「仙靈地力」孕育出來的，而由他和他的「仙靈伴侶」韋姬，及「仙靈之獸」黑白猿，在中華九州的大地上，合奏了一闋激蕩三千年的「乾坤幻曲」。時至今時今日，仍令有幸聞聽諸君蕩氣迴腸，俯仰低昂而惹發無盡遐思、無窮幻像……

赤松子和他的俏麗如神仙伴侶的韋姬，以及通靈如仙的黑白猿，自妙點令「增城荔枝掛綠」的「鳳凰龍脈」後，便一路北行。也不知經歷了多少風霜，多少個日月沉浮，終於抵達一處當時最繁盛的地土——周朝天子脚下的都城——鎬(今陝西長安縣)郊外。

驀地一座雄峻的大山橫在眼前，山體成一個巨大的「乙」字，原來是周都城鎬的一座護都之山，稱為太乙山。

韋姬忽發興致，格格笑道：「赤松哥哥！你既千里迢迢，北赴此地，目睹此周都名勝大山，怎不登臨勘察一番，不然怎配稱一代乾坤富貴大師啊！」

韋姬這般一嚷，那通靈如神的黑白猿，隨即爪舞足蹈，吱吱呱呱的大聲叫着附和。黑白猿雖已通靈，能聽人語，但畢竟猴性未脫，見了高山形勝，便如久渴之人乍見甘露，十分雀躍。

赤松子目注太乙山一眼，心中忽然一動，含笑點頭道：「不錯！此山按形勢而判，乃周都鎬城的護體之山，因此欲審察周朝氣運，便非登臨此山不可也！」

話音未落，赤松子身形一晃，便如輕煙白雲，飄出百丈外了。韋姬一見，格格笑着，形如喜燕緊隨飛掠。黑白猿吱呱大叫，身如黑白雙色之雲煙，隨後飛旋而去。

二人一猿，向太乙山飛掠而上。抵半山腰，突見一道溪流，從太乙谷口飛瀉而下，直抵山下的滈河，滈河却又向北面的周都鎬城奔流而去。

赤松子、韋姬、黑白猿，從太乙谷口向上飛掠，但見溪流自上而下，成九折九疊之勢，一級一級向下傾瀉，成了一道九跌飛瀑，十分壯觀。

更奇妙的是，在九跌飛瀑傾瀉的滈河上面，有成千上萬的白色鯉魚，向九跌飛瀑蜂湧而來。然後又爭先恐後的向九跌飛瀑的最低一級飛瀑平台上跳躍，瀑台距河面足達三丈，這等高度，休說魚類，便連猿猴之類，欲飛躍而上亦十分艱困。再加以飛瀑傾瀉而下，衝力千鈞，功力高深的武林中人，見了亦必大皺眉頭。不料滈河的白鯉，却似見了甘露美食，爭先恐後，捨生忘死的搶着飛躍。瀑布傾瀉而下，力度極大，砸在白鯉身上，直把白鯉的鱗片衝得滿天飛揚，因此未躍上第一級瀑布平台，成千上萬的白色鯉魚，便已死傷過半，成功躍上第一級平台的，僅十之三、四而已。

但成功躍上第一級平台的白鯉，却絕不因此而滿足，依然爭先恐後，捨生忘死向更上一級飛瀑平台躍跳。這一級相距更高，因此衝力亦更猛，白鯉中有體質力氣稍弱的，身子尚未挨近上面的平台，便被力猛千鈞的激流倒衝而下，受傷之下，不但保不住剛辛苦躍上的第一級位置，反被强大的瀑流衝落滈河，連影踪也不見了。

雖然如此，但白鯉中仍有强者成功躍上第二級平台，更毫不遲疑，逆流而上，向第三級平台進行更艱苦卓絕的衝擊！就這般前仆後繼，捨生忘死，白色鯉魚向更上更高的一級跳躍，其中死傷無數，能成功躍上頂端第九級，亦即太乙山巔溪流的，萬中竟僅得一、二而已。

沿九疊飛瀑側面飛掠而上的赤松子、韋姬、黑白猿，這二人一猿，目睹此太乙山奇景，心中均不由大為驚奇。

韋姬一面向上飛掠，一面忍不住驚喜的大笑道：「赤松哥哥，這羣滈河之鯉，想必是瘋了！不然為甚有平靜舒適的河面不棲息，反而競相爭逐向死亡挑戰啊！」

赤松子目力超卓，他向九疊飛瀑凝注一眼，便發現了某種異象，他向韋姬微笑道：「姬妹，依我之見，這滈河之鯉，不但沒瘋，反而精明之極呢！」

韋姬奇道：「為甚麼？」

赤松子道：「姬妹，妳沒發覺

麼？在最低的濡河中，鯉魚的色澤是青白的，但每向上躍升一級，其顏色便深了一點。到第四級時，鯉魚背上，已現出紫紅斑點；到成功躍上第九級頂端太乙山溪流時，鯉魚的色澤，已變成一片淡紫。呵呵，如此這般，祇怕不久便變作極珍貴的『紫鯉』了！」

韋姬被赤松子提醒，她仔細向九疊飛瀑中一瞧，果然發現了白鯉顏色漸次變化爲「紫」的「異鯉」。她不由驚喜的笑道：「不錯！不錯！這瘋鯉的顏色，果然漸次變紫了！但爲甚其色以紫爲貴呢？」

赤松子呵呵笑道：「紫之色也，包含『黑、紅、青、白、黃』五色，亦即分屬五行中的『水、火、木、金、土』，而水生木、火生土、木生火、金生水、土生金。因此紫既包含『五色五行』，亦即包括天地乾坤萬物，妳說其貴與不貴呢？」

韋姬驚奇的笑道：「赤松哥哥，果眞如此嗎？」

赤松子含笑道：「是否如此，且上太乙山巔細察便明白了！」

二人一猿，颼颼地躍上太乙山巔。

但見山巔四周怪石林立，似龍飛鳳舞、似獅蹲虎踞；似蛇行鼠伏、似猿跳猴攀，其狀十分詭異。

更令韋姬驚喜的是，太乙山巔流出谷口的九疊飛瀑，原來並非小小的山溪，而是一個巨大浩瀚的湖泊，湖水不知從何處湧出，噴流永無休止。湖上竟清如明鏡，湖底清晰可見，三面環峯，倒映水中，山中有水，水中有山，更見千百條紫色鯉魚翔游於山水之間。湖周奇花異草，芳香撲鼻，比之韋姬慣見的南粵羅浮山更顯清麗優雅，有如漂來的浮山的蓬萊仙境。

韋姬不由格格笑道：「妙！妙！妙！果然不愧爲周天子的護都之奇山形勝！嘻嘻，就連白鯉躍上此山，也成了奇貴無比的『紫鯉』！咦？赤松哥哥，這算是甚麼玄異天機呢？」韋姬說着，忽地驚奇的問了一句。

赤松子微笑道：「這並非天機玄異，而是地異而已。」

韋姬道：「此地有甚玄異之處？」

赤松子道：「大地之力，以『龍』來比喻。因龍乃變化之物，其形態行踪變幻莫測，忽爾潛藏深淵，忽爾飛騰雲間；忽爾現首不現尾，忽爾興雲而佈雨；忽爾擁風雲而現世，忽爾潛九淵而隱伏。而地力之變幻，恰如龍之形態，因此以『龍脈』來比喻『地力』也。太乙山乃龍脈結聚之地，山下濡河之鯉，向上躍跳，猶如魚跳龍門，跳得過便成『龍魚』，奇貴無比，潛於此山巔之『天湖』，從此逍遙快活如仙；跳不過便依舊是凡間之魚，或死或傷，或殘留河中，受那風雨摧殘之苦。這便是吾師『青牛老子』所授的『尋龍眞經』上，所記載的『魚躍龍門』地異之象也。」

赤松子自在盤龍洞帶回「龍涎之土」，給韋姬服用，令她返老還少，便知她與「仙靈之貴」有極深淵源，祇要再於天地乾坤中艱苦歷練，便必可成與天地同儔的不壞之身，永保青春長駐，而其中吸取大地龍氣精華，是關鍵中的關鍵，他因此不厭其詳，向她耐心解釋「尋龍眞經」上的「地脈之學」。

此時不但韋姬留心細聽，就連已「通人語」的黑白猿亦一反佻脫的頑皮，猴臉肅然的仔細聆聽。

韋姬聽了，仔細想想，便忽然若有所悟的輕「咦」一聲道：「噢！赤松哥哥，如此說來，那太乙山便是奇貴無比的『龍脈結聚』之地了？」

赤松子見韋姬於此「地脈玄學」上悟性果然奇高，不由欣然笑道：「很好，姬妹果然是此道中人，立刻便可融會貫通了！不錯，按形勢而斷，太乙山果然是『龍脈結聚』之地，亦不愧爲周都鎬城的護體之山也。」

韋姬忙道：「赤松哥哥，那太乙山之龍脈形勢到底如何判斷呢？」

赤松子欲詳釋之際，那黑白猿卻似知機，唯恐聽不清楚，颼地一下，竄到赤松子面前，側起猿頭，閉着嘴巴，氣也不呼，凝神傾聽。

韋姬一見，不由笑道：「你這猴頭，亦欲學這尋龍之道麼？」

黑白猿伸爪凌空劃道：「尋龍之學，乃世之大道，沿此可直抵濟世救人，造福蒼生之仙靈大貴境界，我黑白猿既有此耳福，怎敢錯過？自然須仔細傾聽啊！」

韋姬不由格格笑道：「好極了！那日後世上不但有一位『乾坤大師』，更有一位『乾坤靈猴』！這尋龍大道上啊，祇怕熱鬧之極啦！」

赤松子凝神向四面一瞧，臉色漸轉肅然，他微一思忖，便斷然的道：「太乙山巔，西有五台，北有驪山，東有圭峯，南有太乙天湖，此乃三面環峯，正對廣闊明堂之大龍脈結聚勢格也。得此大龍脈者，其實足可一統山河，坐擁天下，此乃夏、商、周一類的『天子龍脈』也！」

韋姬一聽，不由十分神往，忙道：「當今天子乃周厲王姬胡，若太乙山潛伏蔭生天子的龍脈，那豈非有人與周家爭天下麼？」

赤松子微微一笑，也不回答，目光如電，向四面掃射一周。忽地

伸手向四面遠處一指，道：「若吾所料不差，那『天湖』後面，三峯環繞正中之地，必隱伏一座驚世墳墓！」

韋姬見赤松子問非所答，不由嗔道：「赤松哥哥，這又如何？你還未答我的話啊！」

赤松子微笑不語，身形忽地一晃，已向天湖西面疾射而去，卻有一縷尖音射了過來：「姬妹，欲得答案，何不跟隨而來？」

韋姬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向黑白猿尖叫道：「猿老兄呵猿老兄，你看這赤松哥哥是否瘋了？簡直有如那捨命躍龍門的瘋鯉一模一樣！」黑白猿卻並不答理，牠向韋姬扮了個鬼臉，便隨赤松子的身影電射而去。韋姬恨得牙癢癢的，卻又無處發作，無奈亦祇好跟着掠了過去。

二人一猿，越過太乙山巔的「天湖」，抵湖的西面。立刻，二人一猿的身形驀地一頓。原來在「天湖」西面百丈遠處的山地，果然聳起一座雄壯的土堆，猶如小山從太乙峯巔飛身而出！

韋姬心急，她一步掠到土山前面，祇見正對「天湖」的小山前面，聳着一塊巨大的石碑，碑上刻了七個古字，卻是：「周穆王姬滿之墓」！

韋姬出身大家，精通文章經典，她一看便心中暗道：周穆王是周朝一位極喜遊山玩水的天子，不料他死後亦得葬此名山形勝龍脈之地！而周穆王之後是周恭王姬扈，接下又傳了四代，才到目下的周厲王姬胡，至今已達三百多年，周朝的姬氏天子氣脈，竟一直長盛不衰，由此可見，那周穆王姬滿盤踞的「太乙山龍脈」，其地力之雄厚，果然超卓之極！韋姬跟隨赤松子多年，耳濡目染，對「尋龍地脈」之道，已甚有根基，因此對這等「地脈道」的基本原理，自然不難領悟。

不過，韋姬想通了此點，卻立刻又被另一個更大的難題迷惑住了。祇見她急急地向赤松子探詢道：「赤松哥哥，此處果然潛伏一座驚世大龍脈，蔭佑了五代天子！但『太乙山天子龍脈』既然地力如此雄厚，爲甚到周厲王姬胡這一代，卻忽然變成一位昏庸殘暴的昏君？須知周厲王姬胡亦是周穆王姬滿的嫡傳子孫血脈啊！這到底爲甚麼？」

韋姬情急之下，一連問了幾個「爲甚麼」。她也不知道，她所問的，每一個問題均涉及「尋龍地脈學」的驚世大奧秘，就連身爲一代「乾坤奇俠」的赤松子，祇怕一時間亦難清楚解釋得透呢！

* * *

太乙山巔，周穆王墓前，此時一片肅穆，就連有「頑如猴」之稱的黑白猿，亦睜着火眼金睛，灼灼的盯着赤松子，這一頭「通靈仙猿」，似乎亦焦切渴盼其中的答案。

赤松子見韋姬、黑白猿如此焦盼，不由微歎口氣，道：「你等以爲，這疑問是可以輕鬆回答的麼？吾當日由大富變大空，欲求其中的氣運祖脈奧秘，不知歷盡了多少艱辛亦徒勞無功呢！若非遇上恩師『青牛老祖』，吾只怕尚一直在探索不休也！」

韋姬憶起她當日吃了赤松子帶回的「龍涎土」，由白髮婆婆脫胎換骨，返回青春少女種種奇遇，不由十分相信，赤松子所說半點不虛。但她卻格格一笑，道：「雖然如此，但赤松哥哥今非昔比，已由大空變大貴，貴爲『青牛老祖』的嫡傳弟子，更進而一躍而成與天地同儔的『乾坤大師』。因此啊，韋姬所發疑問，祇怕也難不倒我的赤松哥哥吧！」

赤松子一聽，尚未及答話，那黑白猿聽韋姬一說，預料很快可知答案，不由又喜又急，在一旁抓耳撓腮。

赤松子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他向「周穆王墓」四周一瞧，亦不由喃喃的道：「是啊！姬妹之疑，的確切中其中的關鍵之處，按太乙山地脈形勢而論，周穆王之墓以驪山、五台、圭峯爲屏障，與『太乙天湖』爲明堂，前拱後衛，萬山朝拜，明堂廣闊，其龍脈地力之雄厚，可達『三元會運』中五百年之數，但爲甚僅延續了三百年，到周厲王姬胡這一代，便忽然變成昏庸殘暴之君，其中是否隱伏某種不可抗拒的天運異數？」

赤松子喃喃自語之際，就在此時，太乙山西面天際一角，忽地射出一道怪光，其色忽青忽紅忽紫，變幻不定，十分怪異。怪光射上天際，忽地於天際間折射而來，疾如電奔，破空嘯嘯，竟逕直的射落「周穆王墓」頂上，太乙山巔，隨即響起一陣怪嘯，如泣如訴，啾啾唧唧，淒厲恐怖之極。

太乙山巔，周穆王墓前，赤松子、韋姬、黑白猿二人一猿，均不由一陣目瞪口呆。

好一會，韋姬才失聲的尖叫道：「赤松哥哥，這怪光……到底是甚可怕之兆？」

赤松子此時神色肅然，似在沉吟思忖甚麼，過了一會，他才忽地斷然的道：「哎！周穆王墓龍脈之變，原來根源位於西方百里之地，欲知眞相，祇怕勢須向西方走一趟了。」

話音未落，赤松子身形已驟起，快如閃電，向太乙山西面天際，怪光根源之地射去。

黑白猿見了，亦毫不猶豫，緊隨赤松子身後，縱躍疾奔。牠身法如光似電，與頂尖武林高手竟不遑多讓。

韋姬不由又奇又氣，喃喃的嗔道：「這瘋子加一頭癲猴，怎地說去便去？活像被鬼趕似的，趕去那面便有答案了麼？」她口中叨叨嘮嘮，身法却半點不慢，矯捷如燕，隨後飛掠。

二人一猿，均是當世一等一的頂尖高手，因此不到二個時辰，便已掠出百里外了。

突見一座大山聳立於前，山體如羊，山頂衝起兩峯，猶如羊頭雙角。

赤松子一見，身形驀地頓住，暗道：此地屬周朝疆土之西陲，往西不到三里，便是西方「犬戎國」，此「巨羊山」恰好是周朝與犬戎國的交界山，而按怪光騰昇方位判斷，起源必屬此地無疑，莫非怪光與此巨羊山有極深淵源麼？看來非細察一番不可了。

赤松子心念電轉，便毫不猶豫，展開身法，掠上巨羊山去。韋姬和黑白猿隨後掠至，見赤松子又鬼趕似的向山上飛掠，心中均急欲尋求答案，無奈祇好緊隨赤松子身後，向巨羊山峯上掠去。

韋姬和黑白猿掠上巨羊山巔，一人一猿均不由一陣驚奇。祇見赤松子此時正佇立於一座古怪的墳墓前面，呆呆的一動不動，好一會，才仰天長歎一聲道：「唉，難怪周穆王墓龍氣受損，蔭生一代暴君周厲王，不知是誰家高手，伏下此『淫羊戲龍』的風水相尅大法，周家姬氏血脈，受此『淫羊奇煞』相侵，焉能不一敗塗地啊！」

赤松子歎聲未落，韋姬和黑白猿已向他飛撲而近，黑白猿焦急地抓耳撓腮。韋姬却已一聲尖叫道：「赤松哥哥，甚麼『淫羊戲龍』？甚麼『淫羊奇煞』？甚麼『相尅大法』？又道周朝姬氏血脈必因此而一敗塗地。老天，你莫非『追索尋龍』得瘋了，在此胡言亂語麼？」

赤松子一聽，又見黑白猿亦焦切地抓耳撓腮，不由又微歎口氣，苦笑道：「吾豈有胡言亂語，祇是被眼前的『驚世奧秘』震駭罷了，但此事不知猶勝知之十倍，姬妹少問為妙。」

韋姬心性天生十分好奇，她此時越發心癢難熬，若尋求不着答案，祇怕比殺了她更感難挨。韋姬想也不想，便尖叫一聲道：「甚麼『不知猶勝知之十倍』？赤松哥哥，你若不解釋明白清楚，倒不如將我韋姬殺了好過些。」

赤松子見韋姬情急之狀溢於言表，深知若不向她解釋清楚，她是決計不肯罷休的了。赤松子微一沉吟，便伸手向土墓前的石碑一指，道：「姬妹，妳看碑上刻了甚麼名堂吧！」

韋姬一聽，立刻身形一掠，掠到土墓的前面，向墓前的石碑一看，祇見石碑刻了一行「以形述義」的文字。韋姬精通經典，這等「象形古字」，倒也難不倒她，因此一看之下，便格格笑道：「墓碑上面，先刻了一頭狗，又再刻了一柄兵器，而狗即『犬』，兵器即『戎』，此兩圖形象徵『犬戎』兩字也。再下面刻了一位土衣武者，正立於城牆上面，即『土衣武士保家國』之意，亦即一個『褒』字，是麼？赤松哥哥。」韋姬忽然一頓，問了一句。

赤松子欣然點頭道：「姬妹果然精通經典，所判十分準確，但下面又如何呢？」

韋姬得意的笑道：「再下面刻了一個婦人，即代表一個『族氏』之意。再下面刻了一個土堆，土堆圖形，豈非一個『墓』字麼？嘻，那合起來，便是『犬戎國褒氏之墓』七個字義啊！但這又說明甚麼？不外是西面的犬戎國褒族的一個土墓吧！」

韋姬解白說明時，黑白猿的金睛閃灼，盯着韋姬的手勢，以及石碑上的「圖形」，模仿着比劃，牠的神情十分認眞嚴肅，就如一位好學的學生，絕不放過先生所授的每一個文字。

赤松子見了，不由暗暗點頭道：姬妹果然不愧為吾道中人，悟性之高，猶勝於我當年初入道也，而黑白猿亦不愧為「通靈仙猿」，牠自跟隨吾行走天下，感染山川龍脈之氣，其靈性日漸深厚，再加時日磨練，便不難抵「地仙」一類的境界，必可將吾師門「尋龍絕學」發揚光大，她二人既與吾道有此極深淵源，趁此機會歷練一番，更不可錯失也！

赤松子心念電轉，他的主意已決，便不再猶豫，甘冒捲入一場「風水大鬥法」的兇險，詳細解釋他眼前的這一幕「淫羊戲龍」的驚世「風水煞格」。

赤松子伸手向巨羊山巔的雙峯指去，肅然的道：「你等且看，這山巔上聳立的兩峯，形似甚麼？」

韋姬循赤松子的手勢向前望，她未及答話，那黑白猿却似已領悟，歡喜得抓耳撓腮，一面伸爪連連的比劃道：「赤松大師，依黑白猿判斷，巨羊山巔上聳起雙峯，似乎是『巨羊兩角』也，未知是也不是？」

韋姬被黑白猿搶了先，按她平日的心性，必生嗔怒，但此時却一反常態，不但不生氣，反而向赤松子笑道：「這癲猴頭所言，果眞如此嗎？」

赤松子見黑白猿悟性奇高，並不在韋姬之下，心中欣喜，坦然的點頭道：「不錯，巨羊山巔兩峯，恰是『羊之雙角』也，同時亦是巨羊山此褒姓的龍、虎屏障，此褒姓墓便是已據龍脈的一大佐證也！」

赤松子略一頓，又伸指向西面天際指去，一面道：「華夏龍脈，起自崑崙，崑崙即中華炎黃子孫的祖山，其繁衍生息，無不與祖山崑崙有莫大淵源。而崑崙向華夏大地伸延，又分為北幹、中幹、南幹，北幹自崑崙北面伸延，先抵周朝鎬京的太乙山，再向東延，沉而復起，是為吾等脚下的巨羊山。按地脈形勢而論，太乙山乃周朝祖脈氣運之山，而巨羊山則屬犬戎國的護國祖山也。」

韋姬道：「赤松哥哥，按你所論，周朝祖山起自崑崙北幹，先於犬戎國祖山巨羊，即其氣運龍氣皆優於巨羊山，為甚却形成兩者相尅的『奇煞』兇格呢？」

赤松子一聽，不由微歎口氣，道：「姬妹所疑，便即其中的要害之處，按地脈形勢而論，周朝祖山太乙，的確優於犬戎國的巨羊。但太乙山以『乙』字取形，其實乃一蟒形之山，先人以蟒之極大者為龍，因此太乙山乃『龍蟒山』之形體，按兩山之形體辨察，周朝的『龍蟒山』氣運亦勝於犬戎國的『巨羊』，因此周朝自立國以來，到周穆王據龍蟒山為祖脈，下傳五代，其國運氣數皆十分旺烈，抑制住犬戎國的『巨羊龍脈』，彼此相安無事，可惜自巨羊山下葬『褒姓人』，周朝和犬戎國的國運氣數，便陡生逆轉了。」

韋姬忙道：「如何逆轉？為甚逆轉？」

赤松子道：「犬戎國祖山巨羊，自周穆王下葬太乙龍蟒山後，整整三百年，犬戎國人均未悉祖山巨羊之貴，未加激發，潛龍沉寂，因此其氣勢一直受周朝祖山太乙龍蟒地力壓制。但自此『褒姓人』下葬巨羊山後，巨羊山的潛伏地力便被激發，旺而轉熾烈，又巨羊山巔羊角兩峯，其角恰好刺向西面的周朝祖山太乙之腹，因此便成了周朝祖脈的『奇煞』。周朝祖脈受此『奇煞』相侵，祖脈力受損，國運氣數豈能不日漸衰敗，而周厲王姬胡的誕生繼位，不過是促成『奇煞』旺烈的契機罷了！」

赤松子不厭其煩地詳細解釋一番，韋姬心中才豁然而悟，為甚周朝竟出了周厲王姬胡這位昏庸暴君。

周厲王姬胡的殘暴，韋姬和赤松子均十分清楚，因為他二人均出身於荊楚之地，而周厲王即位不久，即派出大軍，進攻荊楚的「蠻族」，周軍一見「南蠻」就殺，荊楚南粵之地的百姓，也不知被周厲王殺害了多少，因此韋姬和赤松子對周厲王並無甚好感，相反祇有痛恨。

不過，韋姬和赤松子均是華夏子孫血脈，對周厲王姬胡這位「華夏帝君」，雖然十分痛恨，但却決計不忍坐視華夏族人受苦受難。

韋姬心中十分矛盾，她既恨周厲王這位暴君，但又不忍眼睜睜瞧着「華夏同胞血脈」受外族「尅煞」。她默然不語，好一會，終於忍不住對赤松子道：「赤松哥哥，你既然已判斷犬戎國之『煞氣』對周朝華夏族人十分不利，又怎可坐視不理？難道便不能施展妙法，消除不利於周室的犬戎國祖山巨羊的煞氣嗎？」

赤松子一聽，却微歎口氣，苦笑道：「姬妹，你的心思與吾不謀而合，但堪點此巨羊山褒姓墓之人，亦非同凡响，利用巨羊山天造地設的奇招，佈下一個『羊角刺腹』的『相尅烈煞』之格，其形格已與天地渾然一體，怎可消除化解？例如世人之力，怎可移走巨羊山上的兩羊角峯呢？兩羊角峯不能搬移，其天然煞格便永不能消除化解也！因此所謂的『消除化解』，說來輕鬆容易，施行起來却千難萬難啊！」

赤松子唉聲歎氣，十分為難的模樣，韋姬却深知赤松子的脾性，她一見便心中暗喜，不由笑道：「好極了，赤松哥哥，周室國運氣數有得挽救啦！」

赤松子的心思猛地被韋姬一口挑破，他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故作神秘的道：「你沒聽我說此事千難萬難麼？周室國運氣數怎的便有得救了？」

韋姬笑道：「赤松哥哥，你若說不理，那便是決計不能；但你若說難啊，便是雖然艱難，却仍有辦法可想啊！如此一來，周室國運氣數豈非有救了麼？況且在我的赤松大師眼內，世間有甚麼艱難困苦可以將他難倒啊！」

赤松子沉吟不語，暗道：吾恰好遇上此「天地奇煞」，便絕非偶然，又怎容吾置身事外呢！他心中念轉後，終於決然的道：「周室國運氣數，是否有救，是否可以中興，所牽涉的玄關極多，吾一時亦難下判斷，看來，唯有返回周朝鎬京，以便實地查察，再作打算了！」

韋姬見赤松子已有主意，心中大喜，哪有異議，當下毫不猶豫，與赤松子、黑白猿一道，掠下巨羊山，折返西面，向西面百里外的周都鎬京飛掠而去。

* * *

周朝自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發父子二人，消滅了無道暴君商紂

王後，創立大周帝國，便一直定都於鎬。

鎬京位於渭河東南岸，有渭河的支流潏水、豐水流經鎬京城周、城內。鎬京城內當時已甚具都市的規模，城內有禁衛森嚴的「天子宮」，宮內有「王池」、廟宇、花園、宮殿樓閣。城中亦有官民雜居的各式建築，甚至有供商販買賣的市集、客館、食肆，自周武王定都鎬京始，這兒便一直是大周國最繁榮興盛的「帝王之鄉」。

赤松子、韋姬、黑白猿等二人一猿，十分順利便進入鎬京城內，當時天下尚大致太平，城內除「天子宮」禁衛森嚴外，城中其餘地方十分開放。

赤松子進入城中，他但見城中的建築雖然豪華，勝於他在荊楚南粵所見的城廓；但却見城內的平民百姓，均衣衫襤褸，人人面黃饑瘦，個個愁眉苦臉，顯然比南方城廓中的百姓更覺困苦。

赤松子四週審察，不由眉頭緊皺，心中甚感難過，暗道：堂堂大周帝都、天子腳下，平民百姓生活如此困苦，那天下蒼生的苦況便可想而知了！看來周厲王姬胡的殘暴，已給天下百姓帶來災難無數……

赤松子走在城中街道上，一面審察，一面心中忖念。

韋姬却沒這等耐性，她目灼灼的注視街上的人，但見人人皆閉嘴垂目而行，根本聽不到一點人語的聲響，就如滿城之人，均變了啞巴似的。偶爾有似乎相熟的行人相遇，彼此亦僅眨一眨眼，交換一個眼神，便趕緊各自走開了。

韋姬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堂堂周朝鎬京，難道竟變作一座啞巴城麼……她心中但感十分驚奇，便決計不肯放棄。

她若無其事的前行，冷不防便把一位衣衫華美，不像普通百姓的少女伸手扯住了。

這少女正向街道的西面走去，她閉嘴垂目，向前急走，不料猛地被韋姬一手扯住。韋姬的內力已甚見根基，她這一扯之下，不覺已運了幾分內力，少女清麗文弱，哪能掙脫？只見少女掙得俏臉兒通紅，但嘴巴依然閉緊，悶聲不响。

韋姬目的是看看少女是否一如城中百姓，死也不肯開口說話，見少女掙得嬌喘連連，仍不肯吭聲，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叫道：「喂！這位小妹妹！妳只要開口說一句話，我就立刻把你放了！妳快說啊，妳又決非啞巴的模樣……」

那少女掙得嬌喘呼呼，俏臉兒通紅，也決計掙不脫。她似乎又有要事急着趕路，不由跌足尖叫道：「這位姐姐……妳……妳把我害苦了！」

韋姬格格笑道：「我只阻妳一阻，怎的便說把妳害苦了？」

她話未落，就在此時，也不知從何處突然躍出四名手執刀槍劍戟的武士，四種武器一齊指向韋姬和那位少女，厲聲道：「妳等已犯了王法！快乖乖受縛！」

那少女登時嚇得俏臉雪白，怨恨的盯了韋姬一眼，就如行刑前的死囚，向害她的仇人瞥了最後一眼。

韋姬觸着少女冰寒的目光，她不由心中一抖，只感十分抱歉，却又立刻怒道：「喂！我等犯了甚麼王法？竟要乖乖受縛？」

四名武士中一個爲首執刀的厲聲道：「吾等乃厲王陛下宮中監聽『弭謗使』！陛下已下令旨，城中臣民百姓，一律不準交頭接耳，更不許發出任何話聲！違令者立斬毋赦！」

韋姬一聽，不由一陣發呆，接而又失聲叫道：「嘿……說一句話，發一發聲，便要斬頭麼？這是哪一條王法了！」

「弭謗使」厲聲道：「此乃當今大周天子厲王陛下所訂的律法！亦即普天下不可違逆的王法！」

韋姬怒道：「好一條見鬼的王法！你等不知好歹的『王法鷹犬』，若敢殺人，便先向我韋姬下手吧！」

韋姬決計意料不着，那「弭謗使」竟毫不猶豫，一聽便立刻出手，揮刀便向韋姬的脖子劈下……

韋姬輕功絕頂，她若要避開這一刀，自然輕易之極，但她竟然不懂閃避，任由刀鋒向她的脖子劈到，她似乎吃驚得失心瘋了！這一刀勢沉猛，韋姬就算有內功護體，亦决計禁受不起，刀鋒落在她的脖子上，眼看韋姬必定人頭落地了！

就在此時，一道黑白影子一閃，呼地一下，「弭謗使」執刀的手臂猛地一麻，他手執的大刀，便猛地懸在半空，休想落下半分……他驚駭得目瞪口呆，定了定神，才發覺令他手臂發麻僵硬的，竟是一頭外形十分奇特的毛色黑中間白猿猴！但見這黑白猿猴口中吱吱厲叫，手爪急促比劃，似在申辯甚麼，却又苦於說不出口。

出刀的「弭謗使」不由尖聲叫道：「你這猴頭瘋了！竟敢向執行王法的使者出手救人？你已犯下瀰天死罪，還呱呱吵叫甚麼！阿丙、阿丁、阿乙！你等三人還呆着作甚？快將此瘋猴立刻斃了！」

阿丙、阿丁、阿乙「弭謗使」一聽阿甲的命令，人手中的槍、劍、戟三件兵器，便快如閃電的揮向出手救助韋姬的黑白猿。「弭謗使」的武功均極高，黑白猿的功夫，僅可

應付其中的一個，此刻遭三人圍攻，立刻便險狀橫生，眼見牠躲過長槍的挑刺，亦必避不開劍、戟的劈、擊。

就在此時，一直在一旁靜觀其變的赤松子，却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伸指連彈四下，一面冷笑道：「說一句話，發一發聲，便要斬頭，難道教天下百姓皆成啞巴嗎？嘿！嘿……」

說時，四道强勁之極的指氣，已分別射向四名「弭謗使」的刀、槍、劍、戟四種兵器，只聽嗤嗤嗤嗤的四聲尖嘯，四件兵器立刻噗噗噗噗被擊飛三丈，成一四方形掉落地上，恰好把四名「弭謗使」圍在兵器方陣裏面。

韋姬見赤松子終於忍不住出手，不由樂得格格大笑，一面道：「好啊！我還以爲你眞能沉得住氣，任由這等鷹犬奴才殺人了！」

黑白猿第一次見到赤松子施展這等「彈指氣劍」，甫一露世，便如此驚天動地，連半寸厚的刀身亦被射穿！牠心中不由駭然道：「若此彈指氣劍是射向我黑白猿，只怕有十倍厚的身軀也被赤松大師一指射穿了！」

此時，那少女却俏臉忽紅忽白，韋姬雖然已早就放開少女的手臂，此時又脫離了「弭謗使」的威脅，少女可趁機脫身而去，但她却紋絲不動，似乎被嚇呆了。

四名「弭謗使」被圍在自己的兵器方陣中，目瞪口呆的站着，既不敢再出手殺人，但也不敢逃走半步，就如待刑的死囚，等候死神的降臨。

赤松子並無殺人的打算，他見四名「弭謗使」呆立不動，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向四人喝道：「汝等亦沒殺人，吾亦不打算殺汝等，還不速速離開作甚？」

「弭謗使」阿甲一聽，不由苦笑道：「我等王法難違，但有交頭接耳，妄發聲音殺，因此不能不出手殺人。但在你這位高人手下，我等深知絕難殺得了，若殺不了人，王法規定，吾等必須自斷人頭作抵，否則吾等家中父母兄弟妻兒，均須同誅，試問我等又怎敢逃生？你不如行個善心，快將我等一刀殺了，以免禍及家中老少！請了！請了……」這阿甲說時意態眞誠，絕非虛僞。

韋姬見狀，不由一陣發呆，暗道：世人哪有人請求殺自己的道理？這四人瘋了，他們的王子周厲王，想必更瘋上加瘋呢！她心中轉念，對阿甲等四名「弭謗使」的恨意不但盡消，反而有點同情他們如坐火坑的悲慘境地。

她向赤松子悄聲道：「赤松哥哥……這城中之人，由天子周厲王，到這等小鷹犬，只怕均已變作瘋子了！我等置身於這瘋子城中，却如何是好？不如早早抽身而退爲妙！」

韋姬說話的聲音不高，但四名「弭謗使」却聽得十分清楚，她話音未落，阿甲、阿乙、阿丙、阿丁四人，便忽地跪了下來，向赤松子連連叩頭道：「請高人出手殺我等……殺了我等才離開好了！」

韋姬氣道：「爲甚麼？你等瘋子，爲甚麼叩頭求人殺你等？」

阿甲道：「若你等走了，我等又沒被你等殺死，依王法我等犯了私放犯人離開的瀰天大罪，屆時死的便絕不止我等四人，而是我等四人的數十口家小了！因此千萬大發慈悲，先將我等四人殺了再離開此地！」

韋姬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她已被那見鬼的「王法」氣得半死。

韋姬正感氣恨，不料此時那少女亦噗地跪在她面前，哭道：「這位姐姐，你等殺人時，千萬多花一點氣力，將我也一同殺了！否則小妹的父母兄弟，便也得白白斷送生命啊！」話音未落，念及凄切處，已哭得一個淚人兒似的。

韋姬心中又痛又恨又氣，她幾乎被逼瘋了，狠狠的頓足道：「如此昏君！如此暴法！我等不外是說了句話，便要白白斷了五顆人頭也……赤松哥哥，這等邪惡之君，罪惡之國，不助也罷！」

韋姬本來以自己是「華夏血脈」爲念，極力慫恿赤松子助周室化解大戎國佈下的「奇煞」，但進入周室都城，立刻便碰上這宗匪夷所思的暴行，她對周室天子的好感，登時大減，反而變成反對助周室化煞的最堅決的一個。

此時黑白猿却忽然吱呱而叫，伸爪急急的比劃寫道：「赤松大師，吾等一走，難道忍心那『五顆人頭』悲慘掉落嗎？」

韋姬是黑白猿的「授人語」師傅，黑白猿的心意，她自然一清二楚，她不由心中一跳，暗道：連黑白猿也有這等好心腸，難道我韋姬這人，反而比不上牠這「禽獸」麼？

她不由呆呆的怔住了。

就在此時，一直沉吟不語的赤松子，却忽然向「弭謗使」首領阿甲問道：「請問，除了將你等殺了，還有其他辦法可行嗎？」

阿甲一聽，不由微歎口氣，苦笑道：「辦法呵，自然有，那就是將你等犯了『妄說』王法的『犯人』，即場處決斬殺，或將你等押送入宮，待厲王陛下直接處置！但犯了『妄說』王法之人，必死無疑，你等神功高絕之人，怎肯答允捨命自投死亡之路呢？因此這唯一之法，其實亦並非辦法也！」

不料赤松子一聽，却微笑道：「也不見得不是辦法！好吧，那你等便請起來，將我等押送入宮，由那厲王陛下發落可也。」

阿甲一聽，不由一陣發呆，喃喃的道：「你！你不是說笑吧？知否要去的乃『斷頭台』也？世間竟有這等捨己救人的高士嗎？」

赤松子不答，却向那少女道：「這位妹妹，妳剛才並非自願說話，因此罪不在妳，妳快快離開，莫再捲入這漩渦中了！」

那少女原來哭得淚人兒似的，此時却忽然收了淚，望了赤松子、韋姬、黑白猴一眼，幽幽的道：「這位哥哥、姐姐，你等有所不知，那『妄說』王法，並不分自願或被逼，只要『妄說』，便即犯法。而且對都城、王侯中人特別嚴厲，若有觸犯，罪加一等！因此若我脫身而去，你等就連一絲赦免的機會亦失去了！我……我又怎忍心瞧着你等以三個人之頭換我姜梅花的頭呢？」原來這少女姓姜，名梅花，說時意態眞誠，絕無半分虛僞，與她的華麗服飾絕不相襯。

韋姬一聽，不由奇道：「咦？梅花妹妹，你怎知如此詳細？」

姜梅花又幽幽的歎了口氣，却沒回答。

赤松子目注姜梅花一眼，此時他瞧得特別仔細，他似乎已有所發現，微笑道：「姬妹，依吾之判，梅花姑娘必是王侯中人，她自然對『王法』知之甚詳也！」

姜梅花一聽，俏眼兒一亮，似悟出一種解困的妙法，但却仍有迷惑，因此並沒作聲。

韋姬見狀大奇，她雖然深知赤松子的本事，他所判靈驗非凡，但仍忍不住問了一句道：「眞的嗎？赤松哥哥，你爲甚有此判斷？」

赤松子含笑道：「吾看梅花姑娘，其命宮山林位隱現紫色貴氣，其祖宗必乃大貴之人，而且貴達王侯之身，因此她自然是王侯族中之人也。」

韋姬不由格格笑道：「梅花妹妹，我這赤松哥哥本事驚人，他既如此判斷，妳便必大有來頭！但妳當眞是王侯族中之人麼？」

* * *

姜梅花向四周瞥了一眼，方輕聲道：「我等反正已犯了『說話之罪』，也不怕再多說幾句啦！實話說吧，我來自東面的齊國，乃齊侯姜子牙的第七代孫女兒。我入周都鎬城，是奉了王祖鼇公之命，打探周天子的動靜，回去向王祖回覆，以便據此制定國策。」

韋姬精通經典，她一聽便反問了一句道：「梅花妹妹既然是齊鼇公的孫女，妳可知妳祖父的姓氏呢？」

姜梅花不假思索，應聲道：「王祖鼇公的姓氏自然姓姜，其名曰祿甫，父王即齊侯太子姜諸兒。」

韋姬又問道：「妳的遠祖是周朝國的開國大功臣姜子牙，極受周天子的信任，爲甚如今要如此小心翼翼，應付周天子呢？」

姜梅花微嘆口氣，道：「姐姐妳有所不知，周天子自分封諸侯，日漸猜忌，我的第四代王祖齊哀公姜不辰，就因被紀侯一句讒言，說他詆毀周天子，被周夷王活生生的放入蒸籠煮熟了！到如今的周天子厲王，猜忌更熾，動輒得咎，稍一不合周天子之意，即下旨令諸侯攻殺。時勢如此險惡，各諸侯怎能不提心吊膽，小心翼翼以求應策？」

韋姬一聽，不由搖頭苦笑，她原來助周天子振興國運的熱心越發淡泊，她正欲開口向赤松子發話，要他莫再理會這「天子脚下」的是非黑白，以免惹禍上身。

不料赤松子却忽然微笑道：「既然如此，那便將這位梅花妹妹一齊押送入宮，去周天子面前領罪吧！」

韋姬見赤松子神態決然，知他心意已決，絕難改變，但仍忍不住一步掠到他面前，悄聲道：「赤松哥哥！這當今天子周厲王如此暴戾，你以爲被押入宮中領罪是好玩的麼？宮中高手的武士如雲，你便有通天本事，祇怕也難以逃脫啊！」

赤松子從容一笑，道：「姬妹，吾師青牛老祖有訓：但大道之所在，雖龍潭虎穴亦不足畏，何況是區區一座周天子王宮哉？放心吧，吾自有妙法應對！」

赤松子說罷，也不待韋姬再說，便向那四名「弭謗使」道：「起來，起來！快將吾等押送入宮！」

「弭謗使」阿甲一骨碌躍起，神色欣然，如死囚恰遇大赦，但仍帶狐疑，向赤松子涎臉笑道：「這位高人，你眞的肯自我犧牲，甘願由我等押送入宮嗎？其中並非有甚機關吧？」

赤松子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我赤松子一生光明磊落，祇有人負我，絕無我負人，豈會弄甚機關陷阱也！」

阿甲一聽，這才大鬆口氣，向其餘三名「弭謗使」喝道：「汝等還不起來，向這位赤松子大師謝過活命之恩？」

「弭謗使」阿乙、阿丙、阿丁連忙站起，向赤松子俯身拜道：「多謝大師活命之恩！」

赤松子淡然一笑，並不理會，韋姬却忍不住嘿嘿冷笑道：「汝等均乃助紂爲虐之輩！我赤松哥哥此行並非爲了保住汝等之命！祇是可憐汝等同受那見鬼『王法』之害，才

留一條生路汝等罷了！」

阿甲忙陪笑道：「是，是，這位大姐說的極是，我等不過是叨了大姐和這位大師的光罷了！」

赤松子此時也不理會阿甲等四位「弭謗使」，放開大步，領先便走。韋姬無奈向姜梅花苦笑道：「梅花妹妹，我這赤松哥哥人雖有點瘋幻，但絕不會使計謀害於人，他既然主張妳同入宮一行，想必已有妙法應付。但其中兇險重重，妳是否願冒險同行，全憑妳自己把握主意啦！」

姜梅花一聽，竟不假思索，便決然的道：「韋姬姐姐！我姜梅花有王祖之命在身，正好趁機入宮打探周天子的動靜，怎敢畏縮不前呢？我決意跟隨這位赤松大哥進王宮去！」

姜梅花說罷，毫不猶豫，緊隨赤松子身後，向西面的王宮方向走去。

黑白猿金睛火眼一轉，向韋姬比劃示意道：「赤松大師已甘心送命去了，我等還不跟隨麼？走！走！走！」牠尚未比劃完，身形一晃，便已鬼影似的緊隨赤松子身後了。

韋姬見了，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喃喃的道：「一位瘋子，加上一頭癲猴，嘿！還有一朵癡梅花！竟趕着去送命！瘋了！瘋了！」話雖如此，她的身法却絕不怠慢，輕輕一旋，便如飛燕般掠到赤松子的身旁了。

後面阿甲等四名「弭謗使」，此時才慌忙拾起散落在地上穿了孔的兵器，如飛地奔上前去，裝模作樣的跟在赤松子等人後面，一路向西面的王宮而去。

佈局制煞　猛虎叼羊

王宮座落於鎬都城的中央，有一道圓形的宮牆，將王宮圍繞。宮牆內外禁衛森嚴，未經宣召，連朝中的大臣亦不許擅進，違者立斬毋赦。但「弭謗使」押解犯人進宮却十分容易，因爲這是周天子厲王親頒的令旨，「弭謗使」執行的是周厲王親頒的「王法」，因此宮中守衛武士誰也不敢阻攔。

韋姬眼見阿甲向守衛宮門的武士，出示了「弭謗使」令牌，武士竟不加搜索，便打開宮門，任由阿甲等押送犯人進內，心中忽然醒悟赤松子的用意了。暗道：赤松哥哥的目的是當面審察周天子厲王，但憑他的身份，欲謁見周天子，祇怕比登天還難，他便趁機以「犯人」的身份，由「弭謗使」押入宮中，省去不少精力和時間，想到此處，韋姬心中不由又喜又奇，喃喃的在心內笑道：「赤松哥哥這大瘋子，自他得道以來，祇怕是越發瘋得可愛啦！但不知他打後有何妙法，能否保住生命，安然離開這見鬼的『天子宮』也！」

韋姬心中思忖時，前面已現出一座龐大的「周天子宮殿」。整座宮殿由三座大殿爲主體，大殿四周分佈十九間備殿，備殿四周通佈亭台樓閣、花草樹木，十分華麗。

阿甲等持着「弭謗使」令牌，穿越備殿通道，直達正中央的一座大殿，驀地停下，示意赤松子等在此稍候，然後匆匆奔進殿中，大概是向周天子稟報去了。

此時不但是韋姬平生第一次踏足這雄偉壯麗的周天子王宮，早已被弄得眼花撩亂，心神俱往，連身處生死險境也忘掉了的隨行的姜梅花，雖然是出身侯族的王孫，但她熟悉的齊國宮殿，比起眼前的周天子王宮，便有如星星比之月亮，她因此俏目急轉，神情迷惑驚奇，似被這雄壯宏偉的王宮弄迷糊了。

黑白猿火眼金睛急急溜轉，忽地向中央大殿外面的九座巨鼎伸爪比劃，吱呱大叫。

赤松子凝目一看，便微笑道：「此乃夏朝天子大禹，收集九州之銅，鑄造九個寶鼎，鼎上刻繪九州萬國的毒蟲害獸，以及鬼神精怪的圖像，向人民示警。九座巨鼎皆源出夏禹，流傳下來，不料竟成了周朝天子的鎭宮之物，與夏禹鑄鼎的原意大相逕庭。」

韋姬一聽，奇道：「爲甚麼大相逕庭呢？」

赤松子道：「夏禹是一位有道天子，他鑄造九鼎，乃展示九州的乾坤奧秘，陳列於王宮外面，任由百姓觀摩研習，因此九鼎成了百姓極佳的知識寶庫，但流傳至今，却成了周天子的私人鎭宮之物，這與夏禹鑄鼎的原意豈非大相逕庭嗎？」

赤松子說時，正中央的大殿已衝出一隊披甲武士，爲數足達百人，人人均是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漢，手執刀槍劍戟，從殿內衝出來後，迅速分作四排，從前後左右將赤松子等三人一猿圍在正中。爲首的一名武衛官向赤松子大喝道：「周厲王陛下有令，將犯了『誹謗罪』的犯人，押入大殿，由厲王陛下親自處決！來人，將他四人縛了押入殿中！」

衆武衛一聽，一擁而上，以粗蔴繩首先將赤松子五花大綁。赤松子竟從容含笑，任由捆綁。韋姬見狀，不由暗地咬牙恨道：「如今好了！綁人的蔴繩粗如手臂，任你這瘋子神功蓋世，也難脫身了！」韋姬恨時，她的手脚亦被捆綁起來，連姜梅花、黑白猿亦毫不例外。

三人一猿，被百名武衛押入大

殿。赤松子抬眼一望，但見大殿北面，一位高冠華服的王者，正高踞案上，向他厲目而視。

赤松子知此人便是周天子厲王姬胡，便向他微一欠身，道：「草野之人，拜見周天子！」

他話音未落，案上的周厲王已怒叫道：「汝乃犯了王法之人，見了天子，尚敢挺立不跪拜嗎？知否單此一條欺君之罪，吾便可斬你十次了？」

赤松子心中微微冷笑，他凝運目力，遙隔十丈，向案上的周厲王形神審察。但見周厲王左眼青、右眼赤，印堂灰黑，一副色厲內荏，形神枯槁之相，心中不由微嘆口氣，暗道：左眼青主煞，右眼赤主內熱，印堂灰黑乃命不長之格，周厲王內有赤熱，外有煞侵，命不久矣！憑此氣運，又怎可抵禦犬戎國佈伏的「巨羊雙角」之刺？唉，吾欲挽救周室國運，祇怕難如登天了！

赤松子對周天子厲王的實地觀察，十分出乎他的意料，他原來以為周室國運不濟，其根源在於周室天子祖脈被犬戎國佈伏的「巨羊龍脈」尅制，但如今當面審察，却又由令他大吃一驚，原來周室天子自周穆王脈延蔭四代，到周厲王姬胡這一代，其祖脈龍氣已被其自身的「運命戾氣」冲尅殆盡，所餘無幾了！

就在赤松子沉吟之際，龍案上面的周厲王姬胡，見赤松子默然不語，對他的喝斥渾然不理，不由大怒，厲聲喝道：「汝等草野刁民！竟視天子如無物！來人，將此四犯剝去衣服，抬上蒸籠，活活烹殺！」

眾武士正欲一擁而上，將赤松子等人架走。

「等一等！」就在此時，大殿側門，忽地匆匆奔出一位弱冠少年，頭戴太子冠帽，手執太子玉璧，向武士喝道，原來這是周厲王姬胡的嫡長子姬靜。

眾武士見太子駕臨，便不敢妄動，停了下來，等候周厲王與太子的令旨。原來在西周末期，太子的地位十分尊崇，太子所發令旨，其威權僅次於天子一人而已。

周厲王見自己的令旨受太子姬靜所阻，心中不悅，但他却十分偏愛姬靜這位嫡長子，因此仍和緩的道：「此四人犯了誹謗王室之罪，又對吾無禮，罪犯欺君，王法難容！吾正欲烹殺彼等，以儆效尤，王兒為甚阻止？」

太子姬靜雖年僅十八歲，却甚有見地，祇見他朗聲道：「稟父王，兒臣剛才進殿前，恰遇押解犯人進宮的四名『弭謗使』，從彼等口中查知，殿上被擒之人，其實是自願受縛入宮，絕非『弭謗使』之力也，兒臣以為，甘願自己犧牲生命之人，當今世上，休說草野百姓，便連有等自稱忠君愛國之朝中大臣，亦未必有此大義大勇啊！而但凡有此大義大勇心性之人，又怎會是奸惡之士？因此請父王先行審察清楚，以免誤殺了義勇之人。」

殿上，面對被活活烹殺危難的中華大師赤松子，一直從容微笑而立，他連眉毛也沒跳動一下。但剛才見太子姬靜進殿，又聽他朗聲申辯，却眼中精光一亮，似於荒漠中發現了一片光華閃灼的美玉。

赤松子暗道：這太子姬靜，雖氣色晦暗，顯然已受邪煞所侵，但其命宮「日月角」却高聳挺突，當主其氣運尚有王者之份，亦是「十濁一清」的天命奇格也！周室姬氏，既有此奇脈，其氣運便可設法挽救……

就在赤松子思忖之際，龍案上的周厲王又嚴厲的喝問道：「汝姓甚名誰，來自何方，是否自願入宮領罪受死？快奏報上來！不得半句隱瞞，否則立斬毋赦！」

殿上的韋姬，眼見赤松子不但自動入宮，更乖乖受縛，甚至將要被周厲王活活烹殺，竟亦馴如白兔！她心中不由又驚又奇，暗道：赤松哥哥這瘋子，你以為自己有「起死回生」的回魂大法麼？你就算眞有此法，未等你施展，祇怕已在蒸籠中被烹熟了！後來又見太子姬靜進殿，向周厲王勸阻，心中這才稍安了一點，但仍恐周厲王嗜殺成性，太子姬靜亦阻止不了。

此時韋姬一聽周厲王的喝問，不由又好笑又好氣，衝口而出道：「哎！赤松哥哥這大瘋子，他十指所發『自然神功』的『電氣』，可將刀槍劍戟射穿一孔！他若非自願進宮受死，當今之世誰能困得住他呢？」

周厲王的注意力，一直放在赤松子身上，他高座龍案之上，與殿上的犯人又隔了十丈，因此並沒留意韋姬、姜梅花和黑白猿。此時一聽韋姬發話，目光一轉，這才發現，犯人中尚有一頭猿猴似的怪物，以及二位花俏綽約的美女，二人的嬌俏風韻，竟是周厲王平生僅見。不知為甚，周厲王早年不喜女色，但近年却見女心動，甚至無女不歡，心性大變。他因此乍見韋姬和姜梅花二女，心神便不由一蕩，臉上熾烈的煞氣不由亦清淡了一點。他在龍案上霍地挺直身子，探向前面，以便瞧得更清楚一點，口中喃喃的道：「妖物……仙女？為甚同時降落於吾天子宮中了？」

* * *

赤松子一見，便知周厲王受犬戎國佈伏的奇淫「巨羊龍脈」侵煞甚深，已到無可救搧的地步，他目下

唯一挽救周室，令周朝國運振興的辦法，祇能在太子姬靜身上做功夫了。

赤松子主意已決，便不再猶豫，決然的向周厲王朗聲道：「回厲王天子陛下，吾乃來自南粵羅浮的赤松子，專為醫治太子殿下的內疾而入鎬京。因不識入宮路逕，亦不知陛下所訂『弭謗禁言』王法，才不慎於街上向這位姑娘打探，所謂不知者不罪，請天子陛下恕罪。」

周厲王一聽，祇見他的怒容稍淡，却換之而驚奇道：「赤松子，你說你乃為醫治太子殿下的內疾而來，你來自千里之遙，怎知太子殿下有內疾纏身，你莫非在胡言亂語，欲欺騙吾麼？嘿嘿，太子所患是何內疾？你快奏上，若能確判，當赦你死罪，若有半句虛言，吾便立刻將你活烹，決無寬恕。」

赤松子心中微微冷笑，暗道：周厲王此人多疑善忌、乖戾無常，若不先行令他懾服，吾計又怎能實施？他心中轉念，便忽然微笑道：「陛下，吾曾得奇人眞傳，雖遙隔千里，亦可察人禍福吉兇。因此太子殿下身患內疾，又怎能瞞過吾之眼目？」

周厲王一聽，不由嘿嘿冷笑，道：「你好大的口氣，遙隔千里，竟能察人禍福吉兇，吾亦不須你遙隔千里，祇要你隔一道厚牆，於十丈之外診斷太子殿下的徵狀，你敢答應嗎？」

韋姬見赤松子如此托大，心中不由發毛，暗道：赤松哥哥今回當眞瘋極了，他就算眞有「千里察人禍福」之能，亦絕不能隔牆十丈斷人徵狀啊，知否玄學與醫道是截然不同的學問？他若在周厲王這暴君面前胡亂答允，豈非拿自家腦袋開玩笑麼？韋姬情急之下，不由顧不得兇險，立刻應聲道：「請問陛下，敢答應如何？不敢答應又如何呢？」

周厲王見是令他心蕩的「仙女」發話，不由神色和緩下來，呵呵笑道：「他若不敢答應，則罪犯欺君，罪上加罪，吾便立刻將他烹殺，他若敢答應，便須看他是否有此能耐。若眞有此通天本領，吾重惜人才，便赦他無罪，更進而重用，若然弄虛作假，並無眞才實學，吾便要烹他十次八次，方消吾恨。但妳也不必擔心，妳雖然與他同來，但他是草野之身，妳是天上仙女，祇要妳願意留在宮中，陪吾快活，吾不但不殺妳，反而令妳榮華富貴享之不盡。」

韋姬一聽，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這昏君好大的口氣，竟欲以榮華富貴作餌，誘我韋姬作你「籠中之鳥」，你又豈知我韋姬乃從「大富大空、大空大貴」走過來呢？嘿嘿，榮華富貴於我韋姬而言，不過是形如糞土之物而已，這昏君見了美色便心迷意亂，竟視赤松哥哥這「中華大師」如草野，連自家的江山也不要了，可笑啊可笑。

就在此時，却是赤松子並不因周厲王對他的輕視而生氣，反而欣然笑道：「厲王陛下，我便依陛下之議施為好了，但吾需一根長十一丈的絲線，以助吾診症之用，陛下肯答應麼？」

周厲王嘿嘿笑道：「吾宮中碧玉金銀珠寶取之不盡，你若有眞本事，賞賜百斤珠寶亦非難事，區區一根絲線又算得甚麼？來人，快速去佈置妥當，太子且入靜室迴避，不許與此人再直接見面。」

周厲王一聲令下，眾武士立刻忙亂起來。有的奔過來替赤松子鬆了綁，但韋姬、姜梅花、黑白猿等，却仍被牢牢綑綁。有的擁着太子姬靜，不由他分說，將他送入隔了一道厚牆的靜室去了。

靜室外面便是大殿，中間隔了一道厚牆。周厲王又令武士在隔牆十丈之處，劃了一個僅可容身的圓圈。

周厲王伸手一指圓圈，向赤松子嘿嘿笑道：「此圈與靜室中的吾兒，恰好隔了十丈加一道厚牆，你便於此圈中施為，吾在此親自監察，你千萬莫拿自家腦袋作玩耍。」

此時，有武士捧了一卷絲線出來，交到赤松子的手中，赤松子欣然一笑，捏着柔軟的絲線，便向大殿地上的圓圈走去，神色一派從容。

他經過被牢牢綑綁的韋姬身邊時，向她微微一笑。韋姬忍不住暗地咬牙恨道：「聽說周文王曾為犯人劃地為牢，犯人感佩文王的仁德，因此甘願站地作牢，並無一人逃走。不料赤松哥哥這瘋子，竟將厲王這暴君視作文王，甘心情願去坐這見鬼的圈地之牢，他也不知這一走進去，便休想活着離去了。」

此時，黑白猿亦忽地伸出舌頭，朝韋姬連連捲動。韋姬見了，便知黑白猿因手被綁，無法比劃示意，祇好以舌作爪寫字傳話，祇見黑白猿以舌作爪，向韋姬比劃道：「韋姑姑，赤松大師雖或有此遙空診症的本事，但隔了一道厚牆，又相距十丈，毫無形跡可捉摸，他又如何施展呢？赤松大師萬一出錯，黑白猿祇怕便要變作『蒸籠之猴』了。」

韋姬悟解黑白猿之意，她被牠弄得心中發毛，忍不住向牠悄聲道：「你這瘋猴頭，加上一位瘋大師，才弄致現下生死兩難的局面，你變『蒸籠之猴』不打緊，反正你一身長毛，沒衣可剝，但若將我韋姬

剝衣放入蒸籠啊，倒不如一刀把我殺死好了。」

在韋姬身後，手脚被綁的姜梅花，自進殿之後，便一直默然不語，似在細察靜思。此時她也忍不住了，悄悄向韋姬道：「韋姬姐姐，放心好了，依我所見，赤松大哥必有解救的妙法呢！他的神通本領，深藏不露，他若打算逃走，殿中武士豈能將他圍住？他既甘心受縛，又答應即場施展妙法，他便必有所恃，甚至是胸有成竹了。」

韋姬見姜梅花大讚她的赤松哥哥，心中欣喜，不由格格笑道：「好啊，梅花妹妹與他偶遇乍見，便傾心佩服，妳若親眼目睹他的『風水神通』，那時才眞的嚇妳一跳呢……但不知是否有此機緣了？」

韋姬與姜梅花驚心悄語時，兩女心牽的「中華大師」赤松子，已大步走進周厲王所劃定的「圈牢」中去。

赤松子手捏十一丈長的絲線，絲線十分柔軟，捏在他手中猶如一圈棉花似的。

他挺立於圈中，凝然不動，忽地，他將手中的絲線迎風一抖，他的「自然乾坤眞氣」，已驀地貫於絲線之中。他再施展「風、雷、雨、電」自然神功中的「電」字訣，柔軟的絲線突地如一枝利箭似的射向那道十丈外的厚牆，其勢快如電閃，令人目瞪口呆。

但更奇的是，原來柔軟如綿的絲線，此刻卻堅銳如箭矢，線頭剛觸着那道厚牆，便發出一陣尖厲的破牆穿孔的嘯叫，隨即如利箭似的一閃而入，竟穿透厚牆，在太子姬靜所處的靜室中冒出射入的線頭來。

周厲王姬胡心中亦一陣發毛，暗道：剛才那叫韋姬的美人所說，此人可以指力射穿兵器，果然不虛，就如他手中的絲線，本來柔軟如棉，卻可射入厚牆，假如他所射的並非厚牆，而是吾之身軀，豈非被他「一線穿體」麼？當眞可怕極了，而且此人既有如此神通，官中武士無一敵手，他若非甘願受縛，誰能制服於他？看來此人對吾周室天下並無惡意也。

就在周厲王被赤松子「絲線穿牆」神通懾服時，赤松子的第二個妙法已施展出來了，祇見他向龍案上灼灼而視的周厲王道：「厲王陛下，吾之法乃以口診症，陛下是否允准吾之施爲？」

周厲王的心已被赤松子懾服三分，對赤松子已不敢輕慢，他一聽便點點頭道：「祇要能診斷太子之內疾，施用何法，吾准你任意施爲。」

赤松子微微一笑，忽地便把手捏的線頭放入口中，以牙咬住，隨即默運眞氣，將欲傳之話音化作氣勁，從口中的線頭透射而出。原來這便是「以線傳音」的絕頂神通，後世的「傳音入密」、「眞氣傳音」等武學本領，均源於這一位「中華大師」始創的功夫。

此時，於密室中靜坐的太子姬靜，正被透牆而入的絲線嚇了一跳，他尚未回過神來，透牆而入的絲線頭，已如活了似的霍霍跳動，一縷話音竟從線頭中射了出來，道：「太子殿下，吾乃南粵羅浮赤松子，此行入鎬京，乃爲振興周室國運而來，因吾不忍見天下百姓蒼生受戰火荼毒之苦也。而欲振興周室國運，唯一的人選便是太子殿下。吾雖已知太子殿下身患內疾，但具體徵狀，尚須仔細審察，因此務請太子殿下與吾配合，太子殿下所發聲音，祇須以口貼合線頭，吾便可於絲線另一端清楚聽聞矣。」

太子姬靜此時充滿驚奇，他欲待不信，但線頭所發話音卻千眞萬確，但他欲信，卻又感此事太過令人不可思議，他震駭之下，不由以口貼近線頭，張嘴含住，然後依依唔唔的發話道：「赤松子大師，你……你眞能從線頭另一端聽聞吾之話音嗎？」

太子姬靜話音未落，他口含的絲線，便忽地一陣跳動，一縷尖音便鑽入耳際，道：「當然聽得到啦，太子殿下，祇須依此法施爲，吾便可替你診症矣，請太子殿下仔細回憶，你體內最感不適乃何部位？」

太子姬靜此時已不由不信了，他不假思忖，便坦然的道：「吾但感心胸時感悶痛，悶痛來時，十分辛苦，悶痛不發，卻又精神如故，毫無異樣。」

那一面赤松子的話音道：「那太子殿下的心胸悶痛，發於何時呢？」

太子姬靜道：「吾之悶痛，每發生於深夜子、丑二時之間，奇怪的是，當丑時一過，心胸悶痛亦隨之消逝不發了，這到底主甚病徵呢？」

那一面赤松子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子時主膽經，丑時主肝經；悶痛發生於子、丑二時，即太子殿下之肝、膽有疾患也，而且此疾與侵擾周室王族中人的『奇煞』有關。」

太子姬靜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忙道：「請問赤松大師，到底是甚奇煞，侵吾肝、膽？」

赤松子道：「此奇煞與周室祖脈穆王墓龍氣受外力尅煞有關，太子殿下的祖宗王陵穆王墓，不正位於鎬京城郊的太乙山上嗎？」

太子姬靜道：「吾太祖穆王墓，的確位於城郊太乙山，但這與

吾之隱疾有何相干也？」

赤松子道：「太子殿下祖墓，乃地脈學上的『虎形』格，本來龍氣地力甚強，因此可以延續五代。但近年卻有人於犬戎國巨羊山上，佈伏『巨羊雙角刺虎』之龍脈相尅大法，將太子祖墓的『虎形龍氣』尅制，且其煞氣直犯太子殿下與厲王陛下。因『羊』喜於深夜吃草爲食，這便是太子殿下每值子、丑二時肝、膽悶痛的根源也。」

太子姬靜慌道：「那麼此邪煞對周室國運有無影響？」

赤松子道：「周室乃太子殿下之姬氏王族主政，乃周室之命脈，命脈受煞，那周室之國運還能保長久嗎？其中牽涉的兇災禍劫，决非太子殿下所能預料也！」

太子姬靜吃驚道：「啊！原來如此，怪道父王近年心性大變，變得越來越乖戾，越來越嗜殺，百姓黎民如處火坑，民間憤怒之火奔騰，一場大亂眼看行將爆發了，赤松大師既有此慧眼，窺破其中的禍兇根源，萬請大師施法相救，大師便不爲吾周室姬氏一族，亦望爲天下百姓臣民免受禍亂着想啊！」

那面赤松子一聽，不由微歎口氣，似在沉吟，隔了一會，才傳音道：「哎，吾若不爲天下百姓蒼生着想，又怎會現身於周朝王宮殿中呢？可惜厲王陛下本命使然，又受奇煞侵害已久，就算大羅神仙降世，亦難逆轉天機，救此厄難矣！」

太子姬靜不由大駭，忙道：「然則如何是好？」

赤松子道：「目下唯一解救之法，便祇能放在太子殿下身上，但厲王陛下心性乖戾無常，吾解救之法，尚須太子殿下緊密配合。」

姬靜眼神一亮，忙道：「爲挽救周室國運，姬靜又怎敢推辭此瀰天重責？赤松大師需吾如何配合行事，便請吩咐吧！」

那面赤松子一聽，長長的吁了口氣，似爲自已對太子姬靜的判斷準確而甚感欣慰。然後赤松子决然的道：「目下唯一辦法，是吾須先行取得厲王陛下的信任，然後方可尋機施法！因此太子殿下須如此、如此，與吾配合！務請太子殿下緊記。」

太子姬靜連忙以口向絲線頭傳意道：「赤松大師放心！姬靜一切依大師安排行事便是！」

太子姬靜剛說完這四句，他口含的絲線，已呼地縮退三尺，然後從厚牆中消失了。

* * *

周都鎬京王宮大殿，此時一片肅穆。

周厲王目灼灼的盯着赤松子、韋姬、姜梅花、黑白猿三二人一猿，二人一猿手脚依然被牢牢綁住，百衆武士在四周虎視眈眈，只等周厲王一聲令下，便要將赤松子抬上蒸籠活活烹殺。不過，殿上人中包括韋姬在內，誰也不知赤松子正在弄甚玄虛。

就在此時，卻見挺立於圈內的赤松子，右手掌心忽地向前一伸一縮，那根插入厚牆的絲線，便呼地倒飛而回，落在他的掌心中，依然是一團柔軟如棉的絲線而已，然後又見赤松子欣然一笑，也不知他的「妙法」是否已施展成功了。

周厲王忍不住了，目灼灼的盯着赤松子，呼呼的喘着粗氣，沉聲道：「赤松子！你所施的『遙診斷症』完畢了麼？是否有判斷……」周厲王並無把話說完，因爲他剛才已目睹赤松子「絲線插牆」的驚世本領，他唯恐赤松子手中的絲線射入的並非牆壁，而是他的心胸，那豈非拿他周厲王自家生命開玩笑？周厲王心怯之下，他的惡言兇語只好收斂了一點。

只見赤松子從容一笑，朗聲道：「厲王陛下，幸不辱命，吾已可診斷太子殿下的內症了！」

周厲王一聽，不由又喜又奇，但又決計不肯確信，狐疑的道：「咦？你當眞如此神妙麼？你且奏上，太子殿下所患乃何內症？」

赤松子微笑道：「太子殿下所患乃腹內肝膽之悶痛，且發生時間在於子、丑二時！此症可大可小，厲王陛下幸勿大意。」

周厲王十分鍾愛太子姬靜，他一聽便大急道：「赤松子！如何可大可小呢？」

赤松子道：「太子殿下腹內肝膽悶痛發作時，但感渾身無力，心怯膽虛，原來的精神鬥志煙消雲散，亦再無半分治國安民的雄心壯志，試問如此心態，又怎可於日後擔負天子國君之重責呢？此乃大者。小者此若再深，則肝、膽萎縮，當最終消失不見，則太子殿下的生命危矣！」

周厲王神色一變，立刻厲聲道：「快！快將太子請出來見吾！」

四名武士立刻奔去靜室，不一會，便擁着太子姬靜出來了。

周厲王也不待姬靜參拜，便神色焦切的忙道：「太子，你所痛部位，是否腹內肝膽呢？」

太子姬靜依照赤松子的吩咐，並沒答是否，只是以手按於右下腹部，道：「兒臣所痛部位在此，也不知是否肝膽所在？」

周厲王一聽，立刻又傳令道：「快！快將宮中太醫召進殿來！」

不一會，四名太醫被召了進來，四名太醫均是鬚髯皆白的老者，似乎皆精於醫道。

周厲王問四名太醫道：「太子

右手所按部位，主人的哪種內臟？」

太醫甲仔細瞧了又瞧，才小心翼翼的道：「回陛下，依微臣之判，太子殿下所按的，乃人之肝臟部位也。」

太醫乙、太醫丙兩人仍在沉吟思忖，太醫丁却已搶先道：「回陛下，太子殿下所按，乃膽臟之位。」

周厲王一聽，心中不由又驚又喜，他不料赤松子竟眞有「遙診斷症」的驚世本領！但他仍有疑惑，向太醫乙、太醫丙喝道：「你二人爲甚麼沉默不語！莫非是另有所見？還是不能判斷？」

太醫乙、太醫丙二人齊聲道：「回陛下，依微臣之見，人之內臟，肝、膽相連，密不可分，此即世上有『肝膽相照』之稱也！」

周厲王一聽，不由更添驚奇，暗道：不料這草野之人赤松子，施展一下「遙診斷症」，便勝於吾天子宮中四名太醫當面觀察矣！他對赤松子此時不但有點懾怯，而且心生佩服了。他目注赤松子一眼，見他神色一派從容淡靜，絕無半分因勝而驕的表示，心中不由又增了幾分好感。周厲王對赤松子的態度已開始和緩，他向赤松子點點頭道：「好！很好！你果然所斷不虛……」他心中依然尚有迷惑，便忽地一頓，轉向太子姬靜，道：「王兒……你肝膽之痛，是否發生於子、丑二時呢？你須如實奏知，不許隱瞞！」

太子姬靜聞言，從容的笑了笑，趁機道：「父王，的確如此。兒臣每到深夜子、丑二時相交之際，便感迷迷糊糊，恍惚置身於一座『乙』字形的高山上，又見有絲絲雲氣，從王太祖穆王墓中溢出，雲氣漸濃，聚成一頭虎形之狀，令兒臣十分驚奇！就在此時，却見西面犬戎地域，突然騰起一團青煙，青煙中隱伏一頭巨大的雙角之羊，向太王祖墓疾射而來，巨羊雙角尖如刺，猛地戮於太王祖墓上空的『虎形雲氣』上！兒臣的內腹肝膽，便感一陣刺痛，痛入心胸，隨即兒臣便不省人事了……」太子姬靜忽地一頓，似心有餘悸的吁了口氣。

周厲王一聽，神色陡地一變，急道：「王兒眞的見到一頭雙角巨羊，刺向一頭虛弱之虎麼？」

太子姬靜點點頭，道：「父王，確實如此！」姬靜依赤松子的安排，如此回答周厲王，但其中的虛實，他並不清楚，因此剛才說時，不由一陣心怯，唯恐將父王惹怒了。

不料周厲王一聽，却失聲而叫道：「奇哉怪也！此怪異之景，吾自數年前已於子，丑二時相交之際，便已於夢中瞧見了！不料吾父子所見，乃同一怪象！」周厲王驚駭之餘，稍一定神，即立刻轉向赤松子道：「赤松子！你果然有眞才實學！連吾父子夢中之秘亦可窺透……孤王問你，你可願爲吾周室效力嗎？」

赤松子微笑道：「吾雖草野之身，但亦是周室子民，周室天下蒼生百姓皆吾衣食父母，吾豈會不爲之效力之理呢？」

周厲王又道：「你既願爲周室效力，又有此『遙診斷症』、『窺人秘夢』之能，可有辦法，爲太子醫治？」

赤松子微笑道：「宮中四位太醫，皆醫道中的高手，難道竟醫治不好太子之病麼？」

周厲王一聽，心中不悅，一股怒氣便向四名太醫發作，怒道：「汝四人身爲王宮太醫，醫治太子經年，竟毫無效力！若再拖延，吾必先將汝四人殺了以祭太子之病……哼！」

殿上四名太醫，深知周厲王喜怒無常，此時見他突然翻臉，殺機大熾，不由嚇得心驚膽跳。太醫甲忙向赤松子深深一揖，哀求道：「這位高士，實不相瞞，我等雖能診斷太子徵狀發於肝膽，但用盡通肝膽之藥，竟毫無所效，我等已束手無策矣！如今我等四人生命，均繫於高士手中，萬望高士救我等一救！」說時揖拜不已，其餘三名太醫，手脚發軟，不由便要向赤松子跪拜哀求。

赤松子微微一笑，伸手向四名太醫一招，他的「自然眞氣」，便一分爲四，化作四股柔力，把四人托住了，竟然再拜不下去。

然後赤松子向四位太醫以「密音分射」大法，傳話道：「四位太醫不必多禮，亦不必驚惶，吾知太子殿下所患乃奇煞所致的『心疾』，又豈能以有形之物醫治？只要你等如此配合，吾便保四位生命安全，太子殿下之病亦必可康復。」

四名太醫先是被一股柔力托住，隨即又有一縷尖音，直射入耳際，猶如在彼等的腹中發音，均十分驚奇，又知赤松子乃眞人不露相的的一等一高人，不由連連向赤松子點頭，表示一切照他的安排行事。

太醫甲向周厲王奏道：「回陛下，微臣等雖然苦無良策，但已求得這位赤松大師出手相助；且依微臣之見，赤松大師的辦法，必可令太子殿下康復。請陛下允準赤松大師施法救人！」

周厲王一聽，這才轉怒爲喜，呵呵笑道：「好！你等既已求得赤松大師答應出手相助，吾便赦你等無罪吧！不但無罪，若太子殿下確

能因此康復，吾更重重賞賜！你等先行退下。」

四名太醫一聽，如逢大赦，慌忙向周厲王拜退而去。

太子姬靜見狀，趁機向周厲王道：「父王既赦免四位太醫無罪，那赤松大師的三位同伴，亦請父王一同赦免了吧！否則豈非厚此薄彼嗎？」

周厲王一聽，目注太子姬靜一眼，轉而目光又落在韋姬和姜梅花身上，心中不由十分矛盾。他極愛太子姬靜，但又抵受不住這兩位如仙美女的誘惑；他若要求赤松子救治太子，則在情在理亦須釋放他的同伴韋姬和姜梅花，但他又唯恐兩位美女一被放走，便如流水煙花如斯逝去，他又怎捨得這兩位擺在眼前的「甜品」？這當眞令周厲王這「乖戾之君」左右爲難了。

終於，周厲王吁了口氣，頗下了一個他自忖是兩全其美的令旨：「好！很好！赤松大師既有救治太子的神通本領，孤王又豈會爲難於你？你等所犯的『誹謗罪』，便赦免了！但在未令太子康復之前，孤王仍不安心，因此你的兩位同伴，須作你的人質，留在宮中，不許擅自離去……到大功告成之日，再行放出，赤松大師以爲孤王所判可行否？」

殿上的韋姬一聽，不由暗暗叫苦，心道：這昏君將我與梅花妹妹扣作人質，必另有所圖……萬一赤松哥哥施法失敗，救不了太子姬靜，那我和梅花妹妹，豈非成了犧牲品麼？明擺着是這昏君奸計，赤松哥哥又怎會答應？

不料赤松子却從容一笑，朗聲道：「好！便依從陛下的令旨行事吧！」

韋姬一聽，不由咬牙恨道：「這死瘋子，怎可答應得如此爽快？」

但赤松子却隨即又道：「但吾之同伴，因身有怪病，極易傳染於人，受感染者三日必死，除了吾秘製的解藥，天下無藥可救！因此請陛下另闢密室，安置她兩人，不許任何人擅自接近！如此，吾便可放心救治太子也。」

周厲王一聽，臉色不由刷地發白，心道：這赤松子有「遙診斷症」的神通，他的話倒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也！如此看來，這兩女却是「帶毒美花」，留在宮中有何益處也！周厲王不由衝口而出道：「不好！若留她二人在宮中，吾與太子豈非危之甚矣？她二人既如此可怕，赤松大師快將她二人帶離王宮，以後不準再踏入宮中半步！去！去！快去！」

周厲王說罷，也顧不得天子的威儀，立刻站起，也不及宣示退朝，匆匆的由宮娥擁着，退入後宮去了。

赤松子不由暗鬆口氣，他心中甚爲感激太子姬靜，一切依他的安排行事。

此時太子姬靜，可以儲君的身份，代周厲王宣示令旨，下令釋放韋姬、姜梅花、黑白猿，並懇誠的向她們代父王賠禮道歉。

姬靜又向赤松子道：「剛才令赤松大師受驚了，吾請大師和韋姬姑娘等，同赴太子宮宴會，爲大師壓驚賠罪，務請大師答允！」

赤松子見姬靜意態眞誠，對他的好感又增了幾分，助他抵禦「邪煞」的決心更堅定了。他抬眼向殿外望去，只見太陽已昇上正中了，亦即午時已至。赤松子心道：目下距子時尚有五個時辰，正好在太子病發前施吾大法也！他主意已決，便向太子姬靜道：「太子病發於子時，距今尚有五個時辰，已足夠吾趁機施法矣。因此這便請太隨吾等走一遭太乙山周室祖陵吧！」

太子姬靜對赤松子已由衷敬佩，更深信不疑，見赤松子如此熱心救治，他又怎會拒絕？當下立刻答應。他下令武士爲赤松子等三人一猿，備下四匹快馬，他自己則乘了一部四匹馬車，僅帶了四名武衛，便與赤松子等一道，疾速的馳出王宮，又馳出鎬京西門，向鎬京城西面的周室王陵疾馳而去。

* * *

不一會，赤松子和太子姬靜的八騎一車，便馳抵太乙山脚了。

衆人下馬步行上山，太子姬靜因身患內疾，身子虛弱，在平地步行亦感氣喘。韋姬見了，不由暗暗皺眉，心道：太子這副體魄，雖未至弱不禁風的地步，但也相去無幾，比之姜梅花這位「齊侯子孫」，亦稍有不如，試問他又怎能攀爬太乙山峯巔呢？

赤松子似乎也有點擔心，他向姬靜含笑道：「太子殿下往年祭祖，是如何上山的？」

姬靜道：「吾以前上山祭祖，一直是由我自己步行。但近年有病體弱，父王便不許我步行，而改由侍衞以軟攆抬上去的。」

赤松子又含笑道：「那太子殿下以爲，你此時可自行攀爬而上嗎？」

姬靜決然的道：「吾身爲王太祖子孫血脈，祭祖乃出乎誠意，怎敢懈怠？就算千辛萬苦，吾亦須自己爬攀而上，決不許由人代勞！」

太子姬靜說罷，果然領先而上，意志十分堅決。

赤松子與韋姬相視一笑，赤松子心中欣慰，他亦不敢大意，隨即一步掠前，緊隨姬靜身後，不離半尺，以便隨時出手救助。

後面韋姬亦相助姜梅花，一道向上攀爬。黑白猿猴性未脫，見山而喜，早已呼地一躍，搶在前面，如閃電般向上竄躍而去。姬靜的四名宮中侍衛，此時也不敢怠慢，各自跟隨攀上。

姬靜向太乙山上攀爬，山路崎嶇，他又體弱力虛，剛爬攀了三十丈高，他便感目眩脚軟，他祇好改爲半爬半走，俯伏而行。又再上三十丈，他的膝頭雙手，便已磨損流血，再向上爬行便更苦上加苦了。

赤松子在姬靜身後，但見他爬行過的每一步，地上石上，均已留下鮮紅的血跡，但姬靜仍咬緊牙根，向上攀爬不息，絕無半點退縮的意思。

赤松子不禁暗暗點頭，心道：太子姬靜果然是他王太祖周穆王「臥虎龍脈」的承蔭之人，他雖然「肝、膽」受損，但意志尚可保持，並未如他父王周厲王沉淪而不可救搦也！他心中轉念，便有意助姬靜的誠心一臂之力。祇見他右手忽地疾伸向前，按於姬靜的背部的「魄戶」穴上。「魄戶」穴是身命脈之穴，亦是人命脈之玄關，因「魄戶」再延一寸，便是「膏肓」穴，「膏肓」穴即人的命關，但凡病毒抵達「膏肓」穴，便救無可救，因此世人以「病入膏肓」來形容垂危之人。而太子姬靜的「病煞」，已侵犯到他的「魄戶」玄關，若再延伸一寸，便有如他的父王周厲王一般「病入膏肓」，無可救搦了。

此時赤松子伸手按於姬靜的背部「魄戶」穴上，默運他的「自然眞氣」，猛地催送進去，姬靜正辛苦萬分，疲困欲倒之際，忽感一股雄渾的熱氣，從背部貫入，直抵他的心腹「肝、膽」部位。他但感心胸一熱，膽氣大壯，向上望去，山路雖然崎嶇，但亦不感高不可攀，他心熱膽壯之下，力氣陡生，神清目明，竟不必再爬伏行走，挺立起來，向上健步如飛，有如身負武功的高手。

姬靜此時尚未知悉，此刻赤松子向他輸送的「自然眞氣」，對他日後的事業，將有莫大裨益。因爲赤松子的「自然眞氣」，源出「大地龍脈」的龐大地力，何等珍貴？一經入體，直達姬靜的「肝、膽」二穴，即可令他膽氣重振，振興國運的意志更爲堅定。

赤松子見姬靜已疲困盡消，健步如飛，向上疾奔，心中不由甚感欣慰。

不一會，太乙山上，便已見到在高處探身向下張望的黑白猿，亦即意味着已抵太乙山峯巔了。原來黑白猿見山大喜，早已搶着掠了上去。

赤松子、太子姬靜，以及韋姬、姜梅花、四名侍衛，等一行八人，相繼上了太乙峯巔。姬靜也不待赤松子開口，已領前向他王太祖周穆王墓走去。

姬靜走到周穆王墓前，跪下拜了三拜，才爬起來，向赤松子道：「請問赤松大師，吾祖之墓，乃屬何種地脈形格呢？」

赤松子微微一笑，伸手向墓前一指，道：「太子殿下，觀此山體，屬何形狀呢？」

太子姬靜向墓前仔細凝視，忽地若有所悟，輕聲道：「赤松大師！倒似是一頭巨大的臥虎也！」

赤松子含笑點頭道：「不錯，的確是『臥虎』之形！再加上峯上天湖明堂，三峯屛幛，乃眞龍潛結之地，風水地脈學上以形喝形，便稱之爲『臥虎龍脈』形格也。」

姬靜一聽，十分驚奇，忙向赤松子追問道：「赤松大師，吾聞世間有臥虎藏龍之說來比喻世之高士，然則『臥虎龍脈』其力必定十分宏大，爲甚反而會受人尅制呢？當眞奇哉怪也！」

此時韋姬一聽，亦忙向姜梅花悄聲道：「梅花妹妹！妳若欲見識赤松大哥的神通本事，自此刻起，便須仔細留意了！」

姜梅花連忙點頭道：「韋姬姐姐，梅花已在仔細留神瞧着啦！」

又聽赤松子微笑一下，道：「太子殿下，你姬氏的太祖地脈，不錯確屬地力雄厚的『臥虎』形格，因此才蔭庇你姬氏一脈五代不衰。但此墓之力，受形格所限，祇能旺發三百年，亦即周室自周穆王之子周恭王姬扈延至你父王五代之數。」

姬靜道：「既然可以延蔭至父王一代，爲甚父王近年已漸呈敗象呢？」

赤松子道：「周厲王已屬第五代，即此墓地力之末也，其龍氣已日漸消退，其勢亦日漸衰減，此乃你王太祖周穆王墓地力所限。不幸恰於此時，一股源自犬戎國地域的『巨羊煞氣』，直犯太乙山周室王陵，『弱勢之虎』，不敵『威猛巨羊』，直犯太祖墓龍氣，便因此而被『巨羊雙角』所傷，其龍氣之力一發衰弱，而你父王身爲第五代子孫，首當其衝，其身上本已衰弱的龍氣因此而被衝散，至今已蕩然無存，周室又怎能不漸呈敗象呢？此乃天機地脈所然，非人力所可能逆轉矣！」

姬靜大吃一驚道：「赤松大師！若不能挽救，則吾周室天下，豈非已危在旦夕了嗎？」

赤松子胸有成竹的道：「按吾所察，你父王受侵之『邪煞』已入『膏肓』，亦即世人所稱之『病入膏肓』也，因此絕無妙法可救矣！但太子殿下所受侵之『邪煞』，雖然亦十分嚴重，已抵『魄戶』玄關，但『魄戶』距『膏肓』尚有一寸之隔，這便足以讓吾有阻『邪煞』入『膏肓』的時機也！因此吾於鎬京王宮，便已定下挽救周室氣運之大計！」

姬靜眼神不由一亮，忙道：「赤松大師！請問有何大計？若能振興周室國運，令天下百姓安居樂業，王土穩固，赤松大師功德無量也！」

赤松子一聽，心中欣慰，暗道：太子姬靜求振興周室國運，固然是爲了他姬氏王族的利益，但同時也顧及天下百姓蒼生，相對於暴虐無道的周厲王，太子姬靜的心志便顯得難能可貴了！赤松子心念電轉，他助太子姬靜的心意，不由更堅決了。

赤松子微一沉吟，又抬眼望一下日影，祇見陽光已然偏斜西面，知已屆申時時分，他不再猶豫，決然的道：「吾打算爲太子殿下的祖脈，重新佈局，激旺周室祖脈龍氣，以抵禦犬戎國地域的『巨羊奇煞』！」

赤松子一頓，又決然的道：「爲施大法，吾須石塊三百，太子殿下須親自搬運。」

姬靜一聽，當下毫不猶豫，點頭答應道：「是，姬靜謹遵大師吩咐！」

姬靜說罷，便走了開去，將一塊一塊重達幾十斤的石塊搬運到墓地四周。他忙了大半個時辰，僅搬來五十塊。他體內已有赤松子的「自然眞氣」相助，力氣充沛，並不感疲累，但雙手却已被石塊磨損，鮮血淋漓了。

姜梅花見了，心中忽然生憐，她向赤松子道：「赤松大哥，我欲助太子殿下一臂，可以麼？」

赤松子聞言，不由目注姜梅花一眼，但見她俏麗中透出端莊，命宮印堂隱泛紫氣，心中一動，暗道：姜姑娘有王妃之福份啊！莫非她與太子姬靜有緣嗎？她若有此奇緣，日後即可與太子姬靜有合體之緣，亦即姬氏一脈，她倒可助太子一臂之力也！

赤松子向姜梅花含笑道：「姜姑娘若不怕艱苦，便試助太子殿下搬石吧！」

姜梅花毫不遲疑，走出去相助太子姬靜搬運石塊。有姜梅花相助，多了一雙手，搬石的速度便加快了。不過姜梅花搬了十數塊石後，她的纖纖十指，便已磨得鮮血淋漓，她雖然咬牙抵受，堅持不懈，但搬石的速度却逐漸減慢了。

韋姬見着這對少年男女，十分辛苦，心中一嘆，便向赤松子道：「赤松哥哥！這太子和姜梅花，均是嬌生慣養之人，你要他二人搬三百石塊，每塊均數十斤，豈非要了彼等的生命嗎？不如我和黑白猿去助他二人吧！」話音未落，韋姬向黑白猿打一手令，便欲走去搬運。

黑白猿却盯着赤松子，一動不動，牠在未獲赤松子訓示之前，是決計不敢動的了。氣得韋姬嘟嘟嚕嚕的罵道：「這猴頭！與赤松哥哥這瘋子一般的硬心腸！瞧着這雙如花似玉的少年男女，快被折磨死了，偏仍在冷眼旁觀！哼，你這死猴頭不去，我韋姬獨自去！」

就在此時，韋姬耳際，却忽地鑽入一縷尖音道：「姬妹稍安毋躁！千萬不可輕舉妄動！吾之大法須他周室姬氏血脈薰陶，他搬石之際，鮮血滲入石中，正合吾之法度！因此旁人絕不可代勞也！」

韋姬不服氣，回聲道：「赤松哥哥！那姜梅花並非姬氏血脈，你爲甚又同意她去代勞？這豈非自相矛盾麼？」

赤松子微笑道：「不然，姜姑娘雖非姬氏血脈，但她命宮印堂隱泛紫氣，主其有王妃之貴也。而且與太子姬靜有合體之緣，陰陽相滙，豈非與姬氏有血脈之通嗎？因此在場中人，亦唯有姜姑娘可以出力相助也！」

韋姬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赤松哥哥這大瘋子，剛入鎬京，便欲替人撮合姻緣，當起那見鬼的月下老人來了！話雖如此，但韋姬深知赤松子已盡得「青牛老子」眞傳，功力可洞天徹地，他既如此判斷，那姜梅花便必有「王妃」之份了！因此姜梅花相助太子姬靜，倒是成了千古佳話了！韋姬心中轉念，便不再與赤松子糾纏。

此時，周都鎬京西面的鎬京巔，陽光已偏西一截，亦即已屆酉時時分了。

太子姬靜已搬運石塊整整一個時辰，但他所搬的石塊合計也不過是百餘塊而已。幸而有姜梅花出力相助，亦爲他搬了百餘塊，合計已達二百五十塊大中石了。

赤松子見時分不早，便向姬靜和姜梅花道：「大石塊已足，且再搬五十塊碎石吧！」

碎石比起大石塊，便易搬多了。因此姬靜和姜梅花二人，雖然已成强弩之末，但也咬牙堅持，搬來了五十塊碎石。姬靜見大功告成，他的力氣已幾乎用盡，暗道：若我獨自搬石，祇怕累死也難完成三百塊之數也！又見姜梅花爲助他搬石，她的纖纖十指，已磨得鮮血淋漓，連石塊上面，亦沾染了她不少血跡，此時正嬌喘連連，身子微顫，惹人生憐。姬靜與姜梅花的眼線相觸，兩人心中均不由一蕩，彼此的心兒，就如被一根絲線綁牢

了……

就在太子姬靜與姜梅花二人心神交滙之際，赤松子神色已轉一派肅然。他向姬靜和姜梅花沉聲道：「你二人速離石堆，吾將施大法矣！」

姬靜一聽，心神一振，不由伸出手去，扶着姜梅花，退到石堆三丈外面。

祇見赤松子凝神運氣，手捏「風、雷、雨、電」自然神功的「風」字訣，眞氣陡發，勢如狂風，捲向石堆。但見數十斤重的石塊，被一捲而起，各自向不同的方位紛飛。不一會，三百塊大中小石，竟繞着「周穆王墓」佈成一個奇特的圖形，如獅似虎，首部高昂，四肢騰躍，活靈活現，十分威猛！

韋姬見了，心中不由又喜又嗔，暗道：赤松哥哥的「尋龍神功」，當眞深不可測！他二人今日有幸目睹如此神通妙法，便辛苦也值得之極了。

* * *

此時，赤松子仍在凝神運氣，緊張施法，半點不敢鬆懈，他見石塊已佈成形，手捏的「自然神功」「風」字訣驀地一轉，變爲「雷、電」訣，右手中指凌空射去，天際忽然一道閃電，狀如金蛇，將墓周的「石圖」染成一片金黃，石上的血跡，被金光照射，發出絲絲紅氣，與金光渾成一體，其狀十分肅穆、莊嚴。

隨而又响起一個「天雷」、「喀喇！轟！」的一聲，把山野大地震得一陣迴應。

又聽赤松子大喝一聲道：「雷電震嘯，臥虎驚醒，旺汝龍氣，天下太平……速速而起……」

就在此時，由石塊佈成的「如獅似虎」圖形，忽地冒出一團金紅雲氣，其狀竟如獅似虎，頭部高昂，四肢騰躍，張牙舞爪，威猛之極。

在場中人已感驚奇，就在此時，那威猛「獅虎雲氣」，却已一沉，忽地飄落「周穆王墓」頂，把整座王墓籠罩住了，隨即墓中傳出一陣嘯叫，如獅吼、如虎叫、如龍吟，震人心魄，十分怪異。

在場中人，此時除赤松子之外，其餘韋姬、黑白猿、以及四名太子侍衞，心魄均被怪嘯懾住，身軀抖搖，不勝負荷。但奇怪的是，本來已疲困十分的太子姬靜，乍聞嘯叫，先是一驚，隨即心中一熱，精神陡振，臉上竟泛出一片紅紫之氣，而姜梅花雖然神色迷惘，但嬌軀却並不抖搖，她的功力，似乎猶勝於已成不壞之身的韋姬。

赤松子灼灼目注在場各人的反應，他心中不由一陣欣喜，暗道：此乃「臥虎震醒」，龍氣激發之兆也，姬妹功力雖高，但她並非姬氏血脈，自然難於抵受，其餘黑白猿和四名侍衞，亦如姬妹一般反應。其中獨太子姬靜不但不感心懾，且精神振奮，臉泛紅紫之氣，此乃他祖宗龍氣發旺入體之奇兆，而姜梅花雖受其懾，却並沒受惑，乃與姬氏血脈有緣交滙之象也。

赤松子心念電轉，他已可確判，便不再猶豫，向太子姬靜發話道：「太子殿下，快到祖墓墳前參拜。」

姬靜一聽，也不敢猶豫，當即跪在祖墓碑前，跪下叩頭拜祭。

說也奇怪，當姬靜開始叩拜時，懾人心魄的怪嘯，便逐漸沉寂，最後竟消逝不聞。

赤松子目注韋姬、黑白猿、四名侍衞一眼，見彼等神色漸復，知無大碍，便斷然決定，一行先返回鎬京。

赤松子等人，下了太乙山，於山脚分乘車馬，一路馳返周都鎬京。沿途韋姬均悶聲不語，似在思忖甚麼，赤松子詐作不見，故意說些笑話來逗韋姬。

到剛交亥時時分，一行人便已順利返抵鎬京城，太子姬靜邀赤松子等，到他的太子宮歇宿並赴宴。韋姬料赤松子心性淡泊，必定拒絕太子的好意，不料赤松子却爽口的一口答應了。韋姬眼見天色已黑沉的，知亥時已至，再過一個時辰，便是子時，亦即太子姬靜發病的時分。她心中不由惴惴不安，暗道：此行太子宮，其實並非赴宴，而是去踏龍潭虎穴，若赤松哥哥的妙法有效，則皆大歡喜，否則必被厲王那昏君下旨活活烹殺了。

韋姬心中惴惴不安，但很快已由太子姬靜的馬車引領，馳入王宮內了，韋姬此時就算欲打退堂鼓也太遲了。

姬靜引領衆人進入太子宮，韋姬但見宮中雖然比不上厲王宮華麗，但也十分壯偉。

姬靜吩咐擺宴，招待赤松子等。赤松子也不推辭，欣然赴席，更接受太子姬靜之邀，坐在他的身邊。

不一會，酒菜便擺上桌面，韋姬但見桌上擺的是「龍肝」、「鳳髓」、「貂胎」、「鯉尾」、「猩唇」、「熊掌」等「山珍海味」，韋姬少女時亦曾享用，她深知桌上的每一盤山珍海味，便可抵民間百姓一年口糧了，她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太子姬靜雖然謙和，其用度奢華亦復如此，那厲王這昏君的奢侈，更可想而知了。

韋姬心中轉念，却也抵受不住如此美味的誘惑，她嚐了第一口，便忍不住大飲大吃起來。她飲了三杯，偷眼向太子姬靜望去，祇見他



褒姒看到烽火連天時由衷地笑了……

正殷勤向赤松子敬酒，韋姬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此時已交子時，再過一刻，祇要太子姬靜的「內疾」發作，赤松哥哥這瘋子的笑容，祇怕便要變哭喪臉了。

赤松子却渾然不覺，依然談笑風生，神色欣快之極。

就在此時，太子宮外西面天際，突然昇起兩道青光，青光有如巨羊頭上雙角，直向太子宮這面電射而來。

太子宮內，赤松子心神忽然一震，他深知有異，正欲有所動作，却見太子姬靜，此時悶叫一聲，隨即以手按腹，狀甚痛苦。赤松子尚未及發話示警，姬靜已身子一側，伏在桌上昏迷過去了。

太子宮的侍衞見狀，立刻手執兵器，擁了上來，將赤松子、韋姬、姜梅花、黑白猿等四面圍住，又有人如飛的奔了出去，似乎是向周厲王報訊去了。

韋姬見狀，不由大吃一驚，她連忙向赤松子示意道：「赤松哥哥，趁厲王的重兵未趕到之前，此時不溜，更待何時？」

太子宮中的侍衞，人數雖亦達百餘，但他們見太子姬靜，十分敬重赤松子，也不敢過於放肆，祇在四面圍住，不敢上前出手擒拿，因此赤松子若在此時溜逃，倒也並不困難。

不料赤松子却從容微笑道：「姬妹放心，祇管開懷暢飲，吾保妳平安無恙便了。」

韋姬見赤松子紋絲不動，半點沒有溜逃之意，不由咬牙恨道：「這瘋子，此時你祇管笑，笑……待厲王的重兵趕到，我等便祇怕要哭！哭！哭了！」話雖如此，韋姬見赤松子不肯溜逃，她躍起的身子却無奈又的坐了下去，因爲若要她拋下赤松子不理，獨自逃走，她便寧肯選擇與赤松子一道去赴湯蹈火了。

片刻之間，一羣宮中武士，便如飛的湧了進來，人人手執刀槍劍戟，兇神惡煞，對赤松子可半點不客氣，大喝道：「妖人赤松子，不許輕舉妄動，否則奉厲王之令，立斬無赦！」

武士厲喝聲中，周厲王姬胡已慌忙奔進。他一見太子姬靜，伏在桌上昏迷不醒，生死未卜，心中便如刀割般痛切，一腔怒火，便向赤松子傾瀉下來：「赤松妖人，你施法不靈，害死太子，吾要將汝活烹千次。」周厲王戟指向赤松子厲吼。

赤松子從容一笑，神色不變，連話也懶得回應。

周厲王見赤松子毫不理會，不由更怒，他厲喝道：「赤松妖人，你想必自恃有點本事，竟視吾王法

如無物嗎？來人，上前先將此妖人擒下，吾要將他活烹一千個日夜。」

眾武士一聽，誰也不敢違旨，一擁而上，刀槍劍戟倏地一下，全架在赤松子的脖子上。

赤松子微笑不語，並沒作絲毫反抗，他甚至連眼眉毛也沒跳動一下。

韋姬見狀，心中不由又驚又痛，咬牙恨道這瘋子想必活得不耐煩了，他千辛萬苦，怒力爭取得到的，竟是這見鬼的「刀槍劍戟架脖子」，哎，在兇神般的武士兵器下，赤松哥哥就算有通天本領，祇怕也難逃劫數，我韋姬如何是好？韋姬自服「龍涎之土」後，雖然功力陡增，已成不壞之身，但卻並無半點殺人攻防的武功招數，她獨自逃走尚勉強可以，但要她救人，則連一施武功的機會也沒有。不過，若要她拋下赤松子獨自逃生，倒不如將她一同殺掉。

目下的局面，也眞夠韋姬這妙人爲難的了，韋姬眼見武士便要出手擒捉赤松子，赤松子的脖子上架滿了刀槍劍戟，竟仍從容微笑，神色安詳之極，也不知他是不敢反抗，還是無反抗的能耐。韋姬實在按捺不住，向周厲王尖叫一聲道：「等一等，厲王陛下怎可不分青紅皂白便要殺人？」

周厲王被人當眾喝斥，目中兇光不由大熾，換了任何人，便必立刻死上千次，但喝斥之人偏是妙人兒韋姬。周厲王雖驚她是「帶毒之花」，但這朵「奇花」卻委實太美麗，以致周厲王這兇暴之君一時亦難狠心毀滅。

周厲王目中的兇光搖曳不定，輪番在韋姬和姜梅花身上掠過。終於，他向韋姬沉聲道：「嘿！妳這美人，爲甚說孤王不分青紅皂白殺人？哼哼，妳最好說清楚，不然孤王便連妳也一同活烹了。」

韋姬眼見赤松哥哥命繫一線，心中驚痛，也顧不得自己的生死，尖聲分辯道：「陛下，我赤松哥哥爲你周室國運振興，付出了多少心血，作了多少努力，陛下知嗎？他就算無功亦有勞，陛下怎可毫不念及，便置他於死地啊！」韋姬情急之狀，溢於言表，她根本不顧自己的生死安危了。

周厲王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他盯着韋姬，道：「妳這美人，此時尚敢爲赤松妖人說話，妳難道不怕被孤王將妳烹殺嗎？」

韋姬毫不遲疑，毅然決然的大聲道：「若我赤松哥哥不在，留下我韋姬一人在世有甚麼意思，倒不如與他一道步入蒸籠受烹好了。」

周厲王一聽，不由又羨又奇，暗道：孤王雖有妃嬪三千，但哪有一人肯如這「毒美人」般，爲她的夫君犧牲？看來民間的夫妻情義，猶勝吾王宮許多了，周厲王心念游轉，因此却更感父子之情的寶貴。他目注太子姬靜一眼，見他仍伏在桌上昏迷不醒，不由更添痛切，他也顧不得韋姬這「毒美人」的分辯了，厲聲喝道：「赤松妖人害死太子，罪無可赦，立刻將他抬上蒸籠，孤王誓要將他烹殺千日千夜！」

韋姬一聽，心中不由哀歎一聲，暗道：若蒸烹千日千夜，祇怕便連骨頭也蒸溶爛了，她猛一咬牙，身子忽然疾飄而起，向周厲王掠去。她雖然不懂攻防殺人招式，但她的內力輕功均絕頂，又誰也料不到她竟身如閃電，被她掠到周厲王的身前，隨手又抓過一名武士的長劍，學着武士的樣子，長劍一沉，架在周厲王的脖子上面，尖聲叫道：「誰若向我赤松哥哥出手，我便將這昏君一劍殺了。」

眾武士見韋姬嬌俏如花，但沉重的長劍在她手上，竟輕如鴻毛，揮舞自如，比宮中的武士更輕鬆自如，深知她若眞的出手，周厲王便十條生命也不見了，因此立刻呆如木鷄，誰也不敢妄動。

周厲王殺人無數，他做夢也想不到，此時此刻，竟有人敢以利劍架上他的脖子，他又料不到韋姬這「毒美人」，竟有如斯閃電般的身手，他身邊的武士，竟無一人可以救護他，周厲王又驚又奇又急又氣，一時間竟怔怔的說不出話來了。

眾武士誰也不敢上前救駕，因爲誰都清楚，韋姬手中的利劍祇要一拉，周厲王的脖子必斷，誰敢犯這風險？

太子宮大殿上，一時間竟沉寂如死，就如地獄突然浮了上來，將殿上的一切均攫進去了。

此時，赤松子的脖子上，依然被刀槍劍戟架住，他臉上雖然仍一派從容，但心中却已有點焦急。他意料不到，韋姬爲了救他，竟將利劍同樣架於周厲王的脖子上，赤松子雖然已知周厲王有橫死夭折之劫，但決非在他已「旺發姬氏祖脈龍氣」之時，因爲周厲王畢竟是姬氏一脈，或多或少承納了「祖脈龍氣復旺」的福蔭，他的橫死夭折本命，因此亦必可延緩一段時日。但不料韋姬的魯莽舉措，却將赤松子的大計搞亂了。而若韋姬眞的出手殺了周厲王，周厲王身上的熾烈的「戾氣」，必侵犯太子姬靜，那時周室氣運便再無可救藥了。

赤松子心中十分爲難，暗道：吾若反抗，必傷及周室姬氏一脈，那與吾進宮之意便截然相反，但若不反抗，不但自己生命難保，就連韋姬、姜梅花、黑白猿，亦必陪我而亡，這又如何是好也？

就在赤松子心中焦慮，雙方處於對峙之際，伏在桌上昏迷不醒的太子姬靜，忽地大叫了一聲道：「好啊！驚天猛虎終將巨羊尖角逐退也！赤松大師所料半分不差，大師眞神人也！」

姬靜叫聲未落，忽地一躍而起，身手十分敏捷，臉上紫氣洋溢，精神抖擻，充滿青春氣息，哪還有半分片刻前的病態？

姬靜游目四顧殿中，他不由大吃一驚，忙道：「怎會如此？是誰下令以兵器威嚇赤松大師，韋姬姑娘爲甚以利劍架於父王的脖子？各位切勿輕舉妄動，一切由吾裁決好嗎？」

＊　＊　＊

赤松子見太子姬靜不但甦醒，且精神昂揚，神思比片刻前更顯敏捷，心中不由一陣欣喜，暗道：一場兇險危機終於可以化解了。

但韋姬却沒赤松子的從容鎭靜，她心中餘悸未息，餘恨未消，尖聲叫道：「爲甚如此？嘿！太子殿下爲甚不先問問你的父王陛下呢……」

太子姬靜一聽，果然向周厲王道：「父王！赤松大師爲振興周室國運，付出心血無數，乃吾周室之大恩人，父王爲甚要將刀劍加諸其身？父王又爲甚被韋姬姑娘以利劍挾持呢？」

周厲王此時眼見太子姬靜不但安然無恙，且比昔日更顯精壯，心中不由十分欣喜；但又感架在他脖子上的利劍一陣寒涼，不由十分驚懼。此時此刻，他確實不敢輕舉妄動。沉吟片刻，周厲王才向太子姬靜沉聲道：「王兒，你剛才大叫甚麼『驚天猛虎終將巨羊尖角逐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太子姬靜此時也不敢隱瞞，因情勢危急，父王和赤松大師雙方無論哪一面有損，均絕非他所想。因此他也顧不得赤松子要他保守其中秘密，切勿外洩的吩咐，把赤松子如何引領他上太乙山祖陵，以無尚大法佈局，振旺周室姬氏祖脈龍氣的經過，一一向周厲王說了。

末了，太子姬靜聳然動容的道：「父王！此事果然神妙極了！兒臣在太乙山祖陵回來，起初尚心存疑惑，未知赤松大師的妙法是否靈驗。到片刻之前，亦即剛子時，兒臣但感西面天際，有一道青光疾射而來，其狀有如『巨羊尖角』，直刺兒臣的胸腹，兒臣但感一陣劇痛，不由便昏迷過去！」

周厲王直聽得十分神往，又十分關切太子的安危，就連架在脖子上的利劍寒涼也忘掉，立刻追問道：「王兒！其後如何，快告知父王？」

太子姬靜吁了口氣，才續道：「……太奇妙了！就在此時，兒臣但感自己已置身於太乙峯巔，身側便是王太祖周穆王墓，胸腹依然受『巨羊尖角』所刺，十分痛苦！就在此時，却見王祖墓頂，忽地射出一道紫色光華，其狀如雄獅猛虎，向兒臣的胸腹疾射而來！那『巨羊尖角』與『獅虎光華』猛烈激鬥，嘯嘯之聲響徹太乙山天際！終於，『獅虎光華』氣勢大熾，猛地射向『尖角巨羊』，一聲哀叫，『尖角巨羊』似已負傷，無奈向西面天際逃走……」

太子姬靜一頓，驚喜猶存的長吁口氣，才道：「亦就在此時，兒臣猛地清醒過來了！」

周厲王忙道：「王兒清醒之後又如何？」

姬靜欣然的笑道：「父王，兒臣清醒之後，但感昔日的內疾盡消，不但如此，更感膽氣大壯，精神振奮呢……」他一頓，才回到眼前的現實，不由忙道：「父王，兒臣絕對相信，這一切全賴赤松大師的妙法相救助也！赤松大師功高蓋世啊！」

周厲王此時已相信大半，事實擺在眼前，也不容他不信，但他仍不肯放下天子的威風，向赤松子大聲道：「赤松子！你所施的是甚妙法？你只須如實奏上，孤王便可以赦你之罪！」

赤松子不由呵呵一笑，輕聲道：「此乃風水尋龍地脈大法，貴在潛移默化，豈可輕易洩漏？吾眞心實意助周室振興，厲王陛下何必如此疑心！此法內情奧秘，容吾日後奏報，此時非說話之所也。」

周厲王一聽，才鬆了口氣，他確信太子姬靜已得救了，他心中大石放下，立刻便感受到脖子上利劍的寒涼，不由向韋姬沉聲道：「韋姬姑娘，你好大的膽量，竟敢以兵器加諸天子脖上！哼，不怕孤王將妳活烹麼？」

韋姬見情勢已轉緩，她心道：此時此刻不宜再將這昏君激怒，便將利劍一收，身形疾退，利劍亦隨手塞還武士的手中，坐回原位，格格笑道：「厲王陛下，既然一切清楚，赤松哥哥和太子陛下亦平安無恙，就當一切並未發生，彼此扯平好麼？」

周厲王見韋姬並未傷他一根汗毛，她又說得有趣，他的天子威風竟發作不起來，不由亦呵呵笑道：「呵呵！不錯，赤松大師有功於吾，孤王本欲重加封賞，但你已犯下欺君之罪，孤王本欲重懲，但念在赤松子助太子之功，孤王便不賞不罪，妳可服氣？」

韋姬笑道：「吾等非爲求封賞

入鎬都，但能保生命安全，賞與不賞有甚要緊，可知榮華富貴於吾眼中有如糞土而已啊！」

周厲王至此，才確信赤松子等人，並非心懷野心之輩，他對赤松子的疑心已全消，把手一擺，威嚴的道：「好！那孤王便赦了赤松子、韋姬等人所犯之罪！你等可留在太子宮中繼續飲宴，孤王擺駕回宮！」

周厲王說罷，便由帶來的衆百武士擁着，回返他的王宮去了。

太子姬靜這才向赤松子深深一揖，賠禮道：「赤松大師，剛才父王因不知底細，多有冒犯，赤松大師幸勿介意。」

赤松子微微一笑，臉上無慍無怒，一派寵辱不驚的神氣。太子姬靜目睹，心中不由更添敬佩。他請赤松子、韋姬等重新入席，又向各人敬了一杯，以示賠罪兼表謝意。

姬靜敬赤松子道：「赤松大師爲振興周室國運，勞苦功高，吾代周室臣民敬你一杯！」

赤松子淡然一笑，沒說甚麼，接過酒一飲而盡。

姬靜又向赤松子斟滿了一杯，懇切的道：「這一杯是敬赤松大師所施的妙法，未知其中有甚奧秘？請大師不吝賜告！」

赤松子見此時已無閑雜之人，這才輕聲道：「吾所施大法，乃風水地脈學中『以形制形』；因侵擾周室祖脈是源自犬戎國地域的『巨羊龍脈』，而周室祖脈雖屬『臥虎形格』，可惜已歷數百年，地力已弱，難於抵禦『巨羊之煞』。吾因此以石佈形，將『臥虎震醒』，遂成『猛虎』，亦即佈成一個『猛虎叼羊』的奇形大格，因此便足以抵抗源自犬戎地域的『巨羊邪煞』也。」

姬靜一聽，不由仰天歎道：「赤松大師眞神人也！姬靜再敬大師一杯！」

赤松子也不推辭，接過酒杯，欣然而飲。

太子姬靜向韋姬敬酒，懇切的道：「剛才幸虧韋姬姑娘不惜冒殺頭兇險，與父王分辯，拖延了時間，不然赤松大師必被父王誤傷，屆時周室國運必衰而無救矣！韋姬姑娘這一杯該敬極了！」

韋姬格格笑道：「我爲救赤松哥哥，挾持你父王，早已犯下滔天大罪，幸沾赤松哥哥妙法之光，才獲得個不賞不罪的結果，我已心滿意足。太子殿下這一杯呵，因此不必敬我，倒是有一位姑娘家，不惜十指流血，助太子殿下康復，事後未獲半分獎賞，於情不合，於理不該，因此這一杯該敬那位俏姑娘！」

姬靜一聽，登時醒悟，他不禁目注姜梅花一眼，但見她含情脈脈，臉上神色欣然，並不因被冷落而自悲，反而爲他康復而欣喜。姬靜心中不由一陣激蕩，他但感自這一眼始，姜梅花的身上，已飄出一根柔韌的絲線，將他的心兒牢牢縛住了。

姬靜忽地站起，走到姜梅花面前，親自爲她斟滿一杯，又充滿感情的道：「梅花姑娘爲助我康復，不惜以女兒之身搬運重石，纖纖十指爲我而鮮血淋漓，待我情深義重，姬靜又怎會忘記？這一杯敬梅花姑娘，日後吾將重重封賞！」

姜梅花心中亦不由微微一蕩，她自與姬靜見面，但感這堂堂太子，待人熱誠，且毫無太子的架子，形貌又十分英俊，與他的父王相較，簡直是判若兩人，心中對他已十分好感。此時又見他意態眞誠，絕無半分虛僞，芳心不由一陣喜悅，竟忘了女兒家的羞怯，動情的道：「請問太子殿下，你日後打算封賞我甚麼呢？」

姬靜見姜梅花此時含羞帶笑，俏麗如仙，心中不由又一蕩，竟衝口而出道：「姬靜日後若繼承王位，必封妳爲周室天子妃！梅花姑娘可願意領賞麼？」

姜梅花一聽，俏臉不由緋紅一片，垂下頭兒，並沒作聲，嘴角却隱含欣喜笑意。

姬靜見姜梅花不作回應，不由大急，又忙道：「梅花姑娘可願意麼？」情急之狀，溢於言表。

韋姬見狀，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她忍不住對姬靜嚷道：「太子殿下爲甚如此不明女孩兒家心性？梅花姑娘就算心中千萬個願意，她也不會當衆點頭答應的啊！你爲甚不先打探清楚她的來歷？然後再作決定？」

姬靜笑道：「我求的是賢淑王妃，並非求索她的來歷。因此她就算來自民間草野，或各地諸侯王孫，我的心意亦決不改變，也無須打探的了！」

韋姬一聽，不由目詢赤松子一眼，赤松子明白，韋姬這是向他詢示，是否可坦露姜梅花的身份來歷？赤松子欣然一笑道：「太乙峯上，兩者血脈已由『一石相連』，亦即彼此有緣，更爲祖宗龍氣認可，如此天賜良緣，一切不必刻意迴避！」

赤松子話中玄機，在座中亦只有韋姬明白。心中再無疑慮，向姬靜呵呵笑道：「太子殿下，假如我告訴你，梅花姑娘來自侯族貴裔，乃公主之身，此行鎬京，乃奉了秘密使命，太子殿下還願意如此封賞嗎？」

姬靜的神思果然已比昔日突進，他一聽便含笑點頭道：「韋姬姑娘不說，吾亦已知梅花姑娘的身份

來歷矣！梅花姑娘姓姜，必乃周室的開國大功臣姜子牙之後；而『梅花』數齊地最盛最美，姜姑娘以『梅花』爲名；吾據此推斷，梅花姑娘必乃來自齊地的姜太公之嫡孫公主，吾又豈會不願意封賞她呢？」

姜梅花此時盈盈站起，向姬靜下拜道：「齊侯公主姜梅花，參見太子殿下。望恕梅花隱瞞身份之罪。」

姬靜連忙雙手扶起姜梅花，欣然道：「吾知父王處政失當，令天下諸位疑懼，情非不得已，梅花姑娘何罪之有？快快請起……」姬靜一頓，又肅然的道：「但梅花姑娘入鎬京查探之事切勿外洩！否則傳入父王耳中，必降罪齊侯矣！」

姜梅花見太子姬靜，竟處處爲人着想，心性謙和，處事十分得體，心中不由更添喜悅，暗道：姬靜太子日後若繼天子之位，倒不失爲一位賢明的帝君啊！屆時只怕各地諸侯，便不必各懷驚懼，派人入鎬京刺探「天子情」了！當下姜梅花向姬靜又拜謝過維護之情，盈盈的笑道：「梅花入鎬京，得遇太子，心中安慰，回去告知王祖齊侯，今後不必再入鎬京打探啦！但梅花却恭侯太子殿下的大駕光臨。」

姬靜決然的點點頭道：「待吾奏准父王，必親赴齊地，當面向齊侯提親下聘，以迎娶梅花姑娘入宮！」

姜梅花含羞帶笑，瞥了姬靜一眼，見他意態眞誠，芳心暗喜，暗道：得知未來諸君如此賢明，我也不虛此行了！

姬靜此時又轉向赤松子，懇切的道：「吾知父王近年處政失當，致令天下臣民怨憤，未知是否父王的本命如此，還是祖宗龍脈受煞所致呢？務請大師不吝賜告！」

赤松子微一沉吟，他已可確判，太子姬靜是振興周室國運的唯一人選，而且又是他王太祖周穆王墓龍氣的嫡傳子孫，因此亦不欲隱瞞，坦然相告道：「太子殿下，按吾所察，厲王陛下近年所作所爲，確令天下怨憤。此乃其本命如此，再加受煞氣侵擾所致也。」

太子姬靜忙道：「那大師是否有妙法施救？」

赤松子微歎口氣，道：「江山易改，本命難移；再者厲王陛下受煞已深，幾達沉溺地步，又豈可以外力逆移也？吾於太乙峯所佈大法，亦僅能助延他一段時日。」

姬靜聽出赤松子意中危機，急道：「往下將如何呢？」

赤松子道：「厲王陛下必難逃橫死夭折之劫，屆時天下或有一番亂象。幸而太子殿下健在，必可收拾殘局，以圖振興也！」

姬靜暗暗驚心，忙道：「既然如此，吾將如何自處？務請大師指教！」

赤松子微一沉吟，方道：「此乃天機之兆，亦爲本命之數，無法迴避。太子殿下亦不必刻意追求逆轉之法，宜處變不驚，先行勤習治國政務，待時機成熟，便可振臂而起，施展你的振興周室國運大志也！目下千萬莫急功冒進，否則必與厲王陛下的本命衝突，屆時必增亂象，勢必一發不可收拾！太子殿下切記！切記！」

太子姬靜見赤松子如此鄭重囑咐，雖然心中惴惴不安，無奈也祇好肅然答應。

周都鎬京太子宮中，當晚的這一席盛宴，就在太子姬靜康復的欣喜，對周室國運的憂慮、驚疑氣氛中過去。而赤松子竟然破例答應，留在姬靜的太子宮中作客。赤松子的心思，也祇有韋姬明白，他已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匡扶太子姬靜，以實踐他振興周室氣運，令天下百姓蒼生享太平的大志。

龍脈移魂　重振朝綱

日月沉浮，乾坤幻變，天機演行，充滿不可預知的變數。其中的無窮奧秘，就連身爲「青牛老祖」嫡傳弟子——中華大師赤松子，一時間亦難參透。

就在太子宮盛宴的一個月後，距周都鎬京西面三百里的犬戎國（今山西北部）地域，在一條險峻的山澗小路上，正有一老二少三位女子向山巔飛掠。三人的身法如風如煙，十分靈幻，顯然均是具驚世身手的絕頂高人。

此時，掠在前面的艷如桃花的女子，身形忽地一迴，如雲煙的飄旋到中間一位老婆婆身側，略帶迷惑的道：「師傅！如此佈局，如此施爲，當眞便可以顚覆周家天下，令吾『有蘇犬戎國』威震四海、一統天下嗎？」

那被艷如桃花的青年女子稱爲「師傅」的老婆婆，形貌十分奇特，她的頭髮一半黑，一半白，身上的衣飾亦是黑白相雜，相映之下，就連她的臉色亦一忽兒黑，一忽兒白，古怪而詭秘，睹之令人心魄搖撼。原來她便是當年被商紂王所滅「有蘇國」的國師「東夷姥姥」，她的嫡傳弟子，便是曾入宮惑紂王，令商朝傾覆的妖妃妲己和玉姬，而妲己便是「有蘇國」的公主。

但商朝雖然被滅，取而代之的却是大周國。東夷姥姥和妲己、玉姬師徒三人，復「有蘇國」之心却矢志不移。妲己化名爲「妲姬」，與玉姬一同嫁入西域的「犬戎國」，幾經辛苦鑽營，終篡奪了「犬戎國」的朝政，於犬戎國中盡復「有蘇國」的一

切舊政國儀，因此可以說，犬戎國其實是「有蘇犬戎國」了。

而東夷姥姥前面艷如桃花的女子，便是妲姬的妹妹玉姬；東夷姥姥後面的俏麗如仙的女子，自然便是當了「有蘇犬戎國」的「王太后」妲己，亦即現在的「妲姬」。

這一切雖已發生了數百年，但師徒三人修練成精，已成不壞不死之身，猶如世人所稱的「地仙」，因此師徒三人均容貌如昔，俏麗如花似仙。更由於已歷經數百年，世上根本無人知悉師徒三人的身份來歷，因而更顯得奇特而詭秘。

不過，雖然已歷經數百年，東夷姥姥、妲姬、玉姬師徒三人，對中原帝君的仇恨，却仍十分熾烈，原來對商朝的仇恨，此刻便轉移到代商而起的周朝身上了。總之，師徒三人牢記「有蘇國」亡國之恥，誓要取「中原帝君」而代之，「亡國之恨」、「復國之志」，竟是如此的恐怖和熾烈。

此時，東夷姥姥聽玉姬這般一問，不由冷嘿一聲道：「爲師所伏妙法，已令犬戎國變作吾有蘇國江山；玉兒對爲師的能耐尚有疑惑嗎？」

玉姬道：「師傅神機驚世，玉姬怎敢疑惑？但此行目標是中原帝君大周天下，此事非同小可，若成功則驚天動地，若不成功則不但徒費心血，更會打草驚蛇，令大周國有所防範。因此玉姬才多嘴一問。」

東夷姥姥微哼一聲，並不作答，却反問隨後而上的妲姬道：「妲兒，你以爲如何呢？」

妲姬在「犬戎國」是堂堂王太后，手握朝政大權，現下的犬戎國君，是妲姬的養子，年僅十四歲，不過是妲姬的傀儡而已。但是，妲姬在東夷姥姥面前，却絕不敢以「王太后」自居，反而處處小心謹愼，因爲她深知師傅東夷姥姥的本事，她既可以妙法助她成爲犬戎國王太后，同樣亦可以施法將她打入地底泥！

妲姬一聽，心中不由一凜，她知東夷姥姥心中已動氣，便連忙回道：「憑師傅之能，足可旋乾轉坤，當今之世，還有甚麼不可能呢？玉姬妹太多心了，請師傅不要介懷！」

東夷姥姥一聽，才傲然的道：「吾當年的勁敵，唯有一個姜子牙而已，但姜子牙這老不死近年已深隱不出，大概已厭世潛入地府深處去了，當今之世，吾尚怕了誰也？」

玉姬仍然不太服氣，又大着膽子問道：「師傅果然神通廣大，但師傅不是說，目下周國已出了一位高人，竟識破吾等於巨羊山伏下的

『巨羊奇煞』龍脈，以妙法助旺周王陵的龍氣，終令周室太子病體康復，大有重振周室氣運之勢。那如此高人，師傅又是否可以應付自如呢？」

東夷姥姥一聽，連聲冷笑，並不作答。

妲姬忙道：「周都鎬京發生之事，皆瞞不過師傅的神眼，師傅又豈會被困？況且吾於周都王宮伏下的秘探，亦已將宮中的動靜回報，知助周室的高人，是一位自號『赤松子』的草野之士，此人名不見經傳，何足懼哉？師傅已有妙法反擊也！玉姬妹不必多言啦！」

東夷姥姥、妲姬、玉姬等師徒三人，功力奇高，說話之間，身形如光似電，眨眼便掠上山巔了。

祇見山巔聳起兩座尖峯，山體形如巨羊，尖峯似巨羊頭上雙角，峯下聳着一座土墓，墓碑上書「犬戎國褒氏之墓」七個刻字。原來東夷姥姥師徒三人此刻掠上的，竟是月前赤松子曾駕臨的犬戎國地域巨羊山。

東夷姥姥掠上巨羊山「褒姓墓」前片刻，鼻子忽地連聳幾下，隨之冷笑道：「此地月前已有人踏足到訪！或許便是那自稱甚麼『中華大師』的赤松子吧！」

妲姬一聽，吃了一驚，忙道：「師傅！若那赤松子眞的到過此地，他是否會於吾『褒姓墓』中作法弄術，壞吾犬戎國護國龍脈？」

東夷姥姥嘿嘿道：「風水堪輿龍脈之道，非他中華人所獨有，難道吾便不精嗎？但凡龍脈之煞一經佈伏，便根基牢固，不可搖撼！若違法施爲，施法之人必先暴斃，因此精於風水龍脈之道者絕不爲也。那赤松子既可識破吾之『巨羊奇煞龍脈』，更於彼周室祖陵中佈伏妙法，助旺周室祖脈龍氣，救了周室太子一命，此人必亦精於風水堪輿之法，他又怎敢肆意妄爲也！」

妲姬一聽，這才暗鬆口氣，醒悟道：「原來如此神奇！難怪師傅決計不赴周室祖脈太乙山施爲也！但彼等既已在周室祖脈地佈伏旺龍大法，周室氣運便可振興，那克取周室江山大計，豈非受挫了嗎？師傅將以何法破之？」

東夷姥姥冷哼一聲道：「哼！他既可發旺周室龍脈，以抵禦吾之『巨羊龍脈』尅煞，難道吾便不可以激旺『巨羊龍脈』之奇煞，向其狠狠反擊嗎？嘿嘿，他有妙計，吾便沒有良謀？祇要吾之大法施展，便教他周室氣運立衰，周室江山必爲我所取也！」

東夷姥姥說罷，也不再多言。她凝神向四周審察，但見山巔挺聳雙峯，依然形如巨羊雙角，尖銳而極有氣勢；羊角峯下，是一大片青綠的草地，在黃色的山土中，顯得特別搶眼。

東夷姥姥心中一動，身形一晃，便向那片草地掠了過去。一會兒，她又掠了回來，手上却揑着一株「三枝九葉草」，上有三株莖，莖上各長九片葉，根部起節，根鬚細長，形如女子見了臉紅的「雄性陽物」，顯得十分古怪奇特。

妲姬和玉姬均是世道中的過來人，但一見東夷姥姥手中之「草」，俏臉依然禁不住一陣臊熱，心神亦爲之一陣跳蕩。玉姬忙問道：「師傅！這是甚麼寶貝？竟可令人目睹而心惑？當眞奇妙之極啊！」

東夷姥姥不答，却道：「妳二人快依此草爲樣本，拔三十株回來，須連根葉，不可絲毫有損！快去！」

妲姬、玉姬二人一聽，不敢有違，連忙向羊角峯下的草地掠去。依東夷姥姥所示的「草本」，小心翼翼，連根葉各拔了十五株，然後兩人又掠了回來。

玉姬捧着一大把「本草」，驚奇的向東夷姥姥道：「師傅，這妙寶貝拔回來了，未知有何用途？」

東夷姥姥此時正凝神仰望天際，她但見天色已近晚，東面却飄出一大團烏雲，直向這面飄近。她當下更不猶豫，決然的道：「妲姬！玉姬！妳二人快將此物植於『褒姓墓』周，按墓頂六株，四面各六株分佈，務必於大雨來臨前植畢，快施爲吧！」

妲姬、玉姬二女，不敢怠慢，當即各施功夫，以指力代鋤，挖土成穴；又按墓頂六株，墓周東、南、西、北四方位各六株分佈植下。

片刻間，妲姬已植好十五株。而玉姬稍慢一步，亦將餘下的一株種植好了。

玉姬一躍而出，格格笑道：「師傅！這花農之作業，玉姬已幹妥啦！但這又有何妙用也？」

玉姬話音未落，東夷姥姥也未及回答，東面的烏雲已飄臨上空，又沉壓下來，隨即一場暴雨傾瀉而下。

巨羊山巔，並無任何遮雨的建築物，東夷姥姥師徒三人，雖然是絕世高人，但女人天生怕雨，因此三人慌忙投到山峯西面的一座樹林中躲避。

在傾盆大雨中，躲在樹林的玉姬，向妲姬吐舌道：「妲姬姐姐，師傅之能，眞可洞天察地，妳看暴雨果然說來便來矣！」

妲姬却皺眉道：「驟下一場大雨，墓上之草剛剛植下，也不知是否會被雨水冲去？」

東夷姥姥此時凝運內力，聚於雙目，雨幕便被她的目力射穿，落

到那「褒姓墓」中。祇見她忽地傲然笑道：「好極了！這一場大雨，乃天助我成功也！」

姐姬內力稍遜，目力未能穿透雨幕，聞言便奇道：「爲甚麼？師傅。」

東夷姥姥呵呵笑道：「吾料大雨將至，果然如此！天發雨至，雨助草生，豈非天助於吾，省却運水灌澆植草的一番工夫？」

姐姬道：「話雖如此，但祇怕雨水太猛，將剛植下根未牢的草物冲走也。」

東夷姥姥傲然的道：「放心，吾料墓上植草已生機勃發，此乃天助吾有蘇犬戎國必得中原江山之兆也！姐姬不必疑慮，待雨散雲收，一切便知分曉矣！」

玉姬心性多疑，不太相信東夷姥姥的大法如此神妙；姐姬心中也有點疑惑，却沒敢再向師傅追問。姐姬深知東夷姥姥眼高於頂，特別是成功助她篡奪犬戎國大權後，更加目空一切，在她施法時若有疑惑，必惹她反感，她一怒之下，也不知會幹出甚麼可怕的事來，因此姐姬怎敢冒險？於統籌大計、謀劃鑽營的心思上，姐姬比玉姬、甚至比東夷姥姥沉穩多了。

師徒三人靜默等待，約一個時辰後，暴雨便倏忽而過了。巨羊峯上，頓復一片晴明。

玉姬一見，已急不及待的掠了出去，如飛地掠到那「褒姓墓」前。立刻，便傳來她驚喜的尖叫聲道：「奇跡！奇跡！師傅！姐姬姐姐！墓周之草，不但生機勃發，更已長高一半了！當眞神妙之極！」

姐姬隨東夷姥姥掠近，姐姬向墓頂及四周一瞧，祇見墓周新植之草，頂六四周各六，均已葱綠一片，迎風招展，果然已比種植前長高了一半。

姐姬不由向東夷姥姥讚道：「師傅之能，果然洞天徹地！吾『有蘇犬戎國』，有師傅相助，必可重振昔日的光輝了！」

*　*　*

玉姬在驚喜之餘，却意猶未足，趁師傅東夷姥姥高興之際，連忙問道：「師傅！玉兒並不明白，於此『褒姓墓』周，植此三十株異草，便可反擊周室已被發旺的祖脈龍氣麼？這豈非太神奇了？」

東夷姥姥此刻心情正感興奮，因此對玉姬的追問並不討厭，反而呵呵笑道：「吾之大法，日後尚須妳二人爲之辛苦奔走，吾便向妳二人解釋清楚吧！」

東夷姥姥一頓，見姐姬、玉姬均在留心傾聽，這才續道：「妳等不知此異草的奧秘來歷，因此便難明吾之大法的奇妙！此草每株三莖，每莖九葉，不多不少，十分神奇，因此稱爲『三枝九葉草』，乃指其外形而言。但其性能功用，祇怕便無人知道了！」

玉姬忙道：「師傅！那到底有何用處？」

東夷姥姥呵呵一笑道：「不久前吾潛入中原地域，於一高山上，發現一羣山羊，其中九雌一雄，正在如人間夫妻交配！那雄羊連配三雌，已顯得氣力不繼，吾正爲牠擔心，無法應付餘下的六頭雌羊。就在此時，却見已獲交配的三頭雌羊，各向一面疾奔而出。不一會，竟各自叼了一株奇草回返，分三面圍在雄羊身側。雄羊正疲態畢露，見了雌羊口叼的奇草，即毫不客氣，伸嘴便叼入自己嘴中，大嚼起來……」

姐姬、玉姬二人，均是男女此道中的高手，二人聽着，不由十分神往，俏臉也臊紅起來。玉姬見東夷姥姥忽地頓住，更感大吊胃口，便連忙追問道：「師傅快說！往下如何？」

東夷姥姥正說在興頭上，也不惱姐妃、玉姬的心急，又呵呵笑道：「那雄羊吃了雌羊口中的其中一株奇草，突然神態大振，變得十分興奮，也不必雌羊向牠挑逗，便一躍而上，與雌羊交配起來，連配三頭雌羊。然後又吃了第二株奇草，神威大勇，再與餘下的三頭雌羊交配！吾此時已知雌羊叼來的奇草必十分珍貴，於是便趁其不備，將雌羊口中餘下的一株奪了過來，仔細一瞧，原來此草長有三莖，每莖有九葉，十分奇異！吾知此草有令人淫心暴熾的妙用，猶如雄羊吃了，向雌羊霍霍進攻，因此吾便將此草命名爲『淫羊霍』！」

說到此處，東夷姥姥又忽地一頓，神色十分興奮，似亦被她所迷的「異事」感染而陶醉。稍一歇，她也不待玉姬索問，又傲然的道：「此『淫羊霍草』既有此妙用，吾忽發奇想，爲甚不將其好處用於風水地脈學上，令其『淫氣』與地脈『龍氣』交滙，大大增强地脈龍氣之『淫煞』呢？吾於犬戎護國龍脈『褒姓墓』所施大法，其妙用源由皆在於此也！」

姐姬和玉姬二女，此時已恍然而悟，東夷姥姥於墓周所植之異草，原來便是可令人淫心暴熾的「淫羊霍」草！兩人在驚奇之餘，却仍存疑惑，暗道：那「雄羊雌羊交配」，是有形之物，可實地考察，而用之於「風水地脈」上，却是無形之物，又如何知其是否有效呢？

兩人的心思，却瞞不過東夷姥姥的銳目，她不由傲然笑道：「妳二人必定心生疑惑，以爲吾之『淫羊大法』未必可以收效！嘿，吾便讓你二人親眼目睹此驚世妙法如何

奇妙吧……」

東夷姥姥話音未落，她忽地沉喝一聲，雙手向前一拍，送出二股渾厚無比的眞氣，分射三十株植於墓周的「淫羊霍」草，其氣所到，三十株異草立刻猛然一擺，草身向「褒姓墓」中央倏地伏下，就如受人指揮控制，半點不敢怠慢。而「淫羊霍」草的熾烈「淫氣」，便被東夷姥姥的眞氣帶動，絲絲鑽入「褒姓墓」中去了！

接而，又聽東夷姥姥厲聲喝道：「巨羊龍脈，速發其力！淫氣入體，淫煞暴熾！速現其形，以觀效應！」她一連厲喝了數聲，雙手又連續催送眞氣。

就在此時，巨羊山羊角峯下的「褒姓墓」，從墓頂墓周忽地冒出三十縷青中帶紫的煙氣，冉冉上昇，凝聚成雲煙，其狀恰如一頭雙角巨羊，其色青中帶紫，光華灼灼，睹之令人心旌搖蕩！

東夷姥姥、姐姬、玉姬師徒三人，雖已從異類中修成人身，又已練得數百年的道行根基，但乍睹此「青紫巨羊煙雲」，仍感不克自持！玉姬是三人中功力最弱者，她目睹之下，心神如遭電灼，隨即一陣迷糊，渾身燥熱，漸而更添周身奇癢，就如女人的春情勃發，淫心大熾，根本無法壓抑！玉姬蕩人心魄的呻吟一聲，雙手隨即開始撕扯身上的衣裙，有如見了傾心的夫君，渴盼立刻歡好，已急不及待了！

姐姬功力稍勝玉姬一籌，她雖感心旌搖蕩，但神智尚可保五分清醒，她心知不妙，連忙拚命運功相抗，勉强壓抑心中的「淫念」。她雖然未至於如玉姬般當場出醜，但她欲分心助玉姬抵禦，却是決計不能，因爲她祇要稍一分心，那「淫念」便陡增幾分，姐姬嚇得祇求自保，再不敢動救助玉姬的念頭。

東夷姥姥亦感不妙，因爲她此刻正催發眞氣，無懈運氣抗衡，乍然目睹「青紫巨羊煙雲」，她的心神亦不由一蕩，那等早已被她壓沉數百年的「淫念」，竟突然鑽出，且有越來越强烈之勢！

東夷姥姥不由大吃一驚，暗道：吾這千年不壞之身，若在女徒面前出乖露醜，撕衣盼淫，那還成何體統，吾之顏面何存？她到底功力通玄，心生警覺，施法之勢便突然變化，雙手送出的眞氣驀地一迴，不再下沉，而是改向上騰。

那「青紫巨羊煙雲」，因此亦被帶引昇騰，漸向浮於墓頂虛空。

東夷姥姥凝運內力，十指連射，發出十道凌厲無比的眞氣，射向「青紫巨羊煙雲」，接而又猛地向東北面一轉，厲喝一聲道：「淫羊奇煞，速納原脈！護吾犬戎，壞彼周室！速去！速去！」

在東夷姥姥的厲喝聲中，那浮於虛空凝然不動的「青紫巨羊煙雲」，竟忽然如有「靈性」，四脚騰躍，頭上雙角昂抑，向東北面射去，如光似電，怪異之極！眨眼已射到百里之外，又忽地向下一沉，射落一座形如卧虎，又如「乙」字形的山峯上去了！

隨着「青紫巨羊煙雲」的遠去，正淫念暴熾、自撕其衣的玉姬，忽地渾身一抖，撕着身上衣裙的手才驀地一頓，安靜了點，但神思依然迷糊，怔怔的呆立，猶如木雞寒鶴，其狀怪異而又可笑。

姐姬此時却已神智回復清明，她目注如光似電向東北面而去的煙雲，不由喃喃的道：「厲害！厲害！異草淫靈之氣，與『巨羊龍氣』一旦交滙，不料其威力竟强大如斯！師傅今日所施的『淫羊奇煞』龍脈大法，足可震驚後世矣！」

她一頓，見東夷姥姥並無回應，便又道：「請問師傅，那『青紫巨羊煙雲』射落何處呢？姐姬功力所限，尚未能窺透。」

東夷姥姥一聽，才傲然一笑道：「那『青紫巨羊煙雲』射落之處，雖遠達百里之外，但豈能逃脫吾之眼目？那是一座形如卧虎又如『乙』字的山峯，若吾所料不差，那必定是周朝王陵所在的祖脈地太乙山峯也！」

姐姬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忙道：「那『青紫巨羊煙雲』乃吾犬戎國護國龍脈靈氣所凝聚，射落周室祖脈山上，必有奇應！但未知其威力足不足以反擊已被赤松妖人發旺了的周室護國龍氣呢？」

東夷姥姥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隨即傲然的道：「赤松妖人，名不見經傳，他對風水地脈，雖有所長，但怎能與吾『淫羊奇煞』大法相抗？周室氣運，必因此而衰敗矣！」她一頓，又傲氣十分的道：「吾之大法必然靈驗！大可先返犬戎都城，靜觀其變！」

姐姬心中雖亦驚喜，但她心思比東夷姥姥縝密，仍不太放心道：「師傅，雖然如此，但那赤松妖人既亦精於風水地脈之道，他是否會窺破此『淫羊奇煞』大法？假若被其窺悉，他必定設法抗衡，屆時師傅的心血，豈非白費了麼？」

東夷姥姥不由亦微吃一驚，心道：那赤松妖人既可一眼窺破他周室龍脈受煞侵之秘，顯見功力不弱！姐姬擔心的此點，倒不可不防也！她心念電轉，便斷然的對姐姬道：「妳所慮亦有其理！既然如此，吾等便先設法對付赤松妖人，將他誘入迷局，令他無懈兼顧！如此則吾之大法必萬無一失矣！」

姐姬一聽，不由大喜道：「此

計甚妙！但這赤松妖人非同小可，未知由誰出面，誘他入局，將其困住？」

東夷姥姥沉吟思忖，忽然又斷然的道：「吾倒想親身會一會這赤松妖人，且看他到底有多少能耐！你等先返犬戎都，替吾安排佈署，吾必令這赤松妖人入吾迷局！」

當下師徒三人已商妥對付赤松子及周室國運大計，妲姬和玉姬二人，便先行返回犬戎國都，安排佈署去了。

東夷姥姥卻獨自向東北面的周朝地域掠去，她已斷然決定，由她親自出馬，誘引那不知死活，竟敢以「龍脈大法」匡扶周室國運的妖人赤松子入迷局！

就在東夷姥姥、妲姬、玉姬師徒三人，於犬戎國巨羊山上「褒姓墓」中，佈伏「淫羊奇煞」大法，更催激「淫羊煞氣」暴熾而直犯周室太乙山祖脈地的當天晚上，周都鎬京王宮內，便突生異變。

周厲王姬胡，自赤松子駕臨宮中，以無尚大法「旺發周室祖脈」，令內疾纏身的太子姬靜康復後，這個多月來，一直十分平順。周厲王近年變得暴戾的脾性，亦緩和了一點，整整三十多日，他僅動怒下旨殺了十人，但之前他每日下旨烹殺的，便達十人。顯然周厲王的暴戾嗜殺，已減減了大半。周都臣民，均暗感驚喜，亦暗自慶幸，以爲周室國運終於有轉機了。

但就在三十天後的這一晚，剛交子時時分，本來色慾心逐漸減退的周厲王，正與一位妃嬪躺在宮中床上，沉沉睡着。而在赤松子駕臨之前，周厲王每晚必與五女同床，整晚淫戲，不眠不休。

此時，在臥宮中侍候的宮女亦伺機睡片刻，周厲王的臥宮，已鮮有如今晚般平靜了。

眼見已交子時，立即黑夜將去，黎明快臨。就在此時，周厲王臥宮中的宮女，忽聽臥床上的周厲王怪叫一聲，叫聲如雄羊發情，令宮女的心神亦爲之一蕩。隨即，又見周厲王忽地一躍而起，跳下床來，手腳着地，形如一頭發情的雄羊，向一旁侍候的四名宮女撲近！

四名宮女心中劇震，但又絕不敢逃避，更不敢反抗。周厲王形如「發淫雄羊」，將四名宮女按在地上，撕破衣裙，露出一身雪白玉體。周厲王一躍而上，就如「淫羊」與雌羊瘋狂交配。四名宮女心神震蕩，但又不敢有絲毫反抗，祇好任由周厲王爲所欲爲。

第二天一早，周厲王忽然下旨，要武士到各地諸侯地方，搜羅美女，多多益善，收入宮中，供周厲王日夜渲淫。各地諸侯偶有怨言，即被烹殺；周朝天下，被弄得臣民百姓妻離子散，民怨沸騰！

周厲王又下令大造宮室，以收藏各地搜羅入宮的美女；一根宮殿的樑子，便抵民間百姓三年口糧；供美女乘坐的宮車，因上坐美女十人，加上一位周厲王，在車上裸體淫戲，牽車而走的宮女，便須五百人之衆。而造一座宮室殿堂，須花各地諸侯進貢的一年財物。

周室天下，被周厲王這般一鬧，本來已民怨頻生，此刻便更加火上加油，沸騰的民憤，有如地火奔騰，隨時爆炸而發，把周朝燒成灰燼！

周厲王也不聽任何的勸諫，連他平日最信任的輔政大臣召公，也被他拒諸宮外。更頒下令旨，凡有進諫者立刻烹殺！

太子姬靜，聞訊大驚，雖知周厲王已頒下令旨，進諫者必死，但他爲周室國運憂心，毅然冒死赴王宮求見周厲王。不料周厲王卻派人傳話出來道：「太子若爲聚父子之情，請稍待時日；若爲進諫，則請回太子宮，以免觸犯進諫者烹殺之王法！」

太子姬靜無奈，祇好退回太子宮，無計可施，坐在椅上連聲長嘆。姬靜百般無奈，祇好將赤松子請來，向他求救。不料赤松子一聽，竟嘆了口氣，道：「哎，或許是周厲王本命戾氣爆發，已無可救搦也！」赤松子吩咐太子姬靜，切勿輕舉妄動，且到召公府暫居，暗中召集朝中如召公等正直大臣，爲即將屆臨的變劫作應變的準備。然後赤松子便匆匆告辭走了。

太子姬靜見赤松子亦無計可施，知周室氣運已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無奈祇好依赤松子的吩咐，連夜出宮，趕赴大臣召公的府第，商議應變之策。

* * *

赤松子返回太子宮偏廳館舍，與韋姬、黑白猿會合。姜梅花早在月前，便已先行返回東面的齊侯王地去了。

韋姬見赤松子被太子邀入太子宮大殿議事，卻匆匆而回，不由奇道：「赤松哥哥，目下皇宮內外民怨沸騰，風聲鶴唳，你爲甚不留在太子身邊，助他歷劫應變？」

赤松子微歎口氣，道：「吾原來以爲，於周室祖脈太乙山佈伏風水旺龍大法，便可振與周室氣運，不料卻僅可延緩了三十日時間而已，周室姬氏血脈，受煞氣已深，看來主應於周厲王身上，已無可挽救，唯有讓其爆發，以便於劫難中消解周室王脈暴戾之氣，以保存太子姬靜這一點血脈了，而且目下驚變在即，且必於宮內起變，王宮已非安全之地，因此吾已吩咐太子姬靜，先行出宮，到大臣召公府上暫避。」

韋姬吃了一驚，忙道：「我等不幸捲入了這場劫禍，將如何應對？」

赤松子微一沉吟，即決然的道：「吾等留在太子宮，已失去任何作用，宜立刻趕赴宮外召公府第，以便於暗中設法保護姬靜的生命安全。」

韋姬對太子姬靜十分好感，因此一聽便毫不猶豫，一躍而起，道：「好啊！這月來困在這見鬼的王宮，已幾乎悶得我發瘋了，更可憐的黑白猿這猴頭，終日抓耳撓腮，再不走啊，祇怕牠便要變作瘋猴子了。」

赤松子微歎口氣，當即與韋姬、黑白猿一道，飛掠而起，從偏殿的後園，如閃電般越出宮外去了。

就在第二天的深夜，周都鎬京的百姓和商人，對周厲王的殘暴統治忍無可忍，數十萬人於一夜之間揭竿而起，發動了浩大的武裝暴動。憤怒的國人高舉戈、矛、大刀等兵器，衝到王宮，把周厲王正在渲淫作樂的王宮團團圍住了。

周厲王身邊尚有近千武士，他起初不感驚怕，不料他的王宮武士，有大半已對周厲王心生恨怨，趁國人圍困王宮，紛紛叛逃而去，有的甚至投入反叛的武裝暴動，王宮被圍困的第二天，周厲王王宮中的武士，便僅剩三百人，根本無力保護偌大的王宮了。

周厲王此時才知大勢已去，慌忙出逃，僥倖逃過黃河，在黃河彼岸的彘(今山西霍縣)匿藏下來。

憤怒的暴動國人，搜捕不到周厲王，便將一腔怒火轉移到太子姬靜身上，在王宮中搜索不着，便轉移整座國都鎬京。

暴動國人獲悉太子姬靜匿藏在大臣召公府內，便將召公的府第包圍，逼召公交出太子姬靜。

召公府上的衞士僅有五、六十人，根本無力抵禦暴動的國人的進攻，全府上下慌作一團。

此時赤松子、韋姬、黑白猿等，亦在召公府內，赤松子面對鎬京百姓的暴動，亦感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對周厲王的暴虐統治十分痛恨，對國人於死亡線上激發的暴動亦十分同情，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太子姬靜是唯一可令周室振與的人選，而犬戎國又在西面虎虎窺伺，假如太子姬靜被殺，則周室必在內外夾攻下淪亡，周室百姓必陷於異族之手，屆時亦必生死兩難，赤松子此時亦眞的陷入進退兩難的險境了。

姬靜見赤松子亦束手無策，又見召公悶聲不語，以爲召公和赤松子均在擔心自家的安危，他不由一陣絕望，姬靜沉吟片刻，耳聽府外越來越轟動的圍攻聲，但感自己決計難逃此劫，便一躍而起，對召公道：「召公，吾意已決，爲保存公等生命，吾自行出去受死便了，國人恨父王暴虐，吾身爲姬氏子孫、王室血脈，便由吾抵償此罪孽吧！」

姬靜說罷，舉步便走，但見他意態決然，倒絕非虛僞做作。

韋姬一見，心中不忍，便一手將姬靜扯住，輕聲道：「府外暴民近萬，太子殿下這一出去，立刻便有粉身碎骨之危，你難道甘心去送死嗎？」

姬靜痛苦的長歎一聲道：「父王作下的罪孽，激發國人痛恨，所謂父債子償，我又怎敢逃避哉？況且以我姬靜一命，保存君等諸多生命，吾雖死亦無憾矣！」姬靜說罷，又欲掙脫而出。

韋姬心中又憐又氣，她見赤松子一直沉吟不語，不由嗔道：「赤松哥哥，你不是說要保住太子的生命麼？於此關鍵時刻，爲甚竟如啞巴了？你知惹此禍端的並非太子，而是周厲王這昏君，又怎忍心坐視他去無辜送死？」

赤松子一聽，忽地微歎口氣，喃喃的道：「吾不料周室祖脈受煞太深，周厲王罪孽太重，竟連吾之『旺龍大法』亦功敗垂成，唯今之計，祇有施行『血祭祈禳』大法。周室國運或有轉機，但此法須犧牲一條生命，吾於心不忍，哎，眞教吾進退兩難。」

太子姬靜一聽便立刻道：「赤松大師不必爲難，吾之生命已交付於天，大師可以吾之生命來施行『血祭祈禳』大法，以拯救周室國運也！」姬靜說時，轉而走到赤松子身前，毅然道：「姬靜這條生命，便交托大師手上了，大師不必猶豫，祇管放手施爲吧！」

赤松子目注姬靜一眼，但見他意態眞誠，果然已作出自我犧牲的準備了，他不由長歎一聲，道：「此事若如此簡單，則吾亦不必爲難矣，太子殿下是振興周室國運的唯一人選，怎可犧牲？但若另覓人選，則此人須與太子殿下同年同月同日生，如此方可代太子殿下行『血祭祈禳』大法，但此從何尋找呢？這當眞難、難、難極了啊！」

韋姬一聽，知替代太子姬靜的人選，必須是同同月同日生，她亦不由歎氣道：「世上同年、同月所生之人，並不少見，但同年同月同日所生之人，目下府外被重重圍困，就算我等出外尋覓，祇怕也決計來不及了。」她此時才明白赤松子爲難之處，一方面他同情被害苦了的周室國民，決計不想出手殺傷他們，另一面他又欲拯救周室的國

運，免周室陷入異族之手。但唯一振興周室國運的太子姬靜，却又被周室國人逼迫，兩者之間均不欲有任何損傷，這當眞令赤松子爲難之極了。

就在此時，周室大臣召公忽然接口道：「赤松大師不必爲難，施行『血祭祈禳』大法，吾已有妥當人選也。」

赤松子一聽，不由又喜又奇，忙道：「召大人，人選何在，須知此人須與太子殿下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召公慨然的道：「吾已仔細思量，吾府中唯一與太子殿下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祇有吾兒召義，爲保住太子殿下生命，爲振興周室國運，吾兒召義祇好自我犧牲也。」

赤松子、韋姬一聽，不由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兩人均心道：召公竟連自己的親兒亦肯犧牲，他對周室亦可謂忠肝義膽了。

太子姬靜一聽，亦決然的道：「此事萬萬不可，召公子怎可因吾父王作孽而犧牲？父債子償，父王的罪孽，便由我姬靜一人承擔吧！」

姬靜說罷，轉身大步向府外走去。召公一見，連忙搶前，噗地跪在姬靜身前，雙手抱牢姬靜的雙膝，熱淚縱橫，決然的道：「太子殿下體恤微臣之恩，臣萬死難報，但太子殿下若不答應臣之所求，臣決不放手，除非太子殿下先將微臣殺了吧！」

姬靜此時亦熱淚交流，他仰天長歎道：「臣等忠義之心，吾不敢負也！皇天可鑑，日後姬靜若能執掌朝政，必以至誠至仁之心善待國民，以圖周室國運振興也！」

召公一聽，知太子姬靜已答應了他所求，於是一躍而起，奔入內室。不一會，便引領一位少年人走出來。赤松子凝神向少年人一看，祇見他與太子姬靜身材容貌竟十分相似，乍看之下，竟分不出兩人的身份，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果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之人也，可惜他便要爲周室而作犧牲了。

召公引領少年人，大步走到赤松子面前，決然的道：「他是吾兒召義，足可替代太子殿下的人選也。」

赤松子不由微歎口氣，苦笑道：「召大人，可知吾之『血祭祈禳』大法，勢須以血祭煞，祈天禳禍，以令周室血脈逆轉衰運，而令郎亦必因此而犧牲呢？」

召公慨然的道：「赤松大師，目下周室內亂已生，外族虎視，行將淪亡，國破家亦必亡，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若犧牲吾兒一人，而能換來國運中興，則吾兒雖死而無憾矣。」

赤松子又目注召義一眼，見他神色凜然，毫無懼色，知他是眞心實意，爲國犧牲，心中不由又喜又奇，暗道：此子年僅十八，竟有如此膽色，如此忠肝義膽，乃日後國家之棟樑，怎可如此白白犧牲？罷！罷！罷！拚着損耗吾一身功力，助他和太子姬靜安渡此劫吧！

赤松子心意已決，當下再不猶豫，請召公將堂上的閒雜人摒退，嚴令任何人不得擅進。

然後赤松子吩咐太子姬靜，將身穿的太子服飾脫下，與召義身穿的衣飾交換。待兩人交換衣服穿上，赤松子又吩咐兩人各刺破中指，各滴血半碗，攪和了，着兩人各飲一半。然後道：「你二人血脈已交流融滙，便猶如兄弟同一血脈，亦必同一命運，太子殿下亡，召公子必不能獨生；召公子喪，太子殿下亦不可苟全。彼此同年同月同日生，日後亦必同年同月同日死，風雨同舟，患難與共，你二人知道嗎？」

太子姬靜和召義，自各飲彼此的血液，心靈便互通似的，竟不約而同，異口齊聲道：「是！謹遵大師吩咐！」

赤松子微一點頭，隨即着太子姬靜退入內室，深隱不出，就算外面天翻地覆，亦不可理會，姬靜凜然點頭，俯身向赤松子、召義拜了一拜，才退入內堂去了。

赤松子又吩咐韋姬和黑白猿道：「你二人速入內堂，護衞太子，既不許任何人接近，亦不許太子外出半步！」

韋姬、黑白猿均知事態嚴峻，也沒多說，轉身便緊隨姬靜掠入內堂，嚴密護衞去了。

赤松子着召義盤膝坐下，他猛一運氣，雙掌疾伸，按於召義的天靈蓋及背部大穴上。立刻，赤松子的「風、雨、雷、電」自然神功激發而出，右手「電」字訣按於召義的天靈蓋，左手「雷」字訣按於召義的背部。

召義渾身猛地一震，他但感頭部如遭雷殛，背部如遭雷擊，連叫也未及發出，身子依然挺直坐着，但人已完全昏迷失去任何氣息了。

赤松子此時身子猛地一退，呼呼喘氣，顯然剛才的施爲，極耗他的內力，連忙坐下運息調氣。

召公在旁，見兒子一動不動，猶如活死人似的，他到底骨肉相連，忍不住走過去，伸手欲探召義的鼻息，看他是否仍生存，不料召公的手指尚未觸及召義的鼻孔，猛地一股極强的反彈勢力，將他的手臂彈開，如遭雷電所擊，召公不由駭然道：「赤松大師，你……他……如何了？」

赤松子運息調氣，也無暇理會

召公的驚駭。過了一會，赤松子才長吁一口氣，一躍而起，失聲低叫道：「險極！險極！幾乎連吾亦難逃一劫！」

召公一聽，才知赤松子剛才正捨命施展他的「血祭祈禳」大法，其中兇險重重，幾乎連施法之人亦賠上生命，他心中不由更感驚駭。

就在此時，赤松子忽地對召公道：「召大人，快召武衞進來，將『太子殿下』抬出外面，向府外暴動國人宣示，說太子殿下爲償周厲王所犯的罪孽，已自殺身亡，請彼等鑑察！」

召公一聽，不由又痛又奇，召義畢竟是他的親生骨肉，知他已然代太子而亡，他又怎不心痛？但爲了周室國運，他又不得不如此，召公萬般無奈，祇好召武衞進來，下令將「太子殿下」抬出府外，他自己已熱淚縱橫，跟隨而出。

召公府外，圍滿了手執兵器的暴動國民，猛見召府大門打開，立刻吶喊起來：「召大人將昏君太子送出來了！」成千上萬的人潮，湧了上來，把抬着「太子殿下」屍身的武衞及召公圍得水洩不通。

鎬京百姓均知召公爲人忠義，待百姓寬和，曾力諫厲王善待百姓，因此對召公並不粗暴，有的甚至圍在召公身邊保護，以免召公被人誤傷。

召公淚流滿面，向暴動國人大聲道：「各位諸君，太子爲抵償厲王的罪孽，已在祖宗靈位面前自殺，其屍身不倒，吾只好原樣抬出，供你等驗明！」

暴動的國人，根本未見過太子，僅知他年方十八歲，是一位英俊少年，此時見坐在地上的「太子屍身」，容貌與太子的年齡外形相似，倒有大半相信了，向召公歡呼道：「召大人善待百姓，愛民如子，我等十分敬佩！如今厲王昏君已逃，太子已死，天子之位，便請召公繼承便了！」

* * *

召公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心道：赤松太師的「血祭祈禳」大法，雖然生效，但目下厲王已失踪，太子名義上又已死去，那周室國運又如何可以振興呢？

召公沉吟之際，暴動的國人以爲召公心怯，不敢執掌朝政，便又向他大呼道：「目下朝中周公大人，是忠肝義膽的開國元老周公旦後人，召大人若感獨力難支，吾等願奉召大人和周大人爲國君，共主周室朝政！」

召公聽聞，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周公果然是一位掌政的合適人選！若與周公共主朝政，按目下的情景，或許是挽救周室亡危的唯一辦法了！於是召公向衆人道：「你等心意，吾已明白，但此事關乎天下安定大計，不可草率，容吾與周大人商議，再作定奪好麼？」

衆人一聽，均大聲讚好。但有人却仍不放心的道：「此議雖好，但召大人和周大人日後掌政，未知如何處置我等今番行動呢？此事召大人非立刻表態不可！」

召公一聽，不由微歎口氣，暗道：今番國人之亂，吾兒已不幸成了犧牲品了，按理吾該報此私仇！但國人之亂，却全因厲王的殘暴而起，國人不亂，彼等必先亡，這可是百姓爲保生命，不得不亂啊！吾又怎能忍心追究？否則不知添增多少寃死之鬼也！

召公心念電轉，便慨然的向國人當衆宣示道：「各位今日之亂，雖於法不合，於情却有可願，因此吾以爲此事不必再加追究，望各位諸君，日後同心協力，振興國運，使天下安定，百姓太平，則吾願足矣！」

衆人一聽，均十分高興，歡呼道：「召大人判斷公正，吾等衷心贊同，絕無異心！」

召公又趁機道：「目下太子殿下已亡，但罪孽非由太子而起，罪不在他，因此容吾將太子屍身收殮下葬，望各位答允！」

衆人一聽，也無異議，均道：「吾等所以追索太子，因恐太子繼位，必向吾等報復，吾等亦知罪不在太子也！太子既以身殉其父之罪，不失爲忠孝之人，吾等又怎忍心令他曝屍街頭？召大人請將他收殮入葬便了！」

召公當下又答應，與周公商議後，由國人推譽代表人選，入朝共同掌政。

暴動的國人，見召公肯出面收拾殘局，國人的怨憤因厲王逃走，太子自殺而平息，當下亦和平的散去了。

召公眼見一場危機已經消弭，起碼可保暫時的安定，但爲此他却付出犧牲親兒的代價，他心中不由又驚又喜又悲，酸甜苦辣，也不知是甚滋味！

他百般無奈，只好吩咐武衞，將「太子殿下」的屍身先行抬返府中，再行入殮下葬。

「太子殿下」的屍身抬返府中，召公但見赤松子已在守候，他心中百感交集，也不知向赤松子說甚麼才好。

不料赤松子却似洞悉了召公的心思，也不必他開口，便已吩咐道：「召大人，可速爲『太子』入棺收殮！然後吾與召大人一同運往太乙山周室王祖陵入葬！」

召公到此地步，也變得毫無主意，只好一切依照赤松子的安排行事。

當天深夜，召公親率四名心腹武衛，將「太子」的棺木用馬車運往城西的太乙山，赤松子騎馬在身邊嚴密保護。一路順利，到亥時時份，棺木便已運上太乙山峯巔。

赤松子吩咐四名武衛，暫充仵工，在周穆王墓的後側，挖開一條通道，將「太子」的棺木移送進周穆王的墓中。又吩咐保留通道，不必填塞。辦妥這一切，赤松子便吩咐四名武衛先行下山，回去歇息。

此時已屆子時時分了。太乙峯巔周穆王墓前，便只剩赤松子和召公二人，以及已移入周穆王墓中的「太子」棺木。山風料峭，夜色深沉，連月亮也隱到烏雲背後，似乎也不忍見人世間這一幕父葬親兒的悲劇。

召公觸景傷情，不禁淚流滿面，在周穆王墓前跪下，拜道：「先王太祖在上，微臣召公無能，未能匡扶周室朝政，致令厲王無道，敗壞朝綱，弄致今日如此局面！吾兒爲保太子周全，獻出寶貴生命！祈先王太祖顯靈顯聖，蔭佑周室國運振興！」

召公正痛心疾首，喃喃拜頌，就在此時，召公眼前一花，忽見周穆王墓頂，冒出一團紫色煙雲，把墓周籠罩住，連墓外站着的赤松子也不見了，召公吃驚不已。就在此時，那紫色煙雲中，閃出一頭紫光閃灼的雄虎，虎頭高昂，十分威猛，隨即又張牙舞爪，向召公撲來，召公不由心膽俱裂，大叫一聲，便昏迷過去。

在朦朧之中，召公但聽一陣嘯叫，似虎嘯似龍吟，令他心神一振，自感已清醒過來。就在此時，召公耳際忽地鑽入一陣如虎吼似的聲音道：「汝便是朝中大臣召公嗎？」其聲十分威嚴。

召公不由回應道：「是，吾便是周室本朝大臣召公。」

虎吼聲道：「那入吾周室龍脈腹中之人是誰？他分明是異性之人，爲甚却混有吾姬氏之血脈？嗚！好不奇怪！」

召公心中驚駭不已，他不知那「虎吼聲」到底是誰所發，但深知必與周室王祖脈有極大淵源！他也不敢隱瞞，拜伏地上，奏回道：「回周室祖脈！此事乃出於無奈，亦爲挽救周室厄運之舉也。若非如此，則周室王祖血脈太子姬靜必難逃一劫，挽救周室國運的希望必定毀滅，周室江山必淪於異族之手，周室臣民百姓必陷於苦海沉淪矣！墓中之人，其實是微臣之子召義，微臣並不敢侵擾王室祖脈，一切皆赤松大師安排而已！」

召公坦然陳告，那「虎吼聲」忽然插入道：「原來是『青牛老祖』的嫡傳弟子！赤松子旺吾周室祖脈，有功於周室，唯有此人才可作此安排！那便赦你無罪了吧！」

召公一聽，連忙拜謝道：「微臣感謝周室祖脈恩典！」

那「虎吼聲」一頓，忽然又道：「召公！汝知汝子身入吾腹中有何效應麼？」

召公又悲又奇，忙道：「吾子已死，人死如燈滅，還有甚麼效應？」

「虎吼聲」道：「不然，汝子實爲『假死』，乃有人以無尚神功，令其『如龜之息』而已！他身入吾腹中，以生人感受承納吾之龍氣，便立可抵世人修練三百年之功力，其身已成不壞地仙之軀矣！」

召公一聽，不由喜從心發，忙道：「眞有此事？」

「虎吼聲」道：「千眞萬確！一切汝自可驗證！此乃汝忠義爲國之報也！」一頓，又續道：「但汝子已歷經生死玄關，猶如火浴鳳凰，死而重生，却已非原來之身，已非汝原來之子！因此汝悲而勿悲，喜而莫喜，宜兢兢業業，爲周室效力！一切汝好自爲之！吾歸位去也！」

「虎吼聲」忽地戛然而止，召公也猛地驚醒，他抬眼望去，山野靜寂，勁風呼嘯，赤松大師在三丈遠處向他微笑，他自己則依然跪於「周穆王」墓碑前面。

召公十分驚奇，忙向赤松子道：「赤松大師！怎的了？剛才有異兆報喜，說吾子『死而非死、生而非吾之子』！到底是否如此？」

赤松子欣然一笑道：「看來召大人已與『周室龍脈』相會矣！當眞可喜可賀！實不相瞞，召公子果然並非眞死，乃吾以『龜息大法』，令其假逝，以行『血祭祈禳』大法而已，幸而召公子本命淸奇，足當此大任也。吾又因召公子本命淸奇，與吾道有極深淵源，因此爲他施以『龍脈移魂』大法，將其生身，置於周室龍墓，令他直接承納周室『雄虎龍氣』，他日後的成就，當不在吾之下也！」

召公又驚又喜，又疑又奇，忙道：「赤松大師！但吾子一直毫無生息，大師將他置入墓中，不知何日可出呢？」

赤松子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召大人剛才既已與『雄虎龍形』相見，便即召公子的魂靈已與周室龍脈交滙了！如此則不出七日七夜，召公子必可重現！但他如火浴鳳凰，死而重生；召公子重生之日，便是他脫胎換骨之時矣！」

赤松子說罷，即毫不猶豫，對召公道：「吾之『龍脈移魂』大法，貴在於潛移默化，吾等不宜在此侵擾，否則對召公子有害而無益！還是先返鎬京靜候佳音去吧！」

召公心中惶恐驚喜，但到此地

步，他已毫無主意，只好依赤松子的安排，隨他下山，返回周都鎬京去了。

召公隨赤松子返回鎬京，又悄悄返回召府，一切均靜悄悄的無人發現。

此時太子姬靜依然匿藏在召公的府內，由韋姬、黑白猿嚴密保護，絲毫無損。韋姬見赤松子安然回返，又知召義的奇遇，心中不禁十分欣喜。

第二天一早，召公便將赤松子請出內堂，向他問計，處此生死危亡時刻，他將如何應對？

赤松子微一沉吟，便決然的道：「吾觀太子殿下之命宮，目下煞氣未消，相反因此變而加重，因此他尚須歷劫時日，不宜於此際露面！唯今之計，宜由召大人出面，聯合朝外大臣周公，暫代執政，代行周室王權，先平定目下之危局。」

召公依赤松子的謀策，當天便親赴周公府第，與他商議，終定下由他和周公代行主權的「共和行政」大計。

赤松子制訂的「共和行政」大計，果然得到國人的擁護，連各地諸侯亦紛紛向召公、周公表態效忠，由周厲王的暴政引發的「民變之亂」，終於平定下來了，這一年被稱爲「共和元年」，亦即中華歷史上第一個有文字記載的「紀年」，亦即公元前八四一年。

很快，又過了七日七夜。此時已貴爲「共和行政」執政大臣的召公，心中却依然十分懸掛他兒子召義的安危。他亦半點沒有忘記，赤松子曾預言，七日七夜後，便是召義「火浴鳳凰、死後重生、脫胎換骨」的時日。

到第七天的晚上，召公便將赤松子請來，急欲向他探詢兒子召義的生死狀況，不料赤松子未等召公開口詢問，已向他微笑道：「召大人必是急不及待，欲知令郎今晚子時的兆應了。」

召公忙道：「的確如此！赤松子以爲，吾兒今晚子時，當眞可以『死而復生、脫胎換骨』嗎？」

赤松子微微一笑，斷然的道：「是否如此，且上太乙山周室祖陵一察便知！事不宜遲，吾這便相隨召大人走一遭吧！」

召公一聽，不由又驚又喜，連忙答應。

很快，召公便由四名貼身侍衛護送，跟隨赤松子，飛騎趕上太乙山上來了。

召公急不及待，搶先奔到「周穆王墓」前，但見一切依舊，連尚未填土的通道亦依然完好無缺，却哪有兒子召義的半點形踪？召公不由一陣心痛，喃喃的歎道：「哎，只怕吾兒已眞死於墓中了！」

此時赤松子凝神屏氣，目注墓周一眼，忽地向召公拱手賀道：「恭喜召大人，令郎已然脫胎換骨去了！」

召公愕然道：「怎會如此？吾決計不信！」

赤松子含笑道：「召大人可令侍衛，入通道將令郎的棺木拖出，一切便知端詳矣。」

召公一聽，果然向四名侍衛下令，鑽入通向墓穴的地道，合力拖出裏面新放的棺木。

不一會，棺木被拖了出來，見棺木一切依舊，毫無異樣。召公親自打開棺蓋，向裏面仔細一看，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原來棺內已失去兒子召義的「屍身」，却有一堆太子姬靜原來的衣飾，靜靜的放在棺中！

好一會，召公才失聲道：「……奇哉怪也，棺內只剩太子衣飾，吾兒却到何處去了？」

赤松子不答，吩咐侍衛將棺木重新推入墓中，又命填塞了通向墓穴的地道。辦妥這一切，赤松子才向召公含笑道：「召大人，太子衣冠已留在墓中，召公子已脫胎換骨而去矣！吾之『血祭祈禳』大法，總算功德完滿了！」

召公心中仍充滿驚疑，他向赤松子追問道：「赤松大師！吾兒到底往何處去了？他爲甚麼將太子的衣冠留在棺內裸身而去？哎，若非親眼目睹，如此奇事，教吾如何相信？」

赤松子微微一笑，道：「吾之『龍脈移魂』大法，猶如『火浴鳳凰、死而重生』，世人降生於人間，均精赤條條，令郎重生之時，自然赤條條而去！棺中太子衣飾，乃吾爲太子姬靜預伏的『衣冠塚』，以令太子殿下直接承納祖墓龍氣，旺其本命，圖振興周室氣運之舉也！從此之後，太子殿下和令郎，均已歷劫重生，兩人之運命，亦必開始嶄新之一頁，召大人也不必再爲此耿耿於懷，且重返周都，兢兢業業，穩住目下的大勢再作打算吧！」

召公心中又驚又喜，赤松子施行的大法，既令人不可思議，但又令人無法不信。召公無奈，祇好依赤松子的安排，返回周都鎬京，振作精神，與周公一道，處理周室朝政去了。

美人一笑　烽火連天

赤松子回返鎬京，雖然一切均十分順利，但赤松子心中却越來越惴惴不安。因爲他忽然發覺，自他施行「血祭祈禳」，爲太子姬靜佈伏了「衣冠塚」，令他直接承受祖脈龍

氣的薰陶後，姬靜雖然平安渡過兇劫。但令赤松子驚疑的是，姬靜命宮的煞氣，却越來越重，其色隱隱發青，更帶一股黃赤相間的「淫煞之氣」不除，他就算順利繼承王位，亦必重蹈他父親周厲王的覆轍，對周室的振興，對天下百姓而言，均祇百害而無一利！

到底爲甚會如此？赤松子反覆細思，均不得要領。但越是百思不解，赤松子便越是思索求證，絕不會中途放棄。終於，他在召公府中，再也耐不住了。他留下韋姬和黑白猿，在召公府中，負責保護太子姬靜，他自己却獨自離開召府，又悄悄的掠出周都鎬京。

赤松子決心踏過鎬京四周五百里山川，以查探對太子姬靜爲害甚深的「煞氣」發源地。

他爲了消除太子姬靜運命中受侵的「淫煞之氣」，以便實現他振興周室國運大計，付出了無數心血，十分艱苦。不料他因一時心軟，在妙施「血祭祈禳」大法時，不忍犧牲了召公兒子召義，損耗功力，向召義施以「龜息大法」；又將召義移入「周穆王墓」，續施「龍脈移魂」大法，但在挖破「周穆王墓」時，赤松子却意料不到，一直侵害「周穆王墓」的犬戎國「褒姒墓」，已被東夷姥姥、妲姬、玉姬師徒三人，合力施展「淫羊奇煞」風水大法，大大激旺「褒姒墓」的「淫煞」，直射太乙山周室龍脈。因此赤松子在破墓時，亦受此「淫煞」。

而因此赤松子便未能及時發現東夷姥姥佈下的「淫羊奇煞」大法局，令赤松子所施的「猛虎叼羊」大法，亦不敵「褒姒墓」的煞氣，「周穆王墓」的「雄虎龍脈」龍氣被大大尅制，到太子姬靜繼位時，他所承納的「周穆王墓——雄虎龍脈」龍氣，已混雜了「褒姒墓」的「淫羊奇煞」，終於出了一位足以令周室江山傾覆的妖姬，把周室天下弄得天翻地覆。這是後話了。

此時的赤松子，尚不知自己已陷入「淫煞」的危機，依然十分焦切的尋察太子姬靜突現煞氣的根源。

他離開周都鎬京，便一直向西面而行，他似乎已隱隱窺破，太子姬靜身上的煞氣，是源自西面犬戎國的地域，因此一直向西面搜索。

漸漸已近犬戎國的地域，路越走越見荒僻，赤松子功力通玄，自負當世也無人可以傷他，因此毫無戒心，路雖然荒僻兇險，他却毫不畏縮，一直前行。

天上的月色忽然被烏雲遮蓋，冷風撲臉，接而便下起冰冷的大雨來。赤松子雖然不畏妖魔鬼怪，但却怕凄風冷雨，因爲每當凄風冷雨刮起，便令他憶起天下百姓蒼生的苦楚，他的心便必定一陣抽搐，幾乎連走路的興趣也沒有。

見前面忽然現出一座破廟，赤松子便奔過去，決定在廟中避過這一陣凄風冷雨再作計較。

赤松子在廟內找到一些乾草，舖在殿角，躺了下來，似睡非睡。

一會後，他忽然聽到一陣怪嘯，似世人凄厲的哀叫，又似野獸的怪吼。在荒野之間迴響，令人心魄搖蕩。

赤松子側耳細聽，怪嘯聲似在廟後的山間發下。他本來不想理會，但那怪嘯聲越發越凄厲，隱隱又傳出婦人的呻吟聲。赤松子天生極富憐憫心，特別是女子的哀叫，更令他忍耐不住了。

他一躍而起，決定出去查探究竟。出了廟外，幸而凄風苦雨已停。他向傳出怪嘯聲的山間摸索而去。不久便見到一個山洞，那怪嘯聲便發自洞內。

赤松子仔細分辨，隱約覺得是一位婦人，似乎受着甚麼慘酷的折磨，發出陣陣厲叫。

寒夜中令人感到猶如鬼哭神嚎，但赤松子不畏妖魔鬼怪，因此也毫不怯懼。他走近洞邊，向洞內大聲道：「洞內是否有人受苦？若需救助，請發一聲！」

洞內並無回答，呻吟嘯叫聲却更響了。

赤松子心中暗暗出奇，便又大聲道：「若不需相助，吾便告辭走了！」話雖如此，他却一動不動。

洞內怪嘯突然轉急，又夾雜一陣「桀桀」恐怖笑聲。

赤松子心中大奇，便向洞內一掠而進。他目力奇佳，於黑暗中亦可辨物。他向洞內凝神一瞧，不由倒抽了一口寒氣。

祇見洞內有一黑衣老婦，全身被扭成一圈，有如被人打了一個繩結，亦即四肢身體在中間纏了一圈，腰部成了一個諾大的扭結。

赤松子心道：這決非任何外力可以辦到，除非是她自己本人如此扭曲打結！

他正欲開口詢問，但老婦在劇烈呻吟中，却隱約迸出一陣叫聲：「救……我……」其狀就如遇溺之人，見到一根稻草，慌忙死命抓住。

赤松子心中老大不忍，便忙道：「如何救你？」

老婦又迸出一句話道：「……氣海穴！」

赤松子一聽，便知老婦必定是練功不慎，走火入魔，體內眞氣散失，已不可自解「身結」，若再過片刻，她便必如此「扭曲」而亡。

他心道：救人要緊，因此也不及細思，疾伸一掌，便按在老婦的「氣海穴」上，他的「自然眞氣」，便向老婦送出。

不料赤松子剛送出一股眞氣，立刻便覺不妙，因爲老婦的「氣海穴」，立刻湧出一股强大的吸力，將他的眞氣不絕扯收，他體內的「自然眞氣」，竟不受控制，如潮似浪的洶湧而出！赤松子不由大駭，暗道：如此被吸吮下去，吾必因眞氣耗盡而亡！

更可怕的是，赤松子欲抽手退縮，却如被强大磁力吸住，不要說手臂，就連身子也動彈不得了。

那老婦打結的身軀，此刻却如充氣的「膠條」，迅速膨脹，最後竟「啪」的一聲，彈了開來，她由身軀扭成的「繩結」，竟奇跡般自動解開！赤松子但感老婦的「氣海穴」吸力越來越强，他體內的眞氣却越來越衰退，此消彼長之下，赤松子連運氣反擊的機會亦失去了。

赤松子深知如此下去，他必定眞氣盡洩而亡，他無奈之下，祇好採取「自閉經脈」的辦法，來一個「龜息大法」，令自己片刻之間進入「假死」狀態，他的身子亦就軟軟的倒下，「死人」的眞氣已不存，老婦的「吸力」再强，此時亦難耐他半分。

老婦一躍而起，她的容貌亦迅速變化，頭髮半黑半白、臉色左白右黑，加上她一身黑白相雜的衣飾，十足一位名副其實的「黑白婆婆」，她竟然便是那位來自犬戎國的「東夷姥姥」。

老婦——東夷姥姥如此變化，假如赤松子尚清醒的話，他雖然不知此人是誰，但也必定十分驚詫。

東夷姥姥自在犬戎巨羊山與妲姬、玉姬二徒分手，各自行動，她便潛入周都鎬京，鎬京近日發生的驚變，均落在東夷姥姥的眼內。她心中十分得意，意料她所伏下的「淫羊奇煞」風水大法，已尅滅了周室的「祖脈龍氣」，周朝的「民變內亂」已經爆發，此時若犬戎國的大軍殺到，則周室必然傾覆，她和妲姬的「「有蘇國一統天下」」大計，便可大功告成了！

於是東夷姥姥改變了原來的計劃，不再將目標放在赤松子身上，轉而立刻趕返犬戎國，與妲姬、玉姬會合，準備發兵攻打周都鎬京。

但就在東夷姥姥、妲姬二人，調集十萬大軍，準備進攻鎬京之際，却接獲報告，說周朝大臣召公，在一位叫赤松子的奇人扶助下，已聯合周朝另一大臣周公，實行「共和行政」，周室各地諸侯紛紛表態效忠，並派出大軍協防鎬京。

東夷姥姥和妲姬接報，深知周室有各地諸侯匡扶，憑犬戎國的軍力，根本難於撼動周室了。妲姬的復國大計，功敗垂成，一腔怨氣，不由轉移到那「赤松子」身上。於是便定下制服赤松子的密計，首先由東夷姥姥親自出馬，將赤松子誘入迷局之中……

此時，東夷姥姥見赤松子已倒在地上，毫無氣息，猶如死去，她不由又恨又怒又氣。她原來打算以她的「磁功大法」，將赤松子的內力吸掉，趁機將他制服，逼他說出匡扶周室祖脈的秘密，然後再設法反擊。不料赤松子却搶先一步，在危急之際，以「假死龜息大法」，脫離她的「磁功大法」，進入假死龜息狀態。東夷姥姥此時固然可以趁機將赤松子一掌斃了，但却無法獲悉赤松子的「匡扶周室祖脈」風水奥秘，東夷姥姥的反擊大計便無法實施。

東夷姥姥的「黑白臉」顏色急變，一忽兒「黑」佔大半，一忽兒又被「白」取而代之。終於，她臉上的「黑」氣退去，換回原來的一副慘白臉色，就與赤松子初見她時一般無異。

她緩緩的伸出手去，按於赤松子的「氣海穴」中。她並非取赤松子的生命，反而將一般渾厚的眞氣，送回赤松子的「氣海穴」。

赤松子的「龜息大法」，若無外力相助或侵擾，可持續三十個日夜，然後自會復原。但此時受東夷姥姥輸回的强大眞氣衝擊，有如「起死回生」，赤松子便很快甦醒。

赤松子但感體內眞氣激蕩，與他未受吸吮內力時一樣，十分充沛，不由霍地睁開眼來。祇見那老婦掌心仍按在他的「氣海穴」上，他喪失的內力眞氣，便是老婦從「氣海穴」中輸送回來。

他心中不禁又感激又驚奇，連忙躍起，就近凝注老婦一眼，試圖以「辨相大法」，審察老婦的眞形。不料老婦的形相，却被一層忽黑忽白的氣色籠罩，因此她的眞形便根本難於窺透。

赤松子心中不由更感驚奇，暗道：老婦的功力，決不在他赤松子之下，爲甚麼她如此自殘，要求人相救？

他忍不住向老婦拱手道：「這位婆婆，功力高深莫測，在下幾乎救人不成，眞氣耗盡！若非婆婆送回眞氣，在下便必一命嗚呼也！婆婆當是眞人不露相，好教在下十分迷惑啊！」

老婆婆——東夷姥姥呵呵一笑，道：「老身人稱『黑白婆婆』，乃世人不知吾之眞面目，胡亂而呼。老身剛才自練『軟化之功』，不慎眞氣逆阻，不能自解扭結，幸虧少俠相助，以眞氣助吾解困。吾見少俠眞氣耗損過度，昏死倒地，又豈能不回報相救？少俠不必驚疑，此乃江湖道上，彼此救扶，禮尚往來罷了！」

赤松子見「黑白婆婆」說得合情合理，疑心不由消去一半，便向她

拱手謝道：「在下不自量力，出手救人，致有此禍。幸而婆婆洞察秋毫，出手回救，在下才不致誤送生命，說起來倒是在下欠婆婆一份人情啊！」

東夷姥姥一聽，卻沒再客氣，反而趁機道：「既然如此，少俠若打算還這一份人情，老身倒不便相距。少俠功力奇高，老身正有相求之處。」

赤松子一方面仍有疑心，欲趁機窺探；另一方面也確實自感欠了黑白婆婆一份人情，因爲她剛才大可不顧而去，於是便道：「婆婆有用得着在下之處，在下怎敢推辭，但未知婆婆有甚難處呢？」

東夷姥姥一聽，心中亦不由一動，暗道：此人本領神通不下於我，且心性虛懷若谷，比吾二徒更勝一籌，若非彼此各爲其主，倒是吾道中一塊極佳瑰寶！可惜他竟如此糊塗，不知好歹，出手助那昏暴之君周厲王！未知憑吾之力，是否可令他變異心志？假如有他加盟相助，則吾「有蘇復國」大計，便如虎添翼矣！

東夷姥姥心念電轉，不由對赤松子有點心動，她原來欲施大法，逼他就範的主意，便忽然改變。她向赤松子微歎口氣，苦笑道：「少俠千萬別以爲老身有甚神通，其實老身正受制於人，時時受苦楚折磨啊！祇是未知少俠是否有此能耐，助老身脫困而已。」

＊　＊　＊

東夷姥姥說時，憶起當年的亡國之痛，神色黯然，倒是眞情流露。

赤松子天性心軟，見狀，他的同情心不由加添，疑心反而減退，於是亦眞誠的道：「世上無解不開的困結，亦無化不了的災劫。婆婆有甚難處，且說來聽聽好麼？」

東夷姥姥道：「吾本乃尋常農家之女，後來結識了一位高人，老身下嫁於他，終學得一點本事，不幸這高人多年前逝去，臨死他吩咐老身，將他葬入一處他選定的墓中，說他會蔭佑老身長命百歲。他又留下一卷練功秘笈，即老身剛才所練的『軟化神功』。老身依他的吩咐，將他下葬後，便日夜苦練，最初進境十分神速，所練的『軟化神功』亦進到第七重。哎，不料此時卻突生變故……」東夷姥姥說到此處，忽然一頓。

赤松子奇道：「有甚變故？」他已隱隱預料，黑白婆婆所遭的「變故」，必與那高人之墓的風水地脈有關連。

果然「黑白婆婆」續道：「就在老身練『軟化神功』到第七重時，忽然有一位僧人來到，不知其年歲，自稱是吾夫君的師兄，說夫君給老身的神功秘笈，本屬於他，卻被夫君偷盜走了，因此要交回給他。老身不知底細，當然拒絕，不料此人一怒之下，突然出手，封了老身的氣海穴，老身昏死之際，他又將老身夫君的墓穴毀壞挖破。老身後來雖然醒了，恢復功力，但時時眞氣逆阻，苦不堪言，竟再無法進一步了。哎，老身百思莫解，到底那人做了甚麼妖法，令老身生不如死，如此痛苦。」

赤松子微一沉吟，似乎已窺破其中的奧秘，微笑道：「那人將婆婆夫君的墓穴毀破，婆婆有沒有將之修復？」

「黑白婆婆」歎了口氣，又道：「老身不忍見夫君曝屍荒野，祇好另尋墓穴，將夫君遺骸重新入葬。但自此之後，老身便終日心驚肉跳，苦上加苦，幾番欲自我了斷，免受此折磨，但可惜卻幾番死不去，哎！莫非老身註定要長久受此慘酷磨劫麼？少俠知道了又如何？你大概亦無此本事化解老身此劫禍啊！」

赤松子卻呵呵笑道：「未必！未必！婆婆不必如此絕望！」

「黑白婆婆」——東夷姥姥一聽，不由大喜道：「少俠莫非已窺破此中的奧秘麼？」東夷姥姥的喜悅由衷而發，因爲她所叙述的「痛苦」，雖然在時間和細節上有所虛構，但其中的遭遇卻是千眞萬確。原來東夷姥姥雖然精於「風水制煞」之術，但卻入了地脈學中的「魔道」，對地脈學的正宗「尋龍點穴」大法，卻絕未登大雅之堂。她因此欲借赤松子的地脈正宗，來化解她早年的心腹大患，又趁機誘引赤松子入她的「迷局」。

這一切，赤松子又怎會知道？赤松子想了想，便決然的道：「婆婆之劫，似與風水地脈之法有關，但須實地勘察，才能準確判斷。」

東夷姥姥心中大喜，忙道：「如此，便請少俠隨老身走一趟夫君的墓地好嗎？」

赤松子已有心助「黑白婆婆」化解磨劫，便不再猶豫，點頭答應了。

東夷姥姥十分欣喜，邀赤松子先返她的莊園，歇息幾天，再去爲她「尋龍察穴」。赤松子亦想趁機查探「黑白婆婆」的虛實，便爽快的答應了。

赤松子跟隨東夷姥姥，出了山洞，折向東行，不久便抵達一座偌大的莊園。這一晚不知是發生的事太離奇，弄得赤松子昏頭轉向，還是其他不可抗拒的「玄力」，赤松子竟分不出東夷姥姥的莊園位於哪個地方，祇知這座花園十分宏大，而且隱隱透出一股神秘的色彩。

進了莊園，東夷姥姥待赤松子

十分熱誠，先請他入浴池洗了個熱水浴，再請出廳堂，侍婢早獻上香茶來。

赤松子洗了個熱水浴，但感身心十分溫暖，甚至有點懶洋洋的，連思想也懶得動了。

就在此時，卻見東夷姥姥輕輕擊了四下手掌，內堂之中，便忽然走出四位少女，一個比一個俏麗。

第一位叫春花，鵝蛋臉，果然人如春花，十分美麗。

第二位叫夏荷，一身淡紫嫣紅，人如荷花。

第三位叫秋菊，俏眼如水，清麗脫俗。

第四位叫冬梅，臉蛋兒白裡透紅，令人迷醉。

四女婀娜走近，各向赤松子盈盈一福。赤松子但感心中暖洋洋的，他的心境，不由有點返回他原名「黃金富」、花天酒地的年代。雖然如此，他仍感有點奇怪，爲甚自己竟忽然置身如此溫柔鄉中？因此他仍能保持一點清醒，打算開口向「黑白婆婆」打探動靜。

東夷姥姥見狀，便忽然含笑道：「少俠不必介意，這四位皆是老身收養的義女，少俠有恩於老身，亦即彼等的恩公哥哥，她們四人出來拜謝，也是十分應該！」東夷姥姥一頓，又即吩咐道：「春花、夏荷、秋菊、冬梅，妳等還不捧酒出來，向少俠敬謝麼？」

四女嘻哈一笑，果然奔入內堂，很快便捧酒出來，每人各捧了一杯，先自呷了一口，再敬獻赤松子。赤松子見她們先飲，以示無毒無害，又殷殷相敬，倒不好拒絕，而且他自認酒力極佳，料想區區的杯酒，也還醉不倒他，便接過酒來，四杯酒一飲而盡。

不料四杯酒落肚，赤松子更覺懶洋洋的，不思想，亦不想有任何施爲，他恍惚已返回他未出道前「黃金富」時的歲月，腦際祇剩下美酒和佳人，甚麼濟世救人，甚麼拯救周室國運等等的宏大抱負，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接而，他但感自己被四女抬起，走入一間十分綺麗的寢室。四女將他放躺在床上，向他殷勤侍候，春花爲他捏腳，纖纖十指，不斷上下移動，片刻之後，不僅使人心境怡然，更令人綺念頻生。

原來四女敬獻的美酒，已被放置媚藥，赤松子飲了四杯，他雖然內力深厚，亦難自禁。四女各呷了一口，便感慾火旺熾，侍候赤松子時，便更媚態橫生。

此時四女在赤松子的眼中，便如天仙美女，一顰一笑，均感蕩人心魄。

赤松子不由伸手一捏夏荷的臉蛋，道：「妳十根指頭厲害得很，東摸摸，西捏捏，人也快被你融化了。」

春花竟一口含住赤松子的指頭，似笑非笑，媚態橫生，道：「待會你才會眞正融掉呢！」

秋菊卻含了一口酒，湊到赤松子的臉上，送到他的嘴邊，赤松子不由便張嘴接了這一口酒，一股如菊花的香氣，自秋菊的口中傳入，登時令赤松子慾念勃發，如火上加油，已瀕臨崩潰的邊緣了。

偏偏冬梅在此時領先自解衣裙，很快，一具晶瑩潔白、白裡透紅似的玉體，便呈露於赤松子的眼前。

赤松子身上猶如一股烈火熊熊的燃燒怒發，他猛地挺起身來，伸手一拉，將冬梅扯入他的懷中，翻身便把她壓住了。

一夜荒唐，赤松子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矇矓醒來。他睜開眼睛，見「黑白婆婆」正望着他呵呵而笑，他的身子，卻已被移到莊中的廳堂。

赤松子不由一陣心慌意亂，連忙瞧一下，卻見自己已穿戴整齊，不致出乖露醜，這才稍稍安心。

但隨即昨夜的荒唐情狀，又浮了出來，他不由又一陣心慌，但感愧對這「黑白婆婆」。

不料「黑白婆婆」卻似窺透了赤松子的心思，呵呵笑道：「少俠不必介意，吾之四女均對少俠心儀，心甘樂意侍奉少俠。至於少俠若感不安，便盡心爲老身堪破那墓穴風水奧秘，便即對老身的最好報答也！」

赤松子但感自己虧欠「黑白婆婆」甚多，四女均是她收養成人，卻被自己一夜荒唐。這一份「人情」，他便粉身難報，因此他竟毫不遲疑，立刻回道：「放心，婆婆的磨劫，在下決替妳化解便了。」

赤松子此時也不知道，他的神思已受制於「淫羊奇煞」，處於半昏半醒的狀態，才被「黑白婆婆」乘虛而入。

赤松子已不能自制，果然盡心盡力爲「黑白婆婆」查勘她夫君的墓地風水，他的神思雖然受制，尋龍堪輿的功力仍在。他終於發覺，「黑白婆婆」的劫磨，果然出在她自己選的墓上。

「黑白婆婆」的夫君，原來亦是「風水道」上的高手，他爲自己堪點的是一座「仙人指路」奇穴，下葬之後，「仙人指路」龍氣，便由「黑白婆婆」承納，因此她的進境神速，功力陡增，若不被毀壞，「黑白婆婆」必已成不壞的「地仙」之體了。

可惜「黑白婆婆」不知其中的奧秘，以爲毀墓之人，必已伏下「煞制」，於她不利，便另行造墓，將

夫君的遺骸移入新墓，但她所堪的新墓，却是一處煞氣奇重的地脈。因此下葬之後，「黑白婆婆」便立刻飽受磨劫的痛苦，若非她體內已潛藏「仙人指路」龍脈的靈氣，她必定已被此「奇煞」剋滅了。

赤松子勘察明白，便指點黑白婆婆，將夫君的遺骸，重新葬回原來的墓地，並斷言很快便有靈應。

果然在移葬原位的當晚，「黑白婆婆」經脈逆阻的痛苦便奇跡般消失了。

「黑白婆婆」——東夷姥姥，但感困擾她近百年的劫磨一朝頓失，心中不由狂喜萬分。原來她當年自勘的墓地，因她祇精於「風水制煞」，入了地脈學的「魔道」，祇可以施行「以煞制煞」的辦法，來反抗被人伏下的「奇煞」。不料適得其反，令她飽受了近百年的災難。

由於赤松子的指點，東夷姥姥又知她夫君所堪點的，原來是一座「仙人指路」奇貴龍脈，足以蔭庇她成爲不壞的「地仙」之身，如今終可回復原位，她日後的前景，將如昔日，突飛猛進，一日千里了！

東夷姥姥心中的狂喜，簡直不下於她在犬戎國復「有蘇國體制」的成功，她甚至連積年的「亡國之痛」亦因此減輕了。

東夷姥姥對赤松子不由又感激、又妒恨，她也不知如何處置他。她欲殺他，但又有點不忍下手，欲放他離開，却又極不放心，因此十分矛盾，不覺拖延了一段時日。

出乎東夷姥姥意料的是，赤松子在這段受制的時日中，雖然飽受「淫羊奇煞」的折磨，但他在替東夷姥姥勘察風水地脈時，却有幸觸及那「仙人指路」奇貴龍脈的奇貴龍氣，竟將赤松子身上的「淫羊煞氣」衝開了一個缺口，令他回復一點靈智。

赤松子隱隱覺察，「黑白婆婆」的莊園有點不妥，他總感到自入此莊園後，他便感到自己彷彿回復到他少年時荒唐年代。

這念頭越來越强烈，逐漸盤踞了赤松子的腦海，終於，他覺得自己眞的返回那少年「黃金富」的年代了。

而在那時代，他每當有疑難不解，或絕望時，他必定跑去他在南粤羅浮山的祖墓前，誠心叩拜，便每每必有所應。這便進而令赤松子產生强烈的意念，他必須上羅浮山，再次叩拜祖墓了。

赤松子的意念一旦形成，便無法抑止，亦無人可以阻止。終於，他趁東夷姥姥不備，悄然而去，向南直奔。他此時的目的地祇有一個，便是他的故鄉南粤增城羅浮山上的祖宗墓地。

幾經磨折，赤松子終於返回他出生之地——南粤增城。此時他已變成一個野人似的，衣衫襤褸，面目全非，故鄉中人，誰也認不得他。

赤松子也絕少理會，他逕直奔上羅浮山，又一路尋到他的祖墓前。他也不假思索，跪下倒頭便叩拜起來。

他這一拜，便不知過了多少日子，他但感自己從日落拜到日出，從日出拜到日落，又從日落拜到日升。

拜着拜着，赤松子的神智却越來越清醒。終於，他但感他的祖墓石碑，忽地射出一道强光，直透腦際心胸，令他如遭電殛，他不由大叫一聲，終日在他腦際盤踞的一頭正與雌羊瘋狂交配的「雙角巨羊」，被這道强烈電光一射，驚吼一聲，忽然便消逝了。

赤松子終於清楚確定，他此刻是置身於他的祖墓前，而這祖墓，便是他的恩師「青牛老祖」判定的「仙牛龍脈」，又令他「大空而大富、大富而大空、大空而大貴」！他清楚明白此點，便足證他已回復「中華乾坤」大師的靈智。

此時，赤松子才忽然醒悟，他已受制於「淫羊奇煞」，因而陷入了那名爲「黑白婆婆」伏下的迷局，幾乎沉淪不起！若非祖墓「仙牛龍脈」的靈氣，他必定已葬身於可怕的「淫羊奇煞」中了。

赤松子一旦明白這點，便立刻又憶起周都鎬京的種種遭遇，以及留在鎬京的韋姬、黑白猿，更有那太子姬靜、大臣召公、召公的兒子召義，進而是那「拯救周室國運、百姓蒼生」的驚天大事！

赤松子於是連一刻也不敢再逗留，向祖墓叩了三叩，便一躍而起，掠下羅浮山，設法弄了一匹快馬，向周都鎬京日夜奔馳而去。

* * *

在周都鎬京，此却已過了十四年，就在這十四年的第一天，朝中便即生了一番異變。

太子姬靜在局勢平靜下來後，便悄然離開鎬京，隻身潛入齊地。他終於與齊侯的公主姜梅花相逢，又正式與姜梅花結爲夫婦。作爲齊侯的女婿，齊侯便全力扶持太子姬靜，派大軍送他返鎬京。太子姬靜終於繼位執政，是爲周宣王，姜梅花亦終於貴爲王后，世人稱爲「姜后」。

此時韋姬和黑白猿，仍然盡忠職守，一直保護太子姬靜，直到他正式臨朝繼位執政。

就在此時，赤松子亦終於趕返鎬京。韋姬與赤松子相見，又怒又嗔又喜又氣。赤松子讓她發洩得夠了，才長歎一聲，又呵呵笑道：「

往者已矣，逝者如斯，不必提起！可幸姬妹仍容貌如昔，稍減吾之罪孽！」韋姬這才化嗔爲喜，殷殷叙情。黑白猿此時却喜得抓耳撓腮，竟可發聲道：「大師……回來！好極！」原來牠的功力又精進了不少，竟可發人之單句了。

周宣王姬靜、王后姜梅花中亦於宮，接見赤松子，周宣王感激赤松子相助之情，欲加封赤松子爲周朝大國師，赤松子却淡然一笑，婉拒謝絕。他僅答應周宣王姬靜，再留在鎬京一段日子，以待一切明朗，大局平定，他便要堅決退出了。

很快又過一段日子，春花接冬梅，夏花接春花，秋蘭又接夏荷，日月沉浮，乾坤運轉。

這天，周宣王姬靜，帶領隨從、武士，到西郊打獵，直到日暮，才擺駕回京。

車駕進入鎬京時，已是萬家燈火的時節，周宣王姬靜自繼位執政後，果然勵精圖治，很有一番作爲，周室因此有了一番「中興」的局面，百姓也安定了一段日子。鎬京又恢復了昔日的繁盛。

周宣王的車駕，將近王宮時，却忽見有一羣小孩兒，正拍手唱歌，聲極淒切。

宣王心中不由一動，吩咐停車，撩簾細聽，歌詞清晰入耳：「月將升，日將沒；檿弧箕服，幾亡周國。」

周宣王一聽，不覺大驚，覺歌詞不太吉利，便令武士，將唱歌的小孩兒帶到他車前。

周宣王問小兒道：「汝等所唱歌詞是誰人所編？」

唱歌的小兒戰戰兢兢，不敢回答。周宣王拿出一串珠寶，賞給較年長的小兒，小兒才告訴周宣王道：「不是我等編的！日前，一位頭髮半黑半白、臉兒亦忽黑忽白的老婆婆，來到街上，教我等唱的……並說只要你等日唱夜唱，必唱出好處出來……便是這樣啦！」

周宣王不由又吃了一驚，忙道：「那『黑白婆婆』如今在何處？」

小兒道：「自那日後，便再沒見着了！」

周宣王見再難問到甚麼，又見小兒無知，也不怪罪，吩咐武士將小兒放走，然後回宮。

第二天早朝，周宣王特地將赤松子請到殿上，將他聽到的「兒歌」向羣臣宣示，道：「兒歌所含之意，到底是甚意思？」

羣臣皆然不語，似在緊張思忖，一時弄不明白。

周宣王向赤松子道：「赤松大師，能否爲朕釋疑？」

赤松子微一沉吟，道：「宣王陛下，依吾之見，所謂『檿』者，乃木之名也，亦即山桑樹；而『檿弧』，便是山桑木所造的弓，『箕』乃草也，『箙』即箭袋，『箕箙』便是箕草編成的箭袋。」

周宣王點點頭，又道：「那『月將升，日將落』，又是甚麼意思？」

赤松子道：「日者，乃帝君之象；月者，乃女陰之屬；日落月升，即陰進陽退，女陰犯帝君之意也。」

周宣王一聽，便不以爲然的笑道：「姜后乃吾患難知己，大師當日亦詳加審察。姜后入宮之後，賢明淑德，後宮清明，女禍之說從何而至呢？」

赤松子微笑道：「此乃民謠之意，不能預兆甚麼，而且亦非僅指日內之事。」

周宣王道：「但『檿弧箕服』之兆，却有殺伐之氣，乃主何兆呢？」

赤松子沉吟一會，才若有所思的道：「吾觀兒歌全意，似乎乃指『女禍』之兆，因『檿弧箕服』而起，倒甚有深意，宜加小心防範也。」

周宣王忙道：「赤松大師，如何防範？」

赤松子沉吟道：「一時之間，吾亦難辨透徹，目下陛下宜多修仁政，善待天下，自然可保平安也！」

周宣王一聽，不得要領，又知赤松子不肯細說的原因，是連他似乎亦難窺透其中的奧秘，再追問下去也是徒勞的了。因此只好下令退朝，悶悶不樂的返回後宮。

王后姜梅花迎周宣王姬靜入后宮，甫一坐下，周宣王便將朝中的議論，以及「兒歌」的內容，告知姜后。

姜后一聽，神色微變，忙道：「宮中亦發生一宗怪事，正要向陛下奏知。」

周宣王忙道：「是甚怪事？」

姜后道：「後宮中有一位老宮女，年已五十多，聽說是先厲王攻打犬戎國，從褒族中擄回的，老宮女在三十八年前，在她十二歲那年，便忽然懷一怪胎，留在她腹中十八年，一直很細小，老宮女自己也並不在意，不料就在月前，老宮女的肚腹忽然脹大，到今早寅時，竟誕生一位女嬰！」

周宣王不由大吃一驚，因爲他此時對「女禍」十分疑慮，便忙道：「王后，女嬰現在何處？」

姜后斷然的道：「我判料此女嬰來歷古怪，乃不祥之物，便立刻決斷，令人將女嬰以草蓆包裹，扔入二十里外的滈河去了，陛下不必擔心。」

周宣王驚喜道：「王后處置甚佳！但此事太詭秘，朕仍須請赤松子大師查探究竟，王后以爲如

何？」

姜后欣然笑道：「赤松大師淡泊名利，濟世救民，視榮華富貴如塵土，他當年助陛下化解劫禍，陛下才有今日繼位掌政的機會啊！有如此高人助周室，可保周室氣運長盛不衰。陛下不必猶豫，快請赤松大師進宮，共商大事吧！」

周宣王派人請赤松子入宮，不一會，赤松子欣然而至。他並非朝中之臣，周宣王又視他如師如友，因此見了宣王，亦僅長揖而不拜。

周宣王將後宮中發生的怪事，告知赤松子，並請他仔細參詳。

赤松子自離開鎬京後，便一直沒與姜后見面，此時得知她處事如此決斷，不由欣然笑道：「陛下，姜梅花姑娘果然是周王的一大賢內助啊！」

周宣王微歎口氣，道：「王后果然淑德，在她駕馭之下，後宮一派清明，但為甚此時却發生這宗『女嬰怪胎』呢？好不教人疑慮也！」

赤松子微一沉吟，道：「陛下，那老宮女來自何方？有甚麼奇特來歷？」

周宣王道：「據姜后查明，老宮女是父王擄自犬戎國褒族之女，其年僅十二歲。但在她十二歲之年，竟無夫自孕，孕後三十八年的今天才誕下此驚人怪胎！」

赤松子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吾當年曾於犬戎國地域巨羊山上，發現一座『巨羊龍脈』，其煞氣直犯周室祖墓。而此『巨羊龍墓』的主人，亦屬犬戎褒族，那褒姓宮女所誕怪胎，是否與此有關呢……若有關連，此怪胎女嬰必乃周室的一大禍害；但若然無關，所誕女嬰雖然古怪，但畢竟是一條小生命，不宜妄加殺害。

赤松子心念電轉，便向周宣王道：「陛下，請速派拋女嬰之人，到滈河查探，那女嬰是否仍健在？若仍生存，速將女嬰抱回，吾須當面審辨清楚！」

周宣王一聽，也不敢怠慢，立傳令後宮武士，帶同拋棄女嬰的宮女，速赴滈河查探女嬰的下落。

直到子夜時份，那武士和宮女，才疲倦不堪的趕回，向周宣王稟報道：「我等沿着滈河上下查探，並無女嬰的踪跡。」

周宣王摒退武士和宮女，他驚喜的道：「赤松大師，那怪嬰似乎被河水吞沒了！此事雖然有點魯莽，但畢竟是消除了後宮的一大隱患啊！」

赤松子沉吟道：「吾擔心此事絕非如此簡單也！待吾袖占一課看看！」

赤松子說時，已「袖卜一卦」，卦詞道：「哭而笑，笑而哭。羊呑虎中犬逐馬。愼之愼之，栗弧箕服！」

周宣王見卦詞，不解道：「如此古怪，是甚意思？」

赤松子乍見卦詞，亦不由吃了一驚，暗道：卦詞中最可慮者，乃「羊呑虎、犬逐馬」之意也！「犬」即指「犬戎國」，「馬」即暗喻「周室天下」；而「羊」則指犬戎國的「巨羊龍脈」，「虎」便即周室的「雄虎龍脈」。因此綜而推之，豈非「犬戎國巨羊龍脈」，必剋滅周室「雄虎龍脈」嗎？但吾已為周室祖脈，伏下「猛虎叼羊」的奇格，足以剋制犬戎的「巨羊龍脈」，怎會忽生如此可怕驚兆呢？

赤松子此時亦百思難解，他不想周宣王過份焦慮，便淡淡的一笑道：「陛下，以十二支所屬推之，羊為未，馬為午，即『午未年』也。亦即於未來『午未年』，將發生一宗『悲喜哭笑』之事。似無大礙，陛下不必過於擔憂。」

周宣王聽赤松子如此解釋，心中這才稍感安慰。不過他並未釋疑，心中老是惴惴而思，難明其中的奧秘。

赤松子告辭走後，周宣王便下旨道：「通令鎬京城內城外，查問女嬰的下落，不論死活，有獻來者，賞布匹三百匹；有收養不報者，全家斬首！」

周宣王又因屢見「栗 弧箕服」四字之異，又下令道：「督令城中官民，巡查城郊各地，不準製造及售賣以山桑木所造弓箭，及以箕草所造箭袋。違令者斬！」

巡城官接旨，不敢怠慢，立率領兵丁，一面貼出告示王榜，一面出去巡查。

此時赤松子已返回別館，他見了韋姬，不由微歎口氣，似有滿腹心事。

韋姬忙道：「赤松哥哥，宣王請你入宮，莫非有甚不如意事嗎？」

赤松子苦笑了笑，道：「並非不如意，而是可怕先兆已發生了！更可怕的是，竟連吾一時亦參詳不透！周室天下，只怕又有亂象生矣！」

韋姬不由吃了一驚，忙道：「赤松哥哥，說笑麼？當今之世，竟有令你這『中華乾坤大師』為難的事嗎？」

赤松子微歎口氣，道：「吾乃人非神也！怎敢自負窺透天下玄機奧秘？姬妹，此事如此、如此……與吾之判料大相逕庭，截然相反，的確令吾百思莫解也！」

韋姬聽了，這才知道發生的事，果然詭秘莫測，心道：假如連赤松哥哥亦難參透，那當今之世誰

可破解？她不由驚道：「如此看來，異兆果然對周室十分不利！我等如何應對呢？」

赤松子無奈的歎了口氣，道：「若後宮『怪胎女嬰』尚存人世，吾或可當面審察，以便從中尋出線索破解。但可惜那女嬰又失去了下落，連唯一的線索亦斷了！」

韋姬一聽，却忽地若有所思道：「赤松哥哥，那女嬰據說是被拋入滈河中麼？」

赤松子點點頭道：「聽姜王后說，的確如此！」

韋姬格格笑道：「這便有跡可尋了！赤松哥哥，你記不得當日我等入鎬京，曾目睹河之鯉，不惜生死，跳上太乙山，『魚躍龍門』之奇景麼？滈河既有此靈氣，或許那女嬰受了滈河靈氣之助，尚存人世呢？既然如此，為甚麼不循此途徑，往滈河查探清楚？」

赤松子微一沉吟，亦點頭微笑道：「不錯，目下亦唯有此辦法了！」

於是，在當天早上，赤松子、韋姬、黑白猿，便悄然離開鎬京，向西面城郊的滈河飛掠而去，以便查探那「怪胎女嬰」的下落。

不過，不知為甚麼，赤松子、韋姬、黑白猿這二人一猿，自當日離開周都鎬京，便沒再回返，也不知到甚麼地方去了。

＊　＊　＊

就在赤松子、韋姬、黑白猿等，離開鎬京的當天中午，在鎬京城西門，便發生了一宗慘案。

這天中午時分，在鎬京城西門，遠遠的走來一雙鄉間的夫婦。婦人背着幾十個箕草織成的箭袋，男子挽着十多把山桑木造的弓。夫婦二人住在城外鄉郊，根本不知城內張貼的王榜。

夫婦二人走近城門，守門的兵將一看，便立刻厲聲喝道：「將二人拿了！」

手下兵丁一衝而上，把前面的婦人擒住。婦人後面的男子一見，將手挽的桑木弓拋在地上，連忙轉身飛逃，兵士竟追趕不着。

守城兵將，將婦人和箕草箭袋、桑木弓，一齊交到負責此事的大夫左儒手中。左儒一見，也不審問，便將婦人和箭袋、桑弓，呈送周宣王。

周宣王心中正感驚懼，見擒到的婦人，身上又帶着箕草箭袋、山桑木弓，一切均符合那可疑兇兆，便不加審問，下令將婦人押到市上腰斬，又將箕草箭袋和山桑木弓，以火油澆淋燒掉。

周宣王見已斬草除根，以為禍兆已消，心中這才坦然，也沒將此事告訴姜后。

但負責此事的大夫左儒，却將賣山桑木弓的男子逃脫一事，隱瞞了周宣王。左儒之意，似乎是不想周宣王犯了他父王的同一禍患，殺戮太重。

那賣桑弓的男子，逃了一段路，見兵丁不再追來，才鬆了口氣，心道：「官府拿我夫婦，不知是甚緣故？吾妻此時不知如何了？」

他放心不下，當天晚上悄悄混進城裏，打探妻子的消息。祇聽城中人在悄悄議論說：「昨日西門捉到的婦人，違禁造賣桑弓箭袋，已被腰斬於市了！」

他才知妻子已被殺害，又怕自己被人發現，祇好再潛伏出城，到郊外的滈河之畔，放聲痛哭，以祭妻子。因為滈河之畔，是他與妻子相遇結合的地方。

男子哭得昏天黑地，不料就在此時，他忽然聽到一陣嬰兒的啼哭，大概是男子的哭聲，將嬰兒哭醒，亦哭將起來，以作回應。

這男子原來姓褒名焦，祖籍犬戎國地域，後來與妻子相遇，才改到周朝地方生活。

當下褒焦被嬰兒的哭聲驚動，心道：吾死了妻子，才於荒郊野外痛哭，這嬰兒又為甚哭於此荒野河畔呢？

於是褒焦循嬰兒的哭聲尋去，他走了一段路，突見旁岸的水面，有一蓬枯柴亂草上面，躺着一個草蓆包兒，嬰兒的哭聲便是從草蓆包兒傳出來的。

褒焦心中不由又奇又可憐，暗道：草蓆包內，必是被人拋棄的小生命了！我已失去妻子的生命，撿回一條，也可相抵啊！於是便走上前去，從水中撈起草蓆包兒，放到地上解開一看，竟是一個剛出生的女嬰，模樣十分俏美，令人一見便深深的被迷住了！

褒焦此時想也沒想，一手便將女嬰抱了起來。他正欲走回家去，但忽然又頓住，心道：城中正追查甚麼女嬰的下落，萬一被人發現告到官府，那不但女嬰生命不保，連我亦必被斬掉！

於是決計不返家中，折回西面，一路向西面的犬戎國地域走去。一路上，褒焦懷抱的女嬰竟十分乖巧，缺水不哭，肚餓不叫。但褒焦餵她飲山溪，吃野果汁，她便會向褒焦嫣然一笑，令褒焦亦禁不住一陣心蕩神搖，疲困盡消。他視這女嬰，簡直如親生寶貝似的了。

褒焦懷抱女嬰，一直西行，輾轉走了百里，終於抵達他的故鄉老家，原來竟是犬戎國地域巨羊山脚的一條小村落，老家中此時祇剩下他的老姐姐了。褒焦的老姐褒氏，見弟弟抱回一位女嬰，不由十分歡喜。她起初還以為女嬰是弟弟所

出，細問之下，才知弟婦已遭殺害，這女嬰的身世又如此悲淒，不由又驚又奇。

褒氏向手中的女嬰仔細一瞧，她不由一陣發呆，暗道：不得了！此女容貌，連我身爲女兒身亦感神迷，日後長大，祇怕天下的男子亦被她迷倒了！她的前程當眞無可限量啊！於是她決定，盡管家境窮困，亦要把女嬰撫育成人，決不將此「寶貝」埋沒了。

因女嬰是褒焦從潙河中抱回的孤兒，似褒焦之女，却又並非親生，因此姐弟二人，便將女嬰命名爲「褒姒」。「姒」字與「似」字相通，又特指女性，亦即「似是而非」的意思。

從此，這位神秘的女嬰，便有了正式的名字——褒姒了。

不過，褒姒的神秘來歷，以及她日後驚世奇遇，褒焦姐弟却毫不知情。

原來褒姒這女嬰，便是姜后命人拋棄於潙河，那褒姓老宮女所誕下的「怪胎女嬰」！

那褒姓老宮女，却原來是褒焦家已被擄劫多年的姐姐，她十二歲那年，在上山放羊的途中，便被攻打犬戎國得勝而回的周厲王擄走，褒家的人還以爲她是被狼叼走呢！

更奇妙的是，褒姓宮女在被擄走前，山間少女早熟，已與褒族中一位少年有過交合之歡，而那褒族少年的父親，去世時，剛好遇到犬戎國的國師東夷姥姥。不知爲甚，東夷姥姥竟十分熱心，親自替褒姓少年的父親，於巨羊山上勘得一座墓地，將褒姓少年的父親下葬了。這便是日後赤松子所見的那座「褒姓之墓」。

因此，查根究底，褒姒這位奇女嬰，竟是「巨羊山褒姓墓」，龍氣蔭生的褒姓少年血脈，又與拾她回來的褒焦有甥舅之親誼。

褒姒這位奇女嬰，按東夷姥姥的部署，本來在三十八年前便該誕生，這位「巨羊龍脈」之女，本該在三十多年前，便可將周室尅滅了。

但後來却被赤松子偶爾勘破，爲拯救周室氣運，便於周室祖脈太乙山上，佈伏「猛虎叼羊」的風水龍脈壯旺大法，尅制住東夷姥姥伏設的「巨羊褒姓龍脈」，致令褒姒的降生遲緩了三十八年！而周室亦得以延續了三十八年的「中興局面」。

但就在此時，東夷姥姥終於以她佈伏的「淫羊奇煞」風水大法，向赤松子的「猛虎叼羊」大法狠狠反擊。赤松子因心腸太軟，力助召公之子召義「起死回生」時，不愼中了「淫羊奇煞」，受東夷姥姥抑制，因而未能及時覺察，「淫羊奇煞」終於大發威力，令褒姓老宮女被壓了三十八年「怪胎」，一朝分娩，誕生褒姒這一代妖姬！到此時，赤松子已再無迴天之力了！

這一切，値到赤松子當日和韋姬、黑白猿一道，赴潙河查探「怪胎女嬰」的下落，在毫無所獲時，奔上太乙山，在周室「穆王墓」前，赤松子目睹天機異兆，才忽然醒悟明白。

當日赤松子挺立於太乙峯上，凝神向四面天際審察。忽地，但見西面天際，衝起一團青紫煙雲，形似「雙角巨羊」，光華灼灼，懸於天際；而周穆王墓周的淡淡紫氣，忽地疾收，倏地不見，一片沉寂。

赤松子目睹異兆，不由仰天長嘆一聲，道：「哎！此乃天意，吾夫復何言也！」

韋姬正被眼前異兆弄得目瞪口呆，一聽不由猛吃一驚，忙道：「赤松哥哥，甚麼天意，甚麼『夫復何言』，莫非你因此異兆而弄得灰心喪氣，振興周室氣運的鬥志全失了嗎？不得了，這到底是甚驚天異兆？」

赤松子尚未回話，黑白猿已焦切的叫道：「不錯，果然！驚人……異兆？」牠初通人言，僅能發類似的單句，乍聽之人，絕難明白。

韋姬却十分清楚明白，她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喃喃的道：「怎的了？怎地乍上此太乙山，一個便變了『瘋大師』，一個便變作『瘋猴頭』了？這異兆到底有甚可怕啊！」韋姬此時的神情，若不能釋疑，祇怕連她也急瘋了。

赤松子不可呵呵一笑，道：「姬妹不必如此驚惶，吾既判爲天意，即天意不可違也！吾又怎可逆天而行呢？此兆乃主西面犬戎國的『巨羊龍脈』，已然旺發熾烈，周室龍脈被尅制，其氣運已屆劇變之期，而且勢無可逆反矣！天意如此，吾亦再無力挽救，既然如此，吾等亦不必內疚，趁此機會，重返山川大地，遊歷去吧！」

赤松子說罷，也不理韋姬依然悶悶不樂，伸手一拽她的手兒，雙雙飛掠而起，與黑白猿一道下山而去，從此也就沒再在周都鎬京出現了。

＊　＊　＊

同樣的日月在沉浮，一般的乾坤在運轉，眨眼已過了十二個春秋。

周宣王姬靜繼位後，經歷了一番「中興景象」，終於一病不起，煙消雲散。周室王位，由宣王的兒子姬宮湦繼位，周幽王是也。

周幽王是宣王和姜后的親生嫡子，周宣王不在世，周幽王繼位，作爲王太后的姜梅花，却沒有有半分的喜悅，在周幽王繼位不久，姜梅花因悲慟傷心，很快便隨夫君姬

靜逝去了。

周幽王姬宮湦，姜后在世時，尚有幾分畏懼。姜后去世，周幽王唯一的顧忌也就消除。他心性中的弊病也就徹底暴露出來了。

他的性子，竟與他的祖父周厲王一般無二，昏庸殘暴，酷愛酒色，而且聽不進半句勸諫之言。漸而，他身邊的忠臣盡去，奸臣靠攏，周室也就成了一個奸佞當道的昏暴朝廷。

周幽王荒怠朝政，日夜飲酒作樂，又廣選美女，充斥後宮，欺凌各地諸侯，大肆搜刮民間財物。他的行逕，與周厲王一般無二。

周幽王繼位後的第三年，犬戎國買通周朝奸卿虢公，向周幽王獻上一位美女，這位美女，便是一代「驚世妖姬」褒姒。

此時褒姒年方十四歲，長得十分美艷嬌媚，周幽王後宮佳麗數千，竟無一人及其項背。周幽王一見褒姒，便如蜜蜂見了花蕊，身心神魂全迷住了。他即時在朝廷上，便封褒姒爲「美人」，亦即後來的「貴妃」等級。

就在當晚，周幽王便「駕幸」褒姒，他但感褒姒通體如雪白透紅，柔滑如綿，更於體內散發陣陣幽香。周幽王眞恨不得將身子融化於褒姒玉體上面。

褒姒這位一代妖姬，却奉有犬戎國師東夷姥姥的密令，她的最重大的任務，便是以她身負的「淫羊奇煞」，徹底尅制周室氣運。

褒姒的第一個目標，便是正宮娘娘申后。申后是姜后親自爲周幽王選定的太子妃，周幽王繼位後，申后自然便是正宮王后娘娘了。周幽王天不怕地不怕，但對他的生母姜后，始終有點敬畏，因此他對申后亦不敢過於放肆。

偏偏申后尚算賢良淑德，因此宮中唯一可以稍爲勸諫周幽王的，便祇有一位申后。而因此褒姒的第一個目標，自然便對準申后了。

褒姒施展渾身解數，將周幽王迷了整整三個月。三個月來，周幽王幾乎沒有片刻離開過褒姒。

這天，申后忽然在褒姒與周幽王快活之地瓊台出現，她見周幽王將褒姒放在膝上，雙手在褒姒身上撫摸。申后不由十分氣憤，斥褒姒道：「何方妖女，光天化日，誘引陛下渲淫？」

褒姒假作羞怯，躲到周幽王的身後，周幽王伸出雙手，護住褒姒，對申后道：「王后不必發怒，此乃朕新納美人，未及朝見，改日朕着她進宮拜后便了！」

申后見周幽王當面袒護褒姒，心中不由十分氣恨。但又無可奈何，祇好含恨告退。

褒姒見申后含恨離去，心中一聲冷笑，決定進一步激怒申后，令她做出一些過火行爲，她便可以趁機將她除去了。

於是褒姒不但不去拜見申后，反而更施展她的「淫羊奇煞」媚功，把周幽王迷弄得昏頭轉向。

申后果然被褒姒激怒，她向她的親生太子哭訴。太子姬宣臼聞悉大怒，他雖然年僅十三歲，却甚有氣力，決心爲他娘親申后出氣。

太子宣臼借嬉戲玩耍，闖入瓊台，將台上的百花踐踏，以作洩憤。

早有宮女報知，褒姒一聽，不由又一聲冷笑，心道：吾之第二目標便是「太子之位」，偏偏你今日送上門來，吾便來個一箭雙鵰，將你申后和太子一併消除。

於是褒姒吩咐宮女不許驚動周幽王，由她自己出去應付太子宣臼的搗亂。

褒姒出來，見到太子宣臼，故意激怒他，向他厲聲喝斥。太子宣臼年少氣盛，不由大怒，衝了過來，一手揪住褒姒的秀髮，罵道：「妖女，汝是甚麼東西，竟敢如此放肆，目中無我母后。」罵得性起，揮拳便揍。

褒姒故意不加閃避，任由太子狠揍，一面却尖聲哭叫，以便驚動周幽王。

周幽王果然被驚動了，他疾步而出，目睹他心愛的美人被揍，不由怒從心發，厲聲喝退太子宣臼，又將褒姒摟入懷中，不絕撫慰。

褒姒哭道：「太子殿下如此恨我，我死不足惜，但妾身已懷陛下骨肉，求陛下放我出宮，以保存我母子生命啊！」一面哀哭不止。

周幽王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又憐，他也不及細思，便恨恨的道：「美人放心，申后與太子，朕自會嚴加懲誡！」

周幽王氣昏了頭，在當日便下旨道：「太子宣臼蠻橫無禮，欺凌長上，下旨發配到申國，接受申侯『太子的外祖父』教訓，未經宣召，不許進宮！」

太子宣臼被逐，申后氣憤不平，向周幽王申辯。周幽王恨怒之下，竟下旨廢掉申后，改立褒姒爲王后。

又過了數月，褒姒果然誕生一子，取名伯服，生得玉顏紅唇，比女孩子更俏麗，却偏於陰柔，活脫一位傾國傾城的美女，有如褒姒當日降生時的媚倒衆生。

伯服到五歲，周幽王便下旨廢去原太子宣臼，改立伯服爲太子。

至此，褒姒奉東夷姥姥的密令，二大目標均成功達致了。此時祇要周幽王逝去，褒姒的兒子伯服，便可繼位爲周王，而褒姒便可以王太后的身份，正式臨朝攝政，

周室的天下，便掌握在犬戎國褒族人的手中了。

因此，褒姒的第三個目標，便直接對準了周幽王，但要令周幽王逝世，並不簡單，褒姒決定分三步行動。第一步是全力施展她的「淫羊奇煞」媚功，以「色」作刀，不分日夜向周幽王「攻伐」。

但奇怪的是，周幽王在褒姒的「色刀」鋒刃下，却似有「護體神功」，褒姒雖然施展渾身解數，日夜向周幽王攻伐，周幽王亦「每招必接」，但却毫不見神色疲敗，依然十分强壯。

而關於此點的奥秘，褒姒雖然是「淫羊奇煞龍脈之女」，她却決計意料不到，周幽王畢竟是周宣王姬靜的嫡生血脈，赤松子爲周宣王佈下的「猛虎叼羊」風水奇法，雖被東夷姥姥的「淫羊奇煞」尅制，但餘力仍在，就憑這一點「猛虎叼羊」風水大法餘力，便足以抵禦褒姒這一頭「淫羊」了。

幾經辛苦「拚戰」，褒姒仍未能直接攻敗周幽王的軀體，她雖然並不服氣，但仍無奈不得不走第二步「迂迴攻擊」計劃。

褒姒仔細回憶，她入宮之後，周幽王的弱點，她忽然記得，周幽王極喜歡見到她的笑容，那是在周幽王下旨將太子宣臼之位，改封他的兒子伯服爲太子，又將申后打入冷宮，正式封她爲王后的當天晚上，褒姒眼見二大目標均已達致，不由開懷的笑了一次。就因褒姒這一笑，周幽王便樂得骨頭也酥軟了，於是褒姒便決定，就在這「笑容」上面，向周幽王發動「迂迴攻擊」。

褒姒此時以王后的身份，又是太子的母后，朝中虢公等佞臣，早已賣身投靠褒姒了。於是褒姒將虢公秘密召入宮中，向他授以密計。

一天，周幽王向虢公歎氣，說及怎麼不見王后褒姒再展笑容。

虢公便微笑着，向周幽王獻上一個絕妙的主意，道：「陛下，周朝爲了防備西面的犬戎國進犯，在鎬京東面的驪山，造了二十三座烽火台，每隔幾里有一座。祇要犬戎進犯，把守第一道烽火台的武士，便把狼糞點燃，第二道烽火台的兵士，亦將狼糞點燃，如此一座接一座的燃點，白天狼煙衝雲，夜晚火光照天，附近各地諸侯見了，便會派兵來援，這景象便十分壯觀，必定可令皇后歡顏一笑了。」

周幽王一聽，竟然拍手笑道：「好主意，就如此安排吧！」

第二天，周幽王便邀褒姒一道，排駕上驪山，說是有好玩意給王后觀賞，褒姒假作毫不知情，淡然的答應了。

周幽王和褒姒的車駕，直駛上驪山第一座烽火台。到了晚上，夜幕降臨，周幽王忽然向褒姒神秘的笑道：「王后，驪山的夜色美麗嗎？」

褒姒淡淡然道：「山野之地，有甚熱鬧？」

周幽王大笑道：「王后，妳欲歡喜熱鬧，看吧，熱鬧立刻便要來了。」

周幽王一頓，隨即下旨道：「烽火台點火！」

把守烽火台的兵士一聽，不敢違抗，立即點起第一把火來，將烽火台上的狼糞燃點。霎時間，烽火台火光衝天，直射天際。

第二座烽火台的兵士見了，也不敢猶豫，立刻燃起第二把烽火，接着是第三座、第四座，連延驪山百里的二十三座烽火台，片刻之間烽火齊燃，狼煙、火光衝上天際，將驪山上空的半邊天燒紅了。

周幽王向褒姒笑道：「王后，這景色壯觀嗎？」

褒姒淡淡的道：「陛下，燃火點煙而已，有甚壯觀可見呢？」

周幽王大笑道：「這祇是開始，待會，眞正的大熱鬧便來了。」

周幽王話音未落，遠遠的一隊兵馬，從東面飛馳而至，爲數足達千人，兵馬直衝到驪山烽火台下，一員大將在台下左衝右突，十分威武。

隨即，南、北、西、中正路兵馬亦聚馳而至，兵力足達三萬餘人，在烽火台下左右馳騁，果然十分壯觀。

此時周幽王大笑站起，向烽火台下發話道：「各路諸侯愛卿，辛苦了你等了，此地並無戰事發生，不過是吾欲王后歡心一笑，借各路諸侯之力玩耍罷了，你等請各自回去吧！」

各路諸侯一聽，不由面面相覷，明白三萬人馬，均被周幽王當作「玩偶」，戲玩一番，不由又氣又恨，但又不敢發作，祇好呼嘯退走。

褒姒在烽火台上忽然拍手笑道：「好啊！這玩意果然十分有趣。」她因目標已達，由衷而笑，笑得果然媚態橫生，迷人之極。

周幽王的身心不由又一陣酥軟，他但感能博美人一笑，他便連江山也可以獻出了。

周幽王決計意料不着，這一切，均是犬戎國師東夷姥姥伏下的「淫羊奇煞」驚天大法。

不久，申國的申侯，得知周幽王在廢后、廢太子之後，仍不肯放手，打算攻滅申國，斬草除根。

申侯聞訊大驚，決定向就近的犬戎國借兵，進攻京城，救王后申氏，廢周幽王，扶立宣臼爲王。

犬戎國的朝政大權，此時由東夷姥姥、妲姬、玉姬師徒三人嚴密掌控。周朝鎬京發生的事，也早就一一飛傳入犬戎國中了。

東夷姥姥知申國借兵，便着妲姬立刻答應，派三萬犬戎兵，明助申國，暗中却快馬加鞭，直搗鎬京。

三萬犬戎兵，從秘道殺出，很快便逼近鎬京，周幽王大駭，連忙下令於驪山燃點烽火，希望諸侯見此火警，派兵前來援救。

不一會，驪山上的二十三座烽火台，果然燃起衝天狼煙，遠近百里，皆清晰可見。

不料就近的各路諸侯見驪山烽煙昇起，均又氣又惱，抱怨道：「這必定是周幽王嫌晚間烽火不夠味，又再演一幕白晝『烽火戲諸侯』了，這昏君視吾等當作玩偶，還算甚麼天子帝君，吾等決計不再上此惡當也！」

於是各路諸侯，均按兵不動，任由烽火燒了一個白晝。

此時鎬京已被犬戎兵團團圍困，連派人到各地諸侯求救也不可能了。

終於，鎬京城被犬戎兵攻陷，周幽王和太子伯服，首先被犬戎兵衝入宮中殺死。虢公等佞臣亦一個也走不脫，被犬戎兵全部斬殺。

然後犬戎兵在城中大肆燒殺搶掠，城中百姓十室九空，被殺被擄劫的幾達三十萬人。

犬戎兵最後又放了一把烈火，將偌大的一座鎬京城，連同王宮，一併燒成灰燼。

從周武王伐商紂，建立周朝起，延續了數百年的江山，便就此毀於一旦。

當日東夷姥姥以國師的身份，隨犬戎兵殺入鎬京，在殺死周幽王、佞臣虢公後，終於與她一手施法造就的「淫羊奇煞之女」褒姒會合。

褒姒以犬戎國女兒的身份，拜見國師東夷姥姥。她又着她的兒子伯服，拜見東夷姥姥，希望能保住兒子的生命。

不料東夷姥姥一見伯服，便一陣驚訝，問褒姒道：「此子便是妳與幽王所生之子嗎？」褒姒連忙稱是，又求東夷姥姥放他一條生路。

東夷姥姥却斷然的道：「決計不可，此子命宮仍帶周室祖脈龍氣，可知周室『雄虎祖脈』餘力仍存也，留他在世，日後必定是吾犬戎國心腹大患，不但此子非殺不可，連周幽王留下的所有血脈，亦不可殘留。」

東夷姥姥話音未落，右手中指突起，一道凌厲的指氣，「嗤」的一聲，便將伯服的小腦袋擊穿了，伯服連一聲也未及呼出，便立刻倒地而亡。

東夷姥姥仍不肯罷手，她四出打探，得知前太子宣臼，隱藏於申國，打算將宣臼亦一齊殺掉，以便斬草除根。

不過，東夷姥姥潛入申國，却毫無前太子姬宣臼的踪跡，東夷姥姥甚至潛入申國王宮，依然並無任何發現，前太子姬宣臼，彷彿在這世上消失了。

原來就在東夷姥姥潛入申國行兇的前一天晚上，前太子姬宣臼，在床上睡到半夜，耳際却忽然聽到一陣如虎吼似的叫聲：「祭祖……太乙山……太乙山……祭祖……」

姬宣臼吃了一驚，他甚感驚奇，又知此時犬戎兵已攻入鎬京，他也不敢猶豫，當即一躍而起，騎上快馬，悄悄出城，一路向周室祖陵太乙山馳去。他的行踪，根本無人知悉，也因此才避過此生死浩劫。

當晚，太子姬宣臼，奔上太乙山周室祖陵，他尋到「周穆王墓」前，跪了下來。他但見山下鎬京已被烈火燒得通紅，不敢放聲大哭道：「王祖啊王祖，可知王祖的不肖子孫，已把周室江山，斷送於犬戎國妖姬手上了，周室一朝傾亡，可哀啊可悲，可恨啊可痛！」

就在此時，姬宣臼乍聞「如虎吼」聲，又在他耳際響起：「臼兒不必自悲，吾知此乃天意。連一代中華大師赤松子，亦挽救不了，何況是臼兒你呢？尚幸犬戎『淫羊奇煞』已在妖姬褒姒身上應驗，亦即『淫羊奇煞』已盡數爆發，其『煞氣』已大減，周室『雄虎祖脈』龍氣必會慢慢復原，你須謹記，周室『雄虎龍脈』元氣旺發之日，便是你平此大亂，恢復周室天下之時，吾去也，一切好自爲之。」

「如虎吼」聲戛然而止，姬宣臼不禁一陣驚疑，暗道：「我此刻國破家亡，尚有力去恢復周室天下麼？」這疑問的答案，將在「中華大師」的另一個故事中出現。(此篇完)

印心心影簫光劍

文・石　磊
圖・可　飛

湖海恩仇倫理故事／石

正邪不兩立　鏟除獨行幫

斜月西風冷，江天鶴唳寒。

在長江的南峯，屹立着一座小城，三面環山，一面臨水，城牆隨着山勢綿延，似是一條蜿蜒的大蟒蛇，在冷月中靜靜的躺着。

這是個深秋的夜晚，蕭瑟的秋風，吹動了枯乾的蘆草，在水面上不停搖擺起伏，颯颯的聲音，令人有着肅穆的感覺。

此時，從遠處的江面上，飄蕩着一隻小舟，並無馭舟人，更無槳楫，祇是在船頭上，站着一個少年儒子，看他不過十七八歲，一件白色長衫隨風飄起，却生得劍眉星目，氣宇不凡。

那書生屹立舟前，仰首望空，似在賞月，又似在沉思，任由那船兒隨波而下，就在臨近小城之際，突然右脚微一用力，那小舟竟然在急流中轉了彎，直向小城的岸邊駛去。

顯然那青年人，是在運用御氣推舟之術，原來這一個看似文弱的書生，竟還是個身懷絕技的奇人異士。

這小城是隸屬於江西省境的彭澤縣，面積雖然不大，但得其山川的靈氣，蘊育了不少才子佳人、美女名士。在城南的一幢大宅中，高聳起幾座樓閣，美侖美奐，猶以後樓爲勝，樓外環繞迴牆，牆院內假山亭台、小橋流水、花木扶疏。

一個身穿素色羅衣的少女正面對小橋背亭而立。眼似秋波凝碧水，眉畫遠山帶翠烟。你說她美嗎？美極了，也艷極了，祇是美中含憂，艷裏帶愁，像一朶梨花帶雨、含露的薔薇。

她俯視池中的殘荷，輕輕一聲長嘆，此時突然有一條白影，似一片輕雲的飄落院中，淡月下現出個溫文爾雅的書生，四方巾、白儒袍、兩根飄帶，倒灑腦後，他輕輕走到橋頭，與那少女對橋而立，輕輕的叫了一聲：「雪心。」

「嗯，你來了？」

「是的，我不敢失約，也不願失約。」

「唉，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

「爲甚麼？難道妳爹……」

那少女凄然一嘆道：「你想可能麼？我爹爹身爲朝廷命官，堂堂七品頂戴的彭澤縣令，一境之長，全縣的父母官，他怎肯將自己的女兒嫁予江湖幫會中的人物？」

白衣書生嘆道：「我們的興儒幫，雖身列江湖草莽之中，但目的

是在復興儒學，提倡文武合一之道，其遠大的宗旨及抱負，又豈是庸庸之流所能理解的。」

「我爹爹說，文武殊途，你們已稱爲『興儒幫』，就該以文事爲主，又爲甚麼要提倡文武合一，這豈不自相矛盾麼？」

白衣書生搖搖頭道：「妳錯了，當年孔夫子制定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六項，其中除去禮、樂、書、數四項是屬於文事之外，而射、御二項則全是講求武功的。」

那少女輕輕一嘆道：「你說得雖然很對，但時代不同了，自唐宗以下，歷代君主，皆重文輕武，這道理跟我爹爹是講不通的。」

白衣書生聽得身心一震，說道：「難道我們……」

素衣少女搖搖頭道：「沒有希望了，今晚上我約你來，就是要告訴你這件事。」

「難道妳全不念我們三年來相處之情麼？」

「情是私，婚姻大事，得受命於父母，楓哥還是想開一點吧。」素羅輕拂，那少女已轉過身去。

白衣書生臉色大變，急叫道：「雪心，請妳等一等。」

素衣少女嬌軀一停，此際突聽庭院一片喊殺之聲，竟有數十個身穿着儒衣的人，在到處搜劫，殺人放火，另有七八個儒門子弟，向兩人立身處欺來。

白衣書生大吃一驚，立即取出腰間的銅簫，護在少女之前，大喝道：「你們是甚麼人？」

當前一人朗聲大笑道：「我們不就是奉你之命，來殺貪官、劫財物、搶美人的麼？」

那少女聽得一聲驚叫，立即昏了過去。

白衣書生大怒，左手一挽將少女抱在懷中，接着銅簫一揮，已攻了過去。

向七八個儒衣人虛擋了兩招，少年轉身便跑，他一直進到前院，見滿地都佈滿着血腥之氣，白衣書生再顧不得追人，急將前後院搜查了一遍，知縣許英傑夫婦已遭受了毒手，財物被搜劫一空，護院、丫環死了一地，許雪心的一個小妹妹失踪了，他不由方寸大亂，低頭看看許雪心仍在昏迷之中，急忙找了一杯冷水向她臉上噴去。

許雪心一驚而醒，遊目四顧，看見家中慘況，再看看抱着她的江楓，一時悲憤塡胸，嬌軀一滾掙脫了江楓的手臂，在江楓的臉上「啪啪」的摑了兩下，然後返身急奔，跑到她父母屍體之前，大哭起來。

江楓不知所措，緩緩走到她身邊說道：「雪心，人死不能復生，還是以節哀報仇爲上。」

許雪心舉手一揮道：「你滾開，別靠近我。」

「我的雪心。」

「誰是你的雪心，你這個卑鄙的東西，我父母不答應你的婚事，你就用這種下流手段，我恨不得殺了你。」

江楓苦着臉道：「雪心，這是誤會。」

「甚麼誤會？這是我親耳所聞，親目所睹，難道還寃枉了你不成？」

「雪心，妳能不能聽我說幾句話？」

「我不要聽，祇恨我沒有力量殺你，你滾，你滾，你滾……」說着嚎啕大哭了起來。

江楓怔怔地站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此際，忽然聽得有人朗唸了一聲佛號，他抬頭望去，見大廳不知何時已多出一個年近古稀的老尼，身穿緇衣，手持拂塵，向他合什道：「這位小施主，殘殺朝廷命官，行同造反，這事既不是你所爲，但也脫不了干係，你還是從速離開此地。」

「可是這兒……」

「這裏的後事，由我來料理，這姑娘也由我帶走，也許你們將來會有緣再見。」

江楓一聲長嘆，回頭看了許雪心一眼，緩緩向大門外走去……

* * *

這本是深秋，天色剛剛發亮，月色也慢慢淡了下去，最後終於沒有了。他一口氣跑到彭澤城外，一陣陣的冷風，使他頭腦清醒了不少，他踏着地面上的薄霜，漫無目的的走着，此際突然聞得樹叢中傳出吟哦之聲！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江楓猛地一震，這雖是古人的絕句，但却說出了他目前的遭遇。那落下去的冷月、積在地面的濃霜、棲身樹梢的啼鳥、閃爍在江邊的漁火以及自己一段肝腸寸斷的情愁，他情不自禁的向樹叢中走去。

一柄古劍、一堆野火、一個相貌俊美的錦衣少年，正拿着一隻野鴨在燒烤。

江楓緩緩的走近，低聲地叫了一聲：「兄台！」

錦衣少年微微一笑道：「好香，好香，兄台莫非有意享受半隻麼？」

江楓嘆道：「小弟雖一日未食，但却無意分享兄台佳餚。」

「怎麼啦，是氣飽還是愁飽了？」

「原來小弟的遭遇，兄台早已知悉？」

「那裏，那裏，我祇是胡亂瞎猜，兄台雖無意分享佳餚野味，何

妨請過來燻火暖身，秋寒霜重，這也不失為一種樂趣。」

說着嫣然一笑，這笑容讓江楓驚呆了，他腦際驀地憶起一個人，太像了，太像了，不由脫口問道：「兄台可是姓許的麼？」

「你錯了，小弟姓言，名嘉午，字去吉草，江南蘇州人氏。」

「好地方！俗語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兄台福祿眞不淺。」

「過獎，過獎，天堂之喻，不敢自承，不過漁米之鄉，這四個字，倒還是當之無愧，江兄此行意欲何往？」

江楓又是一愣道：「原來你已知道小弟的姓氏，唉，實不相瞞，小弟漫無目的。」

言嘉午又是一笑，道：「那我們倒是一對無根的浮萍，不謀而合，兄台如不嫌棄，我們結個伴如何？」

江楓道：「兄台肯折節下交，小弟感激不盡。」

言嘉午高聲笑道：「好極，好極！小弟今年虛渡十六歲月，大年初一生，兄台是……」

江楓道：「我十八，癡長兄弟兩歲。」

言嘉午點點頭道：「如此說來，我應該叫你大哥了，你終夜奔波，想是一定餓了，也吃半隻吧。」隨手送過半邊野鴨，祇是江楓剛遭挫折，滿腹愁腸難以下嚥。

言嘉午眼看着彭澤南城聳起的樓閣，低低吟道：「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江楓身形一震，也跟着唸道：「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這離愁眞是剪不斷的麼？」

言嘉午道：「是啊，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江水流不盡，愁思嘆不完，因此古人在這『愁』字上下了許多斷語，如此恨作如春草，更行更遠仍還生，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恨，酒入愁腸愁更愁，『愁』之一字，擾人已深，吾兄何必看不開？」

江楓輕輕一嘆息，默然無語。

言嘉午又道：「傷感之事，不談也罷，大哥振作起精神，我們準備趕路了。」

江楓微微點頭，勉强將半邊野鴨吃完，立起身形，向林中走去。

走，走，走！遊，遊，遊！無事無非渡春秋，朝辭白帝城頭草，暮下江陵一葉舟，走，走，走！

樹梢間响起了一陣怪笑：「嘿！走！走不掉了啦！」

語音剛畢，從林木間飛下十多個黑衣幪面人，一式手持單刀，就地圍了一圈，將這兩人困在當中。

江楓冷冷的道：「兄弟，你雖然想無事無非渡春秋，可是別人却刀光血影要人頭。」

言嘉午尖聲一笑道：「他們要得了麼？」

此際青影晃動，樹梢上又飛下了一個青衣中年人，朗聲一笑道：「兩位誤會了，我們奉命來相邀兩位前去一叙。」

江楓剛遭挫折，心情激動，不由怒道：「你是奉何人之命？」

青衣中年人笑道：「當然是幫主了。」

「你的幫會，是甚麼幫會？」

「在下無可奉告。」

「幫主是誰？」

「兩位到那邊自然知道。」

言嘉午尖聲一笑道：「似這種藏頭露尾，不知來歷的地方，不去也罷。」

青衣人臉色一沉道：「如此說來，兩位是不願意去的了？」

「不去又怎麼樣？」

「嘿，嘿！說不得老夫祇得硬請了。」

言嘉午又一笑道：「閣下自問能請得動麼？」

青衣中年人冷冷的哼了兩聲，雙手箕張，分向兩人抓去，他這舉動，顯然未將這兩個青年人放在眼中。

那知道他招式方起，眼前人影晃動，「啪啪」兩聲大响，他自己面頰上已被打了兩下，火辣辣的生痛，再看那兩個青年人，仍立在原地不動，不由怒極而笑道：「嘿嘿，想不到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娃娃，還有幾下子。」

「嘩啦啦」一陣大响，已從腰間抽出條七節長鞭，梢分兩叉，猶如一條鐵蜈蚣。

言嘉午笑道：「你且別動，讓我來猜猜你的來歷。」

「嘿嘿，就憑你？」

「試試看嘛！」他故意沉思一陣又道：「你是鐵蜈蚣關長泰。」

青衣中年人身形微微一震道：「是又怎麼樣？」

「回去告訴你們幫主，就說我們不願赴約。」

「嘿嘿，恐怕由不得你。」長鞭一起，已向他下盤攻去。

言嘉午身形微飄，如落花飛絮似的讓了開去，叫道：「你眞的要打？」

「難道是假的不成？」他手中鞭再度振起，再次掃去。

言嘉午臉色一沉，右手一揮，看似輕輕的一揮，却有一股無比的力量，硬生生的將長鞭撞了開去。

關長泰臉色一變，猛喝一聲：「上！」

於是十數個幪面漢子各執單

刀，一擁而上。江楓冷笑道：「你們想以人多取勝了？」右手一探，已取出腰間的銅簫，祇見他身如浮光掠影，簫似靈蛇吐信，一陣陣叮噹聲响，那十數個漢子的單刀，齊齊被打落地面，這種驚世駭俗的手法，使場中人全怔住了。

江楓接着大喝一聲：「滾！」

那青衫中年人及十數個黑衣幪面人轉身便走。

言嘉午笑道：「大哥，你這套浮光掠影手法，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了。」

江楓愧然一笑道：「這是兄弟的過獎，其實這套手法，如果是家師施展起來，其威勢將更增加一倍。」

他接着又搖頭一聲長嘆道：「不過這些無理取鬧的人，不給他們一點厲害，是絕不會就此罷手。」

言嘉午搖頭道：「其實你給了他們厲害看，他們也不會罷休的。」

江楓聽得一愣道：「為甚麼？」

言嘉午道：「他們既已敢明目張膽的來劫持別人，其組織必定非常龐大，我們與他們毫無瓜葛，他們已找上門來，定是有為而來，豈肯就此罷休，何況我尚懷疑一件事情。」

「甚麼事情？」

「殘殺彭澤縣令全家，劫走他小女兒的人，可能與這批人有關。」

江楓全身一震道：「兄弟！你能說得詳細清楚一點麼？」

言嘉午道：「以往我們根本與他毫無冤仇，那麼這種瓜葛，一定是新近才發生的，唯有這樣判斷才比較合理了。」

江楓振臂一揮，將銅簫劃了半個圓圈，道：「一定是的，一定是這樣的，我們去找他去。」

「你還怕他不來麼？」

「是啊，他們若不肯罷手，一定會再找上我們，走吧，我們且找個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再與他們週旋。」

江楓正好有滿腔的哀怨情愁，無處發洩，此際能找到一個對象，不獨可以發洩滿腹怨氣，更可以借此打探出殘殺許縣令的兇手，而進一步洗脫自己的冤屈。於是不由精神大振，與言嘉午兩人施展上乘輕功，一口氣奔下三十餘里，他們沿着江邊走，江風拂在臉上，吹在身上，使兩人有種輕飄飄的感覺。

江楓不自覺的一聲長嘯，與言嘉午向一處村落飛射而去。

這是靠江邊的一處漁村，約有數千戶人家，竹籬茅屋，相映成趣，偶然一兩聲犬吠鷄啼，反而更將這座村落點綴得特別寧靜。

兩人進得村莊，但見漁網滿地，竹簍成羣，一些孩子們正在追逐嬉戲，一見兩人進村，立時停止追逐，怔怔的望着他們。

江楓道：「小朋友，你們的大人呢？」

其中一個穿紅衣的小孩，看年紀祇有七八歲的光景，他愣了半晌才道：「他們都出海打漁了，你們找誰？」

言嘉午笑道：「我們不是找人，是走累了。」

「啊！你們是要休息？」

「小朋友，你很聰明。」

紅衣小孩子得意的一笑道：「你們跟我來！」說完轉身便走。

言嘉午與江楓二人互望了一眼，隨後跟上，來到一座竹籬之前，那孩子打開門扉，說了一聲：「請！」立即將兩人讓進客廳，然後端上兩杯香茗。

江楓向四週一打量，這雖是三間草堂，却佈置得極為清雅，竹牆上掛着一張古琴，一支長劍，數幅名人字畫，不禁暗暗點頭，心想：這家主人可能也是我輩中人了。他向言嘉午望了一眼，以目示意，那孩子道：「兩位想是尚未用飯，我去準備些飯菜來。」

江楓笑笑道：「謝謝你，小朋友，等一下我一起給你銀子。」

紅衣小孩子一笑道：「銀子有甚麼用？」

「可以買東西呀！」

那小孩子道：「在我們這漁村裡，一切所需用品，都是用鮮魚從附近城鎮換回來，銀子對我們是沒有用處的，你們等一下，我馬上就來。」

江楓搖頭道：「銀子本來就是一種罪惡，因為有了銀子，才使人想起强取豪奪之心，像他們這漁村，一切所需，皆以實物去交換，各守本份，與世無爭，雖居於塵世之中，却懷超然之志，也算得上是個世外桃源了。」

言嘉午道：「人世紛爭，本無了期，因此有許多明道之士，皆想置身世外，可是那些恩恩怨怨糾結，一經沾手，往往便會有進退不得的感受，擺不脫，丟不下，明知是非，也得硬着頭皮做下去。」

江楓點點頭道：「可不是嗎，我以往的想法，又何嘗願意捲入江湖恩怨之中，但如今這彭澤縣令的事情一發生，想置身事外也不行了。」

言嘉午道：「所以佛家勸人解脫，但解脫之事談何容易，必需是生生世世的因果循環，完全了結，才能清靜撒手。」

此際聽得屋外有人豪笑道：「高論，高論，算得上是至理名言，就拿老朽來說，本已撒手世事，準備漁隱終生，可是如今又行不得

了。」

語音一了，從外面走進一個花白鬍鬚的老者，年在花甲以外，一身漁裝，氣宇不凡。

兩人於是連忙起立，老者急說道：「兩位快請坐，老朽就是這間陋屋中的主人，慢客之處尚請見諒。」

此際那紅衣小孩子已將飯菜端入，無非是海鮮魚蝦蔬菜等物。

老者連忙讓座。

江楓道：「尚未請教老丈上姓。」

老者哈哈一笑道：「我們且坐下來，邊吃邊談如何？松兒，將屋簷下的一罈酒挖出來。」

紅衣小孩子去了，三人同時就座，那老者道：「老朽三十年前息隱江湖，在此以打漁爲生，倒也自得其樂，不想最近邪道橫行，武林刦運將至，看來我也無法再隱居下去了。」說完那老者又長長的嘆了一聲。

江楓道：「據聞三十年前，武林出了個出類拔萃的人物，號稱一琴一劍震武林的馬如龍、馬老前輩，不知老丈可認識此人？」

老者豪笑道：「那不過是江湖朋友混送老朽的綽號，唉，三十年前老朽厭倦江湖生涯，退出江湖，在此打漁爲生，娶妻生子，準備做個普通漁民，了此終生，因此孫兒已有八歲，但老朽一直未傳授他們武功，想不到如今宵小橫行，我們身爲俠義道中人，又豈能坐視不管，老朽倒有些後悔了。」

江楓想不到眼前的老者，竟就是曾經叱咤風雲一時的人物，不由肅然起敬道：「前輩懷悲天憫人之心，寧願放棄清靜生活，重捲入江湖恩怨之中，這種胸襟，實在是晚輩所不能及。」

馬如龍一聲豪笑道：「小兄弟不必過謙，老朽閱人甚深，我看兩位英華內斂，必是高人之徒，將來武林中大事，你們得多盡點責任。」

此時，那紅衣小孩已經將酒送來，江楓摸摸他的頭道：「小兄弟，你沒有學過武功？」

這紅衣小孩子是馬如龍的孫兒馬青松，他睜着一雙大眼睛，道：「沒有，我知道練武很好玩，可是我爺爺從不准許我說這些。」

馬如龍笑道：「孩子，從今天起，爺爺不但准許你說，更準你學。」

馬青松大喜道：「眞的？」

馬如龍笑道：「怎麼不眞，我看在座兩位，都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們當中，有一個肯收你爲徒那就是你的造化了。」

江楓與言嘉午正待謙虛幾句，此際忽聽門外有人冷哼道：「現在學已經來不及了，你們通通給我滾出來。」

三人同時一驚，一齊躍出竹籬之外，只見廣場上並排站着四人，一式黑袍黑帶，黑布蒙面。

江楓喝道：「閣下是受何人差遣？」

其中一人怒道：「江楓，你眞的不知，還是裝傻？」

「如此說來，你們是跟鐵蜈蚣關長泰是同一路的了。」

「不錯，他回去稟告，說你們架子大，不肯賞臉，因此敝上特地又派我們四兄弟來，說不得請三位走一趟，還有這孩子。」

言嘉午尖聲笑道：「這位老丈與我們相識初次，你們也要請他去？」

「嘿嘿，當然，酒要備足，客要請全，否則別人會說我們做主人的禮貌不大週到。」

江楓一聲冷笑道：「聽閣下的口氣，我們是走定了！」

爲首一個較高大的黑衣人道：「希望你們不要自誤。」

馬如龍上前兩步，說道：「老實告訴你吧，似你們這種强請硬拉的手段，不獨他們兩位不願意屈駕，就是我們祖孫二人，也不敢冒瀆貴地，四位還是請回去吧！」

「嘿嘿，看來你似是不吃敬酒了。」雙手一探往腰間取出一對日月五行輪，兩臂一振，發出「噹」地一响。

一人出手，三人跟着，同時取出獨門兵刄，護手雙鈎、雙劍、子午雙刀，一陣「叮噹」聲响，已將四人圍在當中。

馬如龍哈哈笑道：「好得很，老夫已多年未曾活動過筋骨，手也有些發癢了。」

江楓急叫道：「前輩，你又何苦爲我們淌這次混水？」

馬如龍正色道：「這不是爲你們，而是爲整個武林，松兒，到你二位師父那邊去？」

馬青松走到江楓二人身邊，言嘉午道：「大哥，你小心保護着你的徒弟。」他這聲隨口說出，竟帶着嬌柔之氣，聲音甜極了。

江楓不由自主的看了他一眼，說道：「你……你……」

言嘉午臉飛紅霞，微微低下了頭，此際忽聽得用五行輪的漢子一聲大喝道：「兄弟們上！」兩手一起，已向馬如龍攻去，接着另外三個人，雙刀、雙鈎、雙劍，一齊攻上。刀光劍影，鈎式輪招，招招險辣。

馬如龍一聲長笑，布衣飄舞，雙手迴旋，奪雙鈎、震雙輪、打雙劍、踢雙刀，一氣呵成，未看清用甚麼手法，四個黑衣蒙面人的兵刄一齊脫了手。接着他又一聲大喝道：「告訴你們的主人，要他在七天之內，解散黨徒，否則老夫殺上總壇，鷄犬不留。」

四人大吃一驚，齊身後退，說道：「你總得報個名字吧。」

「一琴一劍震武林。」

四人臉色大變，返身便走，言嘉午尖聲叫道：「崔家四虎，你給我站住。」

四人又是一驚，齊齊轉身，道：「你怎知我兄弟的名諱？」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們自稱兄弟，所用兵刄又特別刺眼，不是崔家四虎，武林中尚有那個敗類是和你們一樣子的。」

老大崔龍氣得三神暴跳，怒喝道：「小子，你敢駡人？」

「駡你，要不是馬前輩叫你們帶口訊，我還要殺你呢，我問你幾句話，那彭澤縣令全家被殺，是不是你們幹的？」

「不錯，但不是我兄弟。」

「是誰？」

「無可奉告。」

「你們爲甚麼要冒充興儒幫之名搶劫行兇？」

「無可奉告。」

「你不說我就先殺了你。」右手急探，古劍出鞘，江楓一把拉住他道：「兄弟，且留着他。」

言嘉午回頭望了他一眼，「嗆」地一聲，銀光急閃之下，長劍又入了鞘，喝聲道：「快滾！」

崔家四虎同時冷哼了一聲，轉身就跑！

馬如龍一嘆搖頭道：「這眞是個多事之秋，武林從此將無寧日，老朽從現在起，要將家中人安置到一個安全之地，只是這松兒，要厚顏托付給兩位了！」

江楓道：「前輩準備何時行動？」

馬如龍道：「賊人此去不干休，我們越快越好，老朽也不留你們了，中秋之夕，我們到望江樓會齊。」

馬青松眼睛一紅道：「爺爺。」

馬如龍柔聲道：「孩子，去吧，爺爺會再來看你的。」

馬青松掛着兩行淚水，隨着江楓及言嘉午二人，依依不捨的離開了漁村。

是晚，他們投宿在一處小鎮的客寓中，江楓滿懷心事，一時難以入眠，他想起彭澤縣令全家慘死，想起了許雪心被老尼帶去的情形，更想起了言嘉午，這一位小兄弟不管是從那個角度看，也不像個男子漢，而且臉容像極了許雪心，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爲他知道許雪心不會武功，可是這言嘉午又是誰？天下竟會有姓言的人麼？

江楓正沉思半晌，突然驚「啊」了一聲，是啊，他名叫言嘉午，言

字加個午（他名嘉午，字去吉草，嘉字去吉、草豈不是「加」嗎。）字，不就是「許」字是甚麼？難道她眞是雪心。

江楓這樣一想，霍然立起身形，馬青松一驚道：「師父，你做甚麼。」

江楓道：「你怎麼還未睡？」

「我睡不着，我想家。」

「睡吧，過幾天你爺爺會來看你的，我出去走走，馬上就回來。」

江楓獨自一人，走到院庭中，看看月光洒照樹上又倒射在地面的影子，突然搖搖頭自語道：「不可能，雖然帶她去的那老尼不是普通人，但也不可能在一夜之中，造成她絕世的武功，她到底是誰？是誰？是誰？」

江楓的腦際，盤旋了許多疑問，一時委決不下，此際忽聽得哭泣的聲音，隱隱傳來，他猛然一愕，荒村逆旅之中，會有誰在哭泣？

他輕輕移動脚步，向那哭聲處走去，終於他驚訝地停止了脚步，原來那哭聲竟是從言嘉午房中傳出，會是他？他怎麼會哭泣？

哦，他曾經說過是個無根的浮萍，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他也許感到孤獨、寂寞。或者是想起了逝世的父母或是手足，或者是……江楓一時想出了神，忽然感到有一陣冷風，從頭罩下，他本能的矮身避過，耳際聽得有人嬌呼一聲：「大哥，原來是你。」

江楓見言嘉午右手握劍，劍光與寒月相輝映，使他心中倏地一動，道：「好快的身法，兄弟你還未睡？」

言嘉午道：「大哥你呢？」

「我就是睡不着。」

「我也是。我們坐下來聊聊吧。」

於是兩人在大樹下的石櫈子上坐了下來。

江楓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兄弟，你哭過？」

言嘉午身形微微一震道：「你聽到了？」

「嗯，妳瞞得我好苦。」

言嘉午微微低下了頭，江楓又道：「妳既將我當成知己，又要易容改裝，化名言嘉午，我眞不知道妳是何居心？」

言嘉午眼睛一紅道：「你既然知道，我就告訴你吧，我是姓許，被殺的彭澤縣令夫婦就是我的父母。」

江楓臉露驚喜之色道：「妳眞是許雪心？」

言嘉午搖頭道：「我不是雪心，我叫冰心，七歲時被師父帶上山學藝，前天奉命下山探望父母，那知來晚了一步。」

「可是我看妳生活得很愉快！」

「我不得不這樣做，我了解你對我姐姐一片癡情，我更了解你要矢志查清眞相，爲我父母報仇，爲你自己雪寃，我們志同道合，我要助你一臂之力，但又不願洩露身份，不得强作歡顏，暗中憂傷。」

江楓正待想說甚麼，突然對面房門一響，走出個白衣老者，冷冷一笑道：「斬草不除根，來年又發芽，今天你們是走不掉了。」

兩人大吃一驚，霍然起立。

江楓怒喝道：「閣下是甚麼人，敢在此口出狂言。」

「嘿嘿，老夫身爲一堂之主，統轄三隊九舵，想不到今天却奉命來請你們這兩個乳臭未乾的娃娃。」

許冰心冷笑道：「如此說來，你也不過是個小小的傀儡而已，既是奉命相請，又如何大言不慚，這也是待客之理麼？」

白衣老者陰沉的一笑道：「老夫雖是奉命而來，可是請法與衆不同。」

「如何不同法？」

「鄉下大閨女出嫁。」

「此話怎講？」

「不想去，也得上轎。」

江楓一仰首縱聲大笑道：「看來你們這是第三次相請了，貴幫屢次派人來阻擾我們行程，不知其最終目的是甚麼？」

白衣老者仍是陰陰一笑道：「如果兩位屈駕一行，到時便知。」

江楓臉色一沉喝道：「殘殺朝廷命官，劫持縣令幼女，這筆賬我們早晚要登門結算，但可不是現在。」

白衣老者嘿嘿的怪笑道：「你可知道我們的幫主是誰麼？」

「不知道。」

「可知道我們總舵設在何處？」

「不知道。」

「你既然甚麼都不知道，又如何能到我幫中算賬，倒不如藉老夫相邀之便，一齊走一趟。」

許冰心怒道：「不行，現在還不到我們去的時候。」

「嘿嘿，去與不去，已由不得你了！」說罷，右手一伸，向江楓肩頭抓去。

江楓飄身後退，那知白衣老者的右手臂，突然暴長了一尺，如影隨形的仍向他肩上抓去，同時指掌色澤，也隨之變黑。

許冰心驚叫一聲：「大哥，他掌上有毒。」

江楓急切間，身形一仰，向後倒翻了出去，同時右手一抄，已取出腰間中的銅簫，反攻過去。白衣老者一招出手，他已知道對方身手功力不弱，因此銅簫搶攻，迫得那

白衣老者連連退後了三四步。

此際，忽然聽得馬青松急叫：「師父，師父。」赤着兩脚，由房中跑了出來，後面有兩個持刀的蒙面漢子，也隨後追了出來。

許冰心叫道：「大哥，你快去救你的徒弟，這糟老頭交給我。」

江楓招式一收，已返身向那兩蒙面人撲去。

許冰心探手撤出古劍，一道寒芒，映月生輝，微微笑道：「糟老頭子，你上吧！」

白衣老者被她叫得勃然大怒，冷冷的一哼道：「無知小子，你可知道老夫是誰？」

「哼，有甚麼不知道，想不到堂堂威震中原的鬼手錢震，竟也甘心當起別人的走狗來。」

白衣老者身形一震道：「你怎知道老夫的名諱？」

許冰心一陣的嬌笑道：「這還不簡單了，放眼天下武林，能練通臂拳而兼練毒掌者，除去你這糟老頭子而外，還能有誰？」

她這一笑可笑露出了馬脚，白衣老者揮起一掌，向她的胸前抓去，喝道：「你究竟是男是女？」

許冰心嬌軀暴退說道：「是男是女你管不着。」說罷，右手古劍，已亮起了一片芒光，反刺白衣老者鬼手錢震的天門、膻中、靈台三處大穴，手法之快，如一氣呵成。

鬼手錢震前躬後仰，一連避過了三招，隨即又向她的腰際抓去。

適時，江楓與這兩個蒙面人動上了手，這兩個蒙面人武功似乎很不弱，他一上手連接十數招，方始制服了一人，另一人仍在持刀爭鬥。

江楓打出氣來，一聲長嘯，身形劃空而起，緊接着身勢臨空一躬，又倒瀉下來，手中銅簫一招漫天花雨，祇見漫空金光閃爍，恍如十枚銅簫，當頭打下。

那蒙面人大吃一驚，欲避不及，一聲慘叫，腦際開花，當場了賬。

江楓結束了這兩個賊人，再轉身望去，已不見了許冰心和那鬼手錢震的影子，不由大吃一驚，一手抱起馬青松向荒野中搜去。

此時已接近五更左右，天色更黑暗了。那山影、樹影一切影子，全沒於黑暗之中。

江楓急馳了一陣，由於太過黑暗的關係，更無法找到兩人的影子，他不由心一急，大聲叫道：「兄弟，兄弟！」

江楓一連叫了數聲，除去荒林古木蕭蕭而外，連一點動靜也沒有。他雖然知道許冰心武功不弱，但由於他這兩日間與許冰心相處極爲融洽，因此關切的心情油然而生，他借着暗淡的光，不斷向四週察看，突然一聲呻吟，從林間傳了出來。

江楓猛地一驚，抱着馬青松便向林中跑去，他循聲來至一株大樹之下，見許冰心臉如金紙，受傷倒在地上。

江楓急切間將馬青松放在地上，高叫道：「冰心，妳怎麼啦？」

許冰心小聲道：「大哥，我中了他一掌，他受了我一劍。」

江楓回頭一看，見不遠的地面上，遺留下一條膀臂及很多血漬，不由搖搖頭道：「妳雖然斷了他一臂，但却中了他的毒掌，如果沒有他的獨門解藥，這毒傷是很難醫好的。」

許冰心臉色慘然的道：「我是求你將我送到我師父那兒去，也許他老人家有辦法。」

江楓問道：「兄弟，你師父在甚麼地方？」

「華山蒼龍嶺白鶴洞。」

江楓搖搖頭道：「太遠了，太遠了，此去華山，不下數千里之遙，如何能趕得上？」

許冰心臉現失望之色，馬青松道：「要是我爺爺在此就好了。」

江楓喜道：「你爺爺會治毒傷？」

馬青松道：「可不是，我爺爺不但會治各種毒傷，更可以用琴聲將人體內的毒氣逼出。」

江楓精神爲之一振，道：「這樣說來兄弟也許有救了，馬老前輩約我們中秋之夕，至望江樓一會。今天已是八月初十，祇要捱過五天，便可無礙。」他邊講邊從身邊掏出一個瓷瓶，傾出一粒藥丸，放入許冰心口中道：「此是我師父專製的內傷藥，雖不能祛毒，至少可以治好妳的內傷，兄弟，我們現在就趕路。」

許冰心苦笑了一下，江楓突然會意，定是她目下傷勢太重，無法行動，隨即將她身形扶正，然後運氣助她行功，同時使藥力加速運行，這樣整整一頓飯工夫，許冰心的臉色，方始慢慢的好轉過來。

江楓道：「兄弟，妳現在試試看。」他雖然知道許冰心是女扮男裝，可是稱呼並未改變。

許冰心立起嬌軀，勉强走了幾步，微微的點點頭。

江楓攙扶着她，離開了森林，走到江邊，僱了一隻小船，直向望江縣行去，以便早日會見那一琴一劍震武林的馬如龍爲許冰心治傷。

＊　＊　＊

望江樓位於安徽望江縣城外，臨近江邊，爲望江縣的名勝，這一天，正當中秋之夕，一輪明月高懸空際，清光灑照在大江兩岸，現在更爲清晰，此際在望江樓上，出現

個花白鬍鬚的老者，背插長劍，手持古琴，正仰天沉思，樓下一陣脚步聲響，一連上來三個人，兩個青年人及一個八九歲的孩子，那孩子一見老者，便高叫了一聲：「爺爺！」和身撲了過來。

原來這三個人，正是江楓與許冰心及馬青松，那老者當然是一琴一劍震武林的馬如龍。

江楓問道：「前輩早來了麼？」

馬如龍呵呵一笑，道：「老朽也是剛到一步，這位小兄弟怎麼啦。」

江楓道：「她中了鬼手錢震的毒掌，特地趕來請前輩醫治。」接着便將以上情形說了一遍。

馬如龍眉頭一皺，在許冰心的臉上看了半晌，然後又給她把脈，不由驚道：「這位是女扮男裝？」

江楓笑道：「前輩好脈理，她正是彭澤縣令的女兒，許冰心。」

馬如龍搖搖頭道：「這我就不明白了，她能獨力擊敗斷鬼手錢震的手臂，其武功可列爲江湖中第一流高手，有女如此，其父母又怎會輕易被人殺害？」

江楓道：「她是小時候被人帶上華山學武，回來之時，她父母已遭了毒手。」

馬如龍點點頭道：「這還像話。」說着又把一會脈，然後起身道：「你們在此坐一會，我到城中去找幾味藥。」

身形微飄，已經向樓下走去，馬青松叫道：「爺爺，我跟你一起去。」

馬如龍喝道：「你跟去反而碍手碍脚，我一會兒就回來。」話聲未了，人已飄出十丈開外，這種驚世駭俗的輕身功夫，連江楓也自嘆不如，馬青松更看得傻了，因爲他懂事以來，一直就不知道他爺爺有這樣高的功夫。

江楓將許冰心安躺在樓上，低頭問道：「小兄弟，你覺得怎麼樣？」

許冰心睜眼看了他一眼，搖搖頭，顯然情形極糟，江楓不由心中大急。

此際，忽聽得樓下有人叫道：「樓上可是三哥麼？」

江楓低頭向樓下看去，見是一個白衣青年，手持鐵笛，正向樓上走來，忙叫道：「五弟，你怎麼也到了此地？」

那白衣青年笑道：「我是追踪三哥來的。」

「有甚麼事麼？」

「大哥見你多日未回到幫中，放心不下，特地派小弟出來尋找你。這位好像受了內傷，他是誰？」

江楓嘆了口氣道：「五弟，我遇到了一件極爲棘手的事情。」

「三哥的事也就是小弟的事，你說出來我們大家想想辦法。」

原來這白衣少年叫王丹楓，在興儒幫中排第五把交椅，爲人豪爽，與江楓合稱簫笛雙楓，聲名遠播，甚得武林人士的尊敬。

江楓便將前因後果說了一遍。

王丹楓道：「這明明是別人嫁禍，三哥，你外面有沒有仇家？」

江楓搖搖頭道：「爲兄行走江湖，一向善心待人，道德處世，自問沒得罪過甚麼人。」

王丹楓道：「如此說來，一定是興儒幫的仇人。」

江楓點點頭道：「我也曾這麼的想過，祇是對方極爲神秘，始終無法猜出他們是甚麼來路。」

王丹楓低頭沉思了半晌才道：「三哥，你們在望江城中稍住幾天，一方面爲許姑娘療傷，另方面等我，小弟回幫中走一趟，先將此事稟告大哥，加以防範，順便打探這批人的來龍去脈，至遲三日便回轉此地。」

江楓道：「照這麼說，辛苦你了。」

王丹楓道：「自己兄弟，還說這些甚麼客氣話，何況這件事情，說不定與我們全幫有關。」

王丹楓雙手一揖，已飛身下樓去，不久，馬如龍回來，將已經煮好的藥給許冰心喝了下去，半晌之後，許冰心睜開雙眼道：「大哥，我肚痛。」

馬如龍道：「也許她需要排洩一下，你扶她下樓去吧。」

江楓臉有難色，馬如龍笑道：「兄弟，這件事除你之外，沒有別人更適合了，事急從權，你還是走一趟吧！」

江楓無奈，祇有扶着她下了望江樓，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幫助她解衣大解，耳際一陣劈啪的大响，一股腥臭之氣直衝鼻端，他勉强忍耐，半晌之後，又幫她把衣服穿好，扶上望江樓，隨之又將遇見了王丹楓之事，向馬如龍說了一遍。

馬如龍點點頭道：「這樣也好，許姑娘內毒雖去，但至少也得靜養數天，總不能在望江樓住着，我們且進城去再說吧。」

江楓扶起許冰心，與馬如龍祖孫等四人進入望江城，在城南一間來安客寓住下。

來安客棧近南門，生意極爲興隆，江楓他們爲求淸靜，住在後院，四人分住三間房屋，江楓睡到四更時分，突然聽得屋頂有衣袂飄風之聲，他一躍而起，穿出窗外，見淡月下站着緇衣的老尼，手持拂塵，雙目灼灼，一見江楓便問：「少俠還認得我嗎？」

江楓躬身道：「老師太道德深厚，臨危不棄，前承料理許家後事，救走孤女，在下無時不永銘於心。」

老尼道：「老尼此次來此，就是要告訴有關那女娃的事。」

「她現在還好麼？」

「貧尼一再勸告，如今已安靜了許多了，祇是對你餘恨未絕，因她一直以爲殺她全家的是你的主意。」

江楓長嘆一聲道：「看情形我跳入黃河也洗不淸了。」

「那嫁禍之人查出了沒有？」

「現在正追查中。」

「貧尼倒得到了一些線索。」

江楓爲之精神一振道：「師太可否告訴在下？」

老尼點點頭道：「貧尼此來就是要告訴你這一件事，同時看看小徒冰心。」

江楓喜道：「原來小兄弟是師太的高徒，那好極了，祇是她新傷剛癒，正在休養。」接着便將詳情形訴說一遍。

老尼點點頭道：「這倒難爲了馬大俠，我們去看看吧。」

江楓領着老尼到了許冰心房中，許冰心正躺在床上養神，一見老尼趕緊起身叫道：「師父！」

老尼用手一擺道：「妳傷勢未好，不必起來，現在怎麼了？」

許冰心點點頭道：「好多了，師父幾時下山的，有甚麼事麼？」

老尼微微一笑道：「還不是爲了妳這個孽障，如今殺你全家的人，我已調查出來，是獨行幫所爲。」

江楓道：「師太所謂之獨行幫，是不是屢次攔截我們的那一批人？」

老尼點頭道：「正是。」

「他爲甚麼要殺許縣令全家？」

老尼道：「據說獨行幫主陰風雲，原籍彭澤縣人，因犯了一件盜案，被許縣令打入囚牢，定期問斬，後來被一個黑道魔頭救走，傳授武功，如今成立了獨行幫，他第一件事便要報此仇恨。」

江楓道：「可是，他們又爲甚麼要嫁禍於我呢？」

「他們知道你武功高强，欲借此離間你與雪心的感情，以免你插手此事。」

「可是他們爲何又屢次出手攔截。」

「那是因爲他見你此心未死，因此準備一網打盡，凡是與你有關的人，他們都得設法除去。」

江楓切齒道：「這賊人也太可惡了。」

老尼道：「它的名字叫『獨行幫』，凡事皆獨斷獨行，爲所欲爲，置朝廷皇法於度外。」

許冰心哭道：「師父，妳老人家要助我報仇。」

老尼道：「獨行幫中高手很多，光憑我們這幾個人尚無決勝之策，我們且跟馬大俠商量商量。」

門外有人笑道：「老朽已在此候教多時了。」說着大踏步走了進來。

老尼合十道：「罪過，罪過，大俠何不早進來？」

馬如龍道：「我怕打擾你們談話，師太一向可好麼？」

老尼道：「托福，多年不見，想不到大俠的輕功火候更純青了。」

馬如龍笑道：「好說，好說，在靜修師太面前，我怎敢放肆。」

原來這老尼是華山蒼龍嶺白鶴洞的靜修師太，出道江湖較馬如龍更早。

此際馬青松也走進來，江楓叫道：「青松快過來叩見師太。」

馬青松恭恭敬敬的向靜修師太叩頭見禮，師太拉住了他的手笑道：「你今年幾歲？」

馬青松道：「八歲。」

靜修師太向馬如龍道：「這是你的孫兒了，好一副骨格，可不要躭誤了他。」

馬如龍笑道：「老朽托江少俠代爲教導了。」

靜修師太道：「江少俠資質不凡，頗有乃父之風，將來一定青出於藍。」

江楓道：「師太也認識先父？」

靜修師太笑道：「堂堂一劍震乾坤江沛，江大俠，誰人不知，那個不識？」

江楓正待謙虛幾句，突聽院中一聲輕响，幾人突地躍出，只見一個黑衣蒙面人，凜立院中。

江楓一拉銅簫，靜修師太已喝道：「閣下到此何爲？」

那人冷哼一聲道：「下書。」

「奉何人所差？」

「幫主。」

「是不是獨行幫？」

「知道就好了。」

那人擧手一揮，一頁素箋，平平飛出，由此可見此人的功力如何之深。

馬如龍淡淡一笑，右手一招，已將白箋接到了手中，那一股力道竟還不小，不由問道：「觀閣下氣宇不凡，定非獨行幫中的無名小卒吧？」

那人又是一聲冷哼道：「小小刑堂堂主，鐵拐銅鈴左天佑。」話聲剛了，突然揮掌打出，靜修師太急一揮長袖，飄起一股勁力，兩股勁力在空中一接，旋起兩個廻流，那人身形被震退一步，說聲：「告辭。」身形已劃空而起，飛出院外去了。

這人突然而來，突然而去，倒使在場的人，有些愕然，靜修師太

道：「我們進去談談。」

幾人又走進許冰心房中，打開信箋一看，見上面寫着八個大字：「九月九日，九華候教。」

靜修師太道：「這九華兩字當然是指九華山而言了，他們何以一定約我們在九華山見面？」

馬如龍道：「以我猜測，這九華山必是他們的總舵所在地，埋伏重重，此舉莫非是引我們入轂不成？」

江楓一聲豪笑道：「就是引我們入彀，難道我們就怕了不成？」

靜修師太道：「江少俠說得對，如果我們不去，反而被他人恥笑。」

馬如龍道：「去是一定去，只是在去之前，必須要有妥善的安排與計劃。」

靜修師太道：「不錯，只是不知小徒傷勢何日可癒？」

馬如龍道：「最遲十日左右，便可以完全恢復了。」

靜修師太道：「從望江樓到九華，也不過三百多里地，如果我們雇船沿江而下，最多三日便到達，這事倒不必着急，主要的是我們必須研討一下，他們此舉是不是尚有別的陰謀存在。」

馬如龍道：「我們何不事先叫一人前去打探一下虛實，然後再作行動。」

靜修師太點頭道：「這倒也是一件可行之事，只是各位與獨行幫已照過了數次面，恐怕不太方便，好在九華，乃是佛教名山，還是由貧尼裝着朝山僧人，前往打探一下，比較妥當一些。」

馬如龍笑道：「能得師太前去，這是再好沒有，準備何時動身？」

靜修師太道：「事不宜遲，老尼即刻動身，十日之後，仍來這兒找你們。」

說罷，身形一晃，已飛出窗口而去。

馬如龍搖頭嘆道：「靜修師太列身佛門，但仍放不下人世是非，這種俠義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效法。」邊說邊踱出房外。

江楓道：「馬青松，你最近功夫練得怎麼樣了？」

馬青松道：「神氣合一，混沌一團，身體有飄飄欲起之感覺。」

「很好，你再去做功課吧！」

馬青松走了，江楓也立起身形，許冰心叫道：「大哥，等一下。」

江楓轉頭道：「小兄弟有甚麼事麼？」

許冰心臉泛紅霞嬌羞的道：「你這小兄弟也應該改改口了，先坐下來嘛！」

江楓在她床沿上坐了下來，許冰心又道：「江大哥，這幾日來因我的傷勢，使你勞累不堪。」

江楓道：「疾病相扶，患難與共，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許冰心嘆了一口氣，道：「說起來很簡單，眞的做起來就不容易了，自古以來，不管王公將相，販夫走卒，綠林草莽，窩裡反的事情，不勝枚舉，甚至親如夫婦、兄弟，尚有爭鬥反目的一天，何況我們僅僅是萍水之交。」

江楓道：「這就是忠奸與正邪之別，我們身爲俠義中人，又豈能與奸邪相比。」

許冰心一笑道：「這也是你值得別人崇敬的地方，可惜我姐姐不諒解你。」

江楓長長一聲嘆息道：「其實這也難怪她，她是個涉世未深的少女，剛遭毀家之變，方寸大亂，那能辨明是非？」

「江大哥，你很能爲別人着想。」

「人生在世，各人處境不同，因此，各有各所難，常向別人的難處想想，這是做人的起碼道理。」

許冰心嘆道：「江大哥，你這人不光是令別人對你崇敬，更令人有些愛慕，難怪我姐姐對你一片痴心，可惜你們相處不久，她對你所了解的，並不如我對你了解得如此深切。」

江楓目現奇光，怔怔的注視她半晌，許冰心又是一笑道：「江大哥，你看我美麼？」

江楓輕輕一嘆道：「妳們姊妹兩人生得同樣的動人，只是妳姐姐的性情稍微强些。」

「你恨她？」

江楓搖搖頭道：「不，我很同情她。」

「難道你不同情我？」

「當然，妳們姊妹同是無父無母的孩子。」

許冰心仰首沉思半晌道：「不知我姐姐願不願意？」

江楓不知她此語因何而發，不由問道：「冰心，妳說甚麼？」

許冰心道：「如果我姐姐願意的話，我們姊妹兩人同時下嫁予你。」

江楓楞了一會，臉現尷尬之色道：「冰心，終身大事需要愼重考慮。」

許冰心幽幽地看了他一眼，默然不語，此際忽聽馬青松高聲叫道：「師父……爺爺……救……」

江楓大吃一驚，一飄身間已飛入院中，見馬青松正被一條黑影拖着，向東方飛馳而去。

江楓猛一提氣，隨後便追，那黑影輕功不弱，他追了一陣，已出了望江城外，此時已五更左右，天色反而顯得更黑暗，那黑影已跑到

了江邊，跳上一艘預先準備好的小船之上，急向江心駛去。

江楓趕到江邊時，那小船已離岸有七八丈左右，他足下微點，人已騰空而起，向小船飛射而去，那人左手揮出一拳，直擊他的前胸。

江楓身形騰空，無法閃讓，運氣護身，準備硬接他一拳，同時右手銅簫，直點對方的期門穴。

那人猛地一震，閃身急讓，江楓就在他一讓之間，已飄身上船，手中原式不變，仍向對方的期門穴點去。

那人輕功雖好，武功却平常得很，三招一過，已是無還手的餘地，有些手忙脚亂，脚下不小心，竟被船板絆倒，右手一鬆，馬青松已被拋出滾滾江流之中。

江楓大急，正待相救，那賊人砍出一刀。

江楓回手一格，就勢點中了他的肩井穴，再欲搶救馬青松之時，馬青松已隨江流飄得無影無踪了。

江楓心中一恨，挾起那賊人，飛上江岸，迎面馳來一人，正是一琴一劍震武林的馬如龍。

江楓頓足長嘆，將以上情形說了一遍，馬如龍垂首不語。

江楓愧然的道：「這都是我的保護不週，馬老前輩先把賊人帶回去，我再去尋尋看。」

馬如龍搖搖頭道：「不用了，這滾滾江流，一瀉千里，你到那兒去找他，不過，我看這孩子不是夭壽之相，也許他另有救星也說不定，還是我們先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問問這賊子的來龍去脈。」

江楓點點頭，兩人到一叢密林之中，放下那賊人，馬如龍點了他的軟麻穴，然後問道：「你姓甚麼？叫甚麼？」

那賊人眼睛一翻，道：「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旱地拔葱劉揚便是。」

江楓點點頭道：「果然是一條漢子，可是你又是奉何人所差，來劫持馬青松的呢？」

「當然是幫主。」

「是不是獨行幫幫主陰風雲？」

「既是知道，何必多問。」

馬如龍道：「這樣說來，你也是獨行幫的幫徒了？」

「不錯。」

「劫持馬青松的目的何在？」

「怕你們到時不肯赴約。」

江楓怒道：「笑話，我足跡走遍天下，大江南北，何在乎一個小小的獨行幫？」

馬如龍也怒道：「你們這手段也未免太卑鄙了，如今馬青松這孩子死了，這筆賬應該如何算法？」

「有種的就找我們幫主算賬！」

江楓冷哼一聲道：「你們幫主固然要找，可是你無緣無故殘害孩童生命，我們也不能放過。」揮起一掌，向他的天靈穴拍去，「啪」的一響，那劉揚已腦蓋粉碎，死於非命。

馬如龍道：「冰心這女娃娃傷勢未好，我們得趕快回去，要是賊人又施出甚麼陰謀，那就麻煩了。」

兩人立即趕回客寓之中，祇見許冰心正躺在床鋪之上，右手按劍，閉目養神，一見二人回來，忙遞過一張素箋道：「你們看。」

江楓接過一看，上面鐵劃銀鈎般的寫着，百來個字：「馬青松已爲我所救，爲了避免再生意外，暫留老衲處，你們處境我已略知一切，這批匪徒，我久存剷除之心，奈獨木難成林，今聞靜修老尼出手，實莫大良機，欲即赴九華一行。來安客寓非安全之地，速覓一僻靜之處，待許姑娘傷好後，速至九華會合。」短衲和尚留。

江楓喜道：「馬青松已獲救了，祇是短衲和尚又是誰？」

馬如龍接過短箋看了一遍，也臉現喜色道：「這短衲和尚又名短衲琴僧，在武林中有南僧北尼之譽，青松能爲他所救，倒是因禍得福了。」

許冰心道：「這字條好像是指馬青松遇險，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江楓便將之前的情形說了一遍，此際天色亦已大亮，馬如龍道：「看來此地已不能住，我們還是找個地方靜養幾天，然後一同齊赴九華山去。」

江楓道：「萬一靜修師太回來之時，尋不着我們呢？」

馬如龍道：「這倒不用擔心，短衲琴僧既已趕去，一定會向她提起此事，我們還是先搬出城外再說。」

於是，數人立刻又至望江城外，找了個人家住下，七日之後，許冰心的傷勢痊癒，這才一起上路，由江邊僱舟，至貴池登岸，然後步行，直向九華山而去。

九華山高約數百丈，爲安徽有名的佛教聖地，這一天正是九月九重陽日，朝山郊遊之人異常之多，然在九華山的一片叢林中，出現了一個青年人，手握銅簫，白衣飄拂，在林間漫步長歌：

受業深山兮，如琢如磨，藝成離師兮，行道江湖。

銅簫到處兮，宵小躲藏，一身是膽兮，掃盡坎坷。

掃坎坷兮走武林，遇知音兮未了情，未了情兮誰與共鳴。

歌聲沛然雄壯中帶有傷感，此際忽聽得林木間傳來一陣掌聲，有人大叫：「好歌，好歌。」

那白衣書生銅簫一指，喝道

：「誰？」

此際從林木叢中，鑽出個小叫化，蓬頭垢臉，一身油污，看年紀不過十三四歲，生得一雙大環眼，滴溜溜的亂轉，咧嘴一笑道：「江相公，你好！」

那白衣書生一愕，說道：「我不認識你！」

「可是你認識我師父！」

「你師父是誰？」

「鐵拐神鏢一條龍。」

「你是丐幫中的人？」

那小叫化點點頭道：「正是，正是。」

「李瓊李幫主是你師父？」

「正是，正是。」

「李幫主也來了九華山？」

「正是，正是。」

「莫非也是爲了獨行幫而來？」

「正是，正是。」

那白衣書生笑道：「你那來那麼多的正是！」

小叫化子朝天鼻一仰道：「本來就是嘛！」

「你換一句口吻講講不行麼？」

小叫化雙手一攤道：「沒辦法，咱沒有讀過書，那有好的口才？」

那白衣書生道：「你是有意來找我的呢，還是無意巧合？」

小叫化子道：「是我師父叫我來找你的。」

「有事麼？」

「我不知道。」

「現在就去？」

「嗯！」

「去就去吧。」

原來這白衣書生正是江楓，他隨着小叫化一直向前走，林木愈來愈密，從地面發出一陣陣晦濕之氣味，偶然也有蛇蟲從脚面上穿過，江楓走了一陣，又問道：「小兄弟，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李小三。」

「這名字好土。」

「我師父說討飯的不能起文雅名字。」

江楓道：「這都是眞話。我們快到了吧？」

李小三道：「還沒有，穿過前面山澗，再走一二里路就到了。」

「奇怪，你怎麼知道我會在這裏？」

「江相公，我說了你別生氣。」

江楓笑道：「你說吧，我不生氣就是。」

李小三道：「從望江起我就跟在後面。」

「你怎知道我們在望江？」

「靜修神尼說的。」

「原來靜修師太與你師父會合了，可是你爲甚麼不早出來見我。」

李小三道：「這是師父交代叫我暗中跟着。」

「可是我們坐的是船。」

「我就在後舵上爬着。」

江楓奇怪道：「如此說來，你已在水中泡了一整天？」

「不錯。」

「你的水性很好？」

李小三咧嘴一笑道：「談不上，略懂一點點。」

「可是我從未聽說過李幫主會水性的呀。」

「這不是師父教的，我從小便會。」

「你到望江又怎知道我的住址？」

「丐幫耳目遍天下，這一點江相公應該估得到才是。」

江楓點點頭，兩人越過一道山澗，又鑽入一個密林之中，彎彎曲曲，走了里許，已到了幾間茅屋之前，屋前門口正坐着五六個小叫化子，在太陽之下捉虱子。

李小三用手一指道：「我師父就在這裏面。」

江楓大步走入，抬頭看去，不覺大奇，原來這屋中除了鐵拐神鏢李瓊之外，尚有短衲琴僧、靜修師太、一琴一劍震武林馬如龍、許冰心等人俱已在座。

許冰心笑道：「江大俠，我們雖然計劃分頭赴約，以防敵人暗算，結果未與敵人照面，却全作了丐幫座上客。」

江楓向李瓊雙手一拱，道：「幫主相邀我等到此，不知有何見教？」

李瓊笑道：「酸氣衝天，我們還是坦誠相見吧，稍停尚有一位客人到，老叫化便宣佈原案。」

靜修師太道：「不知幫主所講的尚有哪一位？」

李瓊道：「這一位客人是到望江找江相公未遇，已被我們接了過來。」

正說之間，門口一個小叫化稟告道：「王相公來了。」

門外閃進一條人影，竟是興儒幫的王丹楓。江楓站起來道：「五弟，怎會是你？」

王丹楓道：「原來三哥也在這裏，想一切情形，你都已知道，我不必再說。大哥說，如果要甚麼幫手，祇管回幫去調動。」

李瓊大笑道：「妙極，妙極，我們正感人馬不足。化子們，擺酒。」

他一聲令下，立刻有四五個小叫化子搬來了兩罎老酒，七八隻鷄子，在酒席間，老叫化子李瓊宣佈方案。

原來他早有剷除獨行幫之心，實因實力不足，故遲遲未動，如今打探出江楓這一檔子，便決心聯合他們一起行動，這才分別將衆人請

來。

馬如龍哈哈笑道：「難怪江湖傳言，丐幫中人皆俠義之輩，視安定天下爲己任，今日一見，果然不錯。」

李瓊笑道：「馬大俠，你怎麼跟我老叫化子謙虛起來，說實在的，你們的重九之約，是訂在今日甚麼時候？」

江楓道：「獨行幫送訊之時，並未有說出時候。」

「如此說來，却是晚上前去也不算失約了。」

馬如龍道：「幫主可否先將你的計劃說出，我們再作研究如何？」

李瓊笑道：「當然，當然。」接着便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這獨行幫的總壇，就在九華山的西麓，離他們所居的茅屋，也不過是一箭之地，是穴洞而居，洞中機關重重，從正門絕難進入，因此李瓊多方打探，知道他們的總舵，尚有一個後洞，此洞極爲隱蔽，因此沒有甚麼人把守，要想撲滅此幫，搗毀總舵，必需由此洞進入，方能馬到功成。

江楓道：「可是與我們的約會有甚麼關係？」

李瓊道：「關係可大着啦，我們可以分成兩路，一路在外面佈下陷阱，引他們赴約，另一路趁他們總舵空虛之時，直搗黃龍，這豈不是可一舉撲滅？」

許冰心道：「此舉不怕有欠光明。」

李瓊哈哈大笑道：「女娃娃妳不懂用兵之道，用兵不忌詭計，何況對付這一批邪道中人！」

短衲聖僧點點頭，道：「除魔就是所謂衛道，事急從權，我們就這麼樣辦吧！」

當下由江楓寫好約書，本日戌時在九華山西山麓見面，由丐幫中人送去，李瓊又請王丹楓回興儒幫調用一批人手，必須在戌時之前趕到。

李瓊又道：「今晚請聖僧、神尼、馬大俠、許姑娘陪同江少俠赴約，王少俠帶來的人手，以及本幫弟子，加上我老叫化子直搗他們的總舵，使他們首尾不能相顧，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馬如龍哈哈大笑道：「李幫主不但是一位風塵異士，還是一位胸藏萬有的丐中諸葛。」

李瓊笑道：「馬大俠，你怎麼取笑起我老叫化子來了？」

衆人一陣大笑，許冰心突然輕輕一陣嘆息，獨個向茅屋外走去。

江楓隨在她後面，來到了一座密林中，許冰心向一塊石上一坐，沉默不語。

江楓輕聲道：「冰心，妳有甚麼心事？」

許冰心搖搖頭道：「我說不出，只是心中煩得很。」

江楓道：「獨行幫即將消滅，伯父母之仇，也快報了，妳應該高興才是。」

許冰心淒然一笑，突地哭了起來。

江楓被她哭得直發楞了，半晌道：「冰心，有甚麼事妳可對我說，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盡力幫助妳。」

「我……我很怕。」

「妳怕武功不是陰風雲的對手？」

「不是。」

「那麼妳怕甚麼？」

「你坐下來，我對你說！」

江楓挨着她的身邊坐下，許冰心又道：「我怕姐姐不能容我！」

「妳是說雪心？」

「嗯！」

江楓一笑道：「怎麼會呢？妳們本屬親姊妹，況且多年未見，她高興尚且來不及呢？怎會容妳不下呢？」

許冰心搖搖頭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又爲了甚麼？」

許冰心道：「江大哥，我問你一件事。」

江楓道：「你問吧！」

許冰心道：「如果有姊妹二人，同時愛上一個男人，她們會相安無事麼？」

江楓聽得一楞道：「情之一字，擾人至深，這原是很難說的事情。」

「依你的判斷呢？」

「如果姊妹性情相合，同時能從大體上着想，即無問題，相反的如果心胸窄小，性情不合，就絕難同巢而居了。」

許冰心點點頭道：「江大哥，你看我姐姐這人怎麼樣？」

江楓道：「妳姐姐生性溫文大方，儒雅脫俗，是個好女子。」

許冰心道：「如此說來，我就放心了。」

江楓被她這東一句西一句，問得有些發愣的說道：「妳到底在想些甚麼？」

許冰心笑道：「江大哥，你還記得我上次曾對你說過麼？如果姐姐願意的話，我會與姐姐一起嫁給你。」

江楓愣了好半晌，才搖了搖頭道：「不行……」

「爲甚麼，江大哥，你不喜歡我？」

「不是我不喜歡妳，而是說我不能再瞞着妳姐姐來愛妳。」

許冰心道：「我知道你是君子，但我會當面問姐姐。」

「萬一妳姐姐不答應？」

「那我就削髮守深山，永不出世。」

江楓輕輕的嘆了聲道：「這是何苦呢！冰心，我並沒有甚麼值得妳傾心的地方。」

許冰心道：「假如你眞的沒有，我姐姐也不會那麼痴情待你，我知道愛人者未必被人所愛，但這是一種自然的趨勢，任何力量皆不能阻止的。」

江楓嘆了聲道：「妳眞這麼想，我只好請求妳姐姐答應妳了。」

許冰心拉着江楓的手道：「大哥，你答應麼？」

江楓道：「假如妳姐姐同意了，我豈能辜負妳一片痴情？」

許冰心喜極而泣道：「江大哥，謝謝你啦。」

江楓道：「現在時辰不早，我們可以回去準備赴約了。」

許冰心點點頭，兩人一齊回到了茅屋之中，李瓊已準備調兵遣將。

王丹楓已從興儒幫領來了二十名高手，一式儒生打扮，氣宇非凡。

丐幫已做好了晚飯，衆人飽嚐了一頓化子鷄的味道，然後分別上路了。

短衲聖僧、靜修神尼、許冰心、馬如龍陪同江楓前往九華山西山麓赴約。

丐幫李瓊及幫中兄弟，與王丹楓帶來的二十名興儒幫中的高手，準備直搗黃龍，摧毀獨行幫的總舵，先斷其後路，然後再與江楓等會合。

他們這個調撥停當，立時行動，各自分道而行，當江楓到達西山之時，已是黃昏以後，天空現出一片暗淡，斜月也慢慢地升了起來。

江楓等在西山麓的一處園林之中，停了下來，這園林花木扶疏外繞圍牆，只是乏人修理，已是野草叢生，落花滿地，園中有一塊很大的空地，好像是一座練武場，據說這座花園，原是當朝一名武將的府宅，後來這位將軍被廢了，園子無人管理，也就跟着荒凉了。

江楓等進入花園，馬如龍道：「江少俠，我看暫時還是由一人露面，其餘的人隱藏起來，以防敵人再要甚麼花樣，也好打個接應。」

靜修神尼點頭道：「正該如此。」說完身形一飄，隱入東邊一處花叢中，短衲聖僧袍袖一拂，已飛向一處廻廊之下。

馬如龍却隱上一株大樹之頂，許冰心走前兩步道：「江大哥，你看我是否也要躱避一下呢？」

江楓道：「冰心，我知道妳報仇心切，不過在未明白敵人眞相之前，我們最好能保持一點實力，也好應變於未然。」

許冰心點點頭，嬌軀一停，已飄向一座亭台之中，那亭台臨水而建，景色極爲幽雅，離開練武場，也不過三四丈左右。

江楓向亭台看了一眼，然後手握簫管，坐在一塊大石之上，嗚嗚的吹奏了起來。

江楓以銅簫作兵刄，當然在吹奏方面其造詣亦異常之深，但聞其音悠揚，如崑崙鳴鳳，出谷吟龍，聽得人廻腸蕩氣。

此時有人沉聲喝道：「好簫，好簫，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兄台眞不愧爲武林中之雅人。」

江楓停簫不吹，向發聲處望去，只見淡月之下現出一個中年儒生，長衫飄拂，看來也極爲儒雅，只是眉目之間，微帶點險詐之氣。

江楓雙手一拱，說道：「兄台是……」

那人陰沉的一笑道：「在下獨行幫幫主，陰風雲。」

「原來是陰幫主駕到，在下失敬了。」

「好說，江楓，你約我到此，有何指教？」

江楓聽得一愣道：「陰風雲，我原是應你之約而來，怎地你反問起我來了？」

陰風雲又是陰森森的一笑道：「你是應我之約來到這九華，我是應你之約到了西山，咱們究竟是誰約誰，這我也弄不清楚了。」

江楓也跟着朗聲一笑道：「誰約誰都無關重要，反正咱們皆是爲了解決一段公案。」

陰風雲大笑道：「江兄眞是快人快語，有甚麼話你先問吧。」

江楓道：「我有三件大事，想請教兄台。第一件，因爲你殺害彭澤縣令全家，第二件，因此將此事嫁禍我身上，第三件事，貴幫，因何屢次派人來劫持於我。」

陰風雲臉色一沉道：「這很簡單，第一件爲了報仇，第二件聽說你的武功很高，因此將殘殺朝廷命官的事情推在你身上，殺官形同造反，迫得你走投無路之時，然後設法使你加入本幫。第三件的目的與第二件相同，不過是手段各異而已。」

江楓朗聲一笑道：「如果在下不樂意呢？」

陰風雲冷冷一哼，道：「獨行幫中一向有個不成文的規定。」

「請說！」

「不能用之，必需殺之。」

「假如在下既不願爲你所用更不願爲你所殺呢？」

「那祇有在功夫上比個高低了。」

江楓改笑爲怒，大喝一聲：「陰風雲，就憑你偶然奇遇，習點微末之技，便敢興風作浪，本少俠今晚絕不能放過你。」

陰風雲冷冷一哼道：「江楓，你想與本幫主鬥，那還差得很遠，四隊長何在？」

亂草中一連鑽出四個人來，正是崔家四虎，想他們早已埋伏在此。

江楓突然又朗笑一聲，道：「就是這幾個替死鬼麼？」

「嘿嘿嘿，你不要小覷於他，崔家四虎在武林中，並不是默默無聞的人物。」

「在下雖未請教過，却早已看過他們那種德性，你最好派幾個武功高的人出來，又何必叫這些膿包來送死呢？」

陰風雲尚未回答，崔家四虎已同時怒吼一聲，紛紛撲上，大虎崔龍雙輪斜分，一取對方的肩井穴，一取笑腰穴；二虎崔虎雙劍並舉，一刺咽喉，一斬左手；三虎崔彪的雙刀如雪片飛舞，齊遞向江楓的腰部；四虎崔豹的雙鐗，却向對方的頭頂落下。

江楓雖然八面受敵，但却仍是神色不動，身形微挫，人已從右斜方的空隙中穿了出去，四虎崔豹大喝一聲，分而又合，又將江楓困在當中。

江楓沉聲怒道：「你們幾個不知死活的東西，眞的要爲別人賣命麼？」

崔龍粗聲大喝道：「甚麼別人自己的，有獨行幫在，就有我們在，無獨行幫，也就沒有我們在，小子你有本領祇管抖了出來便是。」

江楓右手一提銅簫化出萬點金光，向四虎頭上罩去，四虎各揮兵刄躍身反擊，祇是那八件兵刃，平時雖極爲霸道，但一遇到江楓的銅簫，竟無施展的餘地，迴蕩空氣中，竟有一股極高的壓力，使四人將遞出的兵刃，一齊又收起躍開。

陰風雲大喝一聲：「祇准向前，不准後退，上！」

崔家四虎又一齊反撲，形同瘋虎，顯然四人已準備豁出生命。

江楓朗笑道：「你們既不怕死，我又何必存彌勒心腸。」銅簫起處，如旋風落葉，暴雨殘荷，不見人影翻飛，祇見金光亂閃，不到半刻工夫，已點了四虎的死穴。

崔家四虎一死，江楓才振聲道：「陰兄，你自己如此托大，却叫別人去送死，這是何苦？」

陰風雲怒喝道：「住口，誰是你的陰兄？」

江楓冷哼一聲道：「我念你是儒門一派，故而才對你客氣一點，其實似你這種行徑，連豬狗都不如。」

陰風雲大怒，一聲呼嘯，草叢中又竄出兩人，這兩人江楓都認得，而且還是手下敗將，一個是鐵蜈蚣關長泰，另一個是鬼手錢震，如今祇剩下了一條手臂。

江楓道：「怎麼，你又召來了兩個替死鬼？」

陰風雲大喝一聲：「上！」

鐵蜈蚣關長泰手中的七節鞭，立即盤打而上，鬼手錢震在縫隙中，一連拍出三掌。

江楓大怒，銅簫一捲轉間，已化出萬道金蛇，凌空亂竄，關長泰打出的長鞭，及鬼手錢震打出的掌力，一遇到了銅簫所捲起的激流，威勢立即消失，二人大吃一驚，正待後退，江楓已一聲長嘯，身形驟起，以浮光掠影的手法，點了兩人死穴。

陰風雲嘿嘿兩聲道：「江兄，好一手禦氣擊敵之術，江湖之中，罕見得很。」

江楓恨陰風雲的計謀太險了，大喝道：「陰風雲，咱們的過節應自己結算，何必拿別人的生命來開玩笑？」

「江楓，你自問能鬥得過他們嗎？」

「眼前便是事實。」

「尚早得很。」陰風雲一陣急哨，四處亂草擺動，滿月下現出數十個人來，各執兵刃，一擁而上，又將江楓圍住。

江楓一聲冷笑道：「想不到一個堂堂一幫之主，却專會拿別人的性命來當兒戲。」

陰風雲怒道：「你有絕對取勝的把握麼？」

「就憑這數十塊廢料及此破銅爛鐵？」

「嘿嘿嘿，你的話不要說得太滿，祇要你勝得過他們，本幫主立即下場奉陪。」

江楓叫道：「好，我們一言爲定。」銅簫一起，便要出手。此際從屋頂飛下一人叫道：「江大哥，這一陣讓給我。」

來人正是許冰心。

江楓道：「冰心，且養息一會，可能這魔頭尚有其他鬼計。」

許冰心道：「我不需要養息，需要養息的是你，你已經打到現在了。」未等江楓答話，她已拔出寶劍來，一縷寒芒，直向人叢中捲去。

許冰心的武功得自靜修神尼親傳，自是不弱，再加上她那柄先古神刃，威力更平添一倍，耳際聽得一陣「嗆郎郎」的大响，數十個獨行幫衆的兵刃，倒有一半被她古劍削斷。

此際有人朗喝道：「阿彌陀

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進前一步，便是鬼門關。」

靜修神尼恐許冰心殺戮過重，因此現身出來。

許冰心嬌叱道：「你們聽到了麼？如再不停手，可別怪本姑娘下手無情。」

數十個獨行幫徒，被許冰心的聲威所懾，齊拔足向後退去。

陰風雲大喝一聲：「那裡走！」右手一揚，耳際聽得連續的慘叫聲，數十名幫徒，同時倒地身死。

靜修神尼合十道：「陰施主，此舉不怕有違天和了？」

陰風雲冷冷一哼道：「管他甚麼天和地和，本幫既稱獨行，一切當有獨斷獨行之權力，妳既身入空門，就不必再來管人間是非。」

「非是老尼要管，實在看不慣你這殘殺無辜的行爲。」

陰風雲笑道：「這批人在未入幫之前，全是殺人越貨，截路劫糧，姦淫燒殺的歹徒，至入幫後，更是變本加厲，在你們正道的武林中人看來，正是十惡不赦之徒，何所謂之無辜乎？」

靜修師太道：「上天有好生之德，總得給他們一個回頭的機會。」

陰風雲一聲長笑道：「回頭，這批人肯回頭，天都會翻轉過來，何况他們既入我幫，就得聽我之命，不聽令者有殺無赦。」

許冰心怒道：「你是甚麼東西，在我師父面前說話，也敢如此狂妄自大。」古劍一起向前挑去。

陰風雲身形一飄，帶起一陣陰冷的寒風，已讓開去叫道：「慢着，我的手下你們尚未殺光，現在尚輪不到我，來人啦！」

此際從右側樹蔭中，落下一人來，此人靜修師太認識，正是去望江送信、臨別之時與她對了一掌的獨行幫刑堂堂主左天佑。

許冰心長劍未停，反向左天佑挑去。

左天佑陰陰一笑，道：「很久沒有與女娃娃玩啦，今天讓老夫好好的陪妳玩幾手絕活。」左脚一旋，左手銅鈴已搖得震天價响，同時右手鐵拐，如雷霆般的掃出，聲勢凌人。

許冰心臉色一紅，嬌軀騰空而起，讓過對方一拐，古劍就勢當頭劈下。

左天佑霍地一矮，鐵拐斜飛，右手鋼鈴帶起一陣聲响，已點向她的笑腰穴。

許冰心怒喝一聲：「瘟賊！」古劍上穿，嬌軀已飛空中數丈，突然一招倒瀉江河，古劍已化作數十道劍光向左天佑當頭壓下。

這一招正是靜修師太傳她的迴龍十三劍中的第一招，凌厲無比，左天佑祇覺得四週數丈之內，皆有劍光照體，欲避無門，頓時一聲慘叫，血濺當場。

江楓朗聲一笑道：「陰幫主，現在該我們來了結了吧？」

陰風雲叫道：「娘子，現在該妳出陣了。」兩迴廊側下走出一個婷婷嫋嫋的少婦，看年紀也不過是二十上下，却生得千嬌百媚，妙目橫飛的道：「我看不必這樣躭擱時間了，乾脆我們雙方的人都叫了出來，咱們來拚一場，作一了斷。」

馬如龍朗笑一聲道：「用不着了，我這糟老頭子自己走了出來就是了。」

少婦道：「想不到南僧北尼、一琴一劍震武林馬老爺子，皆肯賞光，難得，難得啊。」

馬如龍道：「姑娘眼力不錯，祇是尚未報出自己身份來。」

那少婦又是一聲嬌笑道：「馬老爺子不認識我了，我是獨行幫幫主的夫人，現任的副幫主，花蝶娘子朱合英便是。」

花蝶娘子朱合英，原是一武林淫婦，已經連死了三個丈夫，如今不知如何跟陰風雲又搭上了。

江楓道：「妳不是要羣毆羣打麼？我們的人已經全出來啦，可是你方的人呢？」

花蝶娘子一笑道：「你還怕他們不出來？」素袖微揮，一道灰色的火焰，已衝天而起。緊接着又是數十道人影，飛入場中。

當頭兩個是灰衣老者及藍衣老婆子，其餘全是黑衣黑靠、黑布蒙面，陰風雲叫道：「師父師母，這南僧北尼交給你兩位老人家，其餘的一律由弟子來打發。」

老婆子一陣桀桀怪笑道：「好徒弟，你就放心的打吧。」身形一起，已向靜修師太逼去。

靜修師太一笑道：「想不到你這兩個老不死的尚在世上。」

灰衣老者陰沉沉的陰山毒叟毒婆，原是長生不死之人！」話聲一了也跟着向短衲聖僧逼去。

短衲聖僧大叫道：「不好，我和尚要歸天去，偏偏遇上你這個毒東西。」雙袖一展，已向他撲去。

陰山毒叟迴身讓步，凌空打出一掌，他們這一接上手，接着毒婆已與靜修師太打在一起，以一支白雲拂，對毒婆的毒魂帕，殺得難解難分。

江楓銅簫一起，已向陰風雲打去。許冰心與馬如龍的兩支長劍，敵住獨行幫的數十名高手。

這一陣是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不到半個時辰，獨行幫的高手已死去了十數人，祇是這批人武功較差，因此馬如龍與許冰心的身上，祇微見汗。

毒叟毒婆雙敵南僧北尼，祇因他們一生研究毒物，因此在功力上大打折扣，不到兩百招已有些不支之感。

陰風雲力敵江楓，每轉身換位之間，必帶起陣陣陰風，江楓運功全身，護住各大要穴，一支銅簫使得神出鬼沒，泛起朶朶金花，兩人互鬥了一百多招，陰風雲漸漸退後。

此際短衲聖僧叫道：「老毒物，打不過就放毒呀？」

毒叟陰「哼」一聲，袍袖一展，一條金色小蛇，向他飛去。

短衲聖僧五指虛彈，那小蛇被一縷罡風洞穿腹部，跌落地上。

陰毒叟不由大怒，雙袖齊揮，一連數十條小蛇飛向短衲聖僧全身各大要穴道。

短衲聖僧大叫道：「不好，和尚要去極樂世界了。」雙手連續飛彈，十數條小蛇又跌落地上而死去。

陰山毒叟又大喝一聲，雙掌齊發，兩道威力凌人的掌風向和尚打去。

短衲聖僧笑道：「我和尚倒要看看你有多大道行。」也跟着雙手齊發，四股掌風，凌空一接，發出「彭」地一聲大響，短衲聖僧身形微微一晃，陰山毒叟却連退了三步，他退而再進，又發出第二次掌力，短衲聖僧揮掌再接，這樣的連對三掌，陰山毒叟一聲大叫，鮮血狂噴，倒地死去。

毒婆大吃一驚，一疏神間，被靜修神尼的白雲拂點中了死穴，兩個老毒物一死，獨行幫的鬥志已失，接着慘叫連起，又是十數人死在馬如龍及許冰心的長劍之下。

陰風雲此時已被江楓的一支銅簫，逼得暴退了十數丈，其餘的幫衆，見幫主一退，也跟着紛紛退去。

許冰心長劍一揮，當先便追，接着南僧北尼、馬如龍、江楓也跟着追去。

整整追了半個時辰，已到了一座洞口，那正是獨行幫的總舵所在。

陰風雲正待入洞，突然由洞口鑽出數十個人來，當先一個老叫化子大叫道：「鐵拐神鏢李瓊在此。」原來他們已搗毀了獨行幫總舵，殺盡殘餘留守的幫衆。

陰風雲叫道：「獨行幫與丐幫素無寃仇，你爲何如此？」

李瓊哈哈大笑道：「正邪不兩立，敵我不並存，何說無仇！」打狗棒一起，便向陰風雲挑去，丐幫幫主李瓊的十二招打狗棒法，奇妙絕倫，陰風雲被摔了三個觔斗，全身無力。

許冰心切齒喝道：「狗東西，你也有今日了！」於是反手一劍，將他的頭顱斬了下來，其餘幫衆，盡爲江楓所殺。

靜修神尼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至今一切恩怨已了，貧尼也該回華山去了。」

許冰心叫道：「師父……我……」

靜修師太道：「妳塵緣未了，暫且留下吧！」

「不，是我姐姐。」

「我知道妳的心思，這件事由我作主，九月中旬，我帶着妳姐姐到達彭澤縣讓你們與江少俠完婚。」

馬如龍笑道：「這是一件大喜事，我老頭子回去安好家小，到時趕來喝這喜酒。」

短衲聖僧笑道：「尚有馬大俠的孫兒，尚在我和尚廟中，這樣吧，乾脆九月中旬，我送他到彭澤縣城，也可以看看熱鬧。」

許冰心這時反而嬌羞得抬不起頭來了。

這日，一行人回到彭澤，先命小叫化將許家打掃一番，然後又爲許英傑夫婦整修墳墓，十五那天，各路人員已到齊，由江楓準備些祭禮，讓許氏姊妹祭奠一番。

三日後，靜修神尼便爲他們三人主持完婚大禮。

（完）



小辣椒

四騎士傳奇故事/古　隆　中·文
可　飛·圖

俠女仗義　保護國寶

荒村，野店。

野店外，秋風捲黃葉，新月如鈎。

野店內，四張白木桌子，四個裝束不同的顧客——一名斑髮短裝老者、一名虬髯勁裝大漢、一名白髮老嫗、一名美艷又風騷的紅衣少婦。

四個人分據四張白木桌子，每張桌面上，都祇是一副杯筷、一壺酒、四色小菜。

這四個人，好像是互不相識，也好像是一夥的，他們都是自斟自飲，沒有交談，祇是偶而交換一個旁人難以意會的眼色。

除了這四個顧客之外，還有一名老闆廚師兼小二的短裝中年漢子，伏趴在櫃枱上打盹。

昏黃燈光下，這情形，好像有點兒神秘，也好像有點兒滑稽。

外面，有清朗的歌聲傳來：

小辣椒，紅又紅，辣在嘴裏痛在心。

小辣椒，紅又紅，教人害怕教人瘋。

店內的四個顧客聞聲而臉色爲之一變之間，但覺眼前一亮，門口已出現一名英俊瀟灑的白衫書生。

白衫書生年約二十出頭，中等身材，長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卓立門口，就像是玉樹臨風，夠得上稱爲世間難得一見的美男子。

他，星目飛快地一掃，未語先笑道：「伙計，還有沒有座位？」

那位正在「夢見周公」的「伙計」，方自聞聲而起，還沒回過神來，那紅衣少婦已搶先代答道：「已經沒有座位了，這位公子如果不嫌棄，就將就一點，坐到我這一桌來吧！」

紅衣少婦不但美艷而又風騷，嗓音也嬌甜而又富磁性，而且，她不僅是用她的櫻桃小嘴說話，連眼睛、眉毛也好像在說話，對那白衫書生極盡眉挑目語之能事。

眞箇是：眼色暗相勾，秋波橫欲流。

白衫書生目光爲之一亮，也是未語先笑道：「多謝這位大……大……」

他好像是不知道該不該稱人家爲「大嫂」，因而「大」了半天接不下去。

紅衣少婦看着他，媚笑道：「叫大姊。」

「是！大姊。」

「坐到這兒來。」

「方……方便嗎？」

「有甚麼不方便的？我一個婦道人家都不怕，虧你還是男子漢，腰間還懸着寶劍。」

白衫書生緩步而入，坐在紅衣少婦的對面，並靦覥地一笑道：「不瞞大姊說，我雖然佩着寶劍，却是連雞都沒殺過一隻。」

「是沒機會？」

「不！是不敢。」

「那你還佩着寶劍幹嗎？」

「唬唬人。」白衫書生尷尬地一笑道：「常在外面行走嘛，也可以給自己壯壯膽。」

紅衣少婦嬌笑道：「你說話好好玩。」

她媚目流盼，一直在白衫書生的週身上下溜轉，好像恨不得一口將白衫書生吞下肚去。

經過這片刻的交談，白衫書生的神色也自然得多了。

白衫書生的神色不止是自然得多，而且可說是慢慢的放肆起來。

祇見他一雙黑白分明的星目，也毫不示弱地在對方的週身上下溜轉着，一面淡然一笑道：「我是老實人，說的也是老實話。」

紅衣少婦意味深長地「唔」了一聲，道：「我看，你才不老實哩！」

這時，那位「伙計」正向白衫書生哈腰請示，要吃點甚麼，白衫書生隨手向桌面上一指，道：「照樣再來一份。」

「是……」

那「伙計」才轉身退走，另一桌上的虬髯大漢已插口問道：「嗨！這位公子，方才那首甚麼小辣椒的歌謠，是不是你唱的？」

白衫書生含笑點頭道：「正是。」

「你見過小辣椒？」

「沒見過。」

「你知道小辣椒是甚麼人？」

「這位大哥，我雖然沒見過小辣椒，但對小辣椒的事跡，却知道得很多。」

紅衣少婦接過話鋒，道：「好！說說看。」

白衫書生眉飛色舞地道：「小辣椒是名震大江南北的『四騎士』中的老三，啊！對了，諸位該聽說過『四騎士』的事跡吧？」

紅衣少婦道：「聽是聽說過，却不怎麼清楚。」

白衫書生道：「『四騎士』是四位年輕俠士，愛打抱不平，尤其專愛跟金國人以及替金國人做事的狗腿子過不去。」

「這些，我都大概聽說過。」

「『四騎士』的老大就是『十全公子』呂十全、老二假和尚、老三小辣椒、老四大法師，四人當中，呂十全跟小辣椒還是未婚夫妻。」

「聽說他們小倆口文定已經三年，却一直還在鬧彆扭，不曾成婚。」

「不錯。」

「那是甚麼原因呢？」

「這個……我可沒聽說過，我……我所知道的也不過是這些而已。」

那虬髯大漢道：「眞掃興，我還以爲你知道得很多哩！」

白衫書生歉笑道：「眞抱歉，這位大哥，我所知道的，已經都說出來了。」

那紅衣少婦道：「據說，那小辣椒不但刁鑽、潑辣，而且心狠手辣，人也長得非常漂亮。」

白衫書生注目笑道：「我想，傳說一定會誇張的，所以，我認爲，小辣椒的漂亮，祇要能趕得上大姊妳的一半，就很不錯了。」

「你認爲，我很漂亮？」

「這還用我說。」

「你好像很會奉承人！」

「不！我說的是由衷之言。」

「就算你是言出由衷吧！」那紅衣少婦媚目深注地笑問道：「你老弟貴姓台甫，仙鄉何處？」

白衫書生答得很簡單：「蕭六嬌，小地方蘇州……」

他的話沒說完，那四人同時身軀一震，也同聲驚問：「小辣椒……」

「你就是小辣椒？」

蕭六嬌笑道：「諸位莫緊張，我不是小辣椒，是蕭六嬌；『蕭規曹從』的『蕭』，『六六大順』的『六』、『千嬌百媚』的『嬌』。」

「哦……」

那四人同聲長吁中，也同時浮現尷尬的笑容。

那紅衣少婦又笑問道：「你怎麼取一個女人的名字？」

蕭六嬌苦笑道：「不是我要取這麼一個女人的名字，是由於家父母接連生了五個男的，很希望生一個女的，所以，當我還在家母肚子中時，家父就替我取了個『六嬌』的名字……」

「希望這第六個是嬌嬌滴滴，也是千嬌百媚的女嬌娃。」

「正是，正是……」

「可是，事與願違……」

「這第六個，又是一個臭男人。」

「你也別自嘲了，造化弄人，這是無可奈何的事。」那紅衣少婦舉杯媚笑道：「來，喝酒……咦！你叫的小菜，怎麼一點都沒用過？」

蕭六嬌俏俛地笑道：「大姊天仙化人，秀色可餐，我早就吃飽了哩！」

那紅衣少婦投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你越來越不老實啦！」

蕭六嬌俏俛如故地道：「面對像大姊妳這樣的美嬌娘，即使是柳

下惠重生，也老實不起來呀……」

那虬髯大漢忽然「砰」地一掌拍在桌子上，震得碗碟齊飛，並霍地站起，怒聲叱道：「混帳東西！竟敢當面調戲我老婆！」

蕭六嬌滿不在乎地漫應道：「何必那麼認眞哩！我不過是一句玩笑話嘛！」

那虬髯大漢冷笑道：「你說得多輕鬆！」

蕭六嬌道：「退一步說，就算我調戲了你老婆，難道說一頂綠頭巾還能壓死人嗎？」

「小子找死！」

那虬髯大漢怒叱聲中，向蕭六嬌凌空飛撲過來。

別瞧那虬髯大漢人高馬大，身法却是靈活之極。

蕭六嬌好像還來不及有甚麼反應，左手已被對方抓住。緊接着，但聽一聲沉雷也似的「滾」，整個人就像一根木頭一樣，由大門口給扔了出去。

「救命啊……」

大門外傳來蕭六嬌的呼救聲，却沒聽到人體墮地的聲音。

這時，那斑髮老者才蹙眉說道：「你出手太重了！」

那虬髯大漢道：「不！我出手自有分寸，不過，也夠他躺個十天半月的……」

但他話沒說完，蕭六嬌已安詳地緩步而入，向那虬髯大漢抱拳長揖，道：「多謝這位大哥手下留情。」

那四人同時爲之一怔之間，蕭六嬌的背後却傳出一聲沉喝：「小子閃開！」

也不知是蕭六嬌眞聽話，還是他後面那位不速之客推了他一下，祇見他跟蹌地閃開到大門內的七尺之外，才勉强站穩。

接着，一名身着青衫的馬臉漢子大步而入。

此人身材瘦高，約莫四旬開外，臉色慘青，却是目光如電。

他，精目向原先在小店內的四人一掃，冷然問道：「東西帶來沒有？」

四人中的斑髮老者反問道：「你是誰？」

那青衫漢子道：「別問我是誰，東西交給我，你們就可以太平無事了。」

紅衣少婦插口笑問道：「說話沒頭沒腦的，你要的是甚麼東西呢？」

「水仙不開花，裝蒜！」那青衫漢子冷哼一聲之後，才沉聲說道：「好！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我要的是那白玉寶馬，由咱們狠主的皇宮中偷出來的白玉寶馬。」

那四人齊都臉色一變，沒接腔。

原來這四人都是江南地區的神偷：斑髮老者杜仲、白髮老嫗李四娘、虬髯大漢沈俊、紅衣少婦白牡丹，分別是兩對夫婦，這也就是說，杜仲與李四娘是一對，沈俊與白牡丹是一對。

至於白玉寶馬，本是大宋皇宮國寶，由高宗當政時之奸相秦檜獻與金主。從此，中華國寶，淪入異族手中。

據說白玉寶馬除了用寶石鑲成的眼睛之外，通體純白，沒一絲雜色，係以整塊萬年溫玉，由名匠精心雕刻而成，唯妙唯肖，栩栩如生，是一件價值連城的寶物。

約莫是兩個半月之前，有一個神秘的老頭，以黃金萬兩的高價，僱用杜仲、沈俊這兩對神偷夫婦前往金人宮中盜取白玉寶馬。

萬兩黃金固然是一筆很大的財富，但杜仲、沈俊這兩對神偷夫婦，却不是可以用金錢役使的俠盜。

他們不但具有妙手空空的本領，武功與輕功也都是一流的。

但他們却不得不接受這一筆交易，原因是那神秘老頭在他們身上下了毒，每天子午二時，必須服用那神秘老頭所給予的獨門解藥，否則，就會痛得死去活來。

那神秘老頭並跟他們約定，事情辦妥之後，就以能徹底解毒的解藥，交換白玉寶馬，而此時此地，就是他們事先約定的時地。

* * *

沉寂了少頃，杜仲才注目問道：「劉老頭怎麼沒來？」

劉老頭就是那以威脅利誘手段，要他們盜取白玉寶馬的神秘老頭。

白牡丹也接着問道：「你是金國人？」

「不錯！」那青衫漢子傲然點首道：「我是金國人。」

杜仲注目問道：「我再問一聲：劉老頭怎麼沒來？」

「劉老頭被我宰掉了。」

「那麼，你沒有劉老頭的獨門解藥？」

「不錯。」

「沒有解藥，就休想得到白玉寶馬。」

青衫漢子「嗆」地拔出長劍，冷笑道：「你們要命，還是要白玉寶馬？」

杜仲神色自若地道：「朋友，你必須了解，咱們四個都不是貪生怕死之人……」

那青衫漢子冷然一哂，道：「是的，我了解，盜取白玉寶馬就是最好的證明。」

杜仲冷笑道：「不用冷嘲熱諷，我再提醒你一聲，如果白玉寶馬不是大宋國寶，如果劉老頭是金

國人，如果不是我們四個想要表現一下自己的神偷技藝，都不會有今宵的情況發生。」

「這是說，你們都是愛國小偷，不怕死？」

「你不信？」

「我是不信，」那青衫漢子冷笑道：「即使你們眞不怕死，我也有比死更難受的方法伺候你們。」

沈俊霍地站起，冷笑道：「匹夫！別光說不練，有甚麼本事，儘管使出來！」

那青衫漢子道：「我會的，那白玉寶馬長逾一尺，高達八寸，你們不可能帶在身上，所以，我也提醒你們一聲，我沒有投鼠忌器的顧慮，我祇要留下一個女的就行了，留下女的，懂嗎？那是既可逼問白玉寶馬的下落，又可消遣……」

他的話，被沈俊的怒叱和當頭一刀打斷了。

但沈俊這一刀不但沒佔到便宜，而且如非是白牡丹搶救得快，還幾乎丟了老命。

這，並不是沈俊的武功差勁，而是他的對手太强了，强到他們夫妻聯手之下，仍然是岌岌可危。

杜仲、李四娘也參戰了，他們四個人使的都是單刀。

但四把單刀對一支長劍，還是沒法扭轉頹勢。

刀光似雪，劍氣如虹中，傳出那青衫漢子的語聲道：「你們四個聽着，七招之後，就祇有白牡丹一個人還能活着了。」

以目前這一面倒的戰況判斷，青衫漢子應該是可以說到做到的。

因此，杜仲以無比悲壯的語聲說道：「弟兄們，是時候了，咱們總得撈點本錢回來……」

那青衫漢子截口冷笑道：「作夢……撒手！」

「噹、噹」兩聲，四把單刀一齊被震飛丈外。

但也就當四把單刀被震飛的同時，以杜仲爲首的四人，全都被一股陰柔勁氣托出丈外，而那青衫漢子却於一聲淒厲慘號中，被一劍貫胸而死，妙的是：青衫漢子那一劍貫胸的劍，竟然是他自己的。

創造這一奇跡，將杜仲那一夥人由死神手中搶救回來的，竟然是片刻工夫之前，曾經被沈俊盛怒之下扔出大門外又安全回來作壁上觀的蕭六嬌。

這一意外的變化，使得以杜仲爲首的四人，像惡夢乍醒似地，一齊下意識地抬手摸摸自己的脖子。

蕭六嬌含笑說道：「腦袋還在諸位的脖子上，而且還完整無損。」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爲了搭救諸位，雖然躭誤了我不少的事情，但這是我自己樂意的事，諸位大可不必說甚麼『大德不敢言謝』的客套話。」

杜仲等四人一臉苦笑，沒接腔。

蕭六嬌又道：「我不但不要你們感恩圖報，也不稀罕那白玉寶馬。」

白牡丹笑問道：「那你爲甚麼要躭誤自己的事，搭救我們這四個小偷？」

蕭六嬌正容道：「因爲，我敬重四位是具有愛國情操的俠盜。」

白牡丹幽幽地一嘆，道：「雖然承蒙你救了我們，但事實上，我們還是活不下去。」

「爲甚麼？」

「因爲我們已沒法獲得劉老頭的解藥。」

蕭六嬌啞然失笑道：「白大姊不提醒我，我幾乎忘記啦！」

探懷取出四粒紅色藥丸，遞了過去，道：「這是本門特製的祛毒靈丹，任何劇毒，都保證藥到毒除。」

接着，又咧嘴一笑道：「現在，諸位該可以完全放心了。」

杜仲莊容說道：「雖然少俠不讓我說甚麼『大德不敢言謝』的話，但老朽還是要……」

蕭六嬌擺手打斷他的話，道：「杜大哥，咱們來個心照不宣，可好？」

杜仲連連點首苦笑道：「好，好，一切但憑少俠吩咐。」

一直不曾開口的李四娘，忽然長嘆一聲，道：「想想眞夠咱們愧煞，四個人聯手都不是人家二十招之敵，而蕭少俠却是一招就解決了。」

蕭六嬌笑道：「李大姊有所不知，方才，我不過是佔了出其不意的便宜而已。」

接着，向沈俊笑問道：「沈大哥，對我方才的孟浪，還在生氣嗎？」

沈俊一張紫膛臉漲得通紅，訥訥地接不上腔。

蕭六嬌又道：「但我眞想跟嫂夫人親熱一下，請莫見怪……」

沈俊臉色大變之間，祇見蕭六嬌忽然像陀螺似地，就地一陣疾旋，他那件白色長衫化成片片，像一羣蝴蝶在飛舞。

就這片刻之間，英俊瀟灑的蕭六嬌，已變化成一位紅色勁裝，嬌滴滴的大美人。

沈俊頓足苦笑：「我該死！我該死！」

「該死」聲中，「辟啪」連響，他狠狠地自己揍了四記耳光。

白牡丹媚笑道：「我明白了，大妹子，妳就是小辣椒。」

小辣椒也媚笑道：「妳看我像不像？」

（全文完）

上文提要：杜天龍中了黑衣老人一掌後，初時無甚感覺，越往後越覺內腑寒意陣陣，憑他二十餘年的內功也抵受不住……向彤奉命前來找歐陽鳳談交易，要她交出柳三夫人母女倆，就奉上解藥，基於道義，她沒有交出母女二人……柳三夫人夏秋蓮聽說總鏢頭爲了護鏢中了陰寒毒掌，命在旦夕，她拿出一支千年參王讓杜天龍服用……

新派奇情諷諭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無形劍

鏢交急死不難大　藥解獲與須繫命

「夫人，我不是好好的。」

歐陽鳳抓住杜天龍一隻手不停的搖動着，一面說道：「是她那一截參王，果然是天地間的奇珍異藥，太好了，你竟然這樣快就恢復了。」

這段話有如急水下灘，聽得杜天龍丈二金剛，完全摸不着頭腦，輕輕咳了一聲，道：「他是誰啊，那來的一截參王？」

歐陽鳳這才驚覺自己說得太急，伸手拉過來一把木椅子，在丈夫身旁坐下，拭去了臉上的淚痕，嫣然一笑，說明了詳細經過。

杜天龍聽得很仔細，但臉上却沒有鬼門關前重還魂的喜悅，而且，還不時皺皺眉頭。

直等歐陽鳳一口氣說完了經過，杜天龍才笑一笑，道：「夫人，你該去謝謝三夫人才是。」

祇要能留心一些，都可以看出來，杜天龍那笑容很勉强，似是用力擠出來的，但歐陽鳳沒有瞧出來。

她太高興了，數年夫妻，一生伴侶，膝前還未育一兒半女，竟然遭大限折翼，但一截參王，竟能在片刻間，化悲感爲歡樂，叫她如何不快樂得有些忘我。

杜天龍提醒她一句話，才使得杜夫人歐陽鳳心中一動，忖道：是啊！我應該去謝謝她，把她贈予參王的靈驗告訴她。

站起身子，笑一笑，道：「說的是啊！我該去告訴那三夫人一聲才對。」

一回頭，看到了過關刀雷慶俯案而坐，怔怔出神，這才想到了適才那得意忘形的樣子，不禁粉頰一紅，低着頭，道：「雷大哥，你們哥倆聊聊。」

快步兒，走出了室內。

杜天龍緩緩坐起身子，道：「大哥，別怪你弟妹失禮。」

雷慶長長吁一口氣，道：「甚麼話兄弟，難怪她高興，任何人，都難免快樂忘形，弟妹算是很能自制的人了！」

杜天龍道：「那截參王，像是靈丹一樣立刻逐出寒毒。」

一面準備下榻。

過關刀雷慶一側身，坐在榻前的木椅上，伸手按住了杜天龍，說道：「兄弟，你躺着。」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你可是覺得那一截參王，太靈驗了，是麼？」

杜天龍苦笑一下，道：「大哥心中，想是早有此感，不論是千年或萬年參王，也可能使人延年益壽，返老還童，也可能使人增加上數十年的功力，絕無法在片刻間，解去小弟身受的寒毒。」

雷慶道：「但你却在服下參水

後片刻時光，人就完全的清醒過來。」

杜天龍道：「大哥，天下沒有這樣奇妙神藥，就算那眞是一截千年參王，也能救我的性命，但却不可能在這樣快的時刻中，解去我全身之毒，大哥想已早知，祇有一種藥物，才有這等奇效。」

雷慶道：「甚麼藥物？」

杜天龍道：「解藥，對症的解藥。」

雷慶嘆一口氣，道：「兄弟，你服下的藥水，眞的是參水麼！」

杜天龍道：「不是，小弟滿口藥味，確非喝的參水。」

雷慶道：「老弟，千年參王，也不會完全溶化在一杯熱水之中。」

杜天龍突然放低了聲音，道：「柳夫人怎會有這樣的解藥？」

雷慶神色肅然，但却答非所問的，道：「兄弟，你見過柳夫人，覺得她爲人如何？」

杜天龍道：「小弟沒有仔細的看過她，不過，却感到她雖然舉止端莊，但却有着一種特具的嬈媚之氣。」

雷慶道：「不錯，兄弟，柳夏氏不能細看，也不能多看，不是老哥哥我誇口，能叫人難拴心猿意馬的女人，天下不多，但夏秋蓮却具有了這等條件，兄弟，那不是美而是一種媚，兄弟，咱們看到她的，是她矜持着身份的端莊，如是她放鬆一些，輕輕淺笑起來，那該是甚麼樣子？」

杜天龍道：「任何男人都無法抗拒誘惑。」

雷慶一掌拍在大腿上，道：「不錯，君子持以理，正大的人物，見到了像夏秋蓮這樣的女人，可以設法遠離，但如是一般江湖人物，看到她將會如何呢？」

杜天龍道：「這個，這個，這個就很難說了。」

雷慶嘆口氣道：「兄弟，就算是正人君子吧！也無法禁得起那夏秋蓮的有意挑逗，柳家富可敵國，自然是養得起夏秋蓮那等牡丹花似的女人，也幸好她是嫁給了柳家。」

杜天龍道：「大哥意思是？」

雷慶道：「如果她嫁到帝王家，可以禍國，可喜的是皇帝老子沒有機會看到她，但可悲的是，她仍然具有這等魅力，兄弟，除非是她天性仁慈，嫻靜自持，如若她存了翻雲覆雨之心，很容易掀起一陣風浪。」

杜天龍道：「大哥，柳家的家大業大，柳三少，自然要挑挑揀揀的找個如意夫人，小弟擔心的倒不是這件事。」

雷慶道：「凡是和夏秋蓮有關的事，都應該擔心才對。」

杜天龍道：「如若夏秋蓮祇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就算她艷麗絕倫，但柳家豪門深如海，柳夏氏紅顏薄命，發生些悖理異常的事，也祇限一門一戶。但如她是江湖中人，那就大大的麻煩了。」

雷慶道：「兄弟這一提，爲兄的倒想起一件事了，你可曾留心過那柳夫人，是否練過武功？」

杜天龍道：「小弟倒是留心過，但看上去有些不像，但她收有這樣的解藥，倒是叫人想不明白了。」

雷慶沉吟了一陣，道：「兄弟，不管是不是武林中人，你算拾回了一條命，對方縱然不願善罷干休，但他已晚了一步，明天，咱們把鏢車送到長安柳家之後，卸下了這副千斤重擔，立刻轉回洛陽，別再捲入柳家事件的漩渦了。」

杜天龍皺了皺眉頭，說道：「大哥說的是。」

雷慶嘆口氣，道：「兄弟，你好像還有心事？」

杜天龍道：「大哥，既然瞧出來了，小弟不能不坦然奉告了。如若柳夫人是武林中人，祇怕這場恩怨複雜得很，兄弟卸去了這副千斤重擔，也未必能擺脫這場是非了。」

雷慶心中也明白，這場是非，似是愈來愈複雜了。但却又不能不安慰杜天龍，說道：「河東雙雄的恩怨，自然需要一番交代，向彤對殺弟之仇，也不會就此拉倒，但弟妹乃武林中有名的世家，綠竹堡三個字，足可以駭阻一般江湖人物，祇要咱們處置得宜，這場恩怨，未始不能化解於無形之中。」

杜天龍道：「但願如此了。」

兩人都感覺到這件事沒有法子討論出個所以然來，夏秋蓮這女人，更是雲中月，霧裏花，越想就越覺得神秘莫測，最好就是別想它，別談它。

雷慶突然一轉話題，道：「兄弟，你覺得身上的毒性是否已經全消去？」

杜天龍道：「不瞞大哥說，小弟不但感覺到毒性盡消，而且武功也全恢復。」

雷慶站起身子，道：「那就好，你好好休息一會，明天這段路，雖然是平川大道，可是無法保險能不出事情。」

一宿無事，第二天，太陽出山之後，杜天龍等一行人，才押着鏢車起程。

這一路，車馬如梭，人來人往，但杜天龍等還是不敢有一點大意，鏢車前後，都保護得十分嚴密。

一路上平安無事，太陽下山的

時分，而進入了長安城。

柳記長福總號，在長安無人不知，總號開在西大街，靠近皇城不遠。

一列五開間的大門面，一列十二盞氣死風燈。

天還沒有全黑下來，十二盞風燈都已經點燃起來。

但大門已閉，外面的鐵柵也已拉起，只留了一個可容一個人出入的小門。

篷車停在了鐵柵外，王人傑緩步行到門口，一拱手，道：「請問兄台，柳大東主在麼？」

看門的是一位四十左右的大漢，一身黑短衫長褲，身上未帶兵刃，但只看兩道凌厲的眼神，就可以瞭解是一位會家子。

黑衣人打量了王人傑一眼，道：「天色已黑，閣下明天再來吧！」

王人傑腰圍軟鞭，氣宇軒昂，身後還跟着一輛篷車，和很多騎馬佩刀的大漢，至少，不是等閒人物，但那看門漢子竟然不問內情，一口回絕。

皺皺眉頭，王人傑暗暗忖道：王府的看門四品官，柳家豪門，果然是架子很大，心中念轉，口中緩緩說道：「在下由洛陽來，有重要事情，必需面見大東主。」

看門主皺皺眉頭，道：「甚麼事這等重大，連明天也不能等麼？」

王人傑道：「在下龍鳳鏢局王人傑，護送貴號少夫人來此。」

看門人吃了一驚，道：「夫人回來了？」

王人傑道：「是的，在下等護送夫人，勞請閣下通報大東主一聲。」

黑衣人應了一聲，道：「王鏢頭稍候，在下立刻替你通報。」

轉身奔入店中，片刻工夫，帶着一個身着藍綢子長衫，五十多歲，留着山羊鬍子的老者，迎了出來。

行入小鐵門，老者搶前一步，道：「夫人現在何處？」

王人傑冷笑一聲，道：「閣下是甚麼人？」

藍衫老人打量了黑衣人一眼，道：「閣下是王鏢頭吧！」

王人傑道：「不錯，兄弟王人傑。」

藍衫老者道：「在下是長福總號的二總管。」

王人傑道：「貴號大東主在麼？」

藍衫人右手捋着山羊鬍子沉吟內一陣，道：「可否讓在下見見夫人？」

王人傑感覺到對方全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不禁心中火起，但轉念一想，鏢車已到了長安，交了鏢，立要回去，不用多生閒氣，忍下了一口氣，道：「夫人現在篷車之中。」

車簾啟動，夏秋蓮伸出了一張美麗的臉兒，道：「是焦二總管麼？」

回頭望了一眼，二總管原本冷冷的臉上，突然堆上來一臉諂笑，道：「夫人你眞的回來了。」

一面奔到了篷車前面，哈着腰一個長揖，道：「焦朋給夫人見禮。」

夏秋蓮道：「大東主在店裏麼？」

焦朋道：「在，在後院休息，我這就叫人通報。」

一面回頭吩咐，打開中門。

七八位伙計一齊動手，大開中門。

焦朋似乎是未瞧到站在篷車裏的過關刀雷慶和杜天龍，眼中只有一個夫人，欠身道：「夫人，你請下車。」

趕車的趙子手放下了錦墩，夏秋蓮扶着女兒的肩頭下了篷車，回頭對杜天龍，道：「總鏢頭，請稍留片刻見見我們大爺再走。」

想到了夏秋蓮救命之恩，杜天龍笑一笑，道：「好！見過柳大東主，我們才算完成此行責任。」

夫人道：「屈駕了。」回頭望了焦朋一眼，接道：「焦朋，不用管我，招呼客人。」

這時，內宅也得了通報，二個丫頭和四十左右的女管家迎了出來，護擁着夫人行入內宅。

焦朋這才回頭，說道：「諸位請裏面坐。」把杜天龍等一行，讓進大門。

杜天龍吩咐趙子手把篷車趕到東關太白居客棧中等候，自己和歐陽鳳、雷慶，跟着焦朋進入了長福銀號。

王人傑、雷沖、雷明三個年輕人，跟着篷車、坐騎、趙子手，回到客棧。

大門內，是一張紅漆大櫃枱內，擺了十幾張紅漆木桌子，十二盞垂蘇宮燈，照得滿室通明。

櫃枱內桌上坐滿了人，幾十把算盤，打得劈劈啪啪亂响。

焦朋把三人讓入店面後的客廳，立時有兩個青衣童子奉上香茗。

杜天龍、雷慶心中雖覺這位焦總管面目可憎，但想到柳記長福銀號的財，也難怪作總管的這副氣派。

焦朋健談，胸羅博雜，倒是一位很有見識的人物。

本來嘛，如果胸中沒有一點見識，如何能混上柳記長福銀號的二總管。

過了將近有一頓飯的時間，才有一位三十左右的漢子行了進來，道：「焦總管，大東主請杜總鏢頭們到後廳見面。」

來人一身密扣對襟青衫，似是僕從身份，但二總管却對那人十分敬重，站起身子應道：「大爺怎麼吩咐……」

青衫漢子道：「大東主要焦總管帶諸位貴賓同往後廳。」

焦朋抱拳肅客，道：「諸位請，大東主三年沒有夜間會客了，三位很大的面子。」

雷慶只聽得頭頂冒火，冷哼了一聲，强忍着沒有發作出來。

穿過了重重庭院，才到了柳大爺會客的後廳。

這是一座佈置華貴的大廳，地上鋪着黃色的地毡，室內不見燈火，但却華光四射，景物清明。

進入廳中，立時有一種清幽的花氣，撲入鼻中。

那是不折不扣的眞正花氣，不知由何處飄了出來。

大廳後壁處，一張特製的大木椅上，坐着一個長髯垂胸的人。

這廳中並沒有太多的佈設，兩幅仕女圖，一張山水，自然都是出自名家的手筆，在一種特殊的光華照耀下，更顯得栩栩如生，氣象萬千。

不知用的甚麼方法，整個大廳中的氣溫，不冷不熱，使人有着極爲舒適感覺。

進入大廳，就使人體會到錢的功能。

廳中不見燈光，華光四射，不見一花一草，却有着天然的襲人花氣。

長髯人穿着一件黃色的長袍，一直掩蓋住椅角，雙足。

下首處，七八尺外，坐着柳三夫人夏秋蓮，和她的女兒柳若梅。

焦朋急行兩步，屈下了一膝，道：「叩見大東主。」

長髯人揮揮手，示意焦朋站開，却對着杜天龍一抱拳，道：「恕我雙腿不便，無法親自迎客，三位不要見怪才好。」

眞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纏，這名動天下的第一富豪，比起那焦朋焦二總管，看起來和善多了。

杜天龍一抱拳，道：「不敢，閣下是柳大東主了？」

長髯人笑了一笑，道：「在下柳鳳閣，閣下是杜總鏢頭了。」

杜天龍道：「區區杜天龍。」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三位請坐！」

杜天龍道：「咱們見過柳大東主，手續已然完備，不敢多驚擾大東主，區區等就此別過了。」

柳鳳閣道：「三位既然來了，何不請稍留片刻。」

杜天龍回顧了夫人和雷慶一眼，一齊在旁側一列錦墩上坐下來。

柳鳳閣笑一笑，道：「弟妹已告訴了我詳細內情，此番有勞貴夫婦和雷老英雄，在下心中不安得很。」

雷慶道：「不敢，山野粗俗之人，怎敢當英雄之稱。」

柳鳳閣說道：「柳家不幸，殘禍橫生，如非杜總鏢頭和雷老英雄仗義護送，只怕三弟妹和若梅姪女，也很難平安到家了。」

杜天龍道：「咱們收了夫人的銀子，份屬應當。」

柳鳳閣突然雙手互擊一掌，三個青衣女婢，手捧香茗緩步行來，獻上之後，重又退回。

她們轉入大廳壁前，一轉身，消失不見。

原來，這大廳中都是暗門，珠光反射輝映，看不出暗門所在。

那是說這座大廳中，面上，看不到甚麼戒備，其實，很可能到處都有人。

柳鳳閣伸手取過木案上的茶杯，道：「三位請用茶。」

杜天龍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只覺入口香甜，不知是何物泡成。

總之，這廳中的一切，用的喝的，都是罕得一見之物，無法叫出名目。

柳鳳閣歎口氣，道：「杜總鏢頭，柳某有幾句不當之言，說出來，希望你杜總鏢頭不要生氣。」

這天下第一富豪，說話如此客氣，倒叫杜天龍有着受寵若驚的感覺，怔了一怔，道：「大東主言重了，有甚麼指示，但請吩咐。」

柳鳳閣道：「杜總鏢頭經營龍鳳鏢局，一年可以賺多少銀子？」

杜天龍沉吟了一陣，道：「大東主，很難說，敝局的業務不錯，每年算下來，大約有十萬兩銀子之數。」

柳鳳閣道：「柳某想請柳總鏢頭，任我柳家的副總護院，專業保護我弟妹和若梅姪女的責任，年支俸銀二十萬，而且希望杜總鏢頭把貴局中的精幹人員全都帶來，各加俸銀一倍，不知杜兄的意下如何？」

柳家長福銀號的副總護院，論身份，高過一家鏢局子總鏢頭甚多，年支俸銀二十萬，更是駭人聽聞的高價。

更難得的是，柳大東主讓他把鏢局中得力的人全都帶來，這實是優厚無比的條件了。

杜天龍沉吟了一陣，道：「柳大東主的厚意，在下感激不盡，不過，愚夫婦對江湖事務，已然心生厭倦，保送過夫人回到長安之後，愚夫婦就準備退出江湖，不再在武林中混生活了，大東主的厚愛，愚

夫婦恐難受命了。」

柳鳳閣沉吟了一陣，道：「這是件很可惜的事情，我是一片誠心邀約。」

杜天龍一欠身，道：「大東主，這件事，容我們夫婦再商量一下，無論如何，我們都得回洛陽一趟，以三個月爲期，三個月內，如是我們不來，那就是我們心領大東主的好意了。」

柳鳳閣點點頭，道：「焦朋，送五萬兩銀子，給杜總鏢頭。」

杜天龍急急接道：「大東主，用不着了，我們已收了護鏢很重的費用……」

柳鳳閣搖搖手，接道：「那是應該的，這兩年多來，我因身體不適，從未見過外人，今晚上能和諸位見面，那也是一種難得的緣份，這五萬銀子，是我另外酬謝諸位的，請諸位收下吧。」

長福銀號大東主，五萬兩銀子，算得甚麼？杜天龍不便再推辭，站起身子，一抱拳，道：「那就謝大東主了。」

柳鳳閣道：「不成敬意，但在下甚希望杜總鏢頭能仔細的考慮一下，在下剛剛提到的事情，鳳閣很希望你能屈就柳家副總護院。」

杜天龍道：「在下會仔細的想想，告辭了。」

柳鳳閣道：「恕我身體不便，不能送客了。」

杜天龍道：「不敢有勞。」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夏秋蓮盈盈起立，低聲說道：「歐陽大姊，小妹希望妳能勸勸杜總鏢頭，答允大長兄的邀約，咱們姊妹，也可以常常見面了。」

歐陽鳳道：「我會勸他，三夫人，你請留步。」

原來，那夏秋蓮牽着歐陽鳳的手，向外行去。

夏秋蓮低聲道：「如是杜總鏢頭不應大長兄的聘約，咱們姊妹，只怕是很難再見了。」

歐陽鳳道：「少夫人，就算天龍不應聘約，我有空也會來看看你。」

夏秋蓮牽着歐陽鳳的手，直送到了大廳外面，忽然把一個紙團交到歐陽鳳的手中，低聲說道：「姊姊好走，小妹不送了。」

歐陽鳳楞了一下，但却忍下沒有多問，悄悄把紙團藏入懷中。

焦朋已陪杜天龍、雷慶行出庭院。

歐陽鳳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焦朋把五萬兩銀票，交給了杜天龍，杜天龍未推辭就收了下來。

離開了長福總號，三人直往東關太白居。

王人傑早已爲三人安排好了宿住之處。

雷慶笑一笑，道：「兄弟，你是否準備應那柳鳳閣的聘約？」

杜天龍搖搖頭，微微一笑，道：「柳家許給我如此的厚酬，不會全無原因，這一趟鏢，使我體會到一件事情，江湖上的高人很多，小弟這一點武功，實不足以闖蕩江湖，因此，回到洛陽，小弟就結束龍鳳鏢局。」

雷慶微微一笑，道：「這幾年，你賺了不少銀子，結束了鏢局子，也夠你們夫婦好好的享受下半輩子了。」

杜天龍道：「這一趟鏢，收了九萬銀子，單是這一票，我們夫婦這一輩子也化用不盡了，小弟對財物本不重視，我準備回到洛陽之後，厚遣鏢局中人，使他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成家立業。」

雷慶一伸大拇指，道：「好！兄弟，作人應當如此，錢財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散盡千金，自會留給人一片懷念。」

再說歐陽鳳心中一直惦念着那紙團上的東西，匆匆行入房中，掩上房門，點起火燭，凝目望去。

只見上面寫道：「柳家豪門，情勢複雜，小妹見過大伯，才知道一些端倪，貴夫婦最好別再捲入這場是非之中，匆匆成書，難暢所言，知名不具。」

寫得很潦草，也很簡短，顯然是惶急中寫成的便箋。

歐陽鳳望着便箋，出了一陣子神，緩步行到雷慶房中。

室中燭火明亮，雷慶和杜天龍正在品茗聊天。

歐陽鳳緩步而入，緊傍杜天龍側坐下，笑道：「你們倆在聊甚麼？」

雷慶道：「天龍要結束龍鳳鏢局，弟妹的意下如何？」

歐陽鳳笑道：「我沒有甚麼意見，不過，經過這番挫折之後，我倒覺得要繼續維持龍鳳鏢局，我應該回綠竹堡，請幾個好幫手來。」

雷慶道：「江湖路長，險惡重重，天龍已名利雙收，如是能夠歇手，倒不如早些歇手的好。」

歐陽鳳歎口氣道：「天龍，幸好，你剛才沒有答應柳鳳閣的邀請。」

杜天龍道：「怎麼？你發現甚麼？」

歐陽鳳道：「夏秋蓮送我出廳時，暗中給我一個紙團……」

雷慶、杜天龍齊聲問道：「上面寫些甚麼？」

歐陽鳳緩緩取出紙箋，交給雷慶。

杜天龍伸過頭去，看完之後，一皺眉頭道：「柳家事情，果然是複雜得很。」

雷慶道：「天下第一富豪之

家，自然是充滿是非，我看柳少東的被殺，很可能是他們兄弟鬩牆之事？」

緩緩把函箋交給歐陽鳳。

歐陽鳳就火燭焚去，歎口氣，道：「雷大哥，小妹忽然有一種很奇怪想法！」

雷慶道：「甚麼想法？」

歐陽鳳道：「我覺得那位夏秋蓮不是一位簡單人物。」

杜天龍哦了一聲，笑道：「夫人有甚麼高見？」

歐陽鳳道：「先說醫治天龍毒傷的事，那一截藥物，可能不是千年老參，而是一種對症解藥。」

雷慶望着杜天龍微微一笑，道：「弟妹高見。」

歐陽鳳眨動了一下眼睛，道：「怎麼？你們早就懷疑了，是吧？」

杜天龍道：「我們談過，但却不敢確定，夫人和她接觸數日，對她的瞭解，自然比我們多了。」

歐陽鳳道：「過去，我從沒對她懷疑，也就沒覺得甚麼，如今想來，那些蛛絲馬跡都很重要。」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先說，那一次在林中的遇變，搏殺何等兇厲，如是一個平常的女人，尤其是夫人那樣豪門貴婦，早已經駭得六神無主了，但她竟然很鎮靜。」

目光轉動，望了雷慶和杜天龍一眼，又道：「不但是人很鎮靜，就是那柳若梅，也很安靜，對車外搏殺，完全沒有放在心上。」

杜天龍道：「除非她有一身很高明的武功，難有這般的鎮靜。」

雷慶突然嘆了口氣，道：「兄弟，那位柳大東主，也不是平常人物。」

杜天龍道：「大哥瞧出了甚麼？」

雷慶道：「你和柳鳳閣說話很多，小兄却有着冷眼旁觀的機會，我發覺那柳大東主雙目中，有着逼人的神光，但他盡量在隱藏着那些目光，至少有兩次，他露出了那烱烱的眼神。」

歐陽鳳道：「柳大東主有一身武功，夏秋蓮也有一身武功，但他們都深藏不露。」

雷慶道：「柳鳳閣身體不適，很可能是受了傷，因爲他毫無病容。」

杜天龍道：「大哥這麼一說，小弟又想起來，處處留心皆學問，但我們却又不能遵從這先賢高見。」

歐陽鳳笑道：「不用賣關子了，甚麼事，快些說吧！」

杜天龍道：「柳鳳閣用一副黃綾被蓋着雙腿，分明是有隱藏，他如是天生雙腿不便，或是腿病已久，早該有一個爲他設計的特殊輪椅了。」

歐陽鳳道：「唉，這一家，是怎麼回事？」

雷慶哈哈一笑，道：「柳家的豪富，世無其右，天子富有四海，但若只論銀子，也未必多過柳家，這樣的一個豪門世家，想想看，爭權奪利的手段，豈不是千奇百怪……」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們綠竹堡也是武林世家，莊中滿植奇花異草，進得堡中，立時有一股撲鼻的花香，但兩位是否留心過人家柳家那座廳房之中，也有着一股濃重的花香，賢弟妹，這是長安城，廳中不見花木，但却有濃濃香氣，大哥我是在山村中長大的人，那濃重的花木香氣，我能辨得出來，那是貨眞價實的天然花香，還有那廳中的光亮，都是寶珠反映出來光輝，單是那一片珠光，至少要二十顆以上的明珠，如是我沒有看錯，那些珠光之中，至少有兩顆屬於夜明珠之類的價值連城寶物，這樣一幢房子，你說要花多少錢。」

杜天龍道：「想一想，確也不錯，那眞是巧奪天工的佈設了。」

歐陽鳳道：「看來一個人有了很多錢，也未必就有快樂，想想那柳家的財富，是何等龐大，但他們除了衣着綾羅綢緞，食盡山珍海錯之外，還有甚麼快樂呢，骨肉相殘，箕荳相煎……」

回顧了杜天龍一眼，接道：「天龍，咱們當眞該把鏢局子歇了，你如同意，咱們搬到綠竹堡，你如是不同意，咱們自己購置一間莊院，過幾年太平安樂日子。」

杜天龍道：「好！回到洛陽，我就想法子結束了鏢局子。」

雷慶低聲道：「兄弟，我主張你搬到綠竹堡去！」

杜天龍哦了一聲，未置可否。

雷慶道：「兄弟，河東雙雄的老大，不會忘記他兄弟的仇恨，只怕暗施寒陰透骨掌的那老小子，也不會善甘罷休，咱們這一路回去，路上說不定還有事故……」

歐陽鳳接道：「雷大哥，如是大家拳來脚往，刀來劍去的各憑本領，拚個生死勝敗，我很放心天龍的武功，就是我手中這口劍，也不讓人，但如像寒陰透骨掌那種歹毒掌法，恐怕就不是我們夫婦能夠應付了。」

雷慶聞弦歌而知雅意，聽得出她的內心，暗道：這位弟妹，果然是賢淑得很，生恐傷到了天龍的尊嚴，處處小心。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賢弟妹說的是啊，那種歹毒武功，超出了一般武術常規，小兄我也是無法對付，如是令尊在此，就大大的

不同了，如他老人家內功的精湛，必有對付之法。」

歐陽鳳回顧了杜天龍一眼道：「天龍，你看看要不要派人給我爹捎個信，要他老人家來一趟？」

杜天龍道：「咱們作晚輩的，不能孝敬他老人家，心中已經很不安了，如何還能驚動他老人家的大駕。」

笑一笑，歐陽鳳說道：「天龍，別忘了，我是他膝下唯一的女兒，你是他的愛婿，咱們有麻煩了，自然應該找老人家出面。」

杜天龍微微一笑道：「到洛陽再說吧，總不要他老人家來接咱們回洛陽吧！」

歐陽鳳暗暗歎息一聲，未再多言。

杜天龍伸個懶腰，道：「大哥，天不早啦，咱們也該休息啦，明天一早，還要趕路。」

*　*　*

一宵無事，第二天，杜天龍等動身東上。

一路上，出人意外的順利，輕車快馬，行速甚快。

直過了函谷關，仍未發生事故。

這時，距洛陽只不過一天多些的行程，杜天龍抱拳道：「大哥，小弟急於回到洛陽，等我結束了鏢局子，自會來探望大哥，此番多有勞動，兄弟情重，小弟也不敢言謝了。」

雷慶笑道：「已過函谷關，大概是不會有甚麼事了，小兄也不再多送了，過幾天，我也許到洛陽去看看你們。」

歐陽鳳道：「大哥，最好能到洛陽玩，我們掃榻以待。」

雷慶一抱拳道：「好吧，咱們就此別過。」帶着雷冲、雷明，帶轉馬頭，放轡行去。

王人傑望着三人三騎遠去的背影，一豎大拇指，道：「好一條血性漢子。」

杜天龍點點頭，一帶馬韁，向前奔去。

這時，天已過午，空車快馬，奔行如風。

只見青山攔路，一峯矗立，轉過一道山口，南入平川大道。

忽然間，一聲冷笑，道旁大樹後，轉出一個全身黑衣的大漢。

杜天龍一收馬韁，道：「向老大。」

來人正是河東雙雄中的向形。

向形冷笑一聲，道：「杜天龍，你想不到吧！」

杜天龍道：「確然有些意外。」

向形冷冷說道：「意外的事情……」

回頭望着樹後草叢中，抱拳道：「陳老，請你移駕。」

樹後草叢中，又緩緩轉出一人。

那人一身黑衣，身材枯瘦，正是那一天在狹谷中，施展寒陰透骨掌的黑衣老人。

在那黑衣老人的身後，緊隨着個身佩鬼頭刀的大漢。

四個人，都在三十五六的年紀，身材健壯，滿臉慓悍之氣。

車簾啟動，八手女飛衞歐陽鳳一個「燕子穿雲」，飛落在杜天龍的身側。

王人傑早已飛身下馬，抖出了十三節亮銀軟鞭。

杜天龍低聲道：「夫人小心，那黑衣老者，就是施展寒陰透骨掌的妖人。」

歐陽鳳右手握着劍柄，左手早已扣着一把蝎尾針。

杜天龍很快的一個翻身，躍下馬背，順勢摘下來馬鞍上的金背大砍刀。

枯瘦老人冷冷一笑，道：「杜天龍，甚麼人醫好了老夫的寒陰透骨掌？」

杜天龍笑了一笑，道：「寒陰透骨掌不是天下絕學，能夠醫治的人很多。」

枯瘦老人冷笑一聲，道：「老夫倒要試試看，甚麼人還能爲你痊治寒毒。」

話落口，右手一揮，劈了過來。

一股陰寒之意，直向杜天龍飛過來。

歐陽鳳大吃一驚，左手一抬，一把蝎尾針電射而出。

蝎尾針如一團濛濛烟雲，直飛過去。

對於這等歹毒的暗器，那位枯瘦的黑衣老人，也有着很多的顧忌，左手拍出一股强猛的掌風，身子却飛快的向旁側閃過去。但他右掌湧出的陰寒之氣，却如寒冰地獄中吹出的陰風一般，直捲過來。

杜天龍感到這一股陰寒之氣比上一次要强猛數倍，想是他全力發出的毒掌。

忽然，一條人影，疾閃而出，迎向那寒風撞去。

耳際間，响起了王人傑的呼喝之聲，道：「總鏢頭，快些閃避。」

杜天龍已然警覺到是怎麼回事，大聲喝道：「王人傑，使不得，快退回來。」

但那裏還來得及，王人傑已然撞入那風寒之氣中。但覺一股寒意直透內腑，王人傑向前奔衝的身體，也受到了强大的阻力，一挺胸，穩住了身子。

杜天龍雙目盡赤，大喝一聲，疾向向形撲去。

（未完・四）

彎月刀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　彥　五・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 冷若冰帶人埋伏在百花谷中等候沙成山，用甜言蜜語打不動他的心，便用武解決……沙成山欲去看望蘭兒，路過臥虎山看到項城捕頭方寬厚帶人追捕二年輕女子，原來是「無憂門」的人奉門主之命搶劫東西，沙成山仗義援手，要求二女放下東西走人，二女不允……他在方家集投棧，姓巴的前來客棧找人去槐樹坡看守三進大屋……

捕頭詐死有陰謀　胞弟私心掘兄屋

鼻孔重重一哼，姓巴的道：「走，往西走！」

沙成山騎在馬上眞輕鬆，他是一路吹着口哨，搖頭晃腦的坐在馬上，那股子舒坦勁兒，看得姓巴的暗暗咬牙！

不過一盞茶工夫，二人已到了槐樹坡。

沙成山心中嘀咕着翻身下馬，姓巴的已指着大宅子前的北邊小瓦棚，道：「把你的馬牽進瓦棚，我領你進宅子去！」

沙成山幾乎已聞到了血腥味，他心中驚異，爲何方捕頭的宅子會找人來看守，那麼人呢？

此刻，沙成山不急於表明自己是有意來找方寬厚方捕頭了，他要看看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跟着姓巴的進大門樓，門後是一間小屋子，那是專由門房住的地方！

姓巴的取出火種燃上燈，他十分愼重的對沙成山道：「你只管住在門房裡，絕不許往後面闖，每天一兩銀子，伙食你自備，我走了！」

沙成山送走姓巴的，他關起大門，這才仔細的望向那座大宅子的第一道大院子！

只見正面一座大廳，兩邊迴廊，朱漆欄杆，白玉石地面，兩邊是圍牆。

院子內種着花草，似是久無人住，院子裡也長出半尺高的野草，顯然久已無人整理了！

沙成山推開門房的門走進去。

這裡眞簡單，一張單人床，床邊一張木桌與櫈子，桌上的油燈並不亮，但却把沙成山的影子放大到照在牆上！

床上只有一張舊棉被，這對沙成山而言並不重要，只是這裡連個茶杯也沒有！

沙成山並未忘記姓巴的警告——不許往後面亂闖——但這只有姓巴的在這裡，他才不會到後面去，如今姓巴的走了，又有誰會阻止他？

走出門房，沙成山怔怔的先望着荒蕪的院子，奇怪，方捕頭全家會到甚麼地方去了？即便是離開，也應該有下人照顧這所巨宅吧？

迎面刮過來一陣冷颯颯的風，深秋的夜晚就是這樣子，沙成山聳動了一下雙肩，緩緩的繞着右面迴廊走向正廳。

那座巨型大廳中間有八扇落地門，門上雕刻着八仙圖案。

沙成山運功雙目極力看向廳裡面，廳裡面的擺設可眞夠氣派，豪華的琉璃燈，檀木製的傢俱，兩邊的牆上掛着字畫，這裡幾乎變成了大商巨賈府第了！

走入大廳，繞過一座巨大屏

風，沙成山走入第二進大院，這裡兩邊是廂房，院子不大，中央有磚地直上第二座大廳！

風吹門窗發出「嘟嘟」之聲，陰森森的宅子裡闃無一人。

沙成山只有在各房外往裡面看了一眼，便一直穿過二廳走向後院，他要先找到廚房弄些茶水！

穿過後院迴廊，沙成山看到一處大廂房，以爲那是下人住的地方，他看也未看的便找到後院的廚房。

令沙成山吃驚的是這廚房內竟然連冷水也沒有，一應吃的更是沒有，有個水缸倒在地上，幾隻打碎的瓷碗，這光景顯然像是打鬥現場！

廚房門口有一隻帶繩木桶，沙成山提起木桶走到院子一角的水井邊，那口水井只有二丈餘深，沙成山便抓着繩索一端把木桶放到井裡面！

於是，他揮動着繩子翻動井裡木桶，不停的……直到……沙成山「咦」了一聲，濛濛的月光下他低頭向井裡，隱隱然有東西在水面浮着！

愣了一下，沙成山皺緊眉頭，心中思忖，水面上漂浮的是甚麼？

就在這時候，猛古丁刮來一陣冷風，陰森森涼颯颯的令沙成山打了個哆嗦！

暗中咬咬牙，沙成山藝高人膽大，他把木桶提到井上來，雙肩一晃，右手與左手交互拍擊着井邊，人已搖晃着雙肩到了井裡面。

於是，沙成山吃驚了。

水面浮着的是屍體，沙成山仔細數着，嗯，一共是九具！

井水中漂浮着這麼多屍體，這井水又如何能再喝？

雙手在井牆邊互拍，沙成山上得地面，心中暗自在想——且等天明以後，再來看看這井裡面都是死的甚麼人！

院子裡風吹樹葉響，便各處的門窗也偶爾砰然一聲大震，沙成山臉無表情的舉步走向前面，心中想起臥虎山上與方捕頭的認識那件事，便不由得咬咬牙——既然叫我沙成山遇上，這件事我管定了。

沙成山想着往事，心中更想到了「無憂門」，是的，方捕頭的家遭不幸，一定與「無憂門」有關。

這件事多少也與自己有關，既然無意之間遇上，如果調頭離去，沙成山便不是沙成山了！

就在這時候，遠處有了響聲，沙成山一驚而起，他貼耳聆聽，那聲音漸漸到了大門外！

突然間，門外叫道：「開門！」

沙成山聽出是巴總管聲音，立刻跳下木板床走到大門邊，他沉聲問道：「你是巴……」

門外叱道：「不錯，是我……巴總管，你開門！」

沙成山拉開大門，只見來了三個人，姓巴的是其中之一，於是，沙成山裝做不知的問：「巴總管，這時候三更已過，你們還有甚麼事？」

巴總管猛然回身，一把揪住沙成山衣領，叱道：「請你來管看大門，別的事你最好少插嘴，知道嗎？」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巴總管，我很不喜歡別人如此對待我，請把你的手拿開，如何？」

突聞得另一中年大漢沉喝道：「放了他，正事要緊！」

巴總管鬆開手，伸入懷中摸出一兩銀子，重重的塞在沙成山手中，怒道：「這是你應得的，拿去！」

三個人已往後面走去，但走至右面廻廊中間，巴總管回頭高聲道：「把大門關起來，別叫不識相的人物闖進來！」

沙成山臉色寒寒的回身關起大門，他並未跟着往後面去，因爲姓巴的不許他去！

不過，沙成山並不急於往後面走，反正他已下定決心，這件事情他是管定了！

巴總管三人往後面走，他們去幹甚麼，並無人知道，直到天將五更，三個人才疲憊的走出來！

沙成山已經好生睡了一覺。

他送走巴總管三人後，正要關起大門，姓巴的回轉身來，道：「可以上鎮上去吃飯，最好一次多買些回來，記住，你可不許往後面走動，否則的話……哼……」

沙成山搖搖頭，便把大門又關起來！

本想往後院走，沙成山尚未走到正廳廊上，忽聞遠處走地之聲傳來，冷冷一笑——必是姓巴的又潛回來了，好狡猾的東西！

沙成山剛在木板床上坐下來，房門上方已有了足音。

隨手掀起舊棉被，他已隱隱看到小窗口人影晃閃，緊接着，那黑影又騰身上了房頂，一路往遠處走了！

沙成山相信姓巴的這回眞走了，窗外天已露白，他雙臂伸了個懶腰，便走出門房！

這次，沙成山看得仔細，他從正廳直往後面，一間間的房子他都不放過，却發現屋子裏面的東西放置得十分有序，祇是多日無人打掃，上面蒙上一層灰塵！

現在，沙成山來到後院左面一排廂房，他眞的吃了一驚，所有的五間廂房，東西亂堆，地面堆積着泥土坑坑洞洞好不淒慘！

掘地三尺必然是爲了尋找某一

種東西，那麼巴總管三人就是爲了尋找東西而爲的了！

沙成山又來到花草半掩的井口。

他伸頭引頸的往井中看下去，祇見井水已清，不足一丈寬的水面上堆浮着屍體，男女老少全有！

當然，這裏面一定有方捕頭的眷屬在內！

於是，沙成山又張開雙臂緩緩以雙掌按在井邊，交替着晃動雙肩滑向下面，就在水面上兩尺地，沙成山以脚尖撥動着水面浮屍，不錯，一共有九具屍體，然而就是沒有方捕頭本人的屍體在裏面！

沙成山又是一怔，咬咬牙，他騰身上來，自言自語——這中間有蹊蹺！

關上門，沙成山匆匆來到平安客棧，祇見兩個伙計驚異的望過來，其中一人擠出個笑意，道：「客官，你還幹？」

沙成山一笑，道：「蠻輕鬆的工作，怎麼不幹？」

另一伙計急問道：「裏面有沒有鬼？」他一頓又道：「娘的，死了那麼多人，一定有鬼！」

沙成山笑笑，道：「你說對了，裏面是有鬼！」

兩個伙計齊聲道：「你不怕鬼？」

沙成山哈哈一笑，道：「我是閻王爺，閻王爺豈能怕鬼？」

一個伙計搖着頭，道：「別逗了，你明明是人，怎說自己是閻王？」

他們當然不知道沙成山說的話並不假，他才眞正是江湖人稱的「二閻王」！

沙成山吃着東西，他輕聲的問一個伙計道：「巴總管的東家又是誰？」

那伙計立刻應道：「鎮北邊一里地有個莊子，莊主方剛是方捕頭的兄弟，自從方捕頭一家無緣由的中毒死絕之後，那所大宅子便由方捕頭的兄弟方剛方二爺看管着。已經是半個月了吧，鎮上的人誰都不敢往那兒走一步，倒是……你老兄膽子大，你……」

沙成山一笑，道：「死了那麼多人，官家怎麼不來管？」

伙計搖搖頭，道：「一家人中毒而死，方二老爺正派人暗中訪查，這是大命案，二爺不報官，誰又敢多事？沒得倒惹上一身官司！」

另一伙計也接道：「二老爺曾經說過，餓死不當當，屈死不告狀，方家的事方家自會處理……」

他忽然又小聲的道：「我再告訴客官，方二老爺的本事比他大哥方捕頭還厲害，聽說他同他哥都是……少林寺俗家弟子，有人看過他耍過六十四斤重的關刀呢！」

沙成山沒有再多問，他匆匆的吃過飯，又包了些醬肉與饅頭，懷中抱了一罈酒，灑開大步又回到荒宅中！

他不必再到後院察看，心中已明白一大半！

直到天黑，他却是吃飽了睡，睡足了喝着酒！

三更天剛過，大門口又有了足音，不錯，又是巴總管與另外兩個大漢！

三個人進得大門，誰也沒說話便一直走向後院！

望着三人消失在正廳後面，沙成山一聲冷笑，遂又關上門睡下來！

沙成山睡到五更，巴總管三人走出來，他才起身爲三人開門！

巴總管望着沙成山點點頭，道：「你很稱職，吶，這是五兩銀子，你收下！」

沙成山未開口，他接過銀子塞入懷裏，便立刻又關上門！

此刻，又是一個月黑風高夜晚，沙成山經這兩天的休息，一身的輕鬆，全身的自在！

走出房門，沙成山望望天空，二更天了吧？

沙成山突然拔空而起。

他躍下十二層台階便立刻展開身法繞上西北方向，那小二說的地方——方剛住在方家集北一里地方。

距離不遠，沙成山很快便到了莊口，灰濛濛的夜裏，遠處傳來的狗叫聲，沙成山已躍上了屋面！

就在他一陣張望之後，果然發現正南方有個大院子，四週圍牆像城堡，門樓上尚有人影在閃晃！

沙成山掩近高大圍牆騰身便到了圍牆內。

祇見這座比方捕頭家還要大的巨宅裏面，一大半房內黑漆一片，祇有第三幢大廳一邊尚有燈火！

順着牆邊掩到角簷下方，沙成山突然拔空而起，一連越過三道屋脊，他已到了大廳附近！

沙成山掩在暗處望過去，猛古丁他全身一震，祇見那大廳上窗門都是半掩，隱約祇見方捕頭坐在一張太師椅子上，一邊坐着個姑娘，大方桌子另一面，坐了個紅臉大漢，一身惹眼錦袍，膀寬腰圓，威猛絕倫！

方捕頭放下手中茶碗，重重的道：「兄弟，我躲在你這兒總也不是辦法，風聲也該平靜下來了！」

紅臉大漢忙搖手，道：「哥，你暫時別露面，我放出的風聲是你已被害了，一旦被人傳出去你又活了，兄弟我拿甚麼去搪塞？」

一邊，那姑娘道：「爹，我們總不能永遠住在這裏，還是早些回

去吧！」

方捕頭點點頭，道：「也好，再等幾日，我同你娘商量之後再說！」

此時，紅臉大漢又道：「哥，仇家潛入哥的宅子裏，他們掘地三尺，一心要找他們要的東西，我看……」

方捕頭冷哼一聲，道：「叫他們去掘地三尺吧！哼！」

緩緩站起身來，紅臉大漢抱拳，道：「哥，你們歇着吧，我回屋去了！」

方捕頭祇是抬抬手。

紅臉大漢便大步走出大廳！

沙成山聽得仔細，也看得清楚，不由得從一團迷霧中又鑽進另一團迷霧中——這中間到底在搞些甚麼名堂？娘的，沙成山非弄個明白不可！

躍身屋頂，沙成山剛越過第一幢屋頂，忽見下面的迴廊上站了四個人，黑暗中四個人皆沒有稍動。

祇聽得那紅臉大漢沉聲道：「找了這麼多天，你們是怎麼找的？爲何一點跡象也沒有，怎麼回事？」

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傳來——

沙成山立刻知道是巴總管的聲音，道：「莊主，我們已搜遍後院，一邊廂房掘地三尺，一點跡象也沒有，今夜我們就要搜找後大廳，莊主放心，一定能搜得到！」

紅臉大漢沉聲道：「甚麼叫早晚？老頭兒剛才還在嘀咕着要回去了，便小雲也要回去，你們還是不曾搜到，眞令我失望！」

巴總管指着另外二人，道：「莊主不信可以問兩位武師，我們眞的盡力了，這種事情又不能人多……」

紅臉大漢沉聲道：「你找的那個看門的人可靠嗎？」

巴總管忙回道：「可靠，這個王八蛋病懨懨的，膽子可不小，沒人敢住的地方，他竟然吃得飽睡得着，操！」

紅臉大漢又道：「那就快去，給我仔細的搜，一定要把東西搜到手，否則豈不是白費一番心思？」

夠了，沙成山祇聽到這裏，便明白事情大概，祇是他尚不明白那口水井中死的人，這些人究竟是如何死的？

此刻，巴總管又與另外兩個大漢登上石階，就在一陣拍門中，沙成山打着呵欠走出來，他拉開門，一張大嘴巴尚未合攏！

巴總管冷哼一聲，道：「可有人來過？」

沙成山搖搖頭，道：「連個鬼影子也沒有！」

巴總管指着大門，又道：「很好，把大門關起來！」

巴總管三人往裏面走。

沙成山冷冷的笑不停！

繞過前面兩道院子，巴總管濃眉一緊，停着脚步對兩個武師道：「你們聽聽，後院好像有聲音！」

兩個武師點點頭。

一人道：「老佐，好像是在井那邊！」

姓佐的眨着大眼，道：「難道眞的會有……」

巴總管哈哈一笑，道：「鬼？那會有那東西！」

另一武師嘿嘿笑道：「且過去看看再說，也許有人潛進來……」

重重的點點頭，巴總管道：「有此可能，我們快過去瞧瞧！」

三個人剛剛躍落後院，突然一聲極端淒厲的尖號聲自井下一衝而上升四丈餘高！

月黑風高，深秋的夜風帶着呼嘯之聲，吹得院子裏黃葉滾地有聲。

祇見那團從井下彈向空中的黑影，又是一聲淒厲尖嚎，斜刺裏落在黑暗中，利時不見影子！

巴總管三人俱都臉無人色！

姓佐的沉聲道：「石昱，敢情眞的有鬼！」

巴總管已期期艾艾的道：「人又如何能躍升那麼高？他娘的，該不是鬧僵屍吧？」

他思忖了一下，又道：「別管了，我們帶着傢伙，便眞的有鬼，奶奶的，我們照樣揮刀殺！」

三個人相互點點頭，遂又折回後廳裏！

巴總管亮起火摺子燃上燈，三個人便在這大廳上仔細搜查起來！

大廳上舖着方磚，四週高牆十分堅固，三個人從三個方向翻箱倒篋，敲牆砸地，祇是未見他們要找的東西！

就在三人攀樑抱柱往上面搜的時候，猛古丁下面發出「叮咚」之聲，好大的石頭花盆，全都從外面往廳上砸過來，一時間廳上東西被砸壞不少！

巴總管三人忙自上面落下地，三把鋼刀平擊，一聲怒喝便衝殺出去！

姓佐的狂叫道：「何方妖鬼，休走，吃我一刀！」

巴總管更吼罵道：「奶奶的，巴大爺專門製造厲鬼，你嚇不了巴大爺！」

三個人撲落向後院，然而……後院中那有甚麼鬼怪，便連個鬼影也沒有！

巴總管三人剛要回轉後廳，忽又聞得正廳內傳中啾啾怪叫聲，緊接着便聽得一陣叮咚撞擊聲！

巴總管咒罵道：「你娘的老皮，巴大爺不信邪，偏要鬥一鬥你

這厲鬼，佐兄、石兄，我們殺進去！」

他話聲甫落，第一個躍起身子便往後廳撲去！

佐大力與石昱二人併肩啣尾直上，三人幾乎同時撲入後廳裏面，然而廳內一片死寂，一盞油燈仍然亮着。

三人全身一緊，巴總管正要再罵，突然「噗通」一聲，一張椅子從橫樑上落下地上！

三人擧頭望上去，屋樑上甚麼也沒有，光景還眞透着邪門！

石昱已期期艾艾的道：「巴……巴總管，這……這正是鬧鬼！」

巴總管橫刀前胸，尚未開口。

佐大力已接道：「不錯，也祇有鬼怪方能把這張椅子從屋頂擲下來，我看今晚別在這兒找了，先回去再說！」

巴總管重重的點點頭，道：「如果你二人堅持先回去，我還有甚麼話說？走！」

三個人走出後廳。

石昱已沉聲道：「井裏那麼多死屍，一定被水泡得不成人形，以我的看法，還是請莊主答應，把死人入土爲安，也許就不再鬧鬼，這對我們的行動上大有益處！」

重重的點點頭，巴總管道：「回去，我向莊主稟明，請來道士和尚先行超渡，完了我們再來挖掘！」

門房裏，沙成山正蒙頭大睡。

巴總管已叫道：「起來！起來！」

揉着惺忪睡眼，沙成山打着呵欠，道：「天尚未五更，三位這就要走？」

巴總管怎好說出後面鬧鬼，沉聲道：「你又多嘴了！」

沙成山立刻拉開大門，看着巴總管三人走遠，這才一聲嘿嘿冷笑……

沙成山回身掩上大門，走入門房裏面，雙手擧着酒罈子，一連便喝了七八口，就在他剛把油燈捻小的時候，忽聞得後面傳來「嘎嘎嘎嘎」怪聲！

雙眉一緊，瘦削的臉上肌肉顫動，沙成山呼的一聲便把油燈吹熄，側身便站在房門邊！

於是，那「咯嗒」聲漸漸的往前院走來，沙成山心中暗自思忖——難道眞有鬼？

門房有一條縫，沙成山極目望向正廳，果然，一團黑影在跳動，那動作之怪，沙成山第一次看到！

是幽靈，沙成山也如此想！

此刻，幽靈正發出吱吱怪叫，可也眞玄，祇見那團黑影直上直下的往迴廊跳去，每跳一下，便發出「吱」的一聲，邊叫邊跳，正往大門這面躍來！

沙成山沒有動，他要看清這東西到底是個甚麼模樣，如果眞的世上有鬼，自己應是最幸運的人，因爲自己可是第一個看清鬼怪的人了！

現在，黑影子已到了房門口，那平擧的雙手已按在房門上，顯然幽靈是想拍開房門的了！

沙成山單掌頂緊房門，却仍然露着門縫，因爲他要看清楚這東西到底是甚麼樣子！

門外推的力量大，但沙成山運功雙掌，任是那黑影猛拍狂推，房門就是紋風不動！

就在一陣僵持之後，外面的黑影又發出啾啾怪叫聲，邊叫着直往窗戶跳去！

沙成山看不清「鬼臉」，除了白鬍白髮與臉上漆黑如墨，也祇有那兩隻銅鈴也似的大眼睛白多黑少，十分嚇人！

木欄隔的窗戶經不起黑影的狂拍，「轟」的一聲立被拍碎，那黑影眞夠怪，平着身子便飛入木板床上！

沙成山雙肩微晃正欲迎上來，突見黑影也追出來，平擧雙臂，覷勢欲撲！

沙成山退落在院子裏，黑影也追到院子裏，於是，沙成山不再退下，他突然欺身探掌，一招「猴子摘菓」，便往黑影頭上抓去！

這動作大出黑影之外，忙不迭一個側旋身，但仍被沙成山在臉上打了一掌，「叭」的一聲，黑影暴退兩丈！

沙成山低頭看着手掌，掌上一片墨黑！

於是，沙成山笑了！

黑影挨了一掌，伸手摸着臉頰，沙成山已沉聲道：「娘的，你絕不是甚麼鬼怪，你是人，對吧？」

黑影全身一震，道：「朋友，那條道上的？」

沙成山嘿嘿冷笑，道：「先別問我是誰，倒要先問問你，你又是何人？」

黑影抖着黑衫，道：「不，我要先弄清楚你是何人，否則，祇有在手底下見眞章了！」

沙成山冷哼一聲，道：「如果動手一搏，朋友，你一定會後悔！」

黑影暴退一步，沉聲道：「是『無憂門』派你潛來的？」

搖搖頭，沙成山道：「錯了，『無憂門』是甚麼東西？」

黑影喘了一口氣，又問：「那麼，會是『武林老爺』着你來的了？」

便沙成山也不得不大吃一驚，這時候怎會把秦百年也牽扯上？

沙成山一窒之後，搖搖頭道：「不是，你猜得更離譜了！」

黑影猛然冷哼道：「那你準是老二派來的人，你說，我兄弟方剛在甚麼地方請得你這位高手？」

沙成山已猜到黑影是誰。

哈哈一聲笑，沙成山道：「方捕頭別來無恙？」

黑影又是全身一震，道：「你……你……究竟是誰？」

沙成山又是一聲笑，道：「方捕頭可曾記得臥虎山頂那回事？」

方捕頭猛古丁一聲大笑，道：「難怪，難怪你沒有被我嚇走，原來是臥虎山上救命恩人！」

沙成山笑笑，道：「叫我救命恩人有嫌俗氣，我叫沙成山！」

他話未完，方捕頭驚愣的叫起來：「你就是江湖傳言的『二閻王』沙成山？方某有幸得識，先受我一禮！」

沙成山忙攔住，道：「別再俗氣了，走，門房裏面我備有酒，我們進去邊喝邊聊，倒要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

方寬厚攏起白髮，又把一張塗滿黑墨的臉拭乾淨，沙成山已燃起油燈！

兩人分別坐在床沿與板櫈上。

沙成山笑道：「剛才後院『叮哩隆咚』響，又聞得鬼叫聲，我猜一定是方捕頭的傑作……」

猛的喝了一口酒，方寬厚道：「別再叫我方捕頭，我已辭職不幹了！」

一頓，他又嘆了一口氣，道：「也好說給老弟台聽，自從上次臥虎山辦的那件案子以後，因爲死了四名差役，我是既無功也勉强無過，追搜的東西也沒有到手，沒多久，上峯便准我辭職回鄉了……」

沙成山立刻問道：「那是兩件甚麼東西？爲何『無憂門』甚至連你的兄弟方剛都在千方百計的弄到手？」

方寬厚搖搖頭，道：「眞實的情形我也不清楚，好像聽說這兩件東西原是『武林老爺』之物……叫……」

沙成山立刻接道：「百竅神功與一張寶庫圖？」

猛的一驚，方寬厚幾乎站起身來，他重重的道：「不錯，難道……難道沙老弟台也是爲這兩件東西才前來方家集？」

淡淡一笑，沙成山道：「沙某沒興趣！」

方寬厚如何會相信？他直視着沙成山，道：「憑沙老弟台身手與名望，絕不會白白來當一名看守大門的守衛吧？」

沙成山當然知道方捕頭的疑心，當然，這也是極爲正常的事情！

乾乾的一聲笑，沙成山道：「實不相瞞，沙某來此，祇是借住幾日，就等有了買賣便立刻走人，因爲……因爲……」

他拍拍口袋，赧然一笑，又道：「口袋是缺少些用度！」

方寬厚一怔，道：「憑老弟台的身手，還會缺銀子用？這不成了笑話？」

沙成山淡然一笑，道：「沙某曾自定一條規矩，每年爲人辦事三次，多一次也不幹，最近我爲『武林老爺』秦百年跑了一趟腿，感於老爺子的德劭威望，我祇收了他一兩銀子，如今腰包無銀，想到你方捕頭住在附近，於是我便找來了！」

猛的一拍手，方寬厚道：「老弟台，你還有一次買賣？」

沙成山點點頭，道：「這趟生意我要收點銀子好過冬了！」

方寬厚猛的站起身，道：「好，我預定了，老弟台，你等我的通知！」

沙成山楞然問道：「方老找我辦甚麼事？」

緩緩坐下來，冷然一聲嘆，方寬厚道：「老弟台，自從臥虎山頂一場殺，不久我辭歸故里。不料經常有陌生女子來到方家集，我清楚得很，她們都是『無憂門』的人物，唉……」

沙成山未開口，他祇是喝着酒……

方寬厚的臉上一陣悵然，又道：「她們在方家集打探我的住處，且又找上門來指名要我交出東西，否則要殺我個鷄犬不留！」

沙成山仍然不開口，他在琢磨，方捕頭要找自己爲他出力，究竟會是甚麼事？

沙成山連眼皮也沒有抬，他並未答應替方寬厚出力，然而好奇心却又令他不即拒絕！

祇聽方寬厚道：「這幾日我在證明一件事情，且等事情完結，還望沙老弟台爲方某辦這件事情，因爲……因爲……」

他重重的一聲嘆，又道：「因爲事關武林安危啊！」

沙成山猛的一震，道：「眞有那麼嚴重？」

方寬厚道：「沙老弟台，我如何敢欺騙你？」

沙成山緩緩點着頭，道：「如此說來，我更不能走開了！」

方寬厚站起來，道：「有老弟這句話，方某便放心了，且再委屈老弟台幾日，倒要看看我那兄弟在弄甚麼鬼！」

沙成山冷冷一哂，道：「見利忘義，六親不認人的，江湖上那裏都有，方老的兄弟不正是這樣？」

方寬厚重重的道：「我絕對想

不到他會利用『無憂門』對我的威逼，這些天我曾一再的要他把死去的人先入土，他就是不答應，眞不知他存的是甚麼心？」

沙成山冷冷一笑，道：「剛才你在後院扮鬼，倒還眞的把巴總管三人嚇走，看來他們尚未發覺可疑之處！」

方寬厚哼了一聲，道：「所以我得提早回去，沙老弟台，你等我的消息！」

點着頭，沙成山道：「你有那麼個雄心勃勃兄弟，自己的行動倒要小心了，沒得倒被你兄弟所乘！」

憤怒的哼了一聲，方寬厚道：「至少他還不敢加害自己的親哥哥吧？」

沙成山心中暗笑，他沒有說出曾去過方剛的宅子，便是想在方寬厚的身上找出問題的答案。

現在，他見方捕頭對他的弟弟仍然有着一定的自信，便笑笑道：「方老慢走，我不送了！」

於是，方寬厚自院牆躍出，匆匆回轉方剛的宅子！

第二天，沙成山是被一陣鼓鑼喧天聲吵醒的。

開門，祇見門外的小廣場上已來了十二名道士與十二名和尚，在這些道士和尚後面，便是九具大小不一的棺材。

巴總管當先進入大門，他看着沙成山，問道：「睡得可好？」

一笑，沙成山道：「除了偶爾幾聲尖嚎之外，我甚麼也沒有看到！」

巴總管雙目一厲，道：「你沒有去後面看看吧？」

搖搖頭，沙成山道：「拿你的錢就得聽你的管，我自然不敢往後面闖！」

巴總管寬心的道：「很好，今日這兒要出殯，沒你的事就躭在門房別出來，等人走完了你才能出來把門關牢！」

點着頭，沙成山道：「放心，我這個人喜歡靜，我是不會湊熱鬧的。」

就在這時候，沙成山的雙目一緊，不由得忙對巴總管道：「我進去睡了，你們怎麼忙忽我可不管。」

沙成山掩上房門，又露出個門縫，他驚異的望着一個團面灰髮，鼻尖翹起的老人走進門。

這老人對沙成山可不陌生，正是易容大師「千面老人」扁奇！

扁老曾替自己在頭皮上裝了個蠟丸，他巧妙的用帶髮頭皮貼上去，看起來宛似頭上長了個肉包，誰也難以看出那塊頭皮是從死人頭上切割下來的。

不錯，便百毒門的柳仙兒也沒有看出來。

沙成山實在不懂，爲甚麼扁奇會走向後院，跟着扁奇一齊走的，就是紅臉大漢方剛，祇見方剛尚以巾拭淚，悲鳴不已……

和尚道士們已在場子上做法誦經，九口棺材仍停在場上未抬向後院。

沙成山看着走入後院的人都是具有武功的人，他心中好一陣嘀咕……

於是，進去的人消失在大廳後面，沙成山本想潛往後面，然而他知道大白天很難把身形掩藏起來。

半個時辰之後，第一具屍體被包裹着抬出大門，沙成山見那屍體臉龐腫脹，分不出是老是少。

緊接着又是一具屍體也被包裹着抬出來，沙成山已可以看出是個老婆婆，祇是屍體雖死在水井裡，却也隱隱有着屍臭味。

一連抬出八具屍體，直到第九具屍體抬出來，沙成山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由於不敢相信，他幾乎難以控制自己而大喊出口。

太像了，臉部雖腫，却清楚的是方捕頭，方剛跟在屍體後面落淚不已……

最後面走的是巴總管，他推開房門，對沙成山道：「你可以關上大門了，前面場子上祭過，人們就會抬棺走人，你可要看好大門。」

點點頭，沙成山道：「總管放心去辦事，不會出差錯的。」

不料就在沙成山剛要關上大門，場子另一邊却走過來兩個女子，沙成山幾乎要以爲自己看到鬼了。

他半掩門看過去，自語道：「是她，娘的，她竟然還沒有死。」

祇見兩個女子走到場子上，她二人裝扮成看熱鬧的人般，擠到九具棺材邊。

二人一個個的看過去，直到看到了方捕頭的那口棺材，才見一個女子對另一個女子點點頭。

門房內，沙成山重重的自語道：「毒蜘蛛，妳的命可眞大，竟然還活在這個世界上，嗯，看來另一女子……」

就在這時候，兩個女子已往方家集方向緩緩走去。

不錯，其中一個女子正是死而未死的「毒蜘蛛」柳仙兒，原來那日百花谷中一場拚殺，沙成山以「寒江月刄」一舉擊殺圍攻自己的八男女。

當時柳仙兒中的一刀在胸脯上，柳仙兒胸口上方刺了一隻可怕的蜘蛛，沙成山的「銀煉彎刀」便中在蜘蛛中央。

（未完・五）

上文提要： 張博天因看到褚倫腰上繫的十彩寶帶而忘形，幸虧諸葛明機警才免去了二人的危機，二人被褚偉岳帶出船艙，想聽聽計劃是甚麼也沒機會，此際高磊指揮的大方木船已衝到了「江上廬」船頭，於是一場激烈的搏殺開始了……消滅了褚倫與六個高手之後，張博天與諸葛明等決定攻進「通江堡」，便將「江上廬」駛進河口……



新派綠林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龍蛇干戈

乘勝追擊殺進堡　希望落空非眞兇

於是，高磊與張博天一商議，決定先把船上的彩燈全部熄掉！

終於，高磊把大船靠上了河岸邊！

那是一個用大木板在河中定樁的碼頭，有一排巨木連結在一起，固定在岸邊的大石下面，船上望過去，一條馬車道，正與碼頭岸連着。

於是，張博天把諸葛明叫起來，與高磊三個人商量起來！

時間是不能耽誤的，天一亮再攻入堡中，必然損失慘重，因爲諸葛明知道這通江堡中尚有兩百多人，自衞的力量相當雄厚，也只有出其不意，才能以寡擊衆，以少勝多。

也就在三人正商議的時候，突然間，遠處一輛馬車緩緩的馳向岸邊來！

慢慢的，只見這輛馬車相當華麗，兩匹大白馬，馬首還挽着彩帶，車篷如轎，兩邊還開着小窗，兩個身穿淺色短衣的漢子，一人持韁，另一人拿着一件風衣，就坐在車轅上面。

諸葛明一施眼色，隨即高聲道：「車子等着，堡主馬上就起來了！」

「是！」車上的兩個堡丁，立即將馬車停在石岸上，且調過車頭。

諸葛明緩緩的走下大船，張博天就跟在他的身後面。

二人一到馬車前面，就見剛剛跳下馬車的兩人一驚，一面指手問道：「你們是……」

張博天一聲獰笑，道：「爺們是要命的！」

他那裏話一出口，諸葛明配合得恰到好處的揮劍就把面前這人刺死，另一人也被張博天砍倒在地。

立刻間，諸葛明把所有的人全都叫下船來，只聽他很快的叫了兩個嘍兵，把兩個趕車人的衣裳換穿起來，一面笑對張博天道：「寨主！這一回咱們五個頭頭就窩在這篷車中，只等進了通江堡，立刻殺光守堡門的人。」

一面轉頭對張博天的四武士道：「你們一衝進堡中，立刻放火，燒他們個焦頭爛額，要記住，咱們的人集中搏殺，不能太過分散。」

望望天色，諸葛明立刻道：「上路！」

於是，兩個僞裝的嘍兵，一聲吆喝，那輛雙轡馬車立刻四蹄翻飛，朝着通江堡中奔馳而去！

天色很黑，黑得有些莫名其妙，因爲人們總是說在天亮前有一段時間特別黑！

如今大概就是那段時間吧！因爲當這輛白馬拖拉的馬車快到通江堡的時候，堡門才有人在推開着。

只是當堡門才開了一半，也許

馬車太快太急的關係，而引進推堡門的堡丁注意。

不經意的扭頭看去，通江堡沒有這麼兩個人！

爲甚麼馬車一出一進全換了人？

也就在他尚未推另一半堡門的時候，馬車已停在堡門前，距離堡門尚不到兩丈！

他不推開另一面，却急步走到馬車前來，問道：「你們是誰？」

車上的嘍兵一笑，道：「你問堡主！」一面伸手掀開幔帳。

黑暗中，突然冷芒一閃，諸葛明的長劍準確無比的刺在那人的咽喉！

連叫也未叫出口，那個堡丁的身子已往下沉，就在一聲輕哼中，當即死在地上。

於是，車頭上的兩個嘍兵，急快的把堡門推開，車上的張博天、左不同、包文通、高磊與諸葛明，五人立刻揮刀衝上堡樓上面，也只有一人守在堡樓上，堡樓中正睡着二十來個堡丁。

仲夏的早上，天氣涼爽，正是好睡的時刻，連守在堡樓上的堡丁叫聲，也沒有把這些人驚醒過來，有一半還正在夢遊便被砍掉頭的。

張博天等五人，解決了堡樓上的堡丁，適時的，四武士也分成四撥，衝殺進了通江堡的堡門。

就在這六十個嘍兵的喊殺中，四武士各率領十五人，分成四路，燃起火來。

立刻間，通江堡內火光冲天而起。

通江堡幾曾遇過這種事？立刻間，驚叫與哭喊聲，滙集成一股有如發自地獄般的吼聲！

於是，有人在高聲狂叫道：「通江堡的兄弟們，快抄傢伙呀！流寇來了！」

立刻間，自各個巷道裏衝出幾十個赤臂漢子，他們手中全拿着鋼刀矛叉，但這些人發現四下全有火光，不知衝向那個方向才好！

其中一個似是年長的，高聲急叫道：「分兩路衝殺過去！」

順着那條看上去像個街市般的寬道，五六十個赤臂漢子分成兩路，向兩頭撲殺過去。

迎面，却正碰上張博天五人衝來。

就見一個赤臂的一揮手，大叫道：「他奶奶的！這兒有五個，快圍起來殺！」

張博天五人哈哈一笑，道：「好叫你們這羣目空一切的王八蛋，知道老子們的厲害！」

却聽那年長的大喝一聲：「殺！」

於是，就在一陣金鐵交鳴中，當即倒下四五人，却全都是通江堡的人。

左不同似乎又在爆發他的那股子野性了！因爲他在狂吼中，手中的大馬砍刀均帶出一股四濺的熱血，有不少全噴洒在他的臉上，然而他却只伸着舌頭，把嘴邊上的血舐乾淨，而雙手握的大馬砍刀，却似狂風掃落葉般，被他當場劈倒近十名。

剎時間，慘叫悲嗥之聲，與翻滾在地的斷喊聲，把剛剛分開的另一批人吸引過來！

這一撥三十多人，尚未揮動手中兵刃呢，原先的一撥已躺下了大半，幾個未斷氣的，正在地上大哭大叫着：「媽呀！我的腿呀！」

「快救救褚二楞子！他是褚大媽的獨生子呀！」

於是，又見冷焰打閃，猝然間，又加入一片哭叫聲！

整個通江堡已快成了火海，各巷道中，被火光照得比正午的時候的大太陽還要亮！

到處盡是叫喊呼救之聲，與喊殺之聲混成了一片，通江堡立刻間氣焰消失殆盡，就在男女老少狠奔豕突中，連自己的家當全不顧的，盡往堡外衝去。

突然間，張博天五人不約而同的狂喊道：「血洗通江堡啊！」

有如一針振奮人心的強心劑，大刀寨的人立刻狂應着：「殺！」

這種氣勢，誰能猜得出來了多少土匪或流寇？

於是，就有幾個圍殺張博天的人，轉頭也朝着堡外逃去，而且是擠向了人羣，走在人們的前面。

命是自己的，別看平日裏通江堡的人趾高氣揚的，一旦遇上要命的來索命，照樣有不少人逃之夭夭！

又是一陣狂殺，把第二撥圍上來的全都劈死在地，左不同「砰」的一刀，剁下一條粗壯的大腿，暴伸左手，抓住那隻大腿的脚跟處，一片血雨的掄着刀與人腿，披着一頭散髮，衝殺而去！

通江堡的人叫着、喊着，一部份逃向了一個巨宅裏．而那個巨宅前的廣場上，正在兵器飛舞，吶喊聲與哭叫喝罵聲，響成一片。

原來四大武士在四處點起火來以後，不約而同的隨着逃的人殺去，全都集中到這個廣場上來了。

就在四撥大刀寨的人正要撲向巨宅的時候，宅子裏立刻又衝出四五十人，幾乎成了捉對廝殺。

「鐵扁擔」褚倫的兩個兒子褚偉峯與褚偉川二人，與通江堡總管等，親率衆堡丁迎頭殺到！

就在一陣互砍互殺各有死傷情況下，張博天等人適時的衝殺而來！

張博天那臉上的肌肉在顫動，

一絲殘酷得令人寒心的微笑，在他的冷哼中，浮現出來，只聽他大吼一聲，道：「這個巨宅，才是咱們的目標，大刀寨的孩兒們，戮力給我殺！」

他的話聲才落，左不同已一手掄着一條人腿，一手揮刀，殺入重圍中！

他那種標悍的狠勁，眞是懾人心肺而驚爲惡魔下凡！

包文通不甘示弱，雙手掄刀，一陣劈砍，張博天更是殺紅了眼！

火光正烈，而天將大亮，就在這一陣殺戮中，突然間有人大叫道：「不好了！二少堡主！三少堡主！」

緊接着，一聲極爲凄厲的大叫……」

「媽呀！三少堡主的頭……啊！」

尖銳的叫聲，金鐵的撞擊，「咻咻」不止的刀聲，與刀叉切過人肉與血光迸濺聲，是人類最愚蠢的行爲中所不可原諒的！

上天有好生之德！

而人類却有好殺之性！

如今的通江堡，不正是這樣？

也只有當被殺的人，在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那種血淋淋的場面，才會停止！

而這個世界上，任何的殺戮，任何的戰爭，當雙方都嚐到苦果的時候，才知道搏殺的結果，並未獲得眞正的成果，因爲，踢人一脚，與挨人一拳，仍然是沒有得到眞正的勝利，那些被認爲勝利的，也只是敵人的痛苦稍多而已！

因此，眼前的大刀寨，他們的搏鬥雖有死傷，只是在他們的這種死傷中，却給予通江堡更大的傷亡，因爲他們幾乎毀了這個名聞漢江的通江堡！

終於，大刀寨的人衝進了通江堡內「鐵扁擔」褚倫的巨宅中。

那些潰敗的通江堡堡丁們，眼看大勢已去，一個個既不臉紅也無愧色的抽腿往堡外逃去，那種潰敗，有如錢塘落潮，一瀉而驟落，有些却呼叫着自己的家人，互相攙扶着朝外逃去。

所幸的是，大刀寨如今既然破了通江堡，但在諸葛明的戒條中，特別聲明，不殺老弱婦女與孩童，當然，如今的大刀寨並不是流寇，當然更不是土匪强盜，也就沒有必要殺個雞犬不留！

正因爲這樣，甚至連褚倫家中的婦孺，也全保住了性命。

也因此，在一陣搏殺之後，沒有婦女的號叫聲，孺童的哭喊聲，甚至這些婦孺在逃過大刀寨嘍兵們的附近時候，大刀寨的嘍兵們連正眼也不看她們一眼。

搏殺已經結束了，二十多名大刀寨的人受了輕重傷，所幸沒有人死亡，大夥全集中在褚倫的巨宅前面，正在高磊的指揮下，包紮着傷口呢！

張博天率領着諸葛明、左不同、包文通，四人衝進了褚倫的巨宅後堂中，他們一連的往後面搜，但却找不到一個人，四個人不由大感奇怪！

天色已經大亮了，屋子裏根本不再用點燈也能看得十分清楚，諸葛明在一陣搜索後，不由冷笑道：「人在不在不重要，重要的是咱們的寶物被他藏在甚麼地方。」

諸葛明自言自語的道：「這恐怕要費上一番手脚了！」

張博天吼道：「就算把這座大宅院挖地三尺，也要找到我們的寶物出來！」

左不同一咧血嘴，叫嚷道：「不如燃把火，燒他娘的吊蛋精光！」

諸葛明道：「燒這座巨宅不難，可是咱們的那批寶物也將毀於大火之中了！」

四個人正在東找西尋，不知如何下手，突然間，一聲嬰兒的哭聲傳了過來！

那是很清楚的一聲哭，但也只那麼一聲，就又沉靜下來，顯然是躲在這附近的某個地方。

諸葛明一指最後一間堂屋，四個人急急的衝了進去。

然而，堂屋中除了華麗的陳設與箱櫃之外，並未有任何一個人！

四人有些難以相信，却找不到任何可疑地方。

突然間，諸葛明詭笑一聲，就在這間堂屋中間一站，高聲說道：「出來吧！不用再躲了，大刀寨是來尋找失寶的，絕不會殺老弱婦孺，如果盡躲着不出來，俺們只需一把火，躲着的人一個也別想活了！」

然而，諸葛明一連叫了兩遍，却仍然沒有動靜，不由高聲厲喝道：「外面的人！拿火把來，給我燒！看你們出來不出來！」

諸葛明也只是試探着喳呼，却沒有想到房間中傳出了軋軋聲來！

張博天當先衝進房門中，諸葛明與左不同、包文通也相繼的跨進這間錦帳高掛箱櫃成疊的大房間中。

聲音不斷的由靠床的一邊發出來，諸葛明看得眞切，那正是密合在牆邊的一個假牆在移動！

當假牆移正之後，誰也不會發覺那個假牆，如今假牆移向呈九十度，立刻露出個牆洞，向假牆下面望去，一溜的石階直通兩丈深的地道中。

「咯！咯！」之聲，自地道中傳了出來！

慢慢的在接近洞口，聽起來透着一種凄涼味道。

突然間，一個穿着淺藍緞裙，手持龍頭鐵拐的灰髮老太太，抖動着兩手，連她手中的鐵拐杖也在晃動……

「老身就是褚倫的太太！你們攻入通江堡來，爲的是甚麼？」

她緩緩的看着前面的四個持着刀劍大漢，又道：「老身知道我丈夫褚倫要以十萬兩黃金，向人購買一件稀世寶物，難道你們就是對方賣主，雙方不是約定在江面上交易嗎？」

諸葛明一笑，道：「褚夫人，妳全弄亂了，我們是大刀寨的人，是來尋找失寶的！」

「失寶！你們掉了寶物，那是你們的事，爲何到我們通江堡來撒野殺人？」

左不同怒道：「不殺人你們會讓我們進堡來找？」

褚倫老婆怒道：「眞是豈有此理！」

* * *

且說「鐵扁擔」褚倫太太就在這後堂屋的華麗臥房地道口，對大刀寨的幾個殺人狂舌戰，似乎把老命也豁上了，因爲她想到，這幫山賊能衝殺到通江堡來，必然自己的丈夫褚倫已凶多吉少，否則怎能容這幫匪徒猖狂！

諸葛明爲了盡早撤離這通江堡，更不願見一衆婦孺被殺，當即對褚夫人道：「事已至此，多說無益，在下保證不殺堡中婦孺，妳快把通江堡的寶庫地點說出來，也好讓我們搜查！」

冷冷一笑，褚夫人道：「一個殺人搶劫的盜匪，竟然也說出了『保證』二字，豈非可笑！」

張博天已有不耐，厲喝道：「老乞婆，妳不信也得信，惹火了張某人，殺你們一個雞犬不留！」

褚夫人正在灰髮怒張，臉上肌肉顫動，雙手緊抓鐵拐，準備反唇相譏的時候，及時由地道中走出一位少婦，只見她一衝上地道口，立即扶住褚夫人，一面急急道：「婆婆！事到如今，咱們又能說甚麼？讓他們去看去搜，反正咱們又沒有他們的失寶，又有何懼？」

褚夫人一頓鐵拐，狠聲道：「叫他們全上來吧！」

於是，地道內緩緩走出一羣婦女小孩，總也有二十多個，其中兩個少婦懷中，尙抱着不滿一歲的幼兒。

這些人一逕走出地道，看到五個手中揮着血刀的毛頭大漢，尤其左不同的那副陰司判官樣，全都不敢正視。

諸葛明立刻對那少婦道：「你們不用怕，就在正屋候着！」

張博天喝問道：「通江堡的金庫在甚麼地方？」

褚夫人怒道：「就在這下面，你們自己去看去搜吧！」

諸葛明對那少婦道：「就煩夫人帶路吧！」

少婦臉無表情，緩緩的領着往地道下面走去！

諸葛明對左不同道：「左兄就在上面守着！」

張博天早跟少婦走入地道中……

諸葛明、包文通與高磊三人，也跟在後面，急急趕去。

地道的壁上，正燃着琉璃燈，每三丈遠就有一盞，這地道全是青石鋪地，青磚爲壁，通風好，洞內又乾燥，望到洞底，至少有十丈那麼深，看上去這個地洞至少有兩丈高三丈寬，一排的放了些桌椅。

那少婦領着張博天等四人，來到左洞中間，看上去並未有任何寶物金銀在。

就在幾人正自疑惑的時候，就見那少婦在壁邊的一塊青磚上一推，立刻間，青石壁在「卡卡」移動，漸漸露出一個門來，一個足夠兩人進出的石門。

張博天往裏面看，不由倒吸一口涼氣，心中暗罵這「鐵扁擔」褚倫，眞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有了這麼一大堆金磚，還不滿足，竟然還要謀得非份之寶！

諸葛明讓少婦帶路，五人進入褚倫的這間巨大的寶庫中，高磊與包文通全看傻了！

如果要打造幾個金人的話，這寶庫中的黃金足夠打造個十個八個還有餘！另外在近門處，十幾隻銅條木箱中，全放的銀錠，那更是不計其數！

有一個紅木架子上，放了兩隻紫檀木箱子，張博天立即抱了下來，打開一看，全都是各種寶貝飾物，各色寶石，翠玉瑪瑙，有幾顆閃閃的夜明珠，最惹人眼。

張博天一打眼色，諸葛明立刻會意，當即對少婦道：「還有其他藏寶地方嗎？」

那少婦正色道：「只有這兒才是我家藏寶地方，你們找到失寶沒有？」

諸葛明一笑，道：「我們確實沒有找到！」

少婦不客氣的道：「那就請各位離開吧！」

哈哈一笑，張博天道：「咱們上去說去！」

一面，張博天對高磊與包文通道：「你二人各扛一個！」

少婦冷冷的道：「還是露出原形了！」

諸葛明一面往外走，邊冷然的道：「通江堡殺死殺傷許多大刀寨

的兄弟，俺們沒有下令把妳們這寶庫搬空，妳們應該謝天了！通江堡聯結黑道，每年都要做一次傷天害理的事，大刀寨的兄弟放過了通江堡的婦孺，妳們更該謝地！如果還爲這兩箱東西嘮叨，那可是眞的在自取滅亡了！」

狠狠的白了諸葛明一眼，少婦不再多說了，她知道一個被人捏住脖子的人，只有聽命的份了！

幾人走出地道，全都到了正屋，一衆僕婦孩子，全圍在褚夫人四週！一個個面露驚恐！

褚夫人一看兩隻大寶箱被人扛出地道，不由大怒，却及時的被地道中走出的少婦攔住！

「寶物多了，不一定就是福，婆婆！讓他們拿去吧！」

褚夫人鐵拐一頓罵道：「你們這些殺胚，找到你們的寶物嗎？」

張博天戟指夫人喝罵道：「老乞婆！妳以爲大刀寨還是當年流寇？如果是的話，妳們早已沒命了！那一地窖的藏金，還會一分不少的給妳們留着？妳做夢吧！」

他一面說着，大馬砍刀往地上一插，「嗆」的一聲，石磚鋪的地，竟然被他插入三寸，大馬砍刀顫抖着刀身。

張博天雙手解開纏在腰帶上的「十寶彩帶」，雙手托着，喝問褚夫人道：「如果褚倫沒有盜走我們的寶物，那妳該告訴我，他怎麼會擁有這條十寶彩帶？」

他逼近褚夫人跟前，又低沉的道：「讓張某人再告訴妳，當年大王李自成的玉帶，正就是這『十寶彩帶』，而我……我就是大王手下大將，人稱『閻王刀聲』張博天！」

猛扭頭，指着那兩箱扛出地道的寶物，又道：「扛走妳們兩箱珠寶，等妳拿我的失寶來交換！」

褚夫人一聽，原來面前這個白淨微胖，濃眉大眼大漢，竟然就是當年殺人如蔴的流寇「閻王刀聲」，想起當年，再看他現在，似乎已改變不少，自己不能不說尚有一絲幸運。

心念及此，她指着那條托在張博天手中的「十寶彩帶」，既驚且怒的道：「想不到這條『十寶彩帶』，竟然給通江堡帶來這麼大的災難！」

突然間，她厲聲喝道：「這條『十寶彩帶』，並非我通江堡之物！」

張博天與諸葛明等人全都一楞，張博天更是大怒，以爲這老太婆在狡辯，不由罵道：「放屁！這明明在褚倫身上取下來的，妳還敢狡賴？」

褚夫人氣得在發抖，一旁的少婦當即道：「那確實不是我們通江堡的東西！」

她喘口氣，緩緩的道：「大約半年前，我記得那天下的雪很大，正午時份，老河口來了一艘大船，那是一條有如江上皇宮的大船，它美麗而豪華，氣象萬千，比我們通江堡的『江上廬』，不知要高貴多少倍。我丈夫褚偉岳，特地回堡裏把我公公請去，就在那艘大船上，我公公以萬兩黃金，購得這條『十寶彩帶』，最近聽說那大船將到老河口來，所以我公公特意準備十萬兩黃金，準備再買一頂珠冠，我似乎聽說珠冠上有顆龍眼，在燈光下能發出萬道霞彩！」

張博天直不楞的望着諸葛明，傻兮兮的道：「大軍師！如之將何？」

諸葛明道：「只怕已把蛇驚走了吧！」

張博天一急，道：「咱們快收兵！」說罷，當即往屋外走去！

突然，諸葛明指着褚夫人，道：「妳媳婦說的，正是我們失的寶物，如果那大船上的人到來連絡，妳最好找人連夜趕往景陽鎭，找悅來客店的王掌櫃，等我們尋回失寶，妳的這兩箱寶物，我們會馬上送還！」

看樣子也只有如此了，因爲褚夫人已看得出來，這幫「過氣」流寇，可能眞的在尋寶。

當張博天等五人全部退出褚倫巨宅以後，發覺大刀寨的衆嘍兵全都在巨宅前面的大空場上持刀戒備着。

諸葛明當即高聲道：「大夥退回船上去！」

六十名嘍兵，井然有序的朝着通江堡外退出，而堡裏的大火，也慢慢的熄了，高磊着人找到了那輛白馬篷車，把兩箱珠寶放上去，張博天等五人，全都乘車直奔大船。

一衆人等上了大船，當即將船離岸，直放漢江！

張博天就在褚倫坐過的那張椅子上，直拿拳頭砸那張長桌子，四週坐的諸葛明、左不同、包文通、高磊，全都在唉聲嘆氣！

諸葛明無奈的道：「失寶未獲，漢江刀聲何時停！」

包文通道：「他娘的！想不到失寶還在另一艘大船上，這又會是誰呢？」

張博天忿然道：「你們想想，單就一頂珠冠，就值十萬兩黃金，那幾箱寶物，共值多少，可想而知了！」

左不同道：「咱們就在這兒等，早晚會等到的。」

諸葛明道：「不可，而且我們必須馬上離開老河口。」

左不同道：「爲甚麼？」

諸葛明道：「老河口是個水旱碼頭大地方，咱們在這兒已殺了不少人，往南水路幾百里處，那可是漢口，如果到來官家，咱們還是難與相抗的！」

張博天道：「以你又該如何？」

諸葛明道：「咱們先回朝陽峯，整頓兵馬，再招一批人，至少再有個百來人，下回咱們再來，兵多將廣，何愁不一舉得手？」

微微一頓，臉含微笑，友道：「咱們在此廣放眼線，只要探出那艘大船行踪，立刻傳報回案，到時候就不怕對方逃跑了！」

微點着頭，張博天道：「行是行！不過好像咱們聽說那船不是在三兩天內就會來到嗎？」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經過咱們昨夜一鬧，說不定那條大船就不會再來這老河口了！」

高磊急問：「爲甚麼？」

嘴一咧，諸葛明道：「能擁有那麼一艘大船，必也有三幾艘小型快船，如果我是大船主人，必然會在大船將去的地方，事先派出小船探路，只等一切平安，才放大船過來！」

一面看看這破艙房，又道：「咱們昨晚一場鬥，絕難逃敵人眼綫，爲了給敵人一個定心丸，咱們一入漢江，立刻直駛上游，也許會騙得過去！」

張博天一拍巴掌，道：「對！說得是有道理！」

一面對高磊道：「二寨主！快去看看人都折回來沒有？咱們得馬上放船入江去！」

高磊當即起身，走出大艙！

於是，「江上廬」大船，就在高磊的掌舵下，在十名經驗豐富的高磊親兵拉帆中，緩緩的駛入漢江，大船的後面，拖着高磊的大方木船，而木船上，七八個原來在「江上廬」上面服務的女子，正可憐兮兮的萎縮在方木船的矮而寬大的艙中。

直到正午時份，大船在高磊的駕駛中，已駛出老河口五十里外，諸葛明才又把方木船上的七八個女子，召到了「江上廬」上面。

諸葛明面對這八名女子，含笑每人塞了十兩銀子，邊又緩聲道：「等會把妳們送上岸，僱輛車回老河口去，不過有件事，我得請妳們幫忙！」

幾個女的直點頭，心想，只要不殺頭，脫褲子也願意！

諸葛明一笑，道：「替我注意一艘大船行踪，那是一艘像水上宮殿的大船，比這『江上廬』還要大而華麗的大船！」

當即有個女的道：「大王說的這條船，半年前我們全見過！」

諸葛明道：「見過最好，妳們只注意它的行踪，一有消息，立刻告訴老河口『廣來大飯店』的掌櫃！」

八個女子齊齊點着頭！

於是「江上廬」停了下來！

放下一隻小船，送走了八個女子！

同時間，也送走了諸葛明！

祇是，諸葛明在臨走的時候，特別把包文通也帶下船，臨走，他對張博天道：「設法盡快招兵買馬，約莫着沒有個一兩百人，就無法對付當前這個大敵！」

於是，「江上廬」又拖着方木船，朝漢江上游駛去！

而諸葛明在走到岸上以後，領着八個女子，在包文通的指認下，來到沿江邊的一個小鎭，立刻僱了一輛大篷車，把八個女子送走！

包文通望着遠去的馬車，不由搖頭道：「眞可惜！」

諸葛明道：「可惜？你在打她們的主意？」

包文通一摸胸毛，咧嘴笑道：「食也！命也！色也！性也！難道大軍師不……」

諸葛明一笑，道：「如今咱們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因爲咱們這不是在幹殺人放火的强盜，更不是當年流寇，就算是不斷搏殺拚鬥，也全師出有名！」

哈哈一笑，又道：「等咱們這碼子事一了，你姓包的祇要有能耐，十個八個可人兒，隨你去討，那比現在你給她們來個霸王硬上弓，豈不令人更銷魂舒坦？」

一巴掌拍在毛森森的大頭上，包文通笑道：「說的也是！想想這一天也快到了！」

就在這小鎭上，二人又買了兩匹馬代步，包文通還挑個黑不溜唧的烏騅馬，說是有當年霸王的威風樣！

二人出了飯店，包文通問道：「咱們如今要往那兒去？」

「老河口！」

諸葛明一說，包文通一驚！

「咱們這時候回老河口幹甚麼？」

諸葛明道：「守着江邊看看那艘大船來了沒有！」

包文通不解的又問道：「如果那大船來了呢？」

諸葛明道：「那就靠咱們兩個了！」

包文通一怔，道：「軍師！你沒有糊塗吧！在大船上的時候，你還口口聲聲叫寨主招兵買馬，如今咱們祇兩個人，會有個屁用！」

諸葛明一笑，道：「全靠臨場經驗，再配以腹內機關！」

包文通道：「好吧！你大軍師不怕，我包二爺還怕他個鳥！」

於是，諸葛明揚鞭一揮，包文通急忙縱馬追去，二人直朝老河口而去。

不過這一次諸葛明並未去老河口南面近江邊的廣來大飯店，而是找了一家北面的小客店住下，因爲他似乎曾聽說廣來大飯店是通江堡褚家開的，如今褚倫已死，通江堡一夜之間全變了樣，如果這時候直闖廣來大飯店，就算桌上擺上滿漢全席，也恐怕吃得不自在而心驚肉跳。

諸葛明與包文通住到了老河口北面的「老荀飯店」，當天晚上，二人還眞的吃了一頓美味可口而又實惠的晚飯。祇因爲這「老荀飯店」，是老河口唯一的一家以麵食爲主的飯店，專賣給由陝西河南兩省下江的客商，所作麵食特別地道，主要的小籠蒸包，一共四季三色，每一季皆自不同，但仍然有三種肉餡，有陸上走的豬牛羊肉餡，河裏游的魚蝦鮮肉餡，素的則是粉絲豆腐黑芝蔴拌着肉色豆腐皮與二斤重的大荀菜心，大多是出家人吃的。

吃這「老荀飯店」的小籠包，喝起酒來不用叫菜，酒足的時候，肚皮也飽了，因爲喝着酒邊吃着小籠包，自是另有一番味道。

諸葛明與包文通二人吃完就睡，因爲折騰了整整一天一夜，任誰全得要歇上一歇！

二更天剛過不久，諸葛明睜開眼來，他推醒包文通，一面輕聲道：「包兄！你歇着，我得出去瞧瞧！」

包文通道：「睡吧！趕着天明還要辦事呢！」

諸葛明道：「我在奇怪，咱們在通江堡既殺人又放火，那通江堡距此，不過是隔着江距這老河口十來里，怎麼這兒一點動靜全沒有？」

包文通一皺眉，道：「你說的有道理，是該去探聽一下！」

「你睡吧！頂多一個更次，我就會回來。」

諸葛明走出「老荀飯店」，溜躂着出了老河口街市，朝着江邊尋去！

江上月明依舊，看上去與昨晚沒有分別，檣林泊岸，似乎也比昨晚少了許多，僅祇碼頭邊上靠了不到十艘三桅帆船，江中錨泊了幾艘而已。

老河口靠南的幾家驃車店與駱駝棧房，似乎也空蕩蕩的樣子。

但是，諸葛明却並未找到他要找的人，不免心中有些擔憂起來！

於是他決心闖一闖廣來大飯店，如果傳說是實，何妨再整一整這廣來大飯店？

廣來大飯店的招牌還端正的掛在大門中間，門口的燈籠祇餘下一盞在亮，祇是店門已關，看樣子已打烊了！

諸葛明伸手敲門，立刻間大門開了，一個小二揮着個大蒲扇，一條半截褲，拖拉着粗布鞋，抬頭看到諸葛明，不由一驚，道：「客官！你……」

諸葛明露齒一笑，道：「住店！」

小二立刻哈腰恭敬的道：「你請進，我去請掌櫃出來！」

諸葛明環視四周，祇見店中一切如常，樓上樓下，全無異狀，不由微微一笑。

櫃枱後面的門簾一掀，掌櫃的瞇着眼呵呵笑的走到諸葛明桌前，道：「客官爺！你來啦！」

一面拉椅子坐下來，聲音極低的又道：「聽說通江堡昨晚遭一羣山賊洗劫，還殺了不少人呢！」

諸葛明雙眉一皺，掌櫃的又道：「客官！通江堡的那艘『江上廬』，也被劫去了，那你……」

諸葛明一笑道：「你是說我怎麼會逃出來？」

掌櫃的笑道：「是啊！還有你的那個白胖大個子同伴呢？」

諸葛明一笑，道：「命大！至於我的那個同伴，祇怕去赴龍王宴了吧！」

掌櫃的搖搖頭，道：「聽說通江堡褚家老爺子死得最慘，老堡主同他三個兒子全完了，不過……」

諸葛明道：「不過甚麼？」

掌櫃的搖頭嘆道：「褚家如今男丁祇有一個，那就是大公子媳婦生的一個還不滿週歲的兒子了！」

諸葛明冷然道：「上天還算對褚家厚道，沒有絕了褚倫的後！」

諸葛明突然雙目如炬，直逼向掌櫃道：「如今褚家已大傷元氣，往後這廣來大飯店該如何自處，是關門？還是……」

哈哈一笑，掌櫃的道：「常聽外人說，廣來大飯店是通江堡褚家開的，其實這全是傳言，不值一笑！」

一面又低聲道：「如果廣來大飯店是褚家所開，如今通江堡出了那麼大的事，廣來大飯店如何還能開業？」

諸葛明一聽，不由心中一陣輕鬆，正準備起身折回「老荀飯店」，突然間，門口閃進一個人來！

諸葛明一眼認出竟是他尋找的老方丈，不由一喜道：「方老丈！我找得你好苦！」

方老丈也是一驚，自言自語的道：「怎麼這麼巧？」

諸葛明一手拉着方老丈，二人疾快的走出廣來大飯店！

朝着江邊走，但方老丈在繞過一段彎彎的碼頭以後，領着諸葛明來到一處淺水蘆葦叢生地方。

「圓圓！」方老丈低聲叫！

很快的，蘆葦中有了動靜，諸葛明這才看到方圓圓在撐着那艘小渡船！

一看來了諸葛明，方圓圓心裏一熱，不由抿嘴一笑。

諸葛明與方老丈低頭進入艙中，祇聽方老丈笑道：「一整天，我到廣來大飯店找你不止五趟，想不到還是讓我找到你了！」

「可有急事？」

「昨晚二更天，你們在『江上廬』大船上斷殺，我父女二人遠遠的看了個眞切，眞夠嚇人的！祇是天一亮，有自通江堡來的，說是通江堡也被殺了許多人，我父女不放心你同她舅舅，才一直在老河口打探，如果今明兩天再沒有你們消息，我就要帶着圓圓找上景陽鎭了！」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通江堡『鐵扇擔』褚倫確實是個黑道梟雄，江湖上的無頭大血案，多一半是他幹的，通江堡的寶庫中，盡是他劫的不義之財，祇是他太貪了，他已有十輩子用不盡的財寶，但他還不滿足，一心還要弄筆大買賣，他這是遭天譴。」

方老丈道：「通江堡出了這檔子事，老河口沒有人多說一句話，爲的是怕惹禍燒身！」

一面凝視着諸葛明，又問道：「大刀寨的那批寶物可尋到了？」

搖搖頭，諸葛明道：「沒有，不過已經有了影子了！」

於是，諸葛明把「十寶彩帶」的發現說了一遍，邊又笑對方老丈道：「這就是我來找你方老丈的原因，你在這段江面上熟，多留意一下，祇等發現有可疑的船，盡快通知我一聲！」

方老丈一笑，道：「成！早晚我替你們留意着！」

微微一頓，又道：「我到那兒找你？」

諸葛明單鳳眼一亮，急問道：「今日你去過廣來大飯店數次，你看有何異狀？」

「沒有！他們照常營業！」

諸葛明一笑，道：「看來這廣來大飯店並非是褚家父子所經營的了！」

方老丈道：「道聽途說終非可靠！」

諸葛明一笑，道：「一有消息，就到廣來大飯店來找我！」

方圓圓偎在老父身旁，一直未說話，但她的眼神所顯示的溫柔眸芒，却令諸葛明有着不安！

因爲，一個人如果攪和在兩個女子中間，那將是一件令人無所抉擇的尷尬事！

石泉鎭大王莊的王來鳳，那股子江湖兒女作風，已拴掉諸葛明的半個魂靈，拌在他的身邊，如今又出現個溫柔如小羔羊而女人味十足的方圓圓，唉！

兩種女人，兩種不同性格，使得諸葛明不敢驟然對方氏父女有任何的表示！

一種惆悵的心情下，諸葛明回到老荀飯店，已是三更將盡了。

床上的包文通正睡得好香好甜！而諸葛明却雙手做枕，單鳳眼直直的望着洞開的窗子！行走江湖，可眞辛苦啊！

院子裏的月色明亮，而諸葛明的雙目更亮，直到日落天暗，他才迷濛中闔上眼睛。

仲夏夜原本很短，諸葛明直覺得剛閉上眼，天就已經大亮了！

包文通撩着洗臉水，嘩啦啦的把個大毛臉洗個乾淨，甚至敞開大毛胸膛，冷濕毛巾盡在胸前擦拭，一邊哈呼著喘大氣，一副盡在享受涼爽的樣子！

諸葛明一翻身坐在床沿上，微笑道：「包兄，咱們吃過早飯，就遷地爲良！」

包文通一怔，道：「甚麼叫遷地爲良？」

諸葛明哈哈一笑，道：「搬到廣來大飯店去住下！」

包文通丟下毛巾，雙手盡在捋他那大鬍子，一邊道：「換地方住就換地方住，他娘的，文縐縐的唬得二爺一楞一楞的！」

拉馬走出老荀飯店，諸葛明與包文通二人一逕來到廣來大飯店。

「房間早替客官準備了！」掌櫃的迎上前來笑說。

諸葛明笑道：「如今我可是吃不起你店中的名餐大菜，更不必說甚麼炮鳳烹龍與血饅翅羹了！」

掌櫃的一笑，道：「通江堡是廣來的大主顧，雖說通江堡遭了不幸，但客官還是廣來的佳賓，祇要吩咐一聲，銀子不必計較！」

走入客房中，諸葛明一笑，一把揪住掌櫃，那樣子似是變了個人似的，還眞嚇了掌櫃一跳。

祇聽諸葛明冷然一笑，道：「如果我說那通江堡是毀在我手裏，你大掌櫃是個甚麼的想法？」

哈哈一笑，掌櫃的看了一眼一旁的包文通，道：「二位！如果通江堡眞的毀在二位手上，二位的這吃住銀子全免了！」

諸葛明一怔，斜看了包文通一眼，一用力，抓着掌櫃的手加了力，冷然問道：「爲甚麼？」

掌櫃的又是一笑，道：「客官！你也是江湖上跑的人物，該知道通江堡是這老河口一帶的一股惡勢力，他們人多勢衆，又會武功，誰敢惹得起？大夥全都是敢怒不敢言，就拿廣來大飯店而言，他們一應欠賬，一年結算一次，還要打上八折，如今可好，通江堡的這股子惡勢力被人連根拔除，往後我們做生意，也爽快多了！」（未完・十三）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上文提要：李自成與張獻忠為了五個變童鬧得不歡而散，結果張獻忠帶着他的五千鐵騎一路殺回西川……紫衣女夜探行宮，看到十二個漂亮的小男生引起誤會，本欲離去，但看到李自成把他們當成親生兒子般看待，她的誤會消解了，她出聲呼喚李自成……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經過幾個月的訓練補給，三十萬大軍便開拔分三路進軍老北京……

各有謀略互牽制　總兵善戰難過關

其實像李子厚這樣的人物不少，江湖上若是全靠本事吃飯，那也頂多有個溫飽，若想飛黃騰達，站在人頭上喝叱，那就需手段了，一般而言，逢迎、拍馬、吹牛，這還算好人，若是再加上坑、拐、騙，連帶陰狠算計，這樣的人物甚麼地方最是多？哈……我以為官場最是多，多得如過江之鯽。

李子厚不是拍馬屁的人物，他是個眞幹活兒的大直腸子，洪承疇幾句安慰話，就能把老命也送給人家煎煮炒炸隨便了。

現在，李總兵舞着他的大刀子出陣來。

他那六十四斤定堂刀平擧在胸前，怒馬疾衝，迎面却是飛馳來一個巨漢。

這巨漢手持一根棍子，那副模樣倒也威猛了。

就聽得戰鼓猛敲，前鋒部隊又開始猛攻之際，封存壽大吼一聲：「打……」

他只喊了一聲「打」字，人却疾忙跳下馬來，迎面的李子厚一聲冷哂：「找死！」

他舞着大刀風捲殘雲般殺向封存壽，當大刀閃過封存壽的頭頂刹那間，封存壽旋起神木棍，「叭」的一聲打中李子厚的坐騎。

那馬被神木棍打折了一條腿，長嘶一聲倒下地，把個李總兵摔得就地滾。

李子厚落馬不驚慌，挺起身來舞大刀，口中厲叱：「好個賊酋，出手往畜牲打，可惡！」

封存壽也不含糊，掄起神木棍便與李子厚幹上了！

姓李的果然不好惹，刀光霍霍中把大力士封存壽殺得節節後退！

就聽颯颯之聲不斷，封存壽手上的神木棍便也一截一截的被砍斷。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條人影彈跳而起，這是個矮小的身影，有一把明晃晃的刀在他的面前流閃，閃向了李子厚的頭上。

李子厚看得清楚，他不及收刀，却以刀把往來人的身上撥打！

突然，一團黃粉灑出來，就聽得轟的一聲起處，半空之中一片火光出現。

李子厚也暗自吃一驚，他急閃又跳，鬍子被火燒掉一大把，一股焦味令他吃一驚！

他心中知道：是毒火，如果把皮肉燒破，肯定會蔓延全身死得慘！

李子厚很幸運，因為他閃得快，祇把毛髮燒一把！

那人落下地，才知是侯飛！

李子厚發了火，他大吼：「今天非宰了你們這兩個可惡的賊！」

封存壽也發了狂，他打橫抓住

一個衝殺中的兵士，一拳把那人打昏。

於是他拿這人當武器，狂吼着掄向了李子厚！

那侯飛急往外閃跳，封存壽不閃開，他把那個士兵掄打得令李子厚發了楞！

也祇是一楞間，李子厚大刀狂削，再把那士兵削成了三段，他的下一刀就要砍中封存壽了！

封存壽不退，而侯飛却呼叫：「封兄快退！」

封存壽不但不退，他反而把手上的兩條血淋淋大腿猛往李子厚的身上砸過去！

他是連着砸的，當李子厚的大刀左撥右削中，封存壽大吼一聲如獅一般便撲過去了！

李子厚從未見過這麼不怕死的硬漢……他也是硬漢！李子厚心中一緊，李自成手下有了這樣人物，大明朝不亡那才叫怪！

一念之間，李子厚揚刀要殺，他的刀杆早被封存壽抓在手中，李子厚頓覺刀要脫手！

李子厚有力量，而封存壽又是大力士，這二人你爭我奪的要把刀搶過來，祇是這二人的力量太大了！

相互爭奪中，就聽得卡卡之聲起處，那把六十四斤重的定堂刀斷了！

李子厚拋下了斷刀，先是來一個單臂摔，封存壽大敞門的站得穩，這二人在空手對搏了！

這時候四下裏喊殺之聲震天價響，華陰城外殺得是天昏地暗，誰還能照顧誰呀，祇有殺！

封存壽乃是陝北神木縣的人，也是神木大師的得意門生，他不但習了神木大師的功夫，而且那地方與塞上有來往，封存壽也習了大摔跤！

甚麼叫大摔跤？那是摔跤中的規矩，一旦動上手，五肢全用上，五肢者，手足之外加上頭！

封存壽的頭上功夫也了得，他在急切中，抱住了李子厚的粗腰，李子厚反抱，也抱緊了封存壽的腰！

封存壽心想：「叫你這老小子吃個悶虧吧！」

就見他把頸子一收，頭頂門對準了李子厚的頭便撞上去了！

「砰砰砰」連三碰，封存壽當先鬆了手，因為他自己也感吃不消，他怎知李子厚修過了鐵頭功！

李子厚被封存壽以頭對頭的撞，他以為封存壽上當了，因為封存壽以頭撞他，無疑班門弄斧！

豈料李子厚也上當了，這二人都鬆了手，那封存壽雙足立不穩，眼看十幾步交叉走，嚇得侯飛急忙奔過來：「封兄我扶你！」

封存壽目迷十色，足下蹈空，若非侯飛及時抱住，肯定會摔倒在地！

那面，有幾個官兵急急的扶住東搖西擺的總兵大人李子厚，飛一般的往華陰城奔去！

前哨戰又好像打了一半，華陰城當先收兵，他們人馬緊守營門不出戰了！

李自成這面有人快報，封大力士受了傷，已被人扶回來了，是侯飛救了封存壽。

李自成一聽之下，火了，他對玄機子道：「咱們不能永遠對峙下去，何日打向老北京！」

玄機子笑笑道：「大王休急躁，咱們的目的絕非是華陰這小小縣城，而是那洪承疇的主力！」

李自成道：「洪承疇手下敗將，他敢面對本王！」

一邊的何用道：「潼關有他的重兵，有三位總兵合力防守，他的人馬十五萬，大王，那是一場免不掉的主力戰對決！」

李自成道：「燒了華陰，直逼潼關，我們以壓倒之勢，潼關不難攻下！」

玄機子道：「大王，咱們的目標是摧毀洪承疇的主力，然後兵發老北京就容易多了！」

李自成道：「如何下手，二位軍師明說！」

何用道：「誘而滅之！」

玄機子道：「消滅主力，打擊支援的部隊，這大明天下就唾手而得了！」

李自成道：「好像是慢工出細活的樣子，誘那洪承疇以主力出戰了！」

李自成這是打鐵匠說的話，慢工者火工手工要細琢磨，方能打出好東西來！

玄機子與何用二人笑了！

「是的，就是這樣！」何用道：「我們可以一擧攻上潼關，但洪承疇的人馬往北撤，咱們就不會順利了！」

便在這時候，兩個軍士扶了封存壽過來了，他已把頭也包紮上了。

封存壽的李自成報告：「大王，那個可惡的總兵了得，他會鐵頭功，反倒是屬下上了大當！」

李自成道：「我知道那人有功夫，你也把他撞傷了，這就是了不起，你有功，且歇着吧！」

封存壽道：「大王，明日再戰，屬下再去會他！」

一呆，李自成道：「你的頭？」

封存壽道：「不礙事，屬下非打敗他不可！」

李自成向一邊侯飛道：「那人也傷了，你看他傷得怎麼樣？」

侯飛道：「屬下以為他二人

嘛，一個半斤，一個八兩，差不多！」

李自成一聽哈哈笑了！

* * *

李總兵李子厚修練過鐵頭功，有人見過他曾用磚塊往自己的頭上擂，磚塊擊碎，他的頭卻安然無恙，便是一點兒青紫破皮也沒有！

豈料這一回有些不大對勁了，祇不過連三撞，已撞得他眼冒金星，幾乎昏倒在地！

李子厚以爲對方必也是修練了鐵頭功人物，否則他是不可能被撞得七葷八素！

李子厚又加以檢討，以爲當時正自全力摟抱，沒有把功力氣功運在頭頂門上，也是一大敗因！

所幸對方也同樣的吃不消！

李子厚在中軍帳養傷，洪承疇來了一張條子，上面寫的是「勇者無敵」！

李子厚看了一眼便閉起雙目，他要用功了！

李子厚用功是練氣，他沒學問，但卻專門在功夫上下苦心！

李子厚有個不成材的兒子叫李耀，李子厚要兒子多讀書，但李耀卻是個浪子！

雖然李耀是浪子，但却也習了一身好功夫！

李耀就對人說：「我爹是武將，賣命在戰場，拚呀殺呀爲朝廷，却受朝廷窩囊氣，那批全憑三寸不爛之舌的搞文的傢伙們，盡在朝廷攪茅坑，國家事，去他娘的咱不幹，等着看完蛋！」

祇不過當李耀聽說他老子差一點被人用頭撞死在戰場之上，這件事他的心中有疙瘩！

* * *

大床邊放了個小茶几，茶几上放的是兩碗冰糖蓮子湯圓湯，大床上的錦被有一陣子未再抖動了，忽有一隻細皮嫩肉的手臂自錦被之中伸出來。

嚄呀，那隻嫩臂眞好看，就如同非洲……不是非洲人，而是非洲象牙雕刻的那麼粉粉白白的好看。

這條手臂的盡頭，那五指尖尖似葱樣的摸到了一隻杓，再看錦被一端，那個粉頭露一半，可也叫美呀！單祇看看那隻大而黑的眼睛，便知道錦被之中是個大美人。

她把杓子掏了滿滿一杓蓮子湯圓，笑哈哈的道：「張口，張口！」

呼嚕一聲起處，錦被一端冒出個男子漢的大腦袋，他惺忪着兩眼，道：「我的嬌，你別吵了好不好，大半夜同你窮折騰，你也叫我睡一覺好不好？」

「不好！」

男的把頭一縮，又鑽進被子裏了。

那女子却又是一笑，她忽嚕一聲直把錦被掀開一大半，於是我們才看到床上二人是赤裸的，男的身材長得壯，有肉的地方栗子狀，有骨的地方賽鋼筋，是個雄壯的青年人，有力量！

那女子，一身嫩肉就好像漂過的，她有肉的地方帶彈性，光滑得連隻螞蟻也站不穩，她的五官就好像是雕刻家刻意的刻上去似的那麼美！

「起來呀，你這浪子！」

男的無奈何，祇得坐起來了：「吃，吃，我吃就是了，你發的甚麼火！」

「吃了就走！」

「你衝我去那兒？」

「去看你老子呀！」

「我不去！」

女的笑叱道：「天下那有兒子聽了老爹受了傷不趕快回去探視的，你……」

男的道：「我們父子不一樣，他捨不得他的總兵官職，我是個浪子，我父子是冰炭不同爐，他見了我這浪子就開罵，我被他罵怕了，不去！」

女的道：「你有本事呀，我以爲你的本事在你爹之上，你應該爲你爹分憂的！」

那男的，是的，他就是李子厚的兒子李耀！

那女的也非泛泛，龍門客棧一杖翁的唯一女兒，人稱一枝梅丁秀秀的便是此女！

「秀秀，我就是去爲他分憂，他也一樣會罵人！」

「爹罵兒天經地義，兒罵爹忤逆不孝！」她把蓮子湯又送到了李耀面前：「吃，吃。」

李耀無奈了：「吃！」

他自己抓起了一碗不用杓，張口一下子吞一碗，女的秀秀哈哈笑，她看着李耀跳下床，還一掌打在李耀的屁股上，道：「去幫你爹打仗去！」

李耀在穿衣裳，表情是一千一萬不願意，看看床上的丁秀秀，他無奈何的要走了，却忽然又回來。

李耀摟住丁秀秀，又是吻，又是咬，口中喃喃的道：「你等我，你等我回來了咱們再搞！」

丁秀秀哈哈笑，她笑得兩腿比兩臂還伸得高！

「你打算如何去幫你老爹打仗呀！」

「很簡單！」

「你快說說看！」

「我直接了當去殺了李自成不就結了？」

忽的一挺而起，丁秀秀驚道：「你……」

「我怎麼了，不就是你逼我出刀嗎？」

丁秀秀道：「聽說李自成身邊

有能人，李自成的刀法也出名，你……」

李耀道：「我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呀，哈……」

他大笑着走出這條柳樹巷，出了小院門還聽那丁秀秀的話：「小心吶，我可捨不得失了你！」

已經聽不到李耀的聲音了，更看不到他的人了！

李耀趁黑天半夜的走了。

* * *

李自成的心中不愉快，祇因爲他的大軍被阻止在華陰以西，難以出潼關！

李自成一心要破潼關，直搗老北京，如果被阻在此，他就不妙了！

最主要的乃是官兵們再增調大批人馬！

四盞吊燈下，李自成問計兩位軍師：「二位軍師，明日如果姓李的總兵再來挑戰，如何應付？」

何用道：「咱們的大力士再出戰！」

李自成道：「不能靠封將軍一人呀！」

玄機子道：「有了！」他這麼突然一吼，李自成與何用精神一振！

玄機子道：「快把別將軍找來。」

「別開東？」

「不錯，同時也叫來侯飛！」

玄機子加以解說，道：「那別開東當年乃是陝北飛賊，他的功夫好，輕功妙，加上個侯飛，我命他二人今晚潛去華陰，刺殺那李子厚，如此一來，咱們便省却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也打擊了他們的士氣！」

李自成撫掌道：「倒是一條好計！」

何用已命人去召喚別開東與侯飛二人了。

李自成想了一下，道：「二位軍師，咱們一旦刺殺李子厚成功，馬上發動攻勢，拿下華陰，直逼潼關！」他頓了一下，又道：「這一回絕不再叫洪承疇逃走，咱們來個活捉！」

玄機子道：「活捉住洪承疇，就等於拿下半壁大明紅山了，哈……」

何用道：「這一回在太白山下與張獻忠鬧了個不愉快，他的人馬就不一定會發生牽制作用了！」

一時之間，李自成憤怒了！

張獻忠拿那些少年男孩當玩物，這件事就叫李自成大大的不快，缺德呀！

正沉寂中，別開東與侯飛二人相繼進入中軍大帳，那別開東與侯飛二人均屬矮個頭，別開東一身的勁裝打扮，他見了李自成，立刻施禮道：「大王見召，有何吩咐？」

李自成道：「我問你，你能不能去刺殺李子厚？」

猛一怔，別開東道：「能！」

李自成道：「我叫侯飛與你配合。」

侯飛道：「屬下全力與別將軍配合。」

別開東道：「當年我那一行業，也有一定的程序，不論是刺殺或偷盜，也同大夫看病一個樣，要求的是號、聞、問、竊！」他哈哈一笑，又道：「號者不是號脈，而是做記號，記號一認，找機會上門，至於大夫們的切與咱們的竊就更不同了。」

侯飛道：「已經來不及做這些程序了！」

別開東道：「大王、二位軍師，咱們這就出發了！」

他與侯飛雙方退出中軍帳，別開東對侯飛道：「同行老弟，事情上了身，你有甚麼主意，說出來大家合計合計，如何？」

侯飛道：「我的意思是見機行事。」

別開東道：「見機要製造機會，老弟，咱們先找兩套官兵的衣裳換穿了！」

侯飛道：「殺場之上有死人，剝下兩套先換上，別將軍，我在暗，你在明，咱們一路走過去。」

黑暗中兩個人潛入雙方交戰的地方，果然地上屍體陳橫尚未清除。

別開東與侯飛二人各自在剝屍體上的官兵衣衫，就在這時候，一條人影飛一般的過來。

侯飛眼尖，急忙低聲對侯飛道：「別將軍，快躺在地上別動，有人過來了。」

別開東來一個就地爬，他只把人頭偏一邊。

侯飛仰面躺，他看着那人過來了。

那是個青年人，單只看他的走路，便明白他是個具有相當高功夫的人。

那青年人走到別開東的身邊不走了，他在四下觀看，然後他低下頭來。

青年人用足踢踢別開東，他笑着喃喃的道：「不知這死人的衣衫合不合我的身，至少這傢伙的身上沒有血跡！」

他彎腰去解別開東的衣裳了，原來他也是要改扮自己穿上敵人的衣衫。

青年人剛去扯別開東的衣衫，別開東突然開口了：「你幹甚麼？」

忽的一個彈躍，青年人大吃一驚，他彈跳也叫別開東嚇一跳。

別開東心想：「比我還跳得高。」

青年人空心觔斗連三翻，他落

在地上冷叱：「你……是鬼是人？」

「嘿……」別開東道：「在這種地方，人鬼早已分不清楚了！」

「你是人！」

「你也不是鬼！」

青年人嘿然一哂，一個箭步過來了：「你這可惡的東西，你裝鬼嚇了本少爺，你死吧！」

他忽的抖出一把尖刀在手中旋，從他玩刀的模樣，便知道他是個行家。

別開東的刀子也亮出來了：「朋友，我猜你也不是甚麼好東西，」他欺近前，又道：「你的衣着很明亮，你今絕不是爲了幾件死人衣衫，你是有目的，有手段的！」

青年人嘿然，道：「就算你猜對了吧！」

別開東道：「你的目的是甚麼，刺探軍情？」

青年人本欲出手，他忽然站着不動：「先說，你是賊陣之中甚麼人？」

「大將軍別開東是也！」

「是個大將軍呀，眞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你不是李自成。」

別開東一聽，心中一怔，他心想：「這他娘的可眞巧呀，咱們趁夜去刺殺李總兵，想不到他們也派人前來刺殺大王，眞的是巧到家了，會在中途相遇。」

心念間，別開東回以嘿然，道：「好個大膽的小子，你想刺殺咱們大王呀！」

青年人正是李耀，他抖一抖手上的刀，沉笑道：「不錯，我正是來刺殺李賊，這件事天下只有你一人知道，只可惜也是最後一人知道，而你……」

他看看手上的尖刀，又道：「你也只怕活不長了！」

別開東却淡淡的道：「喂，你就不問一問，別大將軍又爲甚麼躺在這屍堆裡嗎？」

李耀道：「正想一問！」

「哈……」別開東指着手上尖刀，道：「同樣的，別大爺這時候正要去刺殺那個李子厚，哈……」

李耀一聽是刺殺他爹，雖然他爹常罵人，他爹好像也討厭見到他，但父子的這份情，這份義，那可是天生的扯不斷。

李耀一聲長笑，便在他的笑聲裡，拔身而上，十九刀一氣抖過去。

別開東也不示弱，見一片刀芒罩過來，狂烈的一聲尖吼：「殺！」

半空中傳來叮噹聲，半空中也有血雨洒下來，當這二人落在地上的時候，別開東幾乎拿樁不穩的要跌倒了。

李耀却把手背送到唇邊，他用力的吮了幾口流出來的鮮血，噗的一口吐在地上。

李耀再看看手上的尖刀，他嘿嘿直笑。

「了得，你挨了七刀還能站着，實在難得。」

別開東全身猛一抖，抖落一片血滴，他傲然的道：「小子，來吧，李大爺有信心拉你小子一起上路，娘的老皮，你千萬別叫老子纏住。」

李耀傲岸的道：「那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

別開東忽然一個大敞門，他挺胸而立，一手指着肚子道：「來吧，把你的刀子由爺的這地方扎進去。」

那種厲烈而不怕死的模樣，便是李耀也皺眉。

他雖然被別開東這股子不怕死的樣子震了一下，但他手上的刀却忽然平指，口中沉叱：「殺！」

李耀的身子平飛，刀已沾到別開東的衣衫了，忽然間，別開東錯身疾閃，那刀自別開東的肩背處劃開一道血口子，而別開東却是一個大掃腿踢過去。

別開東不用刀，爲甚麼？

別開東的刀舉不起來了，他心中明白，這一腿也許會奏效，因爲敵人必注意他的刀。

果然，就聽咚聲起處，李耀的胯上被踢中一記狠狠的，他被踢得「蹬蹬」往外斜撞。

於是，黑暗中一把短刀飛來，李耀眼看尚未站穩，那短刀「颯」的一聲扎在李耀的後腰上。

「噢！」

是李耀的低呼聲，他中刀了，那把飛刀可能早就暗中覷準了才會在此刻打出手。

這又是出乎李耀之外的，他再也想不到黑暗中還有人藏在附近，他以爲只有一個就夠了。

李耀挨刀，自以爲出師不利，在那聲尖嗥中，他反手拔出一把短刀。

那是扎在他後腰肉裡的尖刀，他想也不多想的便往那團動的人影擲去。

那黑影很注意李耀的動作，一點寒星射過來，他已騰空四丈高下，口中大吼：「我殺了你！」

當飛刀自那黑影身下掠過，李耀拔身便逃，他見那人的功夫必了得，一彈那麼高，他怯了！

他的身上在流血，再想去刺殺李自成，怕是不行了。

李耀逃了，此刻，那團黑影落在實地，他，敢情正是侯飛。

侯飛暗中看得清楚，別開東的本事比他大，別開東只幾個照面便挨刀，他急了，好不容易有了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毫不猶豫的出手，可也救了別開東。

侯飛大叫：「我殺了你！」那也是他虛張聲勢，而且果然嚇走了李耀。

現在，他架住了搖搖欲墜的別開東，道：「別將軍，我們打道回去吧，就算出師不利，撞上他娘的瘟神了！」

別開東流血流得多，七刀當然七個刀口子，只不過他也機智，沒有一刀要他的命。

「老弟……快……回去！」

侯飛道：「過三里我呼叫！」

別開東以爲這三里比三十里還難走到，他快要虛脫了。

侯飛用力架，口中直叫：「別將軍，你挺着，三里遠不算遠，咱們那兒有前哨，我一叫他們到，然後抬了你就往回跑。」

別開東是怎麼走這三里路的，那可眞的苦了侯飛。

差不多就是三里遠了，侯飛衝着黑暗處大聲呼叫：「來人吶，快來人吶！」

忽的從黑暗中閃出十多名黑衣漢，爲首的大吼一聲如老虎：「甚麼人！」

這人吼着，雙掌上托了兩把飛刀，再細看，竟然是飛刀手范冲。

范冲也看到來的兩人了，他吃驚的問道：「是你們回來了，是不是得手了？殺了李子厚？」

原來玄機子派出別開東與侯飛二人之後，又派出了范冲率人潛在這一帶來支援。

范冲這才來不過半個時辰，以爲別開東與侯飛二人已把李子厚刺殺了。

侯飛見問，急急的道：「派人先把別將軍抬到中軍帳中見大王，別將軍血快流乾了。」

一聽之下，范冲可急了，多年與別開東一起並肩作戰，比之兄弟還親熱，他大叫：「快抬起別將軍，走！」

過來七八個漢子伸手托起別開東飛一般的往中軍帳便奔去。

范冲一把拉住了侯飛，問道：「你們完成任務了？」

侯飛道：「他們也沒達成他們的任務。」

「你這話甚麼意思？」

「他們也派來刺客要刺殺咱們大王。」

「眞的？」

「當然是眞的。」

范冲道：「若眞如此，我們快向大王報告去。」

侯飛已奔向中軍帳去了，那范冲厲聲大叫：「兄弟們，小心刺客呀！」

黑暗中傳來應聲，聽起來足有上千人。

* * *

李自成自從派出與別開東二人刺殺李子厚，他就坐在中軍帳未入睡，玄機子與何用住在附近剛躺下，外面已傳來吼喊聲：「大王！大王！」

李自成衝出了帳外。

玄機子與何用也衝出來了。

只見從火光之下奔來許多人，那侯飛奔向李自成便單膝一跪，稟道：「大王！」

「你站起來說話。」

侯飛一挺而起，道：「大王，別將軍身受重傷了。」

「何人幹的？難道又是那李子厚？」

侯飛道：「大王呀，咱們派出刺殺李子厚的人，人家也派了刺客前來刺殺大王了！」

李自成與大伙兒一聽，玄機子就叫道：「人呢，人呢，在那兒！」

何用道：「怎麼知道的？」

侯飛道：「派來的刺客本事大，武功好，只與別將軍幾個照面，便把別將軍幾乎殺死！」

李自成一聽，大叫：「快救別將軍！」

別開東被抬入附近另一帳中了，封存壽就在那個帳中養傷吶！

玄機子急問：「事情的經過你仔細的說！」

侯飛一五一十的把當時的情況說了一遍，說得大伙也嚇一跳，如果不是那麼巧，似這樣高手一旦摸到李自成的面前，肯定是個大麻煩。

李自成可也火大了。

「兩位軍師，我決定了！」

玄機子道：「大王決定進攻！」

何軍道：「還不知道潼關的軍情報告！」他頓了一下，又道：「咱們派出的探子尚未回報……」

李自成道：「別等了，再等本王的人頭也等丟了，咱們本就是青石板上磨屁股，硬碰硬的幹，還等他娘的甚麼好機會呀！」

玄機子與何用一聽之下，大王這是來硬的了，便是來硬仗，二人也有好計謀。

玄機子對何用道：「你去兩冀坐鎮，我把後營調前營，咱們拂曉時分，全面攻擊。」

李自成一聽之下，點頭了！

他重重的道：「我的話你們通令全軍，兄弟們打進潼關，我的兄弟們大大的快樂三天。」

在那種時代，這也是唯一激厲士氣的方法。

那樣的方法，原來不少名將也用過。

一時之間，六十五萬人馬有了蠢動，好像是一個個在磨拳擦掌準備幹一場了。

* * *

李耀帶傷走到華陰縣城，這一回他無法使展他的來無影去無蹤的

輕功了。

李耀走到了城門下，他呼叫：「開門，開門！」

外面有賊兵，附近有守軍，半夜三更天有人來叫門，想也知道守城門的是不會開的了。

守城門的大聲吼：「幹甚麼的！」

「開城，快開門！」

「不開不開就不開，叫死也不開！」

「混帳東西，找死不是！」

「開了城門才叫找死，不開！」

「我是總兵的兒子，我是李耀！」

「我是總兵的老子，我是你乾爺爺！」

城門外，李耀一聽火大了：「可惡的東西，你找死不是，看我饒了你不！」

城門內，有人應道：「你娘的，唬人不是，這是甚麼時候呀，你說你是咱們總兵兒子，可能嗎？那個浪子這時候正睡在他那華陰縣第一美人兒丁秀秀的熱被窩，天塌下來也不會管，他這時候會在城外呀，你娘的！」

城門外，李耀的腰上在流血，聽了這話，他也坦白的道：「少爺我是去刺殺李自成的，可也在中途遇上了兩個前來刺殺我爹的刺客。」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們是刺客遇上刺客的幹起來了，我也受了傷！」

忽聽城門內拍巴掌：「好聽，好聽，娘的，編出來的故事眞好聽……滾開！」

李耀似乎無奈了，他抬頭看看城牆，咯咯一咬牙，心想：「我不走進城，我飛上城，進去揍活人！」

李耀正咬牙忍痛往城上躍，忽聽城門內有人，道：「大人來了，大人，城外有人要詐城，咱們不上當！」

有個蒼老的聲音道：「人呢？」

「好像走了！」

突然，李耀吼道：「本少爺沒有走，且等我進去整治你們！」

「甚麼人！」那蒼老的聲音厲烈的吼叫！

「我是李耀，我爹是總兵大人，你們眞的聽不出來是我的聲音？」

城門內那蒼老聲音道：「你是李相公？」

「不錯！」

「那你說說，你的姘頭叫甚麼？」

「丁秀秀！」

「她住在城內甚麼地方？」

「關廟巷底小院門，娘的，夠明白了吧？」

忽聽那蒼老聲音道：「夠明白了，你是李相公回來了，不會有詐！」他對身邊七八個守門的大吼：「開門，是相公回來了！」

就聽傳來鐵槓與鐵鎖聲，刹時之間城門拉開一尺寬，一條人影擠進來了！

「咚」的一聲門又關上，李耀在燈光下要打人，他手揚一半又收回，祇因爲他不能打人家，因爲人家這是負責任的守城人，如果隨便放人進來，萬一被騙，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李耀雖是個浪子，可也黑白是非分得明，他祇是哼了一聲，大步走了！

城門下的那七八個守城的怔住了！

* * *

李耀負傷往小街走，穿過關廟巷，走到小巷底，忽聽小院中傳來叮叮咚咚的聲音。

李耀急忙拍門，小院中傳來女子聲，丁秀秀回應了：「快進來，幫我收拾收拾吧！」

李耀推開院門走進去，祇見丁秀秀已打起兩個不大也不小的包袱！

「你這是幹甚麼？」李耀急問丁秀秀！

丁秀秀忽然發現李耀身上有血，吃一驚道：「你這浪子，你受傷了，我早該知道你受傷了！」

「你……」

「來吧！我先爲你把傷治一治，然後趁天未亮，咱二人趕快出城！」

「逃走？」

「再不逃就沒命！」

李耀吃驚，道：「你說甚麼？」

丁秀秀道：「李自成要拂曉攻城了，這一回他是大軍三十五萬人齊發動！」

李耀道：「秀秀，你……你怎麼知道？」

丁秀秀道：「你走了，我還能睡得穩呀！」

「你也去了？」

「我見你同一個人遇上，我便很放心的潛到李自成的中軍帳附近，那兒一大羣馬匹，我潛在馬匹中間等你來，我以爲你祇需三兩招就把那人收拾掉，後來有人受傷回來，而你沒有再出現！」

「我也不小心中了刀，是另外一個人發的飛刀！」

「你也太不小心了，我也爲你擔心死了！」她一邊爲李耀敷藥，一邊又道：「我正在設法退出來，因爲我知道你失手了，我找了個機會要回來，回來找你呀，却突然聽得他們傳出話來，大軍拂曉攻進來，而且呀……」

李耀道：「而且……甚麼？」

「而且叫他們的人馬進城來燒殺掠奪暴姦女人，而且呀，痛快三天呀！」

李耀大怒，道：「可惡！」

丁秀秀道：「你是男人也不行，我是女人更要走，李耀，別說了，天未亮以前快出城！」

李耀道：「都是你，你叫我去刺甚麼李自成！」

丁秀秀道：「你若不聽我的話，人家不是也派來人了？你爹早就危險了！」

李耀道：「這事還是要向我爹去說一聲，叫他老人家加於防備！」

丁秀秀道：「你說這話也算是個孝子了，我不攔你，我先出城往北，渭河岸邊我有一條小舟，等你到四更末，你可要快來呀！」

李耀用力猛一摟，再張口又咬上丁秀秀，道：「我們是不散不見！」

丁秀秀叱道：「你還逗呀，個浪子，應該說不見不散才是呀！」

李耀的傷處不痛了，他又露出了浪子的本色。

兩個人出了小院門，就在巷口分了手，丁秀秀果然往北去了！

李耀急忙往衙門奔來，總兵府他知道，祇不過他每次來少不了挨他老子一頓罵！

李耀匆匆的由側門走入總兵府，穿過庭園小徑，迎面有個老人迎上來。

「少爺，這時候你才來呀！」

李耀道：「我爹呢？」

那老人把手一指，道：「一夜沒好睡，還不時的叨念着少爺！」

李耀道：「叨念我？是不是幾天沒罵我了，想把我叫到他面前罵一頓呀！」

那老人道：「少爺，天下父母心吶！」

李耀道：「算了，我早聽夠了！」他走近一間大門外，還未推門，那門已被人拉開了！拉開門的是李子厚，李耀看得一怔！

「爹，你沒睡？」

「我想你也該來了，進來吧！」

李耀走進廳門，他見桌上燈是熄着未燃上，立刻走過去燃燈。

李子厚道：「不必了，沒有燈光你也就看不到我的臉色了！」

李耀退到一邊，見他爹拉張椅子坐下來，便小聲的道：「爹，情況不好，我是來辭行的！」

「辭行？」

「是的，爹，我已知道天一亮，賊人的三十五萬大軍便蜂擁而來，他們席捲華陰縣，然後直取潼關，那是無法阻擋的！」

李子厚冷冷道：「不出我的意料！」頓了一下，又道：「你是聽何人說的？」

李耀道：「兒子不成材，平日裏是浪蕩了一些，可是聽不得爹受傷，所以兒子打算去刺殺李自成，不料中途遇上賊人派來刺客，也要刺殺爹，我們這就幹上了！」

李子厚聽得一震！

李耀便把一個時辰前得到的消息說了一遍！

李子厚立刻大吼一聲：「來人吶！」隨着他的吼叫，外面閃出近百人！

這些人到了廳堂前，李子厚已傳下命令：「快通知各路人馬，天明準備迎敵，不得有誤！」

這些人分途走出了總兵府，李自成便對兒子李耀道：「我的兒呀，爹知道你習了功夫，而且功夫也了得，所以我一直在等你回來！」

李耀道：「兒子想爹的安危呀！」

李子厚道：「那就留下來，留在爹身邊！」

一怔，李耀道：「爹，我是來把消息告訴爹，叫爹早做準備，可沒有留下來的意思！」

他嘆口氣，又道：「爹，兒子沒吃官糧呀！」

李子厚道：「你却是我李子厚的兒子！」

李耀道：「爹，你……」

李子厚道：「你活了二十三年，你也不會幹過半點有利國家的事情，你也沒盡到應有的孝道！」

「爹，兒子是來辭行的！」

「你聽完了再說！」他有些激動，又道：「現在，爹要你留下來，這也許是個機會，至少在你而言，跟着爹去戰場上殺一場，也算不寃枉是我李子厚的兒子，也算你做了一件眞正英雄的大事情，爹便是戰死戰場，笑了！」

李子厚說得慷慨激昂，李耀聽得不愉快！

「爹，我可以聽你的，因爲你是我爹，可是……」

「可是甚麼？」

「可是你老人家可以看一看，大明朝上上下下都是些甚麼樣的人物呀，滿朝之中，文的貪贓枉法，爭權謀利，武的又是些貪生怕死之輩，關外清人蠢蠢欲動沒人能擋，關內災荒連年，兵荒馬亂，李自成的人馬正了名，人們叫他們是大順農民軍！」

李子厚道：「休管別的，你祇管同爹併肩殺賊，咱們要人們知道，李家軍不可侮的！」

李耀道：「爹，如果兒子不答應留下來？」

「嘩啦」一聲，李子厚單膝點地，他竟然跪下了！

李耀一見吃一驚，急忙雙膝跪

地，道：「爹，你這是幹甚麼？」

李子厚道：「我代咱們李家祖宗，給你下跪，求你留下來，做這唯一一次眞正的李家好兒郎！」

「爹，明知以卵擊石呀！」

「便是雞蛋，也要濺賊子們一身黃湯子！」

「爹是抱必死決心了！」

「也是叫人們知道，大明仍有不怕死的武將！」

李耀道：「祇怕是病入膏肓難以救治了！」

李子厚道：「兒子，休想得那麼多，咱們稍歇，然後飽餐一頓，準備殺賊！」

李耀想到了丁秀秀，二人臨別還互相叮囑，要來一個不見不散，這一下秀秀可就失望了！

李耀跌坐椅子上，他閉上了雙目，伸手摸摸挨刀扎的地方，似乎是眞的好了！

丁秀秀不知用的甚麼藥，很靈，有效，可惜沒有討些來留在身邊！

李子厚反而愉快的喝起酒來了！

* * *

天色就快破曉了，突然間一片火光衝天起，帶起的是連着幾聲炮響！

炮聲未了，一片喊殺之聲傳來，守城的官兵祇一看，天爺，滿地均是人蟻在奔走！

是的，李自成發動攻擊了，他親率三十五萬大軍，直撲華陰縣城而來，殺聲震天，刀光如西極陽光一般，那股子威猛之勢，早把敵人嚇破了膽！

祇有一股官兵一萬人，他們就像是一根撞大門的巨錐一般，衝入了幾十萬農民軍之中！

於是，這一萬名官兵立刻之間便被農民軍包圍起來了，那光景除了奔殺之外，便休想再逃出重圍！

這時候李自成督戰在最後面！

李自成的身邊還有唐大年、方圓、孫大寶、石九子，這四大將軍的人馬就有二十萬，他們正以强大的攻擊力量，冒着箭矢，頂着擂木攻城！

有一批專門奪城門的農民軍，他們頭頂鐵罩，身披老牛皮甲，舉着鐵器在往大門上擊着，這時候，李家父子二人正率領着一萬人馬在城外來回衝殺！

遠處有輛大車，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在指揮，那玄機子大聲吼叫：「李子厚，你還不投降，眞要死了才算是英雄？妄想啦！」

何用也叫叱：「投降不死！」

這二人叫了幾次沒效應，李子厚在陣中厲烈的狂吼：「兄弟們，殺呀！」

「殺呀！」官兵們果然受李子厚的感召，殺得可也凶殘不退！

於是，一層又一層的把這一萬官兵圍了個密不透氣，密不透風！

猛可裏，有人一聲大吼：「昨夜的刺客在裏面！」

呼叫的乃是侯飛，他舉刀指向李耀！

李耀舞刀狂殺，祇不過他一步也不離開他老爹，有幾次他出刀阻住背後砍他爹的刀！

有人大聲叫，李耀也不及觀看，李子厚舞刀一路殺，那光景何止是七進七出，簡直就是大蜈蚣衝入螞蟻窩一般，任他的本事大戰功高，還是難以殺出重圍！

這時候有人在大叫了！

「華陰城破了呀，兄弟們衝呀！」

「殺！」

李家父子也聽到了，李子厚舞刀大吼：「狠宰啊！」

但當他抬頭看，一萬官兵祇不過兩三千人還在幹，那麼多的人全死了！

李子厚相信他的部隊不會怕死，更不會投降，肯定是戰死了！

李子厚再看身邊的兒子，他更是英雄的點點頭：「兒子，幹得好！」

李耀道：「爹，回不去了！」

李子厚道：「你爹早就抱定必死決心了，哈……」

李耀道：「爹，我沒有想如此轟轟烈烈的死呀，我的生死由我自己決定！」

「哈……兒子呀，如今由不得你了！」

李耀又被一羣賊人圍上來，厲吼一聲：「爹，那就再殺吧！」

「殺呀！」李子厚舞刀又迎上去了！

忽然，李耀發覺遠處長河如帶，他此刻已是滿身鮮血，有敵人的也有他自己的！

他也發覺他老爹身上滿是鮮血，可他爹仍然把一把大刀耍得呼呼生風！

這父子二人身邊的人馬更見少了，頂多不過一千人了，再看地上，眞的是屍橫遍野，慘不忍睹！

猛可裏，打橫有人大聲吼了！

「宮老二，他父子二人是咱們的了！」

「霍老大呀，這是咱們立的頭一功了！」說着，一根長槍疾扎過來，「叭」的一聲早被李耀一刀砍歪了！

李耀一刀砍歪宮覺疾刺的一槍，左手一推，把他老爹推開一丈外，可也躲過霍大牙當頭一刀砍。

李子厚心中一怔，兒子救了他的命。

宮覺大吼一聲抖起三朵槍花猛往李耀罩過去，他口中大吼：「扎

死你這小狗操的。」

李耀一見這惡漢槍法了得，不敢大意，他出刀有致的迎殺而上，口中大叫：「小心瘦大個子的刀！」

他這是叫他爹小心霍大牙的那把刀，李子厚回應：「你自己小心這賊子的槍。」

父子二人併肩幹上了，附近的殺聲越來越遠，有人大吼：「攻進華陰城了呀，殺呀！」

李子厚一聽，眞想一頭撞死，他也發覺在他週圍拚殺的人馬已不足百名了。

那光景就是如同被大潮淹沒了似的，他的幾千人馬就那麼的被人吞掉了。

李耀與宮覺對殺，那宮覺以爲這年輕人的功夫夠紮實，出刀好像配合了音樂似的十分有節奏感，對於這樣出刀之人，那是高手，不容忽視。

宮覺把一管槍舞得呼呼風响，盡往李耀的身上扎，那李耀邊殺邊還得照顧他老子。

正與李子厚搏鬥的霍大牙，他是發了急，急着欲立大功的他，口中發出哇哇怪叫：「他娘的，頭一功眞的不好交呀，殺，殺，殺！」

霍大牙口中連三喊聲殺，便也狂砍三刀怒斬，他的外號霍一刀，如今三刀難奏效，他怎知李子厚若是身上不帶傷，祇怕他霍大牙就慘了。

漸漸的，附近雙方人馬也不多了，祇因爲在一陣狂殺中，死的死了，走的走了。

走的走向華陰城，李大王說過，叫大家在城中找快活，這也算是激勵士氣的方法。

宮覺與霍一刀的人馬也走了一大半，祇因爲官兵們不足百名了。

李子厚也急了，他老人家雙目有淚光，他心想：「爲甚麼潼關祇不過三十幾里路，督軍大人不派援軍來。」

他又想：「我李家父子爲朝廷在流血掉肉呀，朝中的人們可知道？」

他老人家越想越覺得難過，想得多了也窩心，這種拚命眞的是二百五幹的事。

李子厚也想到了兒子，還是兒子最聰明，高官厚祿別人去得，李家的人把命拚，這命是自己的，死了也就甚麼都完了，說甚麼一門忠烈呀，道甚麼爲朝廷盡忠呀，全都是他娘的狗屁騙人的，是騙二百五的。

李子厚心中有雜念，他大刀砍一半，驀見寒光在眼角猛一亮，不及閃躲，左肩頭上挨一刀。

那一刀未傷及骨頭，却削落巴掌大那麼一片肉，李子厚忍不住「哎呀」一聲叫。

他這麼一叫，李耀可急了。

李耀大叫：「爹！」

隨着他的大叫，五十一刀狂殺向宮覺，一片滾動的刀芒中，殺得宮覺槍杆子也斷了，「猴」叫着左右狂跳直到抛斷槍往外逃。

李耀殺跑宮覺，回頭再殺霍大牙。

霍大牙正欲再補上一刀殺，忽見李耀殺過來，他嘿嘿冷笑，道：「你送死！」

「噹」聲起處，一片火光迸濺，李耀左掌疾拍，他這刀掌並用，就聽「彭」的一聲，霍大牙立刻「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

霍大牙蹬蹬往後退，李耀疾忙伸手拉了他老爹，道：「爹，快走！」

李子厚還打算再出刀，被兒子拖又拉，便祇得隨着兒子往前奔跑了。

後面傳來宮覺的聲音，大叫：「快追殺呀，別叫他二人跑掉。」

有二十多個農民兵舉刀追過去，那李家父子已在十幾丈外了。

追的農民軍大聲叫：「別跑！別跑！」

這叫的是廢話，李家父子跑得更快了。

農民軍中有人又大叫：「前面死路一條，你二人跑去下河洗澡呀！」

又是廢話，前面是渭水河，天冷當然不會下河去洗澡，這是俏皮話。

李家父子距離河岸半里遠，忽見有個人影奔過來了，這人影對於李耀很熟悉，他打自心眼笑了。

這人影不是別人，丁秀秀是也。

「你這浪子呀，叫你一人來，你引來一大窩。」

雙方相見，丁秀秀一看見李子厚李大人，不由老實靦覥的對李耀道：「快把老人家送上船。」

「你呢？」

「我把他們殺回去。」

李耀聽得一怔，他回頭，祇見來了三十多個漢子賊，手上舉刀哇哇叫。

李子厚却對兒子道：「這個姑娘你認識？」

李耀道：「她是巾幗英雄呀！」

李子厚道：「河邊的船……」

「是她的。」

李子厚道：「我上船去等你們，兒子呀，快過去，過去幫着那姑娘殺賊子。」

李耀點點頭，道：「爹，多加小心呐。」

他說完拔身便又轉回頭，一邊跑，一邊大聲叫：「秀秀，我來了。」

（未完・廿九）

上文提要：徐元平萬念俱灰之際，想起「留取丹心照漢青」的名言，他接受了上官婉倩的援手，依山中童子的指示找到了「喪廬」求醫……二人聽說毒難解正欲離開，長眉老人卻叫他們站住，長眉老人誆上官婉倩附耳聽吩咐，點住她的穴道，徐元平見此力劈一掌，却被老人輕易接住並點了他的穴道，而後兩頭金毛猩猩抱二人進入藥室……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啓發靈智求療傷　護叔心切擋一掌

長眉老人笑道：「老夫如非食毒養命，早已骨化黃土了！」

上官婉倩看他談興甚高，心中忽然一動，說道：「老伯伯，你點了我的穴道，咱們談話甚不方便，可不可以把我的穴道解開，咱們好好的談話？」

長眉老人沉吟了片刻，道：「妳如妄想逃走，那可是自找苦吃。」

上官婉倩道：「我已爲老伯伯的談興引起了興趣，你就是要我走，我也是不會走了。」

長眉老人臉上泛現出歡愉之色，笑道：「老夫生具短命之徵，如以常理而論，絕難活過六十大……」

上官婉倩看他心中已經有些意動，欲爲自己解開穴道，但卻遲遲不肯動手，趕忙接口說道：「老伯伯今年高壽？」

長眉老人笑道：「記不清楚了，約略一算，大約在八十以上啦！」

說話之間，卻對上官婉倩走了過去，揮動右手拍活她被點的穴道。

上官婉倩暗中運氣，覺得眞氣暢通無阻，才突然挺身坐了起來。

長眉老人目注上官婉倩冷然一笑，道：「女娃兒，我看妳眼珠亂轉，可是想逃走麼？」他微微一嘆，接道：「我這一生之中，可稱得孤獨一生，遠離人羣，獨居這荒涼的深山之中……」

上官婉倩目光投注在徐元平的身上，看他閉目而臥，似已睡熟過去，心中大爲擔憂，霍然一躍下榻。

長眉老人道：「不要動他，讓他好好的休息一下。」

上官婉倩緩緩把目光投注到那老人臉上，道：「你用鬼計騙我，點中了我的穴道，我用鬼計騙你，又讓你解開了我的穴道，咱們誰也沒有吃虧。」

長眉老人道：「不是老夫危言聳聽，留此接受老夫醫療還有幾分生存之望，離開此地必死無疑。」

上官婉倩道：「你自己滿身是毒，還能替別人療毒……」

長眉老人道：「用藥一道，學問深博，老夫借劇毒保身養命活到年登古稀，豈不是最好的證明……」他微微一頓又道：「適才老夫看妳的那張藥單，亦是無藥不毒……」

上官婉倩道：「縱然能延年益壽，但卻落個滿身是毒，那還不如死了的好。」

徐元平突然睜開雙目，說道：「老前輩看我的傷勢可能醫好麼？」

長眉老人道：「好、壞均等，各佔一半機會。」

徐元平長長嘆一口氣，道：「不論你用甚麼法子，祇要能使我多活幾年就行。」

上官婉倩聽得心頭大感奇怪，暗暗忖道：他本是視死如歸的硬漢，突然間變得這等軟弱起來，貪生畏死……

徐元平似是已從上官婉倩的目光之中看出了她心中的疑惑，微微一笑，接道：「我還有很多事沒有做完，死將抱憾九泉，我該多活幾年再死。」

上官婉倩黯然一笑，道：「望皇天佑你能長命百歲。」

徐元平祇覺她既似出自眞誠，又似有意諷刺，苦笑一下，說道：「一個人滿懷着未完的心願，如何能夠安心的死去，這道理我也是剛剛想通……」他素不善言，祇覺心中想到之事，無法形諸於口舌之間，言未盡意的淡淡一笑，望着那長眉老人說道：「不論你用的甚麼劇毒，把我弄成一個甚麼樣難看的人，那都無關宏旨，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持武功不能失去。」

長眉老人肅然說道：「碌碌世人，祇知道毒能害人，却不知物極必反，水能熄火，火亦可沸水，這其間的道理，全在能否知其竅訣。老夫天生缺陷，夭壽之因由生俱來，和你們這後天中毒所傷大不相同，自不能相提並論……」

徐元平似是被這老人之言引起了强烈的好奇之心，低聲說道：「這倒是聞所未聞之事，祇聽說毒物足以致命，還未聞毒物可以養人。」

長眉老人道：「老夫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人生短短數十年之歲月，晃眼而過，所謂積勞成疾，祇不過是某部份的機能損傷過重影響所及，所有的機能全都爲之癱瘓停止，這就是死亡的奧秘。」

徐元平點點頭道：「老前輩言之有理。」

長眉老人淡淡一笑，接道：「行藥之道，旨在能使那停息癱瘓的人體機能早日恢復功能，可憐世人，大都祇知其果，不明其理。」

徐元平讚道：「晚輩也常常想到生老病死之事，祇覺個中道理甚是費解，承蒙一言，使晚輩茅塞頓開。」

長眉老人忽然急行兩步，拍活了徐元平的穴道，笑道：「孺子可教，你要比那女娃兒可愛得多了。」他說得眉飛色舞，顯然，他內心之中確有着無比的快樂。

上官婉倩微微一笑，道：「毒老人，你全身無處不毒，手臂口舌之間定然也都是滿蘊劇毒，你和我們說話，揮手揚指的拍拂我們穴道，定然把你身上的劇毒也傳給我們了！」

長眉老人笑道：「一個人的生命之中，潛藏着無與倫比的强大之能，如果把這潛能完全發揮出來，足可與天地同參，所謂功參造化，並非無稽之談，短短數十年的人生旅程，沒有人把一生的潛能完全發揮出來，老夫以畢生精力鑽研醫學，探求生命奧秘，垂七十寒暑，一年前才發覺人的生命中潛藏着强大的能量……」他重重咳了一聲，仰臉望着屋頂，接道：「說來你們也許不信，老夫從未習過武功，但我的一舉手一投足，絲毫不比學過武功之人遜色……」

上官婉倩道：「你說得一點不錯，這話眞是叫人無法不相信……」

徐元平搖搖手，阻止上官婉倩打岔，道：「妳不要擾亂了老前輩的思緒。」他已從慧空傳授「達摩易筋經」學到了甚多秘奧的武功，啟發了他的靈智，使他覺得這老人之言甚有道理。

上官婉倩大眼眨了兩眨，微笑不語，心中却暗暗忖道：好吧！你竟被這老頭嚇唬住了。

祇聽那長眉老人接道：「如若用一種極毒之藥刺激生命中的潛能，使他發揮出來，不但能夠延年益壽，而且武功、內功，也將隨着生命潛能的發揮而大爲增長。」

上官婉倩暗暗駡道：哼！癡人說夢，連篇鬼話。

徐元平閉目想了片刻，高聲說道：「不錯，有道理！」

上官婉倩驚愕道：「你這麼容易受騙麼？我幼小生長在武林世家，見聞不可謂不廣，祇聽人說過毒能害人，却從未聽說過毒能養命，你別聽他唬你了……」她伸出纖纖玉指，指着那長眉老人接道：「你看他這副長相，骨瘦如柴，手似鳥爪，蓬髮長眉，形似鬼怪，哪裏像懂得醫道之人？」

徐元平心知她個性倔强無比，如若再硬行阻止她，可能激起她更爲强烈的反感，此時此地，祇有婉言慰勸，當下舉手一招，低聲說道：「過來。」

上官婉倩嬌美的粉頰上閃掠過一抹會心的微笑，溫柔的走了過去，旁依在徐元平身側而立。

徐元平微微一笑，接道：「這位老前輩，集一生的精力探求生命中存在的奧秘，又以他本身的生死作爲體驗，自非空穴來風的事。他的話咱們雖不一定去信，但應該用心聽聽。」

上官婉倩點點頭，回眸望着那老人笑道：「老伯伯，你慢慢的說，我不再打岔了。」

長眉老人望着兩人並立的神情，呆了一呆，道：「好一對可愛

的孩子。」

上官婉倩偷偷瞄了徐元平，緩緩的偎在他左肩之上。

長眉老人目光投在窗下的白花朱果上，接道：「我原想强迫你們接受我的療治，現在我決定不勉强你們了。我要說服你們，讓你們自願接受我的療治。」他重重咳了一聲，接道：「我確未習過武功，但我常服用刺激人身發揮潛能的毒液，因此，我有着大異常人的氣力，我熟悉人身脈穴，出手認穴自是極準。不識老夫之人，誰也不知我不會武功了。」

徐元平道：「老前輩既然親身體驗，自非欺人之談，晚輩極願一試。」

長眉老人沉思了片刻，道：「我服用毒糕、毒汁，由少而多，進勢極慢，你却從未服用過此等之物，如若驟然服用，服量必極微小。但你身受之毒，發作在即，如不大量服用，祇恐甚難收效。但服量加多，老夫又毫無把握，這一點老夫不得不先予說明。」

徐元平回顧了上官婉倩一眼，道：「事已至此，我也祇好冒險一試了，與其坐以待斃，倒不如冒死求生。」

上官婉倩輕輕一顰黛眉，道：「老伯伯，你再想想有沒有別的法子？」

長眉老人背起雙手，來回走了半晌，說道：「法子祇有一個，生機可望大增，但是老夫却無絕對的把握。」

徐元平道：「甚麼？」

長眉老人肅然說道：「換血……」

上官婉倩吃了一驚，道：「換血？」

長眉老人道：「不錯，換血，把老夫身上這有毒之血，輸入他的體內，先使他血液含毒，再服用大量毒汁，生機當增長甚多。」

上官婉倩搖搖頭，道：「這些事駭人聽聞，我從未聽說過。」

長眉老人道：「除此之外，別無善策。」

徐元平却斬釘截鐵的說道：「祇要不使我武功喪失，晚輩甚願一試。」

長眉老人嘆道：「對我而言，這是個很危險的辦法，老夫或將因失血而死……」

徐元平道：「這個晚輩還未想到，既有如此之險，那就不必試了……」

長眉老人忽然滿臉堅決的說道：「留我這老朽之命，倒不如成全於你……」

忽聽蓬然一聲巨震，打斷了那老人之言。

緊接着傳來了一陣吱吱怪叫。

長眉老人臉色一變，道：「甚麼人敢擅闖『喪廬』，傷我猩猩？」

上官婉倩嬌軀一挺，低聲對徐元平道：「你坐着別動，我和他出去瞧瞧。」

祇聽一個呼叫「平兒」的沙啞聲音，雜混入那猩猩怪叫聲中傳了進來。

徐元平神情激動，霍然而起，接道：「來人是我的叔父，兩位且慢出去，讓我想想要不要見他？」

上官婉倩橫跨一步，擋住了長眉老人。

祇聽一聲接一聲隆隆巨震，混着那呼叫「平兒」的沙啞之聲，不停的傳了進來，顯然金老二心頭急躁之下，不知用甚麼東西猛擊那「喪廬」石牆。

長眉老人怒聲喝道：「女娃兒，快閃開去，我那猩猩恐已被來人打死了！」舉手一揮，橫裏發出。

上官婉倩知他全身上下無處不毒，不敢用手封架，嬌軀橫移，閃避開去，飛起一脚，疾向他右膝踢去。

徐元平突然長長嘆一口氣，道：「你們不要打啦！咱們一起出去見他。」

上官婉倩收住攻勢，笑道：「對不住啦！老伯伯。」

長眉老人哼了一聲，大步向前走去。上官婉倩、徐元平魚貫隨在他身後而行。

長眉老人伸手一按機簧，石牆緩緩向外推出，祇聽一聲暴喝自石牆外傳來，道：「你們把我的平兒藏到哪裏去了？」

喝聲之中，充滿焦急與關切之情，顯見字字俱是發自肺腑。

徐元平祇覺心頭一陣熱血上湧，一步搶在長眉老人身前，走出石牆，他此刻眞力已大是不濟，急行兩步，已是氣喘休休。

抬目望去，祇見金老二已箭步掠來，急聲道：「平兒，你怎樣了？有甚麼人傷害了你麼？」

如此眞摯的愛護之情，有如利劍般筆直刺入徐元平心裏。

一時之間，他祇覺心頭堵塞，熱淚盈眶，顫聲道：「金……叔叔，我……我想不到今生今世還能看得到你！」

金老二亦是滿眶熱淚，輕輕拍着徐元平的肩頭，道：「傻孩子，怎麼能說這樣的話，你祇要吃下這包藥，馬上就會好的！」

徐元平目光轉動，祇見金老二身上衣衫已破碎一片，臉頰之上也似有輕微的傷痕，顯見他方才與那猩猩惡鬥甚劇。但是他僅有的手掌之中却仍緊握着那一包爲徐元平配來的解毒之藥，他甚至寧願自己失去性命，也不願將這包藥失去。

當徐元平目光轉到這一包「解毒之藥」的時候，這正直而善良的少年心中又不禁澎湃起一陣情感的浪潮，既覺自疚，又覺感激。

他垂下目光，又見金老二足邊正倒着那隻猙獰的猩猩，薄暮時分輕淡的陽光，照映得牠全身金光閃閃，但却也使牠金毛間的血光更加觸目。

長眉老人滿臉痛惜之情，正在檢視着這猩猩身上的傷勢，竟比他檢視人類傷勢時還要仔細三分。

金老二目光却始終凝注着徐元平，緩緩道：「平兒，你可知道我方才是多麼的焦急，直至我看到你安然無恙，我才放下心來……」

徐元平忍不住插口道：「叔父，我眞不知道你怎會知道我在這裏？」

金老二微喟一聲，道：「世事之巧合，有許多事當眞是令人不可思議，我爲你配好藥後，盡快趕回原處，却已看不到你的踪影。」

他長長嘆息一聲，又道：「當時我心中之焦急，便是用盡千言萬語也難以形容，恐怕你武功已失，身遭不測，四望一眼，祇見山野茫茫，我放聲大呼，但除了我自己的回聲之外，哪有你的回應。」

徐元平眼簾一闔，緩緩道：「叔父，我……對不起你……」

金老二垂首道：「祇怪我脚力太差，回來得遲，我若是回來得早些……唉……」他長嘆一聲，倏然住口。

徐元平垂首默然半晌，忽然抬起頭來，道：「叔父，你可是見到了那重病的老人和孝順的孫子才知道我在這裏？」

金老二愕了半晌，忽然仰天長笑起來。

徐元平茫然道：「叔父，你笑些甚麼？」

金老二笑道：「平兒，平兒，我祇當你生性純厚，稍過愚直，哪知你竟是如此聰明之人。所謂大勇如怯，大智若愚……哈哈，蒼天顯然造就了你這樣一個人，怎會叫你匆匆死去？」

話音方了，笑聲未住，突聽身側一人冷冷道：「你笑甚麼？」

語聲森冷徹骨，教人聽了之後，莫名所以地會生出一種寒意。

金老二回首望去，祇見一個枯瘦如柴，眉長垂目的老人，滿臉帶着一股肅殺之意，站在他身側，一雙冰冷森寒的目光，也正眨也不眨地盯在他身上。一眼之下，祇覺這老者宛如墓中的死人，非但沒有半分情感，也沒有半絲表情。

在江湖中闖蕩數十年的金老二，可謂閱人多矣，但直到此刻爲止，他却仍未曾見過這樣的人物。雙目相觸，他不禁爲之一愣，佛然道：「我笑我自己覺得可笑之事，閣下這般相問，不覺得是多管閒事麼？」

長眉老人冷冷一笑，道：「你可知道你此刻是在甚麼地方麼？」

金老二下意識地四望一眼，道：「我……我在……」乾咳兩聲，不再言語。

長眉老人冷冷接道：「老夫不管甚麼人，但祇要踏入我這『喪廬』一步，不但身體行動要受老夫轄制，便是性命亦被老夫操在掌中。」

金老二濃眉一揚，突地仰天狂笑道：「好威風呀！好威風！好煞氣呀！好煞氣！但我金某聽來却當眞可笑得很。」

長眉老人陰惻惻笑道：「當眞有這般可笑麼？」

金老二道：「不錯，金某走南闖北，至今數十年之久，但……」

語聲未了，突見長眉老人雙掌一拍，那看來已是氣息奄奄的猩猩，竟隨着他這一聲擊掌，驀地自地上一躍而起。

徐元平、金老二、上官婉倩，心頭俱是一驚，他們方才眼見這猩猩已是傷重難支，再也想不到牠在一刹之間竟能有如生龍活虎般一躍而起。

徐元平暗吃一驚，忖道：這老人之醫道，看來竟有起死人而活白骨之能，他在這刹那之間，便將這猩猩重傷治癒，我若非親眼所見，豈能相信？

思忖之間，祇見長眉老人手掌緩緩抬起，向金老二輕輕一指。

這一指指向出去，既無由眞力而激發的銳風，亦無含蘊後勁的顯示，但金老二却身不由主地向後退了一步。

抬頭一望，祇見那滿身血液猶未全乾的猩猩雙臂斜舉，十指箕張，一雙金睛似已凸出眶外，瞬也不瞬地望着金老二，緩緩走來。

方才他雖然也曾與這猩猩交手，但此刻，却突然發覺這猩猩不但在目光中帶着一種前所未有的煞意，便是牠每一個輕微的動作中，也似乎潛伏着一種滿充殺機的兇氣。

數十年來在江湖闖蕩的歷練與勇氣，在這刹那之間，竟全都自他身上消失。這是一種不可解釋的情況，他竟又身不自主地向後退了一步，那猩猩脚步却變得更急。

一勇必有一怯，一智必有一愚，一冷必有一熱，一兇必有一弱，這本是人間的至理，但勇怯、智愚、冷熱、兇弱之間的距離，却又教人難以判別。這就是武林豪士間時常可能發現的微妙心理。

長眉老人臉容木然，眼神彷彿沒有望在任何一個人身上，但任何

一個人，任何一絲輕微的動作，卻都沒有逃過他眼睛。

祇見徐元平先是臉帶驚奇，瞬即神色大變，到了那猩猩的脚步距離金老二不及兩尺，徐元平突地大喝一聲：「站住！」身形微動，閃電的向那猩猩掠去。

不但這一聲大喝宛如晴天霹靂，絲毫不似身中重傷之人所能發出，他身形之快，更是令人目力難以企及。

他似乎已拚盡了全身僅有的眞力，甚至已透支了一些他生命中的可能永生都不會動用的潛力。

祇見一條人影飛到猩猩身旁，然後接連着便是驚天動地的大吼，那猩猩一連退出六七步之多，橫身跌到地上。

誰也沒有想到此時此刻的徐元平蘊含有如此驚人的力道，俱都駭然的望向徐元平，祇見他亦是身軀木立，有如木樁一般釘在地上，然後漸漸搖晃，竟也橫身跌在地上。

金老二大喝一聲，奮身撲了上去，惶聲道：「平兒……平兒……」

那猩猩低吼一聲，霍然站起，上官婉倩柳眉一揚，疾地向這猩猩掠去。

那長眉老人却仍是臉色木然，呆呆地望着那猩猩的脚步，似乎對一切事都早有成竹在胸，又似乎對一切事都未放在心上。

哪知上官婉倩身形方自掠到猩猩身前兩步之處，突地凌空一翻，退了回來。

但見她纖手一揚，寒光乍見，竟將那柄震動武林的「戮情劍」持在手中，面向那長眉老人冷冷道：「你這猩猩雖有鋼鐵之軀，但它能擋得住這『戮情劍』的鋒利麼？」

長眉老人木然的圓睜着一雙眼睛，忽然眨動了兩下，冷峻的臉上也泛現出一股慈和之氣，突然舉起雙手，互擊三掌。

那仆而復起的猩猩突地轉過身子，猙獰的雙目轉投注到那長眉老人的身上，緩步走了過去，一副窮兇極惡神態，直似要擇人而噬。

上官婉倩心底裏忽然泛起一股複雜的感想，祇覺這「喪廬」之中，潛蘊着甚多人生的奧秘，一切都顯得那麼反常，荒涼的山野中，堅牢的石室裏，人和獸都充滿肅殺和冷酷，但這些又無法完全掩遮去人性中潛在的那些慈和。

沒有人能夠評斷這老人的善惡，他不求聞達於世，隱居在這荒涼的山野中，窮畢生精力研究人生的奧秘，忍受了這孤獨的寂寞，埋葬了寶貴青春。兩頭猩猩、一室毒草、毒花，相伴他度過了悠長的歲月，也許無數的求醫之人，受着他調製的毒藥之害，但有一個沒法否認的事實，他却爲他們延續了生命……

這些複雜的情感，疾快的由她腦際閃過，也就不過是刹那一刻，一種出於人性本能的善良，使她不自主叫道：「老伯伯，快退開去。」縱身而上，鋒芒驚世的「戮情劍」，直指向那猩猩的背心。

長眉老人尖厲的叫道：「不要傷害了牠。」突然舉手一掌，拍在那猩猩的頭頂之上。

上官婉倩迅快的停下了手，但「戮情劍」仍然指在那猩猩的後背上。

長眉老人兩道眼神，一直盯住在那猩猩的臉上，他肌肉顫動，似是暗中用了甚大的氣力。

祇見那猩猩猙獰的面目逐漸的隱去，緩緩閉上雙目，倒臥在地上。

長眉老人緊隨那摔倒在地上的猩猩，蹲了下去，放聲大哭起來。

他哭得十分傷心，鬚髮俱顫，淚水如泉，聲如怒吼，滿室盡都是迴盪的大哭之聲。

這樣年邁蒼蒼的老人，哭得又這等傷心，激起了上官婉倩不自禁的憐憫之情。

她緩步走了過去，蹲在地上，說道：「老伯伯不要哭了……」她心中很想勸這老人幾句，但却不知從何說起，說了一句，倏然而住。

那老人似是已哭得神志不清，對上官婉倩之言仿如未聞，仍然號啕大哭不止。

回頭望去，祇見金老二獨臂伸展，抱起了徐元平正欲借機離去。

上官婉倩低聲喝道：「站住！」

金老二回過身來望了上官婉倩一眼，突然縱身一躍，人已到了門口。

上官婉倩霍然而起，高聲說道：「你帶他離開此地，無疑是要絕他生機。」

金老二已踢開木門，準備離去，聽得上官婉倩喝叫之言，突然又停了下來，道：「這話當眞麼？」望了懷抱中的徐元平一眼，祇見他臉色蒼白，奄奄一息，但感心頭一沉，又緩步走了回來。

上官婉倩道：「這等重大之事，難道我還和你開玩笑麼？」

他雖然大半生在江湖上闖蕩，歷經了無數的劫變，目睹過無數的慘局，但那些人人事事，都沒有激起過他深切的關心。徐元平的生死，在他的心目中太重了，事不關心，關心則亂，飽經滄桑的金老二也有些亂了方寸。

上官婉倩緩步迎了上去，凄涼的說道：「老前輩，他是你的甚麼人？你這般關心於他？」

金老二道：「他是我義兄之子……」

凄涼的往事，陡然回集到金老二的心頭，他長嘆一口氣，道：「我們南嶽三傑，祇餘我一個還苟延殘喘活在人世，但也落得了殘廢之身，皇天見憐，得保大哥的骨肉，洗雪沉冤，揚名武林，完全在此子身上了，他如毒傷難救，我也是難以獨活人世……」

上官婉倩凄涼一笑，道：「我不知他的出身來歷，但他的武功確使我傾心異常，上天造就了他這樣一株武林奇葩，絕不會讓他就這般平凡的萎枯而死……」她言未盡意，但却倏而住口。

祇聽那長眉老人的哭聲愈來愈是凄涼，似是這一哭發洩出了他一生孤獨的寂寞，有如江河堤潰，不可遏止。

生性暴急，動輒殺人的上官婉倩，似是被這凄涼的哭聲觸動她心底潛伏的女性溫柔和同情，兩隻又大又圓的眼睛在不停的滴着熱淚。

這是一幅多麼不調和的畫面，荒僻、恐怖，充滿着神秘的石室中，迴蕩着扣人心弦的凄涼哭聲，一個蓬髮長眉的孤僻老人；一個飽經憂患的殘廢中年人；一個情懷初開，美麗任性的少女；加上奄奄一息的徐元平；和那如受魔力催眠的金毛猩猩，構成了這幅洋溢着人性之愛的畫面。

上官婉倩舉手拭一下臉上淚痕，緩步走到長眉老人身前，探手從懷中摸出來一方白色絹帕，溫柔的拭去那老人臉上的淚痕，說道：「老伯伯，不要哭了。」

長眉老人回過臉來，望了上官婉倩一眼，止下哭聲，凝目思索片刻，突然放聲大笑起來。

上官婉倩一蹙秀眉，說道：「你笑甚麼？」

長眉老人突然站起身子，手舞足蹈，邊舞邊歌起來。

他的歌聲難聽無比，呀呀唔唔，誰也聽不清楚他唱的甚麼，長髮和鬍子隨着他手舞足蹈的怪態，不停的飄動着。

這個瘋狂的老人，喜、怒的表達，竟然是如此的極端。

上官婉倩想勸止他，但是他邊歌邊舞，興高彩烈，一時之間，倒是不忍掃了他的興頭。

那長眉老人歌舞了一盞熱茶工夫，突然倒臥在地上，狂叫亂滾起來。

好像那邊歌邊舞的舉動，仍然不能發洩出他心中的歡樂。

上官婉倩看他翻滾之勢愈來愈快，他身上的衣褲，經他這一陣滾動，立時片片碎裂。

金老二望了上官婉倩一眼，道：「姑娘，妳快勸住他吧！如再讓他這般翻滾狂笑下去，不但要滾個赤身露體，祇怕還要了他的老命。」

上官婉倩道：「老前輩說的不錯。」探手疾向那老人抓去。

但那長眉老人一面翻滾，一面不停手中亂揮，上官婉倩緊隨着他翻動的身子追逐了四五個圈，着着實實的挨了兩掌，才抓住了那長眉老人的左臂。

長眉老人滾動的身軀被上官婉倩牢牢的拖住之後，突然停住了大笑之聲，緩緩站了起來。

上官婉倩長長嘆一口氣，道：「老伯伯，你這一把年紀了，怎麼喜、怒起來，還是和小孩子一般模樣呢？」

長眉老人沉吟了一陣，肅然說道：「老夫生平之中，從未遇到這等歡樂之事……」他激動的心情逐漸的平復下來，目光一瞥金老二和上官婉倩道：「孩子們，跟我來！」

金老二怔了一怔，道：「你叫哪個？」

長眉老人道：「叫你啊！如若老夫早年成家，祇怕兒子年歲比你還要大了！」

金老二看他眉毛、髮鬚，盡都已成了灰白之色，果是比自己老邁甚多，强自忍下一口氣，抱起了徐元平走了過去。

長眉老人抱起倒在地上猩猩，推開壁角暗門，大步向前走去。

上官婉倩低聲說道：「這老人一生孤苦，養成了一種怪僻之性，咱們還在求他之時，老前輩最好能順着他些。」

金老二點點頭道：「當今之世，不論是誰，祇要能救活平兒之命，要我金老二給他磕上三個響頭，我也絕不推辭。」

談話之間，已走入那放置着各種毒物、毒草的地下暗室。

長眉老人把懷中猩猩放在地上，隨手摘下一朵白花，一枚朱果，又從堆積的草藥中尋出了幾種藥物，混在一起，啟開那猩猩的牙關，放入牠的口中，舉手在那猩猩頭頂之上，拍了兩掌，自言自語的道：「乖乖的吃下去吧！」

上官婉倩低聲對金老二道：「那白花朱果，都是足以置人死命的絕毒之物。」她畢竟未脫童心，不知不覺間，要賣弄一下心中所知的隱秘。

金老二點點頭，默默不語，但兩道目光却不住打量四週的景物。

但見那猩猩口齒啟動，把放入口中的藥物吞了下去。

長眉老人回過頭來，舉手對金老二一招手，說道：「抱他過來！」

金老二輕輕的咳了一聲，抱着徐元平走了過去。

長眉老人微一移動那猩猩的身軀，說道：「放下來。」

金老二微一猶豫，但却依言把徐元平放在地上。

長眉老人緩緩伸出雙手，在徐元平胸前摸了一陣，嘆道：「他傷得實在很重，眼下祇有用以毒攻毒之法，或可挽救性命。」

金老二道：「何謂以毒攻毒之法？」

長眉老人道：「他身受的劇毒已經攻入內腑，毒性已發，救他之策，不外先解了他的身受的毒性，然後再調元進補，養息生機，使他能夠逐漸的復元，但老夫既無爲他除毒之能，祇能施用以毒攻毒的辦法了。用幾種奇毒的藥物讓他服下，數毒齊發，自相中和，或可使他垂危之生命重獲生機。」

久走江湖的金老二，也似被徐元平生死的困擾攪亂了心緒，回目凝望了上官婉倩一眼，自言自語的說道：「這不太危險了麼？」

長眉老人道：「老夫却不相强，願不願給我療治，由你們決定。」他微一微頓，接道：「不是老夫危言聳聽，如不及時施藥，他絕難再活過四個時辰。」

上官婉倩轉了兩轉，突然決斷的說道：「你動手吧！與其他毒發而死，還不如冒險一試的好。」

金老二對上官婉倩輕率的決定甚是不以爲然，但他又想不出更好的辦法，長長嘆息一聲，道：「好吧！要是平兒死了，咱們三人，誰也不想生離此地。」

上官婉倩道：「老前輩說的不錯，他死了咱們誰也別打算再活下去。」

長眉老人大笑道：「好極，好極，我早就準備死了，但又覺得一個人死得太過寂寞，現在有你們幾位相伴，那可是最好不過！」

金老二暗暗忖道：好啊！原來他們都不願再活下去了。

長眉老人突然站了起來，摘了一朵白花、朱果，又從那些堆積的藥物之中選取出幾種藥草，放在手中揉搓起來。

長眉老人道：「除了那白花、朱果之外，我這藥物大都是採集了數十年之久的，早已焙製過，祇要用手揉合在一起，就可以食用了，不必再經爐火煎熬。」

此時此刻，上官婉倩和金老二似是都已經失去了主宰事物的能力，一切都聽命那長眉老人的擺佈，但他們却又似不贊成那老人的措施，祇是無法提出反對罷了。

隱秘的石室中，瀰漫有一種毀滅的氣氛，每個人的神情都顯得有些木然，似乎隨時等待着死神的召喚。

金老二和上官婉倩四道失去神采的目光，一齊投注在那長眉老人的手上，連眨動也不眨動一下。

祇見那長眉老人雙手互搓了良久，白花、朱果盡揉成漿，和很多藥物揉合在一起之後，捏成了一粒粒的藥丸。

他手法極有分寸，捏出的五粒藥丸一般大小。

藥丸捏成之後，他忽然也變得猶豫起來，望了上官婉倩和金老二一眼，道：「這五粒藥丸的毒量，足可以使數十人一齊倒斃，毒性極重……」

長眉老人話至此處，倏然而斷，似是在這緊要的關頭之下，他想聽聽兩人的意見。

哪知金老二和上官婉倩都木然不作答覆，渾似未聽到那長眉老人之言。

沉默延續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那長眉老人才自言自語的接道：「不過，眼下假如不下這麼重的毒量，祇怕他難以再支持下來。」

他自言自語，也無人接他之口，似是眼下的一切變化完全由他裁定了。

他拿起了第一顆藥丸，啟開了徐元平的牙關，緩緩把藥丸放入了他的口中。

上官婉倩突然長長吁一口氣，道：「好累呀！」緩緩坐下了身子。

她一直忍着一口氣，直待徐元平吞下了第一顆藥丸，她才把胸中的一口悶氣和積鬱吐了出來。

長眉老人回顧了上官婉倩一眼，順手拿起來第二顆藥丸，說道：「如果他服下這五顆藥丸之後還能復生，那就可以確定他不會死了……」

久未說話的金老二，突然接口說道：「如果他服下這五顆藥丸之後不會復生，那也就是無可救藥的了！」

長眉老人道：「不錯，這樣重的毒性，不能振發他生命中的潛力，就是毒絕他生命中所有的生機。」說話之間，把手上的第二顆藥丸又放入徐元平的口中。

金老二重重的咳了一聲，也緩緩坐了下去，似乎他的精神已也到了無法支持這沉重的負擔。

長眉老人隨手拿起第三顆藥丸，放入了徐元平的口中。

上官婉倩道：「不要這樣快，讓他慢一點吃好麼！」

長眉老人道：「沒有時間了，老夫心中亦想早些知道他是生是死。」拿起第四顆藥丸，投入了徐元平的口中。

隔了片刻，又拿起第五顆藥丸，放入了徐元平的口中。

室中突然的靜了下來，六道目光一齊投注在徐元平的身上，等待着他的反應。

時間在焦慮中過得特別緩慢，片刻工夫，在三人的心目中有似過了幾年。

上官婉倩終於忍耐不住，伸手

向徐元平的前胸上面摸去。

祇覺他心臟仍然在微微的跳動，長長的嘆一口氣，道：「他的心還在跳動着。」

長眉老人道：「快啦！在一個時辰之內，就可以知道他的生死了。」

金老二道：「一個時辰不是過得很快麼？」

上官婉倩道：「這當兒，片刻時光有如一年般悠長，一個時辰，豈不要等老了麼？」

長眉老人冷哼一聲，道：「怕甚麼，死了有老夫給他償命！」

上官婉倩道：「唉！死無可畏，活罪難受。」

金老二突然一挺而起，單掌按在那長眉老人背後「命門穴」上，道：「他如死了，你就第一個替他償命。」

長眉老人大笑道：「你不用慌，我早已安排好了死亡之路，咱們四個人都別想活。」

金老二道：「在下一生中，從不願輕信人言。」

長眉老人道：「信不信都無關要緊，但你必須要耐心的等待一個時辰再說。」

金老二道：「我要一直用掌勢逼在你致命要穴之上，直到決定了他的死亡或復活。」

長眉老人道：「你要不嫌痲煩，悉聽尊便。」

上官婉倩左手一揚「戮情劍」指在那金毛猩猩的前胸之上，道：「如若你企圖再用這猩猩妄圖抗拒，我就先殺了牠。」

長眉老人忽然哈哈大笑起來，說道：「有趣，有趣，老夫生平之中，從未有人這般的關心過我。不論你們的用心是好是壞，老夫也是一樣的感激異常。」說完，閉上雙目，含笑靜坐。

全室突然靜肅下來，金老二、上官婉倩，四道眼神一直的投注在徐元平的臉上。

那長眉老人却端坐不動，有如老僧入定一般。

時光在焦急、沉默中溜走，雖然像平常一般，但在金老二和上官婉倩的感受之上，却是特別的緩慢。

一個時辰過去了，徐元平仍然靜靜的躺着，動也沒有動過一下。

上官婉倩伸出右手，在徐元平胸前按了一下，祇覺他心臟仍然跳動着，氣息依然並未斷絕，不禁暗暗嘆息一聲，道：「老伯伯，他心臟還在跳動。」

長眉老人突然睜開雙目，答非所問的說道：「有人來了！」

上官婉倩顰眉側耳，凝神聽去。

祇聽一個粗厲的聲音傳入了耳際，道：「這屋裏的人死光了沒有？」緊接着蓬然一聲大震，想是那來人叫了幾句，不見有人答應，極是憤怒，不知用甚麼東西擊撞在牆壁之上。

祇聽另一個聲音接口罵道：「奶奶的，孫子王八旦躲着不講話，惹我動了怒，放一把火燒了你這臭房子。」

上官婉倩暗暗忖道：這人說起話來，好生粗野。

那長眉老人却自言自語的說道：「哼！你燒吧！我這『喪廬』乃青石砌成之屋，量你也燒不着。」他說的聲音極低，縱然是坐在身側的上官婉倩也不過隱隱可聞。

但聞那粗厲的聲音高聲叫道：「有活人快給我出來一個，再要延誤時刻，被我找入暗室，殺你個鷄犬不留。」

金老二低聲說道：「來人似是久在江湖上闖蕩之人，竟然猜到有人隱入在暗室之中。」

長眉老人道：「不要緊，我這暗室石門和石壁一般顏色，不知內情之人決然看不出它，縱然被他看出，那石門也是堅牢異常，想打進來絕非易事。」

上官婉倩道：「這兩人說話粗野，叫人有難以入耳之感，我出去教訓他們一頓，才能消胸中之氣。」

長眉老人笑道：「不用，不用，你出去打上他們一頓，還不如對他們不理不睬，讓他們自己着急難過。」

祇聽砰砰彭彭的撞擊之聲不斷的傳了進來，大概來人久不見有人答話，憤怒難當，猛力敲打石壁起來。

長眉老人回目望了上官婉倩一眼，祇見她秀眉不住顰動，似是極力在壓制住心中的憤怒，不禁微微一笑，道：「唉！年輕之人，涵養的功夫比起老年人差得多了。」

上官婉倩心中一動，暗暗忖道：是啊！這『喪廬』既非上官堡，這人打開打不開，都不關我事，我急個甚麼勁呢？

祇聽那擊打石壁之聲愈來愈是響亮，轟轟隆隆，震耳驚心，想那室外之人定然是用份量極重的外門兵刃撞擊牆壁。

那撞擊石壁的聲音雖然更加强烈，但上官婉倩定下心後，反而變得鎮靜了許多。

時光在震耳的響聲中溜過，那聲音雖也讓人煩躁，但也分去三人不少焦慮之心。

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那撞打石壁的聲音突然停了下來。

長眉老人得意的笑道：「怎麼樣？他們打得手酸了，自然會離開這裏。」

（未完・五十一）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上文提要： 孤獨無名應約上君山，一路要過二十條大小河流，風月宮則派出二十條大船沿江移動，這日他拒絕丹桂女邀請，借宿在杜家莊，也再次救了被洪湖水賊欲搶親的杜家二姐妹……天亮他上了丹桂女的大船，丹桂女極力挑逗，與他一夕風流，五更天到君山，冷風香已等在君山之巔，二人比劍與對掌，孤獨無名中計中了人皮毒掌……

二人從船上下來。

「叫她二人進來！」

花門那面，果見丹桂女與海棠女二人聯袂走來了。

這二女到了花宮中，兩個人一齊羞怯的半垂頭！

冷風香道：「你們二人都得手了嗎？」

先是丹桂女，她半帶羞的道：「沒叫宮主失望，婢子完成宮主的命令了！」

「你同獨孤無名在一處，有多久時間？」

「回宮主的話，一共三天！」

「哈……」冷風香道：「我肯定你已有了身孕了，哈……太好了，你等着生孩子吧！」

冷月嬌却又問海棠女道：「你又同獨孤無名相處了幾夜！」

海棠女道：「原本有機會共處兩日夜的，可是這獨孤無名太過愛管閒事，他把洪湖水賊唐雲龍的人殺慘了，還殺死唐雲龍一子，前夜他住在杜家莊上不回船！」

冷月嬌叱道：「眞沒用！」

海棠立刻又道：「所幸婢子一早就把他請上了船，婢子也不管了，白天我也把握機會，我拋却了羞恥之心，一心要爲完成兩位宮主的任務而犧牲奮鬥到底，我……我……我們就不會離開過艙門一步，我們興奮中回回盡興，我流了血也不在乎了！」

冷月嬌這才滿意的點點頭。

冷風香道：「等你們分別爲我生下了孩子以後，一套絕世掌法我傳給你二人。」

冷月嬌道：「我們有了獨孤無名的種子，他怎麼也想不到，我們會用這樣的方法，毀了他的兒子，反而養了他的孽種，哈……」

「哈……」冷風香也笑起來了。

現在，人們從她二人口中，已知道爲甚麼風月宮五花瓣女殺手，那麼願意的對獨孤無名投懷送抱，溫柔有致，赤裸奉獻，毫不保留了！

原來這中間是一項很大的陰謀，風月宮的姑娘，怎麼肯隨便陪身睡覺？她們也不敢，因爲風月宮的戒律十分殘酷，沒人敢於觸犯！

五花瓣是執行殺戮的刑使，她們更不會知法犯法，除非她們得到許可！

丹桂女對獨孤無名的一切，那是臨場而言，是不算殺的，祇有目的，她的目的就是懷獨孤無名的孩子。

風月宮祇養高品質的娃兒，冷氏姐妹無法得到獨孤無名，她們用計謀，一樣的得到獨孤無名的優良品種，因爲她們相信，唯有獨孤無名的血統，才會接受風月宮那傲世的武功絕學！

於是，事情的眞相完全披露了！

冷風香吩咐丹桂女與海棠女二人。

「你們足不出戶，小心調養，一切由水仙三人去辦，休要動了胎氣！」

她已肯定丹桂女與海棠女二人懷孕了。

冷月嬌接道：「希望你二人的肚皮爭爭氣，別叫我們失望！」

事情就這麼說定了。

她們二人聽得心中卜卜難安。

這難安的日子還有得過吶。

至於她們懷了獨孤無名的孩子沒有？

有……沒有，那得以後，至少一個月後才知道。

* * *

洞庭湖上有薄霧，霧從西方飄過來。

洞庭湖上有波浪，浪往西方頂過去。

有條小船在霧中漂，小船上有個老翁在垂釣。

這老翁從早上釣到了近午時分，怪了，他一條魚還未釣到。

正在他吹鬍子瞪眼罵大街，忽的垂釣猛一沉……

這老翁反應快，抓緊了垂繩拉起來。

老翁心中好喜歡，口中也喃喃：「我的乖，這條大魚少說也有百斤重！」

他說着，嘩啦一聲水花四濺，嚇了這老翁一大跳：「怎麼釣到個死人呀！」

這老翁本來要把釣到的人往水中推，他口中還發出「呸」，道：「今天不吉利，撞見鬼了！」

不料他忽見這人肚子也不大，臉色也不靑，祇有一條左臂烏黑！

老翁好奇的探手摸，不由大叫：「氣若游絲呀！」

這老翁有功夫，一把把死而未死的人抱到了小船上，他可又喃喃的道：「我得快，快去找老頑童苗太公。」

說着，他疾倂指點過去，一下子連封這人三大穴道，又拍出一掌在這人的背心上。

那掌勢不輕也不重，漢子身子挺了一下。

於是，小船搖得幾乎左右快翻了，小船破浪往岸邊搖，水花發出叭叭喳喳響！

幾乎半個時辰，忽聽船上老人大叫：「老頑童，老頑童呀，快來呀……」

再看小船，才剛剛看到遠方的湖岸。

湖岸上樹在輕搖，漸漸的，才看到有一條人影奔到了岸邊上。

「老頑童，不得了啦呀，快來呀！」

「怎麼來，快把船兒搖過來，我是魚呀，你忘了自己是老幾的老甲魚！」

雙方距離遠，但雙方的話聽得清，祇因爲水面無阻隔，順風耳似的彼此聽得清！

很快的，小船搖上岸，岸上的人是個身穿老人套夾襖的白鬍子老頭，此人臉色紅潤，十分的健朗。

「你是大夫快來看，這是怎麼了？」

岸上來的老人，乃是苗太公，西湖名醫苗太公就是此人，祇不過人老了，他收攤子不幹了。

他也許是看開了，還是逍遙遊最愉快。

苗太公與「江上翁」水伯二人乃四十多年的老友，二人常在洞庭湖上一聚數日。

此刻，苗太公仔細看看快死的人，他祇看了一遍吃一驚：「中毒了！」

立刻，他自懷中取出一包銀針，手法十分俐落的颯颯颯的就是七八根銀針扎入這人的各大穴。

「快，快搖船呀！」

「搖船呀，搖甚麼，搖搖搖，搖到他娘的外婆橋呀！」

「搖去大通湖，瘋婆子她的家。」

「甚麼，去瘋婆子的家呀，那得搖上三十多里遠，那個玩毒的苗婆子，苗族人也討厭她，老夫我更不喜歡她，老頑童，咱們換個地方吧！」

「換個地方他肯定會沒有救了。」

「咱們也不知他是誰呀！」

「咱們救人呀，老甲魚，我是幹甚麼的，我見不得有人快死不援手。」

「你是大夫，過氣的大夫。」

「便是過氣也要救人。」

「好，我搖船，娘的，那個苗族的老巫婆，我是怎麼看她心裏怎麼不舒服。」

水伯搖着船，又道：「老女人頭上戴了花，戴花就戴花吧，娘的，臉皮上也畫個五顏六色像夜叉！」

老頑童苗太公道：「人家苗人的風俗，那樣打扮有身份，巫婆呀！」

江上翁水伯道：「行醫五十春，難道你就治不好這小子身上的毒？」

「能治也不用急急忙忙的叫你搖船往苗人地方趕了，你倒是快呀！」

「快了快了，咱們馬上進入大通湖了。」

「唉，不知這個會玩弄蠱的瘋婆子，會不會又往大理深山中找毒

了！」

江上翁水伯道：「眞如此，這小子命短，咱們二老已盡了人事，拋他下水咱們回洞庭。」

小船搖得快，遠處一片柳樹林，斜坡上祇有一間茅草屋，那老頑童猛抬頭，大聲撫掌哈哈笑，道：「在，在，老巫婆沒出遠門呀！」

祇因爲茅屋有煙升起來，穿過樹梢升上了天空，水伯也笑道：「人是找到了，不知這玩毒的老巫婆有沒有辦法救活他！」

小船距離茅屋前面的土岸邊還有半里遠，老頑童已敞開了喉門大聲叫起來了。

「老巫婆，老巫婆呀！」

水伯道：「她聽得見嗎？」

「老巫婆呀，哈……看，出來了！」

忽聽遠處傳來桀桀怪笑聲，有個灰髮老太婆站在岸邊手舞足蹈的大聲笑，笑聲猶似鴨子叫。

像老母鴨叫聲，可也聽得很遠。

小船貼着土岸邊靠過去了，祇不過小船上兩個老頭兒不下船！

爲甚麼來了不下船？

那個原因可大了，聽了就會知道。

船頭上站的是老頑童，他指着茅草屋，道：「老巫婆，快把你的各色各類的毒物關起來，否則我們不下去！」

「桀桀桀……」老巫婆指着茅屋道：「祇有花兒還自由，別的全都關起來了！」

她說着，口中發出「咕咕咕」的沉叫聲。

於是，有一條蟒有五丈長，咻的一聲游來了，大花蟒游到老巫婆身邊昂起蟒頭有鍋蓋大，老巫婆指指附近的樹，叫道：「爬樹上去，我有客人來。」

那巨大的花蟒聽人語，立刻游到樹上去了。

水伯見過這花蟒，是以也不驚訝。

他扯起了被毒得快斷氣的那人，跟了老頑童下了船。

於是，老頑童像是在同人吵架似的與老頑童談論起來了，二人說的既有苗語也有漢話，指手劃脚也用上了。

等到二人話說完，老頑童指指放在門下的那個人。

那個人一身寒傖，衣衫盡濕，一條左臂全黑色，他的嘴巴緊閉，雙目微啓，若非仍有些微的呼氣，人們還眞以爲他死了。

老頑童把話說完，他急忙掏腰包，眞可憐，他一共祇掏出二兩多一點碎銀子。

「老頑童，你行個好，快救救他，老頑童我祇有這麼一些了。」

「太少，太少，不幹，不幹！」

老頑童對水伯道：「老漁翁，你也湊一點吧！」

水伯道：「也叫我出銀子呀！」

老頑童道：「人是你救的，我是幫你呀！」

「他又不是我兒子……我……」

但他還是在口袋中摸出一兩多銀子：「拿去！」

那老巫婆一看，搖頭道：「不行不行，太少了，至少要三五十兩銀子才辦事！」

老頑童道：「你獅子大開口呀，窮瘋了不是！」

老巫婆道：「沒銀子是不是，你們把人抬走！」

老頑童道：「他中毒極深，就快毒攻心了，你……拖下去能救他嗎？」

老巫婆道：「祇要是中了毒，我巫婆就有辦法！」

水伯道：「那就救呀！」

「沒銀子不救！」

老頑童指着昏迷漢，道：「看他穿得破舊，他可能比咱二老人家更可憐！」

水伯道：「讓我搜搜看，也許他有錢！」

水伯把昏迷漢子稍移動，祇因爲這漢子的身上還扎了十幾根銀針，那是老頑童防止毒攻心的必要手段！

水伯伸手去那漢子的口袋掏，他這一套哈哈笑：「有，娘的，這小子眞有錢！」

祇見他猛一抽回手，嚄，不但有銀子五錠，還有金子四錠各十兩重！

老巫婆又是桀桀一聲怪笑，道：「給我，給我，我立刻救他！」

老頑童手一攔，道：「慢來，你先救人，人救活了送你一錠金子！」

老巫婆見錢眼開：「行，行，把人抬上床！」

又是水伯來動手，把漢子抬到茅屋內木板床上，他向老頑童道：「這小子是甚麼人呀，挺有幾個的嘛！」

「救活了咱們問問他。」

老巫婆先是用藥草燒了一大鍋藥草水，她一邊幹活還一邊的笑呵呵：「金條，金條太好了！」

老頑童立刻把他扎在漢子身上的銀針一根一根的拔出來，老頑童道：「針已拔除，就看你的了。」

藥草水倒入一個大木桶，老巫婆自己動手脫衣褲。

她脫的是漢子身上的衣褲，而且很俐落的動作，便是漢子光裸，她也不在乎。

用力的把漢子抛在大木桶裏面，老巫婆急忙取來兩個小木盒，她很小心的打開來。

盒子一開她就叫，叫的聲音低沉難聽，却也發覺盒中的怪物在蠕動。

盒中的怪物模樣似蠶，但顏色十分難看，泛着烏黑之色光亮亮的嚇人。

「蠱呀！」老頑童吃一驚，叫起來。

水伯嚇得往外閃：「嚇死我們，金銀全是你的了。」

尖聲一笑，老巫婆叱道：「放屁，我會是黑心的人呀，叫這小子中毒的人才黑心吶，你們看他中的毒，身上既未破也未傷，全是陰毒，這樣的毒需要提煉多天才管用，我老婆子不玩這一套。」

老頑童道：「你有本事救他嗎？」

「有了金條他死不了。」

祇見她兩盆之中挑又撿，然後嘿嘿笑：「就是你，就是你這小東西了，因爲你餓呀！」

老巫婆取了個小刀拉過漢子的左手，他在漢子的左手掌心劃一刀，再把那蠱放上去，於是……

於是怪事出現了。

蠱本劇毒之物，咬人必死，但這老巫婆却以一隻餓得淒慘的大蠱，放在漢子的掌心之上，那蠱見這黑血中之毒，彷彿人們挨了餓以後見了酒席大菜一般狂吸起來。

更令人奇怪的乃是蠱身會膨脹，且見有黑水往外溢出來，從漢子的外皮上看去，那黑又腫的一條手臂，已漸漸的有了血色。

天下有誰會用這種方法爲人解毒？

苗人的偏方眞的治大病。

苗人的驅毒也新奇怪異，看得老頑童大加佩服，撫掌大笑。

於是，又見老巫婆取出一大把草藥，在石臼中搗了個稀巴爛，她擰了汁交在老頑童手上：「餵他吃下去。」

那草汁很怪，甚麼味道也說不出來。

老頑童把草汁灌入漢子的口中，在漢子的後頸拍一掌，就聽呱嘟一聲，漢子把草汁吞入腹中了。

這時候漢子滿身草藥味，很重的藥味。

老巫婆雙手用力把漢子的頭也壓在水下面，那漢子無力掙扎，老巫婆又不鬆手，可也令老頑童吃一驚。

「嗨嗨，你要把他淹死在草藥水中呀。」

「你別管！」老巫婆甚至把漢子手上的毒蠱收入盒中，然後再用力壓漢子的頭。

大木箱中，那漢子忍不住的呱嘟呱嘟喝起草藥水來了，而且已有粗氣傳出來。

就在一陣折騰中，忽見漢子張口哇哇吐出來。

這漢子吐得眞徹底，幾乎把五臟六腑也吐出來了。

老巫婆笑道：「你們看，我這是給他洗五臟淨六腑，徹底除去身上的毒呀！」

老頑童道：「一條左臂又粗起來了。」

「那好呀，我的蠱兒再吸一次，吸光了他身上的毒氣，他就沒事了，祇不過他可有得養息的。」

說着，她把另一隻盒子打開來，再把蠱放在漢子的手掌心刀口處。

怪了，果見那蠱十分聽話的咬着破處的黑皮，清晰的看到漢子的手臂由青變白。

水伯就在一邊看，看得他齜牙咧嘴。

「我的乖，這種療毒法我老人家頭一次看到。」

老巫婆吃吃笑，道：「你們漢人懂個屁！」

老頑童叱道：「妳放屁！」

老巫婆吃吃笑：「老頑童，治病你行，療毒我行，你如果嫁我當良人，那就好過日子了。」

「我嫁你呀？」

「我嫁你也行。」

「你省了吧，天下誰敢同你一張床？」

老巫婆指門外，道：「所以我同我的花兒睡。」

花兒者，門外盤在樹上的大花蟒也。

老巫婆還走到門口看外邊，她忽叫：「花兒，別亂跑，就在樹上別下來。」

她再走到木桶邊，收起了蠱，蓋上盒，這才對老頑童一伸手，道：「拿來！」

「拿來？拿甚麼？」

「金子一錠呀！」

「不給！」

老巫婆一聽，尖聲道：「不給叫你們都死掉。」

老頑童道：「他的人還未站起來，光赤溜溜的多難看，還有，這些財物是他的，等他醒來他給你。」

老巫婆吃吃笑：「那容易！」說着，他自牆邊取來一把草有怪味道。

老巫婆把草用火燃上，湊近漢子的鼻尖上，祇見她撩呀撩，撩呀撩的撩得漢子忽的一個大噴嚏。

「哈叱！」漢子無力的張開了雙目。

老頑童一見拍手笑：「活了，活了！」

水伯看得跳脚笑，道：「這小子命眞大。」

漢子看看身邊的三個人，他有氣無力的道：「這裡是……是甚麼

地方？」

老頑童指着老巫婆道：「她是苗族女瘋婆子，也叫老巫婆。」

他指指水伯，又道：「他呀，是從湖面救你的人，他叫水伯，我叫他老漁翁。」

「謝謝！」

老巫婆道：「喂，給金子呀！」

老頑童對漢子道：「小子，她救了你，也費了些手脚，可是她要你一錠金子，你……捨得嗎？」

漢子道：「不，不祇一錠，送老媽媽兩錠金子。」

老頑童急搖手，道：「喂，你小子淸醒一下，好不好，金錠呀！」

漢子泡在木桶中，他漸漸的意識更淸醒了：「老伯，給她吧，那是她應得的，我還覺得少吶。」

老巫婆吃吃笑：「你們有許多漢人眞大方，哈哈哈，你個老頑童，快拿兩錠金子來。」

她頓了一下，又道：「看你老頑童快哭了似的，又不是你的。」

「拿去，拿去，去你的棺材本。」

「嘻嘻嘻，十口棺材也用不完。」

一塊大白布，老巫婆還爲漢子全身按摩，祇不過當漢子穿衣的時候，他幾乎連衣服也無法拿。

吃驚之下，漢子坐在木板床上暗自運功。

一邊的老頑童看這漢子的模樣，立刻問道：「你……是武林中人呀？」

漢子運氣難收效，他開口了：「老伯，是的。」

「你高姓大名？」

「獨孤無名。」

「我的媽呀！」老頑童疾閃一丈外，差一點站不住，他雙目一亮，又道：「中州一劍獨孤無名就是你？嗨……你休冒名頂替，傳言中州一劍獨孤無名，是個風流劍俠，人長得帥，武功第一，而你……」

「我中了毒，上了人家的當。」

「上了誰的當？」

「君山風月宮冷風香的當。」

這一回又令老頑童大吃一驚。

老巫婆也聽到了，她急忙道：「快走，快走，千萬別說是我救了你，快走呀！」

水伯道：「怎麼惹上風月宮的女羅刹。」

老頑童道：「快，扶他上船，我們換個隱蔽地方，他如今祇怕……武功喪失掉了。」

水伯與老頑童二人扶着獨孤無名，很快的上了小船，水伯道：「他如果失了武功，那比殺了他還會難過。」

半昏沉中，獨孤無名聽說自己武功喪失，可也急了，他想掙扎，但一些力氣都沒有。

他如今比個平常人還平常。

獨孤無名一聲大叫也喘息：「爲甚麼……不叫我死。」

「老頑童，你說怎麼辦？」

老頑童道：「當年那兩個丫頭我就看出來很陰，她們的老爹一身長處沒學到，她們老爹的各種手段却學得精。」

他看看斜倚船邊的獨孤無名，又道：「江湖傳言，這獨孤無名是個高級殺手，忠臣孝子他不殺，仁義英雄他不殺，算是一位俠士。」

水伯道：「老頑童呀，你打算……」

老頑童苗太公道：「救他！」

水伯道：「怎麼救他？」

老頑童手一指，他對水伯道：「你我二老還有多少歲月可以活的，何不把這有限的餘年，擱在救他的身上，讓我們自己給自己留下些好名聲，別人便是不知道，我二人自己喝采，豈非一大樂事。」

水伯吃吃笑道：「老頑童，你吩咐，咱們小船放去甚麼地方吧！」

老頑童道：「第一，咱們不能再入洞庭湖了。」

水伯道：「洞庭有風月宮的快船幾十條。」

老頑童道：「咱們往北走吧，等過了漢江入大山，大山中找地方藏藏。」

水伯道：「搖着我這小船去漢江，至少也要一個月，咱們這一路上你張羅。」

老頑童道：「人家獨孤大俠有銀子，你擔心甚麼？」

老頑童拉過獨孤無名一臂，他靜下心來切上三指搭在獨孤無名的腕門上，那水伯，已搖船往北河道搖去了。

老頑童半天一聲嘆，道：「這位大俠呀，祇怕是武功盡失了。」

水伯問：「有沒有辦法叫他的武功恢復呀？」

老頑童道：「便是能夠，也非短時期，唉，讓我們盡盡心力，且看他的造化了。」

老頑童的這話，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聽天由命」了。

* * *

東山飄雨西山晴，說它是奇景非奇景，這半個月天天如此景觀，更增添洞庭湖岸的風光。

奇景是天象，天象之中有反照，照在那君山左邊的小山上。

小山的東邊是暖花閣，小山的西邊是水榭院。

暖花閣中有哭聲，怪了，水榭院就會有响應，也是娃兒在哭鬧。

祇要娃兒有哭叫，肯定會引來兩個女人不高興。

現在，冷風香就站在水榭這一

邊叱道：「生養娃兒是女人天生的責任，你們怎麼叫娃兒哭叫呀！」

她這麼一叫，水榭下小屋中立刻有個女子抱着一個兩歲大的娃兒走出來了。

那女子是丹桂，她果然生了個女兒。

海棠也生了個女娃兒，海棠的女娃兒也在哭，冷月嬌也去呵護女娃兒了。

天下怎麼那麼的巧，偏偏兩個女子都生了女娃兒。

其實當時的人傳言風月宮兩女魔頭做事殘忍，是應絕子絕孫，其實……

其實按照現代的研究，生男生女全在乎男女二人的飲食上去觀察，在半年之內，男多吃肉，女多吃素，八九不離十的會生男的，反過來，半年之內，女多吃肉，男多吃素，我的朋友呀，十成十全生個女的。

獨孤無名自從妻子兒子失了踪，他是茶不思肉不想，每天祇是酒，酒不是肉做的，天下也沒有肉做酒，他等於吃了素。

那丹桂女與海棠女二人就不一樣了，每天二人啃隻鷄，如此一來，二來當然生出的是女娃兒。

雖然二女生的是女娃兒，冷風香與冷月嬌二人照樣十分的痛愛有加。

二人祇要聽到娃兒哭，立刻拋下任何事情就趕到這山頭的兩處來罵人。

丹桂女與海棠女二人怕女兒哭，兩個人一樣的心情。

如今冷風香走來抱着女娃兒，她搖又晃的道：「別哭了，小寶貝，等你長大了，娘教你天下最厲害的武功。」

她把丹桂女生的女兒當成她生的了。

丹桂女心中也高興，因爲宮主將來要傳女兒武功了。

山那邊，冷月嬌也抱着娃兒晃，口中一樣自稱娘。

風月宮中添了兩個小可愛，一時之間充滿了歡笑。

人人都歡笑，人人也喜歡抱，兩個女娃兒變成了天之嬌女了。

* * *

「喂，喂，你開口呀，你已經半年未出聲音了。」

這人不是別人，毒王李歧旺是也。

李歧旺站在余凝霜面前，老人家急得直搓手。

「哎，哎，余姑娘，你開口呀，再不開口你眞的會變成啞巴了。」

余凝霜雙目癡呆，木然的看着前面的鐵柵門，好像她已進入冬眠了似的。

李歧旺以手去搖她晃她，她也是不爲所動。

李歧旺急了，但也祇是乾着急。

急了，李歧旺忽然低聲道：「獨孤夫人，我在研究一樣東西，一旦成功，我必帶你一同出去。」

祇有這幾句話，余凝霜有了反應。

「老伯伯，嗚……」她哭了。

李歧旺喘了一口，道：「你終於開口了。」

余凝霜道：「一個人長得美也有罪，天不公呀！」

李歧旺道：「江湖上邪魔歪道的人物太多了。」

余凝霜道：「老伯伯，我們已在這暗無天日的洞中，住了不少日子了。」

李歧旺道：「且容我來數一數。」

他走到鐵柵一邊，壁上劃了許多綫印。

原來這毒王在每天兩次送來吃的時候，就會在洞壁上刻劃出一條橫綫，如今已劃了一大片。

李歧旺是痛苦的，他身上依然有鐵鍊。

祇見他數了半天回頭，道：「獨孤夫人呀，已經是六年多了呀！」

「嗚……」余凝霜掩面大哭。

李歧旺道：「獨孤夫人，時光匆匆呀！」

「我的丈夫祇怕永遠也不會來了，我的兒子也不知怎麼樣了，嗚……」

李歧旺道：「獨孤夫人，常言道得好，是夫不散，是死不死，天若有眼會安排，注意的是咱們一定要挺過去，這是很重要的。」

余凝霜道：「怕是再也見不到無名了，再也見不到我的一郎二郎了。」

她忽然撲過去，跪在李歧旺面前，道：「伯伯，你眞的在設法子出去嗎？」

李歧旺猛點頭，道：「獨孤夫人呀，我老頭子已殘，但也不想老死此間，我在設法子。」

「要我幫你甚麼？」

「你祇要快樂，至少你要把事情看開，看淡……」

「可以，我不再叫老伯伯爲我煩惱。」

李歧旺嘆口氣，道：「當初老夫實在不知道這女子如此黑心，叫老夫爲她製了那個劇毒的人皮手套，倒把獨孤大俠坑慘了！」

洞中二人正自哀聲嘆，忽聽足音傳過來。

李歧旺示意余凝霜，二人看向柵門。

不旋踵間，祇見有娃兒嘻叫

聲，人影閃晃間，冷風香抱着一個女娃兒過來了！

女娃兒拍着小手尖聲笑，冷風香也笑！

她站在柵門邊對洞室中的余凝霜道：「過來看看，看看這娃兒像不像獨孤無名？」

她此言一出，立刻間引得余凝霜吃驚的撲到柵門邊張大眼睛看！

冷風香得意的笑道：「像不像？」

余凝霜尖聲道：「你……你好惡毒啊！」

「哈……」冷風香大笑，道：「很像，是嗎？告訴你吧，她正是獨孤無名的種呀，哈……」

「冷風香，你把我丈夫怎麼樣了？」

「你丈夫不要你了，要不然他怎麼還會有這女娃兒？」

「不，我丈夫不是你說的那種無情無義的，他不是的，他不會再找別的女人！」

冷風香臉色一寒，叱道：「你死了這條心吧！」

她忽然對木呆的李歧旺，又道：「老毒怪，你真的令我失望，你還是個男人呀！」

李歧旺道：「老夫無奈！」

冷風香道：「我把武林最美的女子送你，這已是數年了吧，你們之間是怎麼了，也不生個一男半女的，我說老毒怪，你也不怕絕子絕孫呀！」

李歧旺道：「老夫無能，老夫慚愧！」

「哈……」冷風香道：「沒關係，我總是會叫你老來得子的，我找老頑童爲你配幾副藥，你一吃就會有反應，我還打算叫你一舉得男，有個接你香煙的人！」

「不，冷宮主，千萬使不得呀！」

「哈……」冷風香抱了娃兒匆匆的走了。

「這個女人啊，心眞毒呀！」

「是的，她夠毒的了，祇不過你安心，她再是用藥也不會叫老夫對你不禮貌！」

「老伯伯！」余凝霜再一次落淚了。

* * *

冷風香已經找不到老頑童苗太公了。

她們很久沒發現苗太公的踪跡了，人們以爲苗太公與水伯二人早死在洞庭湖上了。

祇因爲五六年未見到的人，尤其是老人，所以人們以爲他二老死了！

這二老不但未死，而且忙歪了！

二人忙着侍候手無縛雞之力的獨孤無名，幾年下來，獨孤無名也急得灰了髮又老了心志。

獨孤無名急呀！

先是重量訓練，再是套招交手，獨孤無名下了最大決心，他非要成功不可！

* * *

那座大山頭眞高，高得可以看到南邊五十里遠處的滔滔漢水！

山頭上有個大石盤，石盤四週有幾棵大松樹，這時候石盤上放了一把特號大砍刀，石盤上也躺了一個大毛漢，他長了一臉紅鬍子。

石盤上也跪了一個七八歲的男童，正以雙手爲這紅鬍子捶着腿。

有一隻兔子腿肉，這紅鬍子漢在啃吃着，他的模樣自在中有了笑。

忽的，大紅鬍子挺起身子來，把手上吃剩的兔子腿肉塞在這娃兒的手中！

「石一郎，吃，吃吧，吃了以後你得給我背石頭！」

石一郎者，正是獨孤無名的兒子獨孤一郎！

原來兩個娃兒分別被石大山與石大年這兇殘的兄弟二人抱入大山中以後，匆匆已過了五六年，兩個娃兒可也把石大山兄弟累得幾乎殺了這兩個小兄弟，祇不過冷風香的命令才忍了這幾年！

他兄弟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風月宮的人！

如今娃兒漸漸長大了，他兄弟便把娃兒的姓也改了，改成姓石。

石一郎與石二郎已幾年沒見面了，當然，石大山二人也各奔一方，可是都住在山洞中。

漢江以北陝西省，大山之中山洞多，爲了侍候這兩個小娃兒，石大山與石大年兄弟二人許久未下山了。

那石大山帶着石一郎住在漢江以北的荒山上。

石大年却帶着石大年住在雞公山。

石大年比他哥更兇狠，他常常揍石二郎。

套句石大年這位藍鬍子惡漢常掛嘴邊的話！

「人不揍不成才，玉不琢不成器！」

所以人們可以常看到石二郎的頭上經常出現栗子包，那都是被石大年打的。

可也怪了，打得久了，石二郎也麻木了，不痛了，好像練了鐵頭功一樣！

* * *

石二郎的肩上掛了一隻大酒袋，另外還扛了一把重重的砍刀走在石大年的身後面！

石大年空着兩手往前走，一路奔向雲夢……

石大年對身後石二郎道：「兒

子呀，你看老子對你好不好！」

「你不打我就好！」

「打你呀，娘的，是叫你成材！」

「還是別打好！」

石大年回頭一釘子，狠狠打在石二郎的頭上，發出「叮」的一聲響！

石二郎挨打反而笑，道：「你不好！」

石大年道：「爹不好呀，你知道爹帶你上市鎮幹甚麼呀，石二郎！」

「我不知道。」

石大年道：「就快過年了，帶你進城做新衣，做新帽，另外給你買把刀。」

「買刀呀？」

「你他娘的也長大了，個頭像個小壯牛，有那麼一點蠻力氣，所以爲你買把刀！」

「你教我功夫呀？」

「甚麼你呀我的，要叫爹！」

石二郎道：「我也一直叫你爹呀，有時候我叫你爹，爹怎麼會哆嗦！」

石大年一聽仰天哈哈大笑了。

「娘的，那是太舒服了，才會一哆嗦，等你長大了，爹打算爲你討上一房媳婦，你夫妻二人都叫我爹，哈哈哈，兩個人叫更叫老子舒服！」

石二郎一聽之下，也跟着哈哈的笑了。

他應該哭的。

* * *

就快過年了，過年對老人而言反映出的是悲哀，因爲一年一年的老邁而形將就木！

但對於娃兒而言，樂了！

石二郎這個年紀的娃兒，聽了過年就高興，高興不是他多長一歲，而是過年有好吃的，還弄件新衣換穿！

石二郎一年之中祇有身上這麼一套衣裳，不論他春夏秋冬。

石二郎穿的衣裳是夾衣，冬天紮得緊，睡覺不脫衣，夏天打赤膊，衣服就省了，秋天穿衣不扣鈕，這麼一混便是一年過去了。

如今又過新年了，他聽了石大年的話，笑了。

這二人一路走進雲夢大街上，石二郎看得愉快，大街上眞熱鬧，老人小孩都在笑，每家店內擠滿了人，一看就知道是來趕辦年貨的。

那雲夢西郊有人在辦廟會，鑼鼓敲得咚咚響，石二郎對石大年道：「爹，過去瞧瞧！」

「瞧甚麼，有甚麼好瞧的，他們那一套不實在，祇是好看，爹教你的才管用！」

石二郎不敢再多言，跟在石大年身後邊，就聽石大年忽的一笑，道：「走，進去那家小酒館，咱爺兒倆好好的吃喝一頓！」

石二郎當然不反對，聽了吃喝也笑了。

兩個人走入那家小酒舖，酒舖裏坐了不少人。

酒舖的櫃枱站了個三十六七八的女人，這女人她依然十分俏艷！

這個女人她不是別人呀，雲夢齊家酒館的齊大妹子就是她，她看着進來一老一小兩個人，初時不在意，但當她發現娃兒扛的那把刀，她嚇一跳！

砍刀頭大身細把子長，江湖上的兵器也是人的招牌。

比方說，關二爺使的是青龍偃月刀，丈八蛇茅是張飛的，眼前這把刀，齊大妹子一時之間想不起，但刀的模樣叫他嚇一跳。

伙計安排這一老一小桌邊坐，齊大妹子可急了，她轉身回二門，走進她的房，關上房門躺床上。

「當家的，來了兩個不相稱的一老一小扎眼人物，我一時之間想不起，可是他們拿的那把刀……」

黑暗中有聲音，聲音好像半里外。

「甚麼樣的刀？」

「刀頭大，刀身細，刀把長，那重量我看足有三十斤！」

「三十二斤半，還有紅綠兩片緞子布穗垂在刀把下！」

「對，對，對！」

「難道是他們？」

「誰？」

「六七年未在江湖上走動了，他們……」

「哎哎，當家的，你倒是說，他們是誰呀！」

「難道你忘了天地雙煞石一刀與石二刀了嗎？祇有他兄弟用那種刀！」

齊大妹子一挺而起，她似是頓開茅塞般的一聲喜憂交加的道：「哎呀，我的媽呀！」

暗中傳來聲音，聲音是丘文山的：「沒利潤，沒好處，你少去撩撥這傢伙，他們殺人不眨眼！」

聲音越聽越遠了，直到聽不見。

齊大妹子匆匆的走出二門，她心中想着一件事，快七年了，七年前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爲了失踪的妻兒，快發瘋了，獨孤無名要求齊家酒舖爲他打聽消息，先是打聽出被風月宮人所擄，等到得知天地雙煞分別抱走他的兩個兒子時候，獨孤無名就沒有再回雲夢來！

齊大妹子也覺得那一次獨孤無名不來，乃是她的最大一次損失，至今還在心痛不已。

丘文山不以爲有損失，因爲他明白，齊家酒舖鬥不過洞庭風月宮的人，還是不惹爲妙！

現在，齊大妹子提了個酒壺過來了。

她風擺柳似的又媚笑，衝着石大年的懷中把酒倒：「換點熱酒給爺嚐嚐！」

石大年抬目嘿嘿笑：「倒，倒滿了我嚐嚐！」

他那滿腮鬍子泛藍光，齊大妹子可看見了，是的，石家兄弟二人一個是紅鬍子，另一個是藍鬍子，怎麼見面會忘了！

齊大妹子酒倒滿，她拉把椅子坐一邊。

齊大妹子看看石二郎，伸手摸摸石二郎的頭，她一聲驚叫，道：「哎呀，頭上幾個栗子包！」

那當然是被打的。

石二郎笑笑，道：「不痛，不痛！」

齊大妹子側着一雙俏目仔細看，這娃兒長得是一副好臉孔，那五官他越看越像一個人，那個人就是獨孤無名。

齊大妹子趕快叫伙計，拿來一包甜酥花生米，她塞在石二郎的懷中。

「娃兒，你娘怎麼不來呀！」

「我娘呀，早死了。」

「死了？」齊大妹子道：「死多久了？」

突聽石大年叱叱：「妳幹甚麼，調查戶口呀，操！」

一笑，齊大妹子道：「我關心這娃兒呀！」

一頓之後，她又道：「這也算是緣份，你今天吃的酒我請客，請你吃個夠！」

「甚麼目的？」

「這娃兒能不能當我乾兒子？」

「放屁，他如果要乾媽，一大批人等着吶！」

齊大妹子碰個釘子，她不惱反而哈哈笑了。

她再摸摸石二郎的頭，道：「看不出爺的這副廟門神，會生養這麼漂亮的小兒郎！」

石大年一聽，反而哈哈笑了。

齊大妹子心中一緊，這個老魔是怎麼搞的，這娃兒明明是獨孤無名的兒子，怎麼跟他在一起？

她怎麼也想不到，二人已在一起生活六年了。

她當然更不會知道，這一切全是風月宮主冷風香的惡毒主意。

「小弟弟，你們住在那裏呀？」

「我們住在山裏面。」

「山中有野狼，你怕不怕？」

「不怕呀，我爹會殺狼！」

「你爹？」

齊大妹子看向石大年，心中有疙瘩，這老魔變成獨孤無名兒子的爹了，天知道！

她笑得十分不自然，又道：「你爹會殺狼，你不會……」

石二郎道：「我爹說今天上街給我買把刀，我以後有了刀，我也殺狼！」

齊大妹子心中一動，道：「不用買刀，你的年紀小，我這兒有你可用的刀，而且是寶刀，你要不要……」

石二郎雙目看向石大年，石大年雙目一厲，道：「你要送他一把寶刀？」

「我說過，我一見這娃兒就喜歡。」

「你喜歡成甚麼樣？」

「喜歡得不得了。」

「行，你就送他一把刀吧！」

齊大妹子好高興，他對石二郎道：「跟我去後面，我把刀送你。」

她再對伙計吩咐：「送酒再炒一盤葱爆肉絲送過來，你們記住，不要錢！」

她這話是說給石大年聽的，果然石大年笑開懷了！

齊大妹子把娃兒帶到二院中，她把一對寶刀送一把，她還叫石二郎，就在門口院子裡舞一趟刀法。

石二郎很聽話，他對這女人有好感。

石二郎接過二尺長的刀一把，捏拿個起手式，立刻先出一招「老樵指路」，收刀一半殺起來。

別看祇有七八歲，刀子舞得絲絲响，齊大妹子吃一驚，她乃行家，立刻明白這刀法的厲害。

很快的，齊大妹子找來幾件好衣襖，她為石二郎仔細的加以打扮。

她的心中眞難過，這娃兒，如果獨孤無名帶着他兒弟，再加上余凝霜的細心呵護，他們應是天之驕子，怎麼會像個乞兒呀！

齊大妹子很想再多問，但又怕惹上大痲煩，石大年不是好惹的，火了他會砍人的。

齊大妹子動了惻隱之心，她為石二郎穿新衣戴新帽，暖袋裡塞了幾串錢，拍拍石二郎，道：「回去跟你爹，好生學本事。」

石二郎點點頭，他往前院走，但忽然又回頭。

石二郎奔到了齊大妹子面前，他跪在地上叩個頭。

「眞想叫你當我娘。」

祇這麼一句話，石二郎拔身奔回前面去了。

齊大妹子落淚了。

她的心中多明白，失去娘在身邊照顧的孩子，那是多麼的悲慘呀！

齊大妹子心中想：「如果獨孤無名還活在這世界上，在他聽了這一段之後，他會不發瘋才叫怪。」

石二郎往日年紀小，他沒有享受過母愛，今天遇上了齊大妹子，他那封閉已久的赤子之心，激動了。

齊大妹子不忍再看下去，她坐在屋子裡想心事。

是的，前幾年下達追找令，要打聽出獨孤無名下落，可是一點消息也沒有，如今來了這娃兒，長得眞像獨孤無名的樣子。

齊大妹子坐了大半個時辰才出去，前面已不見了石大年與石二郎。

兩個人走了，伙計說那娃兒好像有眼淚。

齊大妹子嘆口氣，道：「作孽呀，可憐啊！」

＊　＊　＊

齊大妹子有兩天不愉快，心中悶悶的好像塞了一大把石頭在內裡。

齊大妹子也足不出門了，她好像不願再看到人們給人們相互之間製造的痛苦。

人吶，都有個要不得的心態，喜歡見別人倒楣。

人們不喜歡自己倒霉。

就在齊大妹子悶悶不樂的時候，忽有個伙計奔進二門，伙計在院子裡開了腔。

「老板娘，快出來呀！」

「滾，少來煩我。」

「老板娘又來了。」

「滾開啦，狗養的！」

齊大妹子還罵起來，可是伙計他不走，伙計還大聲道：「那個娃兒又來了，祇不過藍鬍子變成紅鬍子了。」

「忽通」一聲響，齊大妹子幾乎是跳出門來的。

「快走，我去瞧瞧去。」

齊大妹子跑得快，三脚步幾乎是撞到前屋內，她放眼客人之中仔細看，天爺，果然屋子一角的那張獨孤無名常坐的桌子一邊有一個紅鬍子大漢，這大漢的身邊站了一個七八歲左右的娃兒。

桌子一邊有椅子，這娃兒就是不敢坐下來。

齊大妹子走過去，她看得一瞪眼，這孩子的頭上也是幾個大肉包。

原來天地雙煞都喜歡打人頭。

打人頭也最明顯收效果，挨打的人至少痛上兩三天。

齊大妹子發覺紅鬍子大漢與那個藍鬍子大漢模樣都凶悍，肯定他們就是天地雙煞石一刀與石二刀。

桌面上切了一盤滷味，一大壺的二鍋頭，紅鬍子大漢喝得可自在。

他也不用自己去斟酒，他叫娃兒為他服務。

那娃兒不但為紅鬍子怒漢斟酒，他還呵呵的笑。

笑本來是愉快的表現，但齊大妹子心中明白，這娃兒笑得很可憐。

可憐的笑就有些不人道了。

齊大妹子肯定這娃兒受罪大了。

拉把椅子坐下來，齊大妹子先是乾乾一笑：「這位客爺，你怎麼不叫娃兒坐下來，又不叫娃兒吃酒，你……」

紅鬍子怒漢眼一瞪，叱道：「你說甚麼？」

齊大妹子道：「如果你不叫娃兒吃喝，我請娃兒吃，我不要你的錢。」

紅鬍子怒漢當然是石大山，石一刀是人們叫的外號。

江湖上有許多人的外號十分响亮，倒是人們很少叫出他們的眞名字。

石一刀怒視齊大妹子，道：「你很喜歡我兒子？」

齊大妹子道：「我一見就喜歡。」

石一刀道：「眞的喜歡？」

「不錯呀！」

「可是我却是在叫他怎麼樣能吃苦，怎麼樣不發脾氣，怎麼樣尊敬老子，所以他得一邊伺候他的老子。」

齊大妹子道：「客爺呀，今天我求個情，你祇要答應，今天你吃的喝的全免了，臨行我還送你十斤二鍋頭。」

石一刀眼一瞪，道：「你就那麼的喜歡這小子？」

「是呀！」她一頓，摸摸娃兒頭，心中一疼，因為娃兒頭上有幾個大肉包，一摸便知道是被人打的。

石一刀雙目直視娃兒，道：「今天放你去自由，可是你不許走遠，咱父子要回去的。」

那娃兒忙點頭，但臉上反而失去了笑容。

齊大妹子吩咐伙計：「快炒個熱菜送上來，再裝一斤二鍋頭。」

伸手拉着娃兒，道：「走，嬸子為你換穿幾件新衣衫，你的鞋子也爛了，脚趾頭也頂出來了，這天寒地凍的，你不冷呀！」

她拉了娃兒往二門走，石一刀連看也不看，他祇是自己吃着。

齊大妹子把娃兒拉到自己的屋子裡，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雙手捧起娃兒臉，她仔細的看了又看。

「可憐啊！」

「阿嬸呀，我不可憐。」

「你還不夠可憐呀？」

「我不可憐，爹說了，要我多吃苦，苦練功，功夫好了就能當大英雄，爹說，江湖上的英雄都是吃苦才能當英雄，所以我不怕吃苦。」

「你爹……他教你武功了嗎？」

「爹叫我練力氣。」(未完・七)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上文提要：嚴如霜與唐耕心、顏學古、李天佐等談論「天上人間」武功用勁的怪異時，霍金至，態度狂傲之極，與馬大風、小唐交手，而後才轉達會主口諭……十五夜，嚴如霜等四大高手到斷魂峪赴約，班達、龍潛、蕭笠三大高手均敗在燕雨絲手下，唯嚴如霜沒敗，小唐代父親出手被擊下懸崖，幸虧燕子飛一早在崖下張了大小兩張網……

誤闖禁地遇幫主　因禍得福獲武功

觀者嘆息，有人大叫「完了！」那知莊家把四張牌全翻過來，「啪」地一聲砸在桌上，立刻引起一陣騷動。

原來他的四張牌中有兩張是白板，也就是一點也沒有，這是怎麼回事？

在衆人大嘩之下，「出門」與「天門」却嚷着要通賠。

「爲甚麼要通賠？」莊家臉紅脖子粗了。

「因爲你弄鬼。」

「我要是弄鬼會把自己的牌變成白板？」

「那是因爲你本想把這副牌分給別人的，一枚骰子斜擱在牌九邊上未落實，所以你堅持要重擲。」

小蘇道：「通賠，沒有話說！」

莊家冷冷一笑道：「我却以爲是你們弄鬼。」

小蘇道：「就請旁觀的朋友說句公道話吧！」

大多數人都說應該通賠。

莊家要收起枱面上所有的銀票，小蘇去扣他的脈門。這人又是一驚，不收手就會被扣住，他一縮手，大部份銀票被小蘇抓了過去。

這人當然不是等閒之輩，揚手就是三枚骰子，呼嘯而至。小唐閃過，小蘇也閃過，唐大哥應付敵人，小蘇就點銀票。

居然有一萬八千多兩，小蘇道：「唐大哥，何必和這種輸不起的人一般見識，走吧！」

小唐一把抓住了此人右手四指，也就是食指、中指、無名指和小指，往上一扳，這人就想轉身反擊。

這是「擒拿」中的招式，但玩這個他還差得多，小唐左右一扭一送，此人痛得尖叫，摔在賭桌上。

這工夫又來了五七個，正好小蘇點完了銀票，幾招就把他們擺平了。

稍後他們來到了勾欄院，鴇母還不信他們能弄到一萬五千兩，小蘇出示銀票，鴇母驚奇之餘，拿出了賣身契，帶走了三女。

二人把她們送到黃河邊，每人再送她們三十兩銀票，眼看她們過了河，小唐和小蘇才離去。

「這些銀票又是何處來的？」

「還是在鴇母房中摸的。」

小唐道：「你說過，要告訴我一個秘密。」

「當然！」小蘇道：「你知道這家勾欄和那家賭場是誰開的？」

「是那個鴇母？」

「她算甚麼。」

「到底是誰開的？」

「人間天上。」

小唐一震道：「他們包娼包賭？」

小蘇道：「在中原，接受他們保護的勾欄和賭場，不少於五百家，也是他們經費的來源。」

小唐道：「你怎麼會知道這些？」

小蘇道：「這個以後告訴你如何？」

在回程路上，他們遇上了包括那位倒楣的莊家一干人，至少也有二十來個。小唐道：「牌九變成白板，你是甚麼時候以指力抹去的？」

「洗牌時。」

「你怎知準會分給他？」

「骰子控制好就可以辦到。」

「原來你是個賭徒。」

這工夫雙方已相距七八步光景，爲首的是個陌生奇醜老人，這二十多人，一個熟面孔也沒有，顯然易了容。

這老人手一揮，二十餘人四面八方撲上。

這二人聯手，非同小可，本來老人還不想上，一看部下未出七八招就有人受了傷，正要撲上，忽然大聲喊聲：「住手！」

老人抱拳道：「小姐何必和我們過不去。」

「誰是你們的小姐？」

老人道：「老奴看着小姐長大的，就算小姐易了容，老奴還是能認出來，何況小姐的武功路子……」

小蘇十分惱火，本來可以瞞小唐一段時間，如今被這老奴拆穿。她厲聲道：「滾！都給我滾！」

「小姐！」老奴還想勸她，小蘇撤出了長劍。

老奴嘆了口氣，帶着人走了。

唐耕心道：「原來妳是『人間天上』的人。」

「不錯，唐大哥歧視我？」

「一個包娼包賭的幫會，自然讓人瞧不起，但我不會輕視妳。」

「唐大哥這話不是奉承？」

「絕對不是，妳的花梢的確很多，但用在正當處就有其正面的意義。」

「唐大哥，我知道我娘爲甚麼恨你娘。」

「爲甚麼？」

「因爲我娘昔年對令尊也很……」

唐耕心道：「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這兩句話並不全對。」

「這話怎麼說？」

「自古多情空餘恨嘛！」

「這就矛盾了吧！」

「怎麼說？」

「古人不是有：情必近乎痴而始眞，才必兼乎趣而始化嗎？」

唐耕心道：「姑娘的文事底子不錯。」

「比唐大哥可就差得遠了。」

「我應該叫你燕姑娘還是歸姑娘？」

「歸姑娘？爲甚麼我會姓歸？」

「令尊也就是『人間天上』的眞正主人，不就是昔年名噪一時的歸鄉嗎？」

「不是，我爹不姓歸。」

「不姓歸？」小唐道：「姑娘不便說就不必勉强。」

「我的確不便說出家父之名。」她肅容道：「但家父絕不是昔年那位醜劍客歸鄉。」

小唐怔了一會，想想也有可能，如果燕氏兄妹都是歸鄉和燕雨絲所生，由於歸鄉極醜，他們兄妹就不會那麼美好英俊了。

「唐大哥，是不是武林中人都以爲家父是歸鄉？」

唐耕心點頭，道：「令尊不是歸鄉，這就很不好猜了！」

「唐大哥，你就暫時忍耐一下，反正不久就知道了。」

「一位年輕姑娘，怎麼會精於賭博呢？」

「既然本幫包娼包賭，中原有五百餘家，就一定有些宇內出名的『郎中』及『花惑』來照料賭場，也有些資深能幹的鴇母來管理妓院，剛才這一家賭場中那個四十左右的只是個『花惑』，身手也不高，而且是剛來的，所以認不出是我。我在這種環境中，精於賭又有甚麼稀奇？」

二人正要入鎮，忽見一匹毛驢上的老人有點眼熟。

「燕姑娘，妳認不認識毛驢上的老人？」

「好……好像有點眼熟……」

「妳再仔細看看，是不是『火谷老人』？」

「他？」燕雁凝目望去，道：「對，是他。唐大哥，你對『火谷老人』怎麼會如此熟呢？」

小唐一字字地道：「我對他太熟了！熟得剝了他的皮也能認得他的骨頭！」

「唐大哥，你怎麼哩？」

「是不是我太激動了？」

「是啊！殺氣騰騰，好可怕！」

「因爲我正要準備殺人！」

「殺誰？火谷老人？」

「對，就是這個老賊！」唐耕心冷峻地道：「我要抽其筋，剝其皮，食其肉！」

「唐大哥，你那麼恨他？爲甚麼？」

唐耕心大致說了一切，燕雁道：「醫者父母心。醫者見死不救，形同殺人。大哥，殺了這個老血賊！」

「老賊」中央又加上一個「血」字，小唐聽來十分痛快，若論反應快，石綿綿似也有所不如。

由岔路上緩緩跟入林蔭小徑

中，唐耕心道：「老賊，你的死期到了。」

老頭勒住毛驢下了驢，道：「原來是你！」

「老血賊，想不到吧？」

「火谷老人」哂然道：「想不想得到都是一樣。」

「顏姑娘等於死在你的手中，所以我要宰你！」

「你能不能宰我？那是另一問題。但有件事我要弄明白。」

「甚麼事？」

「顏鳳妮是何時死去的？」

「老血賊，你問這個幹甚麼？」

「這當然十分重要！」

「就在燕子飛老弟弄到了大蝙蝠趕到時，顏姑娘剛生下一子，昏迷過去。」

「這一昏迷就再也沒有醒過來？」

「老血賊，事到如今，你不要消遣別人！」

「不是消遣，絕對不是！」「火谷老人」正色道：「老夫之所以能執醫界之牛耳，主要是念茲在茲，肯下苦功研究，精益求精。老夫預估，燕子飛偷了我的大蝙蝠，就算他以最上乘的輕功趕路，到了地頭，就算顏鳳妮不生產，也已經太遲了！」

「老血賊！你……你簡直是人性全泯了！」

「這太重要，作醫生的判斷力太重要了！哈……」

他笑，自然不是幸災樂禍，而是對自己判斷正確而滿意。所以他不承認自己是殘酷的。其實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他專心苦研醫道，所爲何事？

「嗆」地一聲，唐耕心的長劍出鞘。「火谷老人」道：「小子，你要幹甚麼？」

「我要宰你！」

「小子，你行嗎？」

「讓你這老血賊活着糟蹋糧食，太無天理了！」

「火谷老人」道：「算了吧。小子，唐雲樓和嚴如霜只有你這麼一個寶貝蛋！我怎能忍心下手？」

小唐厲聲道：「亮兵刃！」

「怎麼？眞要打呀？」說着打開了驢鞍的兩個藥箱之一，瞬間，四件碧綠的東西，一尺左右，細如小指，向小唐中上盤射到。

就像四根緊而陡然放鬆彈出的彈簧一樣，其疾如電。

小唐一驚，燕雁道：「快閃！」小唐閃得夠快，其中一條自脖子旁掠過，絕對不超過半寸，這是一種毒蛇。

但小唐已攻出一劍，這是嚴如霜近來研出的「散手」新招之一。「火谷老人」一驚，似乎未想到小唐的進步如此之快。

堪堪閃過，袖中「刷」地一聲，伸出一柄軟劍，立刻破解了小唐的「散手」。

唐耕心恨這老賊入骨，絕活盡出，二十招後，也僅僅能保持不敗。這正是老賊能在此幫中極受重視的原因，醫術一流，武功也一流。

這時燕雁道：「唐大哥，我來幫你！」

小唐道：「謝了！我要單獨手刃這個血賊！」

力拚十招左右，林中突然又出現了一個人，在小唐的心目中，此人也十分重要。更想不到的是，此人揚聲道：「前輩請退下，我們要算算老帳……」

此人竟是「血猴」龍三，聽口氣，似乎和「火谷老人」很熟。「火谷老人」立刻退下，道：「老夫應該讓給你！」

「龍三，你似乎和這老賊一伙！」

「說話尊敬些！崔永泰崔前輩何等人物，豈容你隨意侮辱。」

「龍三，本來我們的過節已經化解大半，既然你投降了『人間天上』，我可就不客氣了！你爹剛强一生，你居然如此不爭氣……」

「別提老頭子了！」龍三道：「在斷魂峽上，連二十五招都未超過。在武林中咋咋唬唬地鬼混了數十年，連我這作兒的也會臉紅！」

唐耕心和龍三有仇，但對龍潛還是相當尊敬的。乍聞此言，厲聲道：「早知你是這種忤逆不孝的人，當初我該斷你兩隻手！」

「姓唐的！你已經沒有機會了……」龍三施展出左手劍，和近來龍潛所教的絕招。

左手搏殺功夫，已經難不倒小唐了，除了破解左手絕技，還施展父母的絕學，以及悟出對付「人間天上」奇異武功的巧勁。

這麼一來，龍三有點招架不住。唐耕心道：「立刻脫離邪幫，我會手下留情。」

「如果不呢？」

「你應該能想到僅有的左手也離開你的身體時的滋味……」這工夫「火谷老人」又上了。

當然，燕雁也出了手，這麼搭配，雙方實力差不多，七十餘招後，林中又出現了五六個人。爲首的又是那個老人。很醜的老人。

「住手，快住手！」老人道：「崔國手難道連小姐也不認識了？」

「火谷老人」道：「老夫不認識她，難道她也不認識我嗎？」

老人道：「小姐，老奴求求妳，不要打了，都是自己人！」

「火谷老人」道：「難道姓唐的也是自己人？」

老人正窮於應付，燕雁道：「

我的好朋友就是自己人！」

「火谷老人」道：「這像甚麼話？妳就是小姐也不能通敵！」

「崔老頭！」燕雁道：「你少來，我可不甩你！」

「火谷老人」道：「反了，反了！連妳的父母都要對我客客氣氣地，妳居然敢……」

燕雁雙手叉腰，道：「我不但敢！而且還要罵你一聲老賊，你老沒正經，接近我二哥，你以爲我二哥是傻了？他認你爲義父，只是爲了學你的醫術，以及偷你的名貴藥材，光是牛黃、狗寶他就偷了二十多斤！」

「火谷老人」氣得臉都紫了，道：「原來那小子是利用老夫，好好，咱們走着瞧！」

燕雁道：「我現在有個建議，就讓小唐和你這老沒正經對決，反正小唐發過誓，不殺你誓不爲人！」

「火谷老人」道：「妳以爲老夫會怕他？」

唐耕心刺出一劍，勢如電閃，老賊也不含乎，由於醫術高，內功修習有素，加之補品又用得適量，雖近七十，還是十分硬朗。

兩人七八十招仍未見勝敗，唐耕心雖恨得牙癢癢地，却也一籌莫展。這工夫燕雁突然揮刀撲上。

「火谷老人」道：「尚老頭，你可以作証，這丫頭吃裡扒外，想要造反！」

尚老頭道：「小姐，這會使親痛仇快的……」

這表示尚老頭也不願出手相助，他不能和小姐動手。

龍三也居然君子起來，在一邊觀戰。

「火谷老人」以一對二自然不是敵手，大聲道：「尚老頭，你他媽的渾球！」

尚老頭道：「你怎麼罵人？」

「這種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事你也不管？」

尚老頭道：「大國手要我怎麼管，和少主人動手，你不在乎我在乎！」

「火谷老人」厲聲道：「現在我不能不提醒你，咱們主子有怪毛病，雖不影响他的功力，却會影响他的壽命。老夫死了不要緊，當今武林，可沒有會治那種怪病的！」

尚老頭微微色變，道：「你是說你能治該症？」

「當然，只不過療效很慢！」

尚老頭道：「小姐聽到了沒有？」

燕雁道：「你聽他胡扯！我爹健康得很，才沒有毛病哩！」

「火谷老人」快支持不住了，唐耕心專攻要害，可是老賊經驗豐富，幾次危機都被他避過。

龍三道：「崔老，我助你如何？」

「火谷老人」道：「要助我就動手，何必囉嗦！」

燕雁厲聲道：「龍三，你是新投靠本幫的人，最好少出鋒頭，站在一邊涼快沒錯。」

龍三道：「尚老，你以爲我不該出手嗎？」

尚老頭道：「你自己看着辦……」

唐耕心一掌砸中「火谷老人」的左胸，連退兩步，咳了幾聲，內部似受輕傷。

這工夫唐耕心耳邊忽然聽到燕雁細微的聲音，道：「四周有二十多人，你快走，我給你絆着……」

小唐一看，果然人影幢幢，甚至有三十餘人之多。

於是他快攻三劍，向東北疾掠，這方向也有五六個，但他們不是集中在一起，攔截的二人被小唐一招震退。

另外二人迎上，小唐此刻有如猛虎狂獅，當者披靡。兩人又被震退，其中一人還受了傷，另外二人要攔截已經不及。

唐耕心脫困後改道往南，今天若非燕雁（即蘇青），他是絕對不能脫困的。還有龍三，竟也叛了潛龍堡，這眞是令人扼腕的事。

往南奔出十來里，突然又發現了敵踪，還是那些人，有尚老頭及三五個漢子，也有「火谷老人」崔永泰。

只是不見了龍三和燕雁。

小唐就地伏在一塊巨石之後，這兒草深過膝。

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到微聲，他回頭望去，龍三距他不過十步，龍三身後約十餘步處就是「火谷老人」崔永泰。

小唐接不下這兩個人，况且尚老頭功力非凡，說不定比「火谷老人」更高，也都在附近。小唐這一兩年來，迭遭危機，好幾次九死一生，就不會再作衝動的事了。

他蹲在那兒沒有動。但是，他幾乎不信站在龍三的位置處會看不到他。

如果他是躺在草中，草深二尺餘，站在十步外的人可能看不到，只不過他是蹲在草中。

這工夫「火谷老人」崔永泰道：「龍三，有沒有？」

龍三道：「這小子大概會遁，連影子也沒有。」

「火谷老人」往西去了，小唐心頭一鬆，此刻如果龍三發現了他，他可以脫困。却突然聽到耳邊細微的聲音道：「由此繼續往東，便可脫困。」

小唐一驚，這是何人示警？附近除了龍三，其餘諸人都在數百步

之外，以「蟻語蝶音」示警，功力最深的只怕也不會超過百步。

尚老頭不會向他示警，火谷老賊更不會，而這聲音又不是女人，自不會是燕雁。會是龍三？

龍三恨他入骨，原因很多，但重要的有三點：第一，他斷了他一手，從此致殘；第二，他搶走了他的師妹，也可以說是未婚妻，第三，自斷手之後，加上他的自暴自棄，在山寨中玩女人，老父對他信心全失。

僅這三點，他也非殺小唐不可，有甚麼理由故作不見反而暗暗指示安全方向？

龍三也去遠了，對方向西南追去，小唐往東疾奔。

由於母親的告誡，得饒人處且饒人，況龍三已失一手。小唐謹遵母訓，牢記在心，以龍三的爲人，他會淡化他們雙方的深仇大恨？

況且他叛了潛龍堡，連老父也當衆批評。這樣一個數典忘祖之人，會有這等胸襟？

三十里外是個大鎮，小唐越鎮不入，再走十二三里，是個小鎮，他這才入鎮住入客棧中。

洗個澡，用膳後不久，不到二更就上了床，稍後，他進入了奇妙的幻境之外。他恍惚摟着一個清涼無汗，綿軟膩滑的胴體。甚至隱隱看出是連蓮。

這是多麼奇妙的意外，而連蓮似也不像過去那麼拘謹，在羞人答答半推半就中，幾度銷魂。

這是顏鳳妮遺言中最重要的一部份。當然，他也該對連蓮負有責任。只不過最重要的還是那份深深的，稠稠的情感，使他們不能或忘。

盡管連蓮下過決心，遠遠地離開他。

她能原諒小唐和鳳妮，但內心那份失落感却是與日俱增，所以，要說她完全諒解了鳳妮，那也未必。鳳妮總是個橫刀奪愛，後來居上者。

況且有所謂：才子遇才子，每有憐才之心。美人遇美人，必無惜美之意。的確如此，情之字，是人世間最不易處理的最純也最複雜的事。

一夜纏綿，二人都由狂熱，激動中清醒下來。連蓮道：「是你的預謀？」

「我？不……不是……」

「都已經做了，你還要說謊？」

「眞的！連蓮，我眞的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你太讓人失望了！我甚麼都給了你，你却不說實話！你是不是只想來一次『蜻蜓點水』，淺嚐即止？」

「連蓮，我是那種人嗎？」

「我很希望知道你是哪一種人，依我看，你祇不過是喜新厭舊，經常換女人，品嚐不同異趣的男人。」

「連蓮，希望你不要侮辱我，也不要侮辱我們這份眞摯的情感。」

「我的確很希望相信，祇不過你還有很多機會，如石綿綿等貨色都不錯，祇要你勾勾指頭。」

「連蓮，妳對我太不瞭解！」燕雁是否也算一個？

「我是對你不瞭解，你叫我怎麼瞭解，唐雲樓大俠和嚴如霜女俠的獨子居然使用迷藥玷汚女人。」

「姑娘，這太冤枉唐大哥了，這是小弟一時衝動，想成全二位，二位兩地相思，却又都不主動，眞急壞了我這個旁觀者，由於我是『火谷老人』的義子，學了他一些，也偷了他不少的藥方子，爲你們二位服下的叫着『春餌』。二位如果以爲這件事不值得原諒，揍我個半死也好，宰了我也好，我絕無怨言。」這人似乎就在房門外。

連蓮厲聲道：「你是甚麼人？」

「我叫燕子飛，唐大哥知道，連姑娘也該聽說過我這個人。祇要唐大哥痛快，我就高興！」

「你祇管你的唐大哥，不管別人？」

「連姑娘，妳能說今夜妳不快樂？」

「你等着，我去撕你的皮。」

「連姑娘，我是誠心誠意的希望你們幸福，才豁出去爲你們製造這次機會。從此以後，石綿綿那個浪蹄子費盡了心機也必然是白忙一場。」

屋內不出聲，因爲她要下床揍人，小唐抱住了她。

燕子飛道：「連姑娘如果不殺我，我可要走哩，這檔子是不歡迎第三者在一旁討人厭的。」

燕子飛似乎走了，連蓮道：「燕子飛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小唐道：「我幾乎也無法回答妳。」他說了和燕子飛交往的經過。

連蓮道：「這個人有點怪，甚至有點畸戀的傾向。」

「不要再往下說了，至少他沒有這種表示，如果有，我早就和他斷絕往來了。」

「飲食男女」的順序似要顚倒一下，因爲他們一天沒有下床也未吃喝。

小唐對燕子飛的感激，大概也僅次於顏學古了。

* * *

燕子飛在幫中晃盪，「人間天上」總舵設於伏牛山中，佔地七百餘畝。至於屬於該幫的山林和可耕之地，足有萬畝以上。

他們的計劃本來是不錯的，以農耕和漁、獵爲主，但農耕和漁、獵是些漸進的事業，不可能一下子致富，而該幫食指浩繁，不能不畸型發展。

包娼包賭，却是最容易大量斂聚錢財的方式。這工夫內院有人招呼道：「子飛，進來一下。」

「娘，我很忙！」

「進來，我有話問你！」說話的人是燕雨絲，雖然不出門，打扮樸素，但風騷不減當年。

燕子飛進入內院屋中，丫頭送上茶點，道：「娘有事就快說吧，我還有事。」

「你有甚麼正經的事？一天到晚晃來晃去地，也不知道你在幹甚麼，今天你一定要告訴娘，是誰斷了你一手的？」

「娘，過去的就算了。」

「這件事不能算，不論是爲了本幫的名譽，還是爲了你一生的幸福，都不能算了。」

「不算又如何？」

「不要利息，也要卸他一條胳膊。」

「娘，他祇有一條胳膊了。」

「甚麼？他已經失去了一臂，他是甚麼人？」

「娘，我失去一手，並不抱怨，因爲我是代好友去迎敵的。」

「代好友去踐約失去一手？這好友是甚麼人？」

「唐耕心唐大哥。」

「甚……甚麼？」燕雨絲吶吶道：「他沒有死？」

「娘，唐大哥若是死了，那還有天理嗎？」

「對手是誰？」

「娘，妳又何必多餘操心，爹就不管這閒事。」

「他在閉關，一旦出關，他不會輕饒斷你手的人。」

「娘，我看這件事還是算了吧！」

「娘關心你，你是甚麼意思？」

「娘，這人已是咱們幫中一員大將了，而且還要利用他釣更大更多的魚，何不把眼光放遠些。」

「莫……莫非是龍三？」燕雨絲道：「祇有他是缺一手的，而且剛投靠了本幫。」

「就是他，娘，這事不能怪他，他和唐大哥約定在九陰洞中對決，裡面伸手不見五指，我代唐大哥前去，石綿綿在外阻止唐大哥進洞，我本以爲可以勝他，那知他的左手刀法詭異。」

「不是唐耕心要你去的？」

「到目前爲止，他還不知道代他入洞對決的是我。」

「傻子，你爲甚麼要這樣？」

「娘，妳不懂，妳永遠不懂。」掉頭要走，又折回來，道：「這半個月的零用錢……」

「半年後的你都透支哩！」燕子飛的手已伸入他娘的內衣袋中，抓了一把銀票就跑。

燕雨絲大聲道：「死東西，那是七千多兩啊！」

「娘，七千兩在妳又算甚麼，五百多家娼館、賭坊，都由娘一手綜理，月入至少有五六十萬兩。」

燕雨絲最疼的是燕子飛和燕雁，她現在不能不想兒子剛才說的話。關於唐耕心的事，聽兒子說唐耕心沒有死，不知爲甚麼，感到一陣舒暢。

龍三和唐耕心對決，是她自己兒子多事，代人前去，被代理的人不知是誰，對決的倒也不知道。

燕雨絲十分不服氣，她的兒子不如龍潛的兒子？

這工夫燕子飛又在院門外探進頭來道：「娘，妳也別煩心，我一定要找機會和龍三再鬥一次。」

「對，用娘最近教你的絕招。」

這「人間天上」佔地太大，有一個地方除了燕雨絲母子和那個姓霍的老友和歸鄉，任何人不准前去。這地方叫「鬥牛坪」，兩巨石如兩頭狂鬥的牛而出名。

這兒有峭壁、瀑布、秘洞和虬松古柏，大約有二十畝方圓之地的範圍，劃爲禁地。

這正是太上幫主的閉關之處，這兒幽靜，景色瑰奇，尤其是月夜，今夜就是十四日，近乎滿月。

石綿綿誤打誤闖，來到此處，她不知此處爲禁地。

正好在入口處擔任警戒的走開了一會，被她闖了進來。她大感驚奇，居然有這麼一個好去處却不知道。

由於石擎天和金羅漢二人在此幫中的地位相當高，石綿綿在此自然也很受敬重，況且人又很美。

她驚奇地東看看西瞧瞧，瀑布並不在附近，所以聲音並不太大，加上輕微的松濤，和絕壑中的天籟，眞是世外桃源。

就在這時，她隱隱聽到吟哦聲，似乎就在不遠處，循聲順着陡峭的石階往下走，在絕壑邊沿處有一石洞，洞口站着一個中年紳士，負手面向絕壑。

石綿綿正要退回，中年紳士原勢未動，頭也未回，道：「既然來了，何不入洞小坐。」

石綿綿道：「我祇是信步走來，誤到此地的。」

「這是妳的運氣好，也是守衛者的疏忽。」中年人緩緩地轉過身來。石綿綿心頭震顫，眼睛一亮。

這個中年人太英俊了，也可以說太倜儻了。

她沒見過這麼英俊瀟洒的男人，甚至也沒有想到世上居然會有

如此英俊的男人。他的英俊有一種震懾力量，能使任何女人感到驚異，乃至於自卑。

中年人何等經驗，微微一笑道：「姑娘是……」

「家父石擎天。」

「噢！不是外人，論輩份，石大俠還長我半輩。」

「你是不是本幫的太上幫主？」

「幫主是燕雨絲，我不過是從旁協助。」

「幫主的大名能不能見告？」

「到目前爲止，知道我名的人祇有我的家人，要知道我的名字，除非……」雖未說下去，用意可以猜出。

洞內很寬敞，也很潔淨，中年人親自泡茶待客。

「幫主，我有個問題，也許很冒昧。」

「不妨，姑娘自管問。」

「幫主是不是當今武林中武功最高的人？」

「這麼說未免太自大了些。」

「幫主客氣，還有另一問題，不知幫主能否回答？」

「試試看。」

「夫人燕雨絲的武功是幫主教的？」

「一小部份是的。」

「是不是最精粹的一小部份？」

中年人笑笑，不置可否，石綿綿以爲，這中年人笑起來更動人，她道：「有件事我眞不明白，但問出來却很冒昧。」

「不妨再問問看。」

石綿綿道：「爲甚麼令郞和令嫒從母姓？」

中年人道：「石姑娘是位很聰明的人，妳猜猜看！」

石綿綿想了一會，道：「這正是武林中人不知此幫幫主是誰的原因。」

「對了一半。」中年人道：「眞正的原因還沒有說出來。」

「也許我已經猜到了。」

「很有可能，說出來吧！」

「是不是……」石綿綿道：「猜錯了就不敬了。」

「不要緊，反正是閒聊。」

石綿綿聰明伶俐，別人就未必能立刻猜到，道：「是不是幫主很久以前重傷，武林中人以爲幫主已不在人世了，而事實上你並未去世，也就順水推舟，繼續使武林中人以爲你早已不在人世了。」

目蘊奇芒，道：「好聰明，但是，這對妳似乎有點不利。」

「有甚麼不利？」

「知道此一秘密的人，除非是我的親人，我剛才已對妳說過。」熾烈的目光，在她的臉上及胴體上掃視了一遍。

儘管石綿綿很年輕，行走江湖也不過三五年的時間，但聰明人就是不一樣，她知道男女之間許多奧秘，甚至知道男人的眼神所代表的意義。

即使是這男人的世故，已經技巧地予以隱藏那份微妙的情感和企圖，也瞞不了她。

武功高，身份高的男人，他們也是男人。石綿綿深深知道這一點。她見過石擎天玩小使女，也知道金羅漢玩女樂，當然也聽說了塵那個出家人包了個女人。

石綿綿的家教當然談不上。像她這樣，已經不算太差了，過去她想盡了辦法接近小唐，自信條件也不差，却始終搭不上，以致有一種偏激的想法，如果武功比他高出多多，機會就多了。

至少，小唐四面受敵，祇要她爲他解幾次圍，救他幾次命，還怕不能打動他的心？

今夜這念頭又突然抬頭，道：「如你能告訴我你是誰，武功到底有多高，也許你的願望能達到。」

她很重視女人眼波的力量，對某些男人來說，利用眼波也許比展示胴體要管用多多。

其實她懂的還是不夠多，她美好、高窕及解語等，都是優越的條件，但最最吸引中年以上男人的却是青春。

這種少艾的活力所顯示的魅力，往往對青年人不會造成震撼，反而是中老年人無法抗拒。

石綿綿感到恐怖，會不會有殺身之禍？但是，至少如果她作某種順應，就不會有殺身之禍了。

「如果我是你的親人呢？」她也以熾烈的目光迎上。

他當然可以讀出她的眼波中的無聲語言，那是迷人的，甚至無法抗拒的，道：「我可以使妳變成武林中，不！應該說是世上最高明的女人。」

「高明？」

「自然是指武功方面。」

「比夫人還高明？」

他笑笑，道：「她不能算是高明的女人，姿色不如妳，武功也距我的理想很遠。」

「很遠？」石綿綿心頭驚駭不已，燕雨絲能使班達喇嘛及龍潛等人在三十招內落敗，和嚴如霜打成平手，居然還說她相差很遠，這人的武功眞是高深莫測了。

「你眞的會那麼做？」

「當然，在我第一眼看到妳，就有了這構想了。」

石綿綿忽然緩緩地，搖曳生姿地走近，而且美目顧睞，欲語還休地走向他。

在他三步以內時，他張開了雙臂。

石綿綿是爲了他的絕世無敵的武功還是被他的絕世英姿以及中年人成熟的風度所吸引？或者是情場中失意的一種補償心理所驅使？

總之，她也很熱情，這人本以爲她早已破瓜，才會如此熱情，事後的落紅才知道她是個不折不扣的清倌。

世上不喜歡黃花大閨女的男人不多。此人大爲讚賞，呵護倍至，輕憐蜜愛不已，綿綿也陶醉在狂熱的愛潮之中。

「綿綿，我會遵守諾言，使妳變成世上最厲害的女人，妳祇要在此三十天就成了。」

「三十天？」

「對，我本在閉關，提早出關，我祇要告訴部下和我妻，是要繼續閉關一個月就成了。」

「我離開這兒萬一被你的部下看到？」

「不會的，還有一條棧道可以下此絕壑，別人不知道。」他暗示她已屬於他了，不能再和別人。又道：「我叫譚起鳳，二十年前在武林中十分活躍，與唐雲樓、嚴如霜、龍潛、蕭立及班達喇嘛等齊名。某年冬天和『雲夢雙霸天』單氏兄弟在泰山觀日峯上火併，以一對二，在五百多招時，三人齊落深壑，由於當時有我的老僕和對方的友人在場，都繞道到深壑中找尋，他們找到了三具屍體。」

「三具？那不是你？」

「妙就妙在這兒，他們把那具屍體當作了我，從此以後，武林中人都以爲我和『雲夢雙霸天』都已死了。」

「但至少你的僕人能認出是不是你來。」

「對，老僕聰明，當時放聲大哭，就地埋了那具不知名的屍體，却在對方的人走後四下尋找，終於找到了我。」

「你沒有受傷？」

「那怎麼會？祇不過我是落在雪窟中。一個高手如果盡量提氣，可以將傷害減至最低程度。」

「以後又獲得異人的秘笈而武功大進？」

「那是老套，我却不是。就是三具屍體中一具無名屍的師祖『十不全老人』教了我三天，要我自己再去研究。」

「『十不全老人』？」

「對，此人如果還活着，應有一百一十歲以上，因爲二十年前他已經九十歲了。」

「爲甚麼要傳你武功？」

「因爲我的傷稍好之後，到那無名屍的墓上去拜祭，如果不是那個陌生屍體，『雲夢雙霸天』的友人不會放過我，所以我很感激那人。那知事有湊巧，『十不全老人』也去了那墓上。」

「他很感激你葬了他的徒孫？」

「對，他的徒孫就是當時武林名人『飛豹』漆不鞏，是被何人所殺仍然不知。」

「爲甚麼有人傳說『人間天上』的主人是『醜劍客』歸鄉？」

「那是我們自己傳出去的。」

「歸鄉呢？」

「那個幫中管事姓尚的老人就是歸鄉，他的武功和內人不相上下，忠心耿耿，因此，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外人知道我的眞正身份。當然也很少有人知道歸鄉就是尚老頭。」

中年人重慾。石綿綿的表現使他十分滿意。不必服用「美鳴丸」和「顫聲嬌」，在房事進行中都會有動人心魂的如泣如訴聲。

有此意外收穫，譚起鳳教得十分認眞。而石綿綿的底子也夠，學起來自是得心應手。

這兒春色無邊，幫內却找翻了天。石擎天發現女兒不見了，見人就問，很多人都說某日還看到她在幫中晃來晃去地。

如今已失踪了五天，都說八成是出幫玩樂去了。石擎天却說，不管她去何處，總會對他說一聲。

金羅漢也以爲，這丫頭好像陡然間自空氣中消失了。失踪那天，他還看見她正在水池邊餵魚。問大門及要卡守衛者，都說未看到她外出。

石、金二人分頭外出找尋，且託各分舵代爲留意。

* * *

龍三裝了一隻假右手，看來和眞手相似，但拿東西不成，武功却成。那是五根鐵指。現在他並不再專攻左手招術，由於他失去的祇是一手，不是一條臂。裝上假手，仍可發揮威力。

兩隻手總是比一隻手管用些，他相信，左手練得再精，還是偏鋒。

龍三外出辦事，在潛龍堡三十里內遇上了一個人。那就是顏學古，也就是以前山寨中的傅志。

兩人都沒有出聲，因爲也沒有甚麼好說的了。顏學古會的，龍三未必會。龍三會的，顏學古也未必會。

他們所共同會的當然是左手技擊。但是，仍有點例外，因爲顏也學了龍潛的一些精粹招式，龍三却未學顏君山的。

兩人對峙盞茶工夫，幾乎同時出了手，他們都未亮兵刄。一開始，雙方都各自用本門的武功。

本門的武功精粹，應以潛龍堡爲高，一般人也有此看法，但顏學古學了些，知其特性。

這就是龍三吃虧的地方，祇不

過顏祇學了一部份，顏學古離開山寨以後，龍潛傾囊相授。

當然，顏君山傳給兒子的也沒有留一手。

五十招內，勝敗未分，五十招後，二人幾乎同時施出左手絕技。

這是偏鋒打法的精彩景觀，很犀利也很好看，當然也殺機四伏，在這方面，二人也沒有分出勝敗。

要不是龍潛發現了龍三有女人，對其深痛惡絕，龍三痛改前非，下苦功學習，今天不會有此成績。

以殘的程度來說，顏學古比龍三厲害，而龍三的殘臂處又裝了鈎子，自也佔便宜。

一百招左右時，顏學古被撞了一肘，龍三被掃了一掌，都非要害。

他們都相信，兩家的武功都差不多，「潛龍堡」雖未自吹自擂，武林同道却把他們誇大了些。

這也正是冷雪舫爲其恩師蕭笠抱屈之主因。

事實當然並非如此，應該說，顏學古學了其父十分之九的技藝，龍三却祇吸收了龍潛十分之八或之七的武功。

大概差距就在這裏吧。

近兩百招時，兩人又各自捱打，却打不到對方的要害。就在這時，突然有人大喝一聲：「住手！」

兩人立刻收招各退三步，喝止的人竟是燕子飛。

顏學古道：「你是何人？」

燕子飛道：「你又是何人？」

龍三道：「他就是『一瓢山莊』莊主顏君山的獨子顏學古！」

燕子飛道：「恕我健忘！龍三，我以爲咱們這筆賬應該算一算。」

龍三道：「你我有甚麼過節？」

燕子飛伸出斷手臂，道：「你欠我一隻手。」

「你……」龍三大驚，道：「那天進入九陰洞的是你？唐耕心要你代戰？」

「唐大哥是鐵錚錚的漢子，他會要別人代他去？是我自動去的，且要石綿綿在洞外阻撓唐大哥入洞。」

龍三道：「原來如此，所以我事後也以爲小唐沒有那麼好纏，一時却又想不出是誰？祇不過我帶着那隻斷手回堡，家父和大師兄辛南星都以爲不可能，結果師妹連蓮正好在堡中，他一看就證明不是唐耕心的手。」

「對，不應該是他的！」

顏學古道：「你爲甚麼代他對決？」

「理由很簡單，我怕他對左手殺法不夠內行。」

「總之一句話，你願爲小唐效死？」

「也可以這麼說。」燕子飛道：「所以請顏兄把這機會讓給我！」

顏學古道：「這機會我是不該讓的，看在唐兄份上，可以商量，但是，我和他已拚了兩百招，此刻你再動手，豈不是佔人家的便宜？」

燕子飛道：「原來你們已打了兩百招。」

「不錯！」顏學古道：「燕老弟，我們還要繼續拚。」

燕子飛道：「既然如此，由你們二位決定！」

顏學古道：「龍三，你以爲是繼續拚還是改日再戰？」

龍三道：「改日再戰如何？」

顏學古道：「龍三，你知道我現在要殺你的最大的原因不是殘我之仇而另有原因嗎？」

「當然，由於我投靠了『人間天上』？」

「你知道就好，你叛了『潛龍堡』，即使『潛龍堡』的仇人也替令尊不平，對你不齒！」

「算了！少提這些事，『潛龍堡』徒具虛名，在『人間天上』幫主手下，我爹居然祇接了二三十招，浪得虛名，令人感到窩囊！」

「就因爲這一點而叛父投敵？」

「不是投不投敵的問題，而是良禽擇木而棲……」

「呸！皮厚！」顏學古道：「總有一天，我會取你的性命，或者卸下你的另一隻手！」

龍三道：「不必改期也成，就請繼續下去，打個結果出來。」

顏學古道：「正中下懷。」於是二人又幹上了。

燕子飛並不是一個中規中矩的青年人，可以說率性而爲，要不，他不會處處幫助敵人，而小唐正是「人間天上」敵對中的中堅份子。

燕子飛自然偏袒顏學古了，因爲他聽說過顏是唐的知交，所以他想施襲而助顏學古一臂。

燕子飛手中扣了幾枚菩提子，但因二人移位太快，他怕傷了顏學古而遲遲不敢出手。

兩人又拚了百招，還是不見勝負。

龍三道：「改日再戰如何？」

顏學古道：「也行……」於是龍三離開了現場。

燕子飛道：「早知顏兄是唐大哥的好友，我早就向他下手了！」

顏學古道：「盛情心領，幸虧你沒有施襲！」

「怎麼？顏兄有把握勝他？」

「那倒不見得，祇不過燕兄一旦施襲，我就等於輸了。」

「這怎麼會？」

（未完‧廿一）